武俠世界
$2.00
743



·特別介紹·

一期完詭幻奇情鬥智巨型俠義故事：「小五公子」孫玉鑫·著

她——胸襟如海，天生忠義，爲報戴天之仇，雖黃袍加身，美色當前亦無視於中，爲友捨己爲人，顛沛流淚，慷慨悲憤，俠道典範，確是奇男子眞丈夫也！該故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内政部内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4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詭幻鬥智巨型俠義故事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小五公子



強忍悲痛 誓報血仇

臘月連陰天，無風，無雪，天陰沉的壓到人頭上，展不開眉臉，冰冷。

西北風叫响的像鬼哭，刮起來的小沙粒兒，擦磨着聽來叫人心裏發抖，打在頭臉上痛過小刀子刮骨。

風一陣緊一陣，頂着風老羊皮襖外帶棉褲皮套褲，都冷得從脚板心發酸，喘口氣走三步，有半步叫風頭給硬頂回來，別說郊野了，這城裏大街上也少見行人，買賣舖戶都緊掩着門，背風的開着條縫，順風的半敞着門，白搭，雖說都二十五了，硬是少見買年貨的上門來。

這不怪誰，撒尿都得找熱火地方，要不萬一凍成一條「冰棍子」可怎麼受？

說沒有行人，有，一位，身高馬大，黑羊皮大襖毛在外面，三塊瓦的羊皮風帽全罩着臉面，一雙毛皮毡靴又重又大，走起來「吐嚕拖拉」的怪响，是掌燈時候了，他一步一步好不容易的跨到「黃家藥店」，擂了半天門，總算進去啦，兩三盞茶的工夫才走出來，又一步一步漸漸遠去。

小五子沒出息，一年生三個月的病，九歲大的個毛孩子，長的又矮又蠢又醜，娘早死了，他爹就是那個冒着西北風給他抓藥的漢子。

小五子他爹才四十出頭，高大英俊，按說不會幹這種賣命的營生，不該來這座城鎮上，這是一座絕對沒有王法，沒有第二樣工作可幹的城鎮，別看鎮上啥生意全有，東家却祇有兩位，不是東城的「白府」，就是西城的「鐵宅」，其餘住戶，全是清一色的礦工，礦工幹久了，成家可沒立業，因爲不管東城白抑或西城鐵，全不歡迎自主工，你得賣給他們，三年的多，五年的也不少，幹完三五年後，你仍然是光蛋窮窮光蛋一個，沒別的說，再賣，一年兩年不等。

小五子他爹前前後後賣了十三年啦，二十六歲正壯漢子的時候來的，現在四十一歲，當真正的自由工才不到兩年，這還是白爺看他人老實可靠，老婆死了，生了五個兒子只落下個最醜最矮的小五子，還一年到頭有毛病，每月的賣命錢，剛够温飽，於是小五子的藥錢，他爹就只好紅着臉向白爺借，兩年下來，不少了，白花花的銀子五十两正。

小五子他爹有名有姓，不過因爲從老婆一死，小五子漸漸長大，人人喊小五子小五子，連帶着喊他就喊成了小五子他爹，久而久之小五子他爹叫的山响，真名實姓反而沒人問了。

小五子能活到今天，要感恩隔隣的高大媽和大媽的獨生女兒「小喬」，對了，這城裏唯有高大媽一家，不是仰仗白爺或鐵爺生活的，高小喬的父親，據說在另外一座有王法的大城裏教家館，每年的除夕一定回來，正月初五走，回來就留下高大媽母女倆一年的生活銀子；所以高大媽和高小喬才能有空照顧小五子，有一年小五子病的要死，小五子他爹在坑裏還沒回來，就是高小喬偷了她爹留下的一丸藥，給小五子吃了病才好，也因爲高小喬偷藥，才使高大媽更接近了小五子。

這次小五子他爹抓藥，可不是爲了小五子，小五子從服過高小喬偷來的那粒藥後，就沒再生過病，反之高大媽可漸漸地病了。近半年來，越法不行啦，人瘦成一把骨頭，小五子他爹曾說要高大媽告訴高爺的地址，他去一趟找回高爺來，可是被高大媽搖頭謝拒了。

從昨夜起，高大媽發了高燒，怎麼也不退，小喬急了叫開小五子家的門，小五子他爹趕過去生着火，問寒暖病情，高大媽瞇瞇眼，揮退小喬，叫小喬去小五子家陪小五子，小喬剛走，高大媽突然精神起來，和小五子他爹說了好多話，又開了張藥方，請小五子他爹費心傍黑時抓回來，最後還包了一小包東西，用個破布小袋放好，小小心心的囑咐小五子他爹，這包兒扁平，要緊緊紮在小五子身上，貼胸紮好，這一切，小五子他爹全照辦了。

他抓藥回來交給高大媽後，領着小喬回到自己家，一再囑咐當夜要小五子裝病，小喬照料，說就算外邊天塌下來也別管，別看，別出聲，萬一他不在，有人來家問小喬和小五子話，答祇一句，不知道，一切不知道，裝病要像，不停呻吟，照料要像，急在臉上，叮嚀又叮嚀，直到兩個孩子全心領神悟的點了頭，小五子他爹才喘口氣歇了嘴。

夜三更，屋子裏豆大的窟窿斗大的風，冷的小五子直抖，幾次叫爹生個火，被罵的不再敢吭聲。

小喬也冷，但是大媽囑咐過，冷死也得受，正受着冷，怪事，小五子他爹突然生起火來，一兩塊木頭，難去寒氣，小五子還是直發抖！

嗖！嗖！不知是什麼風响，接着澎的一聲，像是高家的門被人踢開了，聽！是高大媽的一聲斷喝，小喬要往外面跑，小五子顫抖着坐起來，他爹一把抓住了小喬，硬生生按躺下小五子，悄聲道：「聽着，白天我全囑咐過了，現在我要出去，你們能聽我的話，會活着，要不就死，我沒空多說，能不忘父母仇，就作乖孩子！」

這話太嚴重，嚇傻了兩個孩子，呆傻的不敢一動，小五子他爹却悄悄開了後窗，一閃而出，好快，這那像是個靠賣青春力氣活命的粗漢子！

屋裏本來就冷，後窗做闔閆，連那僅有的一絲絲熱火氣全趕散了，小五子一蹦下床，三不管扔進爐中五六塊大木頭。

高小喬人已搶到門口，小五子一跳抓住了她道：「小喬姊，爹說過的，不能出去！」

小喬急得要哭，小五子別看又乾又瘦又矮又小，勁頭可真大，一把抱起小喬，硬放到床上。

小喬半求半賴的說道：「小五子，我不出去，祇是看看行吧，我担心娘。」

「噓！小聲啊，我也想看看，小心點跟我來。」

小喬點着頭，小五子牽着她的手進了東暗間，小五子一指頭頂上，頭頂上的紙天篷開着個方塊框框，有小梯子，兩個孩子够大胆，爬梯登上，上面是間小閣樓，

全是書，雜七雜八五花八門，很乾淨，可見小五子他爹日常打掃。

小閣樓有扇子窗戶，糊着黃色的綫紋毛紙。小五子悄悄的用窗柱兒支起小窗來，眞好，左右前後就屬他們倆個高了，能看淸其他人家的部份院落和門窗，小喬家緊隔隣，若是開着窗的話，幹啥全看的分明！

哎喲！噗通！

哎喲！嘩啦！天從人願，有人從高大媽房裏撞窗戶飛出來，摔到院子中間，動也不動，滿臉是血！

高大媽房裏沒點燈，窗戶碎裂散落，房中亮了一些，小喬和小五子隱約可以看到極爲熟悉的那張八仙桌。

一連五條人影由半空裏飛落高大媽院中，有兩個背影正好越過小窗戶，嚇的小喬幾乎叫出聲來。

黑影飛落，倏忽散開，各找隱蔽地方。祇有一位瘦矮的老頭兒，直挺挺地站在正當門丈把外，沉聲喝道：「眞不含乎，高家弟妹請出來可好，反正今夜妳若不能打發了我們，我們就要埋妳，何不面對面見個眞章？」

一聲冷哼，高大媽好威風，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挺胸而出，站在屋門前石階上，目光如電！

小喬低喲一聲道：「小五子，我娘會殺人，好可怕！」

小五子一碰小喬肩頭，壓着聲音道：「別混說，大媽會武，我爹也會。」

「可是我娘有病，那藥……」

「我知道，妳偸給我吃了，現在別講話，看，要打起來了！」

這兩個孩子各別，一個有害怕，另一個却無動於衷，似乎是看熱鬧要緊。

院落中的矮老頭，嘿嘿地笑着，目光掃過摔到地上早已死去的同伴，冷冷地說道：「弟妹眞不含乎，平家哥兒倆個又叫妳給成全啦，連前帶後，咱們是九條人命的血債，弟妹，這妳怎麼說？」

「少廢話黑心老兒，是你們找上門來，不是我夫妻去惹事！」

「對對，說到惹事，弟妹妳該心裏有數，那宗物件是咱們十八弟兄一同發現的，賢夫婦竟竊爲已有逃之夭夭，尹老三老五弟兄追上了，都死在『小淸河』口，程十二梁老八劉老四，也先後喪命，遼河道上崔燕七弟兄亡魂，追風鬼唐老九死的最慘，被斷雙足鮮血流盡，我說弟妹，妳自已算算，是我們欠妳夫妻的，還是妳們欠我老頭子的，嗯？」

「黑心老兒少來這一套，物件是人家托付我夫妻的，你們賊心毒意口蜜腹劍，當我夫妻小孩子看，我們念在一個頭磕到地上的義氣，祇好留書說明一切而走，沒想到你連番差人暗下毒手，逼使我夫妻自保殺人，如今事隔十幾年，你又率衆找來，說的對，是膿包就得擠乾淨，老兒，你們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吧，我一個人全接了！」

「不慌不慌，弟妹妳聽明人，在這種地方，這個天氣，我老頭子既然來了還會空回去？所以應該把該說的全說完，要不再可沒有機會了！」

高大媽以一聲冷哼當作答覆，目光却一絲不懈的盯注着院落各處的來敵。

「我說弟妹，人生在世遇事要看的開，譬如尹老三等已死的弟兄，現在的平家哥兒倆位，人死了，一死百了，誰全一樣，就是我老頭子現今殺了弟妹妳，他們可也不會再活，所以嘛……咱們可以好好談談。」

「沒什麼好談的，別當你黑心老兒的算盤我不知道，實對你說，物件前兩年已經由外子送給了該得的主兒啦！」

「哪哪哪……，弟妹呀，光棍眼賽夾剪，我老頭子來這裏以前，一時心血來潮，去了趟『錦州』城，在叫什麼『府前巷』的薛府上，夜半三更請出了我那好兄弟高飛雨，弟妹……」

高大媽激動的狂喝道：「飛雨他怎樣？你把他怎樣了？」

「嘿嘿……別急嘛弟妹，我們是老兄弟，妳說過，是一個頭磕到地上的好兄弟，我還能怎麼樣他，不過他可比弟妹妳懂交情，說出來物件還在妳手裏，這趟我老頭子來了，弟妹，騙不了我老頭子的，物件的正主兒，至今沒有下落，得了弟妹，看交情講情義，我老頭子願意既往不究，從今再不煩擾賢夫婦，並且保證把我那好兄弟高飛雨，原封不動的送回來，妳只要把那物件來交換就行，弟妹，我老頭子就等妳一句話！」

高大媽雙目中已噴出火來，厲聲道：「老賊，先把飛雨送到我面前再說！」

「這個簡單，馬上辦好！」

矮瘦老頭兒話罷雙手一連拍了三响，人影閃飛，自半空投落下來三個人，三個人一排而立，左右兩名大漢，高大媽全認識，大漢們架着一人，這人頭低垂胸前，衣衫的確是高飛雨所有！

高大媽再看鞋子，正是她親手爲飛雨做的，不錯了，她突覺心神巨震，如天旋地轉，夫妻忠人之託，含辛受苦忍辱苟活，避敵來到這種窮鄉僻壤，夫婦分城而居，仍在不停的打探物件主人的消息，如今事未竟功，自己十數年前爲逃追劫截擊而受的內傷，已到不救的地步，丈夫費盡心力，好不容易求來靈藥，本想至期服下，不料愛女無知偸去給了小五子，活已無望，但仍指望再過兩天，丈夫歸來，一家人過個團圓年，那知上天多妒，强敵不但臨門，丈夫亦被捕擄，眼見死難當頭無法獲免，對面老賊出名的黑心辣手，別說物件已託給小五子他爹，就算手邊現成，獻出來也是死數，轉念到這裏，心中反而覺得十分貼實，豁然開朗？路只一條，死，既已難逃，又有什麼還可憂心的，於是猛一甩頭，掃盡了悲楚酸苦和傷感，以平淡而冷漠的語氣，說道：「他是怎麼啦？昏了？死了？」

「這是什麼話弟妹，我老頭子既然開出條件，誰也休想傷妳夫妻一根汗毛，我自己當然就更不會了，他累了，再說我老頭子總要小心些，飛雨這身功夫不比我差，弟妹更是女中丈夫，所以不得不點封他的穴道，弟妹不信請過來自己摸摸和瞧瞧看。」

高大媽不會上這種當，但是又非親自看看丈夫面色神情不可，沉思了刹那道：「你可以封他其他穴道，叫他施展不得功力，我要問他幾句話……」

「都可以，但是……嘿嘿……弟妹，東西呢？」

「在，先看人再交換！」

「不弟妹，妳要先給我老頭子看過東西，然後我老頭子放人交換！」

「好，一言爲定！」高大媽答應了，轉身回房，突然停步道：「黑心老兒，話可說到頭前，你要暗中搗鬼，可別怪我手辣！」

瘦矮老頭兒只笑了笑，沒開口，高大媽已回到房中，並且順手掩上房門。

不多久，高大媽出來了，手中多了個小包袱，左手捧托着，冷冷地對瘦矮老頭兒道：「拍開飛雨的穴道，放人！」

「弟妹，物件……」

「你放人，我扔出手去，你接物件我接人！」

「痛快，高家弟妹不愧當代俠女，就這麼說了！」

他拍叭兩掌，擊開被二人架扶着的人，這人隨着呻咽出聲，仍然無力站直或走動，那兩名攙扶他的大漢，只好搖搖頭仍舊架他向前，當接近門口石階的時候，瘦矮老者兒突然沉聲喝道：「可以啦，別忘了高家弟妹還沒扔過東西來！」

兩名大漢聞聲止步，高大媽冷哼一聲，脫手將小包袱扔高數丈，接着閃身去迎乏弱無力的丈夫，適時老頭兒一聲獰笑，大喝道：「動手，宰！」

他「宰」字出口，人已飛騰而起，半空中抓住了小包袱，高大媽耳朵裏聽到老頭的喊殺聲，手已接近了自己丈夫，詎料本是乏弱無力的丈夫，突然一聲獰嘿，雙掌穿出擒住高大媽的左手腕，臉一抬道：「二嫂子，是我風十八！」

這刹那間，高大媽明白中了毒計，猛地一足暴踢風十八前胸，另外兩名大漢四手齊出，制住高大媽兩肩，後往一拖，風十八並未躲閃，高大媽一足自空，老頭兒此時又沉喝道：「裏面還有個小丫頭，要斬草除根！」

風十八嘿嘿陰笑連聲道：「二嫂子，聽到沒有，妳可眞太差勁了，和高二哥夫妻這多年，竟會不知道高二哥的性格，他能死，豈肯被擒，說到這裏又不能不佩服咱們老大了，他料定妳準上當，哈哈，果然！」風十八話聲中，探手多了支解腕刀，猛揚扎下，高大媽厲喝道：「等等，我只問你一句，飛雨人呢？」

風十八自作聰明道：「人呢？活見鬼，妳問我我又問誰，反正妳們是同命鴛鴦，誰先走還不是一樣！」

解腕刀冒起一溜寒閃斬下，是破腹下手，不料橫裏勁風一動，那一步奔進房中搜索小喬的兩名大漢，滾翻着摔了出來，摔到地上連動都沒動，緊接着風十八手腕一緊，解腕刀已落入別人手中，這人冷冷地說道：「風十八，這不同的，我們高大哥既然沒先走，高嫂子就走不了，抱歉，你佔個先早走一步吧！」

風十八不止手腕如勒鋼抓，全身更綿軟無力，對方話聲入耳，解腕刀已送進了肚膛，面色慘變狂吼悲號聲中，被甩扔出去，落地恰又面朝地上，解腕刀斜頂上了心肺肝，雙腿連蹬潰血滿地而死！

高大媽危急一髮下被救，驚魂乍定，看淸面前恩人，駭然欲呼，這人微一搖頭，悄聲道：「大媽回房去，沒事了！」

院落中明明還有五個兇徒，這人硬說已經沒事了，眞怪！

瘦矮老頭兒正解小包袱，耳聽手下狂呼，目睹風十八一招沒出就喪了命，驚駭中首先把小包袱緊掖腰帶上，目光罩定這人厲聲道：「你敢管這閒事，報名！」

這人大步直逼老頭兒，邊走邊道：「雲燕十八友，只有一位二爺高飛雨是人物，你黑心煞神早就該死，所以……今天你死定了！」

黑心煞神楊威，不但出了名的心黑手辣，那心機詭謀也是難有人比，對方不報名號，一招宰了風十八，當然不是盞省油的燈，東西業已到手，何必再冒風險，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至於高大媽，隨時都能再來下手，於是一聲冷哼道：「也許楊某人是早就該死，不過就憑你只怕還不行！」

話鋒頓住，雙手一揮，隱身暗處的四名大漢，現身而出，楊威沉聲道：「兄弟們動手，不能讓這小子活着！」

四名大漢喝喊攻上，四般兵刄交織成一片寒光密網，蓋臉罩身毫無空隙的捲向這人！

閣樓窗口偸窺動靜的兩個孩子，全看的淸楚，小喬顫抖着悄聲道：「小五子，我娘殺了人，你爹也殺了人！」

小五子手捂在小喬口上，耳語道：「別開口，我爹要不殺人怎麼救下大媽？」

「小五子！」小喬掙開捂在口上的手掌道：「你爹能不能打跑這些人？」

「跑的恐怕只有那個小矮老頭，另外四個壞東西要死！」

小五子剛剛把「死」字說完，果如其言，楊威悄然拔身而起，好俏好快，一閃逃向暗處，再閃沒了影子。

動手的四名大漢，刀劍光網撲罩小五子他爹，形勢上看來，足能把小五子他爹斬成百十塊碎肉斷骨，那知小五子他爹一聲冷哂，身形驀地雲翻而起，騰拔半空二丈地方，手臂探甩飛脫一條鞭影，長鞭圈捲震點一式三變，叭叭連响之下，四名大漢沒人痛呼，但却同時鬆脫手握兵刄，緊抱着腦袋，太陽穴中慢慢流出鮮血，一個接一個的屍仆地上！

小喬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瞪着小五子，道：「你爹好本領！」

小五子搖搖頭，沒接這句話，道：「沒甚麼好瞧的了，快去看看大媽。」

兩個孩子天眞無邪，奔出院子快到高家，高家堂屋中，高大媽萎頓地坐太師椅上，小喬急喊沒應，哭出聲來，適時脚步聲動，小五子他爹跨進門來，看到這種情形，顧不得訓斥兩個大胆不聽話的孩子，也顧忌不了甚麼男女之嫌，抱起高大媽送進臥房。

小喬哭問要不要緊，小五子他爹那有工夫答話，十指連彈高大媽八大經穴，盞茶光景過去，高大媽方始悠忽一聲長嘆醒來。

先前生龍活虎般的高大媽，如今已弱不禁風，面色蒼煞冷汗滴流，目光注視着小五子他爹，再移向小喬，掙扎着伸出手來，指指小喬，指指小五子他爹，最後又指指小五子，全身一陣抖顫擺動，突地張口噴出鮮血，頭一斜就此死去！

小喬悲聲狂喊，頻頻呼娘，小五子也流下淚來，小五子他爹費盡口舌才勸住了小喬，最後悲慨的長嘆一聲道：「大媽的死是我和小五子的錯，妳爹那粒藥，名貴無比，而天下這種奇丸神丹，只怕再也難找，妳娘內傷早已惡化，假如沒有今夜這段意外，或許還能多拖個三五日，現在爲了應付强敵，妳娘服下了決不該服的一種提神集力的藥，所以意外剛過，眞力頓散，內傷迸發吐血而死，不過小喬，妳是個聰明孩子，空自悲苦沒有用的，打起精神來爲妳娘和爹活下去，從今天起，妳我和小五子永不分離，聽話，乖乖和小五子先回我那邊歇着，讓我把很多麻煩事儘快放手辦完。」

小喬是乖，哭着由小五子伴回小五子的家，等天光亮時，小五子他爹回轉，小喬和小五子已沉沉睡穩，隔鄰高宅更已收拾乾淨，各處不見一滴血漬，地上沒留一具屍體，小五子他爹仍然沒睡，生旺爐火，拖張椅子坐於火爐旁，一個人喝着悶酒，想着心事。

他昨夜沒有追上黑心煞神楊威，留下禍患，自己本身就是個天涯亡命躲避仇禍的可憐人，雖說因爲有心，早就看出隔鄰大媽一家是武林中人，却沒想到會爲極端巧合受人大恩，小五子沒有病，生長的乾，枯，小，所謂一年三月病，那是自己求功心切，爲小五子洗骨化髓授習「火水神功」應有的現象，抓藥取借，目的在於掩飾，再說有幾味大補藥，也是非用不可，誰知單單自己上工不在，小五子自行習功冷寒熱火固元培氣的當空，小喬一步來到，誤當病急，竟偷了大媽救命的神丹給小五子服下，在小五子說來，是奇緣，一夜之間，二脈自開，神功大成，但在大媽來說，斷失活命的唯一機會，固然這是巧合，是冥冥安排，可是伯仁爲我而死的遺憾，永難去懷。

爲救大媽，現露了十數年沒用的獨門「金虬鞭」，楊威是老精靈，怕不已知自己是誰，看來這座小鎮留不得了，只是十數年深藏，秘密偵索所獲已近完成，當年一段奇冤公案即將揭發眞象的當兒，若是被迫離去，豈不前功盡棄，這是他——小五子的爹，十分爲難而苦謀良策無着的惱恨事。

還有大媽臨死無言指示，明擺着是有心要小喬和小五子作爲一對，這本來是好事，不過這樣一來，高家的仇勢將加在自己頭上，如果自己沒有天大的未了事待畢，不算甚麼，恨就恨在自己都沒有把握當大事臨頭時，保住殘生，又怎敢妄承此担誤人害己呢？

想來思去，沒個妥善處，一跺脚，算吧，等高大爺由錦州回來再說，好在早就到了，一切反正要在這幾天之內決定，目下還是趕辦大媽的喪葬要緊。

忖思有定，伸個懶腰，加旺些火，拉床棉被，全身一裹在椅子上睡了。

沒睡着，正有些兒矇矓時，小喬驀地一聲哭喊，他一跳而起，小喬又復沉靜睡了，看看床上那張無邪眞稚的臉，不知何故苦辣酸楚齊湧心頭，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他偷偷彈掉幾滴淚水，親切的給兩個孩子拉上蓋緊了棉被，腦海中木然無思，空洞洞是多了點悵失？抑或是少了些東西。

嘭嘭嘭！一陣密鼓般的擂門聲，使小五子他爹蹙眉不耐，掃掃沉睡並未驚醒的雙小一眼，大踏步出去開口，將及大門，猛醒這不是小五子他爹平日的神態，於是脚一慢嘮叨着說道：「是誰，這大清早擂門像打鼓，有啥大事嘛，天塌啦？」邊說着拉開門打開門。

是熟面孔，熟透了，不過也是小五子他爹作夢也沒想到，會踏上自己家門口的熟人，東城「白府」的「外事」總管曲大海。

曲大海不是一個人來的，身後跟着兩名橫眉豎目斜眼歪鼻子的打手，三個人全是寒着臉，像心狠意毒的晚娘。

小五子他爹是一臉的笑容，先半哈腰，徐開口道：「曲爺，眞沒想到是您老，您老裏面請。」

小五子他爹明知道曲大海不會進去，才敢坦然的往裏面請，果然曲大海頭一搖道：「不進去啦，我是順便帶句話給你，白爺要你去一趟，越快越好。」

「這……」小五子他爹試探着說道：「曲爺，您老可知道有甚麼事？」

「白爺只是這樣吩咐我，我嘛……可就只好這樣告訴你，甚麼事沒人敢問！」

「是是曲爺，不過今天上半天只怕小的去不成……」

「怎麼？」曲大海沒等小五子他爹把話說完，已臉一寒接口道：「上半天皇帝老子請你坐席，你去不成？」

「曲爺多担待，是這樣的，隔鄰高大媽昨夜病死了……」突然他發現那兩名打手似的人物，愕駭的一楞，隨即又冷冷地一笑，他話鋒稍稍一頓又道：「多年鄰居，高大爺又不在家，小喬這孩子哭昏了過去，曲爺您老明鑒，您說小的能不管嗎？所以……」

「高大媽的屍體呢？」打手似的人物中，左立的接了話。

「在她堂屋裏停着，您老！」

「曲爺，這似乎該去看看。」右立打手，似提醒曲大海又似詢問般接上口。

「好，當眞是高大媽過世的話，沒說的小五子他爹，我回去給白爺稟陳，今天你不用去了，改到明天。」

「謝曲爺，小的帶路。」

小五子他爹帶着曲大海等三人，進了高大嫂的院子，又進了堂屋。

靠院子的窗戶，碎木頭是早經掃淨了，不過窗上散碎的新痕跡，沒法瞞人，奇怪的是曲大海竟沒有問，兩名打手人物也沒詢問，事雖芝蔴大，但不問有些反常，小五子他爹提高了警覺。

高大媽仍然是那身勁衣，沒換，小五子他爹啥全可以代高大爺作好，這件事可不能伸手，曲大海只是皺了皺眉頭，兩名打手却檢着的十分仔細，這又使小五子他爹疑上加疑！

在兩名打手向曲大海示意下，曲大海貓哭耗子的一聲嘆息道：「可眞叫可憐，老高又沒在，小喬又太小，我說小五子他爹呀，還上上趕着去辦大媽的身後事吧，人死入土爲安。」

說着，曲大海探手囊中，掏出五兩銀子，往小五子他爹手上一塞道：「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先買棺木，回頭我稟陳白爺，怕不另有賞賜！」

小五子他爹沒推謝，接着銀子說道：「小的就去辦。」

適時一名打手突然開口向曲大海道：「曲爺，小喬怪可憐的，您何不接回去認作義女，使她有個撫養處？」

說話歸說話，這小子還把三角橫眼一擠，沒瞞過小五子他爹去，急忙接口道：「這位爺，您主意的確是好主意，只是現在可不能辦，大媽臨死交待過，高大爺就回來。」

曲大海既然能幹到東城「白」的外事總管，啥不懂，一點就透，順話說話道：「小五子他爹說的對，這件事得等老高回來才能商定。」

邊說着邊往外走，小五子他爹送到街心，才半哈個腰兒告罪回來。

他一回家，犯了難，憑多年經驗，曲大海身後那個漢子，可有些兒邪行，話言話語更耐人尋味，不對勁，要靜靜地好好的多想想。

越想的清楚，他是越覺心寒，事情要壞，萬一自己一個照顧不到，小喬叫人給擄了去，憑人質逼迫如今緊綁在小五子前胸的物件，自己可怎麼辦才好？還有，高大哥回來，自己沒有人交給他，這又怎麼解釋？不行，棺材要買，東西要準備，人又不敢離開……他急的直摸後腦杓，仍無善策。

兩個孩子醒了，只好先放落煩心事，打點吃食，餵飽了孩子，他有了辦法，悄悄囑咐小五子，很快的收拾好兩個包袱，解說不如不說，一伸手點昏了小喬，親自去街頭糧食店，好言好語的求借來那輛拉粮米的牛車，把車子直趕進院子，緊閉上了門。

再開門，他駕車而出，出門三五步，轉頭向門內喊道：「小心燭火，關緊門戶，爹我去買口棺材，南山上看塊沒主的地，中午頭準回來，不准出去，好好的和小喬在家裏玩。」

接着大門緩緩掩上，門能掩閉，他人又在轅上，這沒錯，關門的自然是小五子了。

牛車牛步，慢的能叫急性人吐血，他先到棺材店，三兩銀子買了口不錯的壽材，因爲白爺已叫人囑咐過，只收三兩，檢上好的挑，他力氣大早有了名，但是仍要壽材店的兩個大漢帮忙，才能把棺材放到車上，然後駕着車上了南山，在看地，東不好，西不對，座北朝南正當不少山窟窿的小斜坡，被他相中，他早準備好了砍刀，削斷一株碗口樹，打磨平了，帶着墨蠟，在白木碴的平板上寫好字，表示這塊山坡地已有了永遠安息的主人。

事情作完，小五子他爹很累了，倚在車轅上吸旱烟袋歇乏兒，時時把精光的雙目掃向四外，在證實絕無其他人影時，一袋烟正好吸完，駕車返程，必須調轉車頭，大概是他沒有趕慣牛車，調頭的這個廻旋大了些兒，恰正緊靠上南山根的坡邊兒，那裏就是一個個天然山窟窿所在地方。

就因爲車輪子靠山根石壁太近了，他必須下車拉着駕轅牛慢慢走上丈把遠，動作慢，牛又笨，費了半天勁才調好頭，早烟袋鍋兒敲敲車板底，是敲掉烟鍋兒裏面的烟灰，奇怪的是竟自言自語道：「多小心，有了空爹會來，萬一爹留下什麼痕跡沒弄掉，天黑下來仔細弄好，爹去了。」

他眞的回去了，沒惹任何人動疑，當

風十八正欲下毒手刺死高大媽，雷隱適時飛撲而出，一把扣住風十八腕脈。

他駕車停在高大媽家門口時，日光一瞥自已的大門，臉上掠過一絲獰笑，街坊隣居全知道了大媽已死的事，有人趕過來幫忙，把棺材抬進堂屋，請來堂客，代大媽換了身乾淨衣裳，擦過手、臉，殮入棺中，沒釘棺材蓋，小五子他爹說的好，每年除夕日，高大爺準回來，今年也不例外，這釘板的事要高大爺親自動手，並且夫妻最後一面總得見，當然沒人說不對，小五子他爹直忙到中午頭，才得到喘息的空，回自已的家。

看地買材前，小五子他爹就有了預防，二門施過手脚，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果然沒出他的所料，有人進過屋子，他暗暗冷哼一聲，自已動手煮了碗麵，吃過後三不管睡他的大覺。

朦朧間，有人敲門，開門心頭一凛，東城白白爺，白爺身後內總管白福，外總管曲大海相侍，兩位總管各捧着香、紙和冥鏹兒。

白爺沒等小五子他爹開口，含笑先說了話道：「好，高大媽這場事你辦的好，熱心仁義，是咱們鎭上東城的好樣兒的男子漢！」

「白爺您老誇奬，小的實不敢當，小的只是盡街坊隣居的本份。」

「對，俗話有遠親不如近隣嘛，我說小五子他爹，高家那邊還缺什麼，你儘管開口問我白瑞拿！」

「是是白爺，唉……白爺您老請進，請進……」

白瑞沒管小五子他爹說話完，已一大步邁進門來，道：「不客氣，多少年了，我沒能來看看你，這是我白瑞的錯。」

「白爺這樣說，小的怎麼受。」

「是實話，我白瑞敬的是你這種漢子，孩子們呢，叫出他們來我……」

「爺您來的不巧，小五子領着小喬上街了。」

街上西北風橫捲着砂粒兒，大人影兒都少何況孩子，這明擺着不是實話，說的人當然知道，聽的人心裏也明白。

心裏明白的白爺白瑞，哦一聲，話題一變道：「我來你這裏以前，叫大海去隔壁看過，沒設靈堂嘛？」

「沒慌哪，您老知道，小的是個窮光蛋，若不是曲爺賞了五兩銀子，如今祇怕高大媽還睡床板上呢。」

「嗯，不過事情出在咱們東城，高家又沒個理事的人在，咱們不能叫西城鐵老兒說風涼話，靈堂嘛……」話一頓，轉對曲大海道：「大海你這就去辦，要光鮮些，賬房支上百兩銀子，去『清閑庵』請那老庵主來作七天法事，小五子他爹這兒，給留下十兩銀子應用，還有要去看塊好風水地……」

「跟爺您回，小的今天一大早就看好地了，南山根對的小石坡，也立了椿，這是大媽死前自已挑的。」

「那很好，很好，一切你多費心吧，一句話，要什麼找大海，我回去了。」

白爺移步轉身，突又向曲大海道：「大海，靈堂要快，明天一早我要給高大媽敬那第一爐香，別誤了事！」

曲大海恭應着，白爺出門登上了那輛雙馬暖轎車，一主二僕刹時去遠。

小五子他爹目送着白瑞的馬車，心裏冷哼，妙哉怪事，連白瑞都親自出馬，看來戲是越唱越熱鬧了！

入夜，西北風更緊的像「大年夜山西老鄉追債」——緊又緊，高大媽堂屋裏有了靈堂，小五子他爹鎖上自已的門，守着人家的靈。

萬幸碎散了的窗戶，叫好心的白爺吩咐曲大海找工匠新裝好，要不連靈前的「引燭」也點不燃。

三更！梆聲乍止，小五子他爹翻了個身，朦朧中瞄了燭火高香一眼，自話道：「眞快，三爐香全快燒殘了。」

他一挺而起，重續新香，剪去油燭殘心，靈堂裏亮堂多了，跌坐臥睡處，伸手摸酒壺，空了，搖搖頭又自言自話道：「三更天，酒空了，要沒有朋友你給我作伴，這下半夜還是眞不好打發！」

靈堂內只有他一個人，當然這是自言自話，但是從話中來聽，是對另外一個人說的，叫人莫測高深。

片刻之後，他又說道：「朋友，光棍一點就透，怎麼說，難道非要我過去請你出來？」

這話明明是有所指了，而且他話聲不低，可傳於外，難道眞的有人暗中偷窺他的動靜？

「滾！」小五子他爹霍地站起來，沉聲叱道：「聽明白，時限霎眼工夫，全給我滾，告訴你們，大白天我是小五子他爹，入夜我就是『殺人王』，不管是誰，立刻給我滾回去，再遲片刻，你們就要像昨夜那幾位一樣，挺屍於此了！」

昨夜的事，有人目睹，要不今夜也不會有人監視偸窺了，這番話眞有威力，隨他話聲傳來步履奔行漸遠的聲音，人還不止一個。

他笑了，但不是得意的笑聲，有些憤慨也有些淒涼！

近四更，他驀地冷哼出聲，一字字如敲金玉般說道：「你胆量不小，都走了你敢回來，好，既有這份不畏死的胆，我就成全你！」

話罷，右掌揚起，才待對準靈堂供桌下劈去，那地方適時傳來低沉的話聲道：「是我，高飛雨！」

「雨」字落聲，桌簾兒挑起，不是小喬爸爸是誰！

小五子他爹目光掃處已看淸沒錯，人不近前，却急促的壓低聲調道：「快放下桌簾，別出來，難保外面無人。」

「我知道。」高飛雨如言放落桌簾圍，人仍藏身其下道：「小弟對仁兄說不出的感激，我來遲一步，如今空言無益，小弟目下不便出面，小女就拜煩仁兄多多費心了，此恩此德……」

「說遠了高大哥，趁這片刻餘暇，你先見上大媽遺容一面，然後聽小弟說個經過。」

「見過了，剛才就爲輕啓板蓋，才驚動了仁兄。」

「高大哥聽着，您能早到兩天是老天有眼，大媽把那物件托交給了小弟，現在小五子身上，小弟一個人無法照應小五子和小喬，無奈用個『暗渡陳倉』的辦法，先一步送他倆到個地方藏身，那地方是……」他這說着踱步向前，到了靈堂桌旁，重新上香。

上香時，聲調壓到最低，說出小五子和小喬的隱身地，然後又道：「小弟料想外邊暗中必有監視之人，小弟引開他們，高兄速去和令嫒及小五子見面，保護他們是高兄責任，其他的事交給小弟。」

「仁兄恩重山海，小弟拜命卽行，隔隣十數年，眼拙不識高人，仁兄可願示下眞正姓名，小弟……」

「高兄太客套了，小弟雷隱！」

一聲雷隱，接着那靈堂桌幃驀地揚開，高飛雨一頭攢出，三不管拉着雷隱的雙手道：「雷兄可認識那『十字秀才』顧古冬？」

雷隱乍見高飛雨衝出，才待說他幾句，聞言色變道：「那是小弟的師兄，高大哥……」

高飛雨悲嘆一聲道：「老天爺可眞會捉弄人，顧爺是小弟恩公，有幸途遇，顧爺不知受誰暗算頻危，托交一小包兒言明送到雷兄手上，爲此小弟十八友方始反面，小弟數年奔波，獲知雷兄隱身遼東地帶，遂與賤內定居於此百方探聽雷兄下落而不獲，詎料隔隣不識，空渡十數春秋，這……這……」

高飛雨激動的說不下去了，雷隱也强忍悲淚解勸安慰道：「萬幸如今你我弟兄終於相會，高大哥請暫止激動，速去會合小喬和小五子，有什麼話明夜咱們那隱密處詳談吧。」

高飛雨明知有人正千方百計追索自已，露面必遭慘禍，立卽頷首說好，雷隱有心引開暗中埋伏的惡徒，示意高飛雨準備後，大踏步踱出高府，故意神秘的掩飾身形，倏左時右，最後方始騰身而起疾射直奔西城，果然被他料中，前後四名夜行人，直追不捨，高飛雨趁此時機脫開監視，平安會合了小五子和小喬。

好個爲朋友兩肋插刀的雷隱，竟直投進了西城鎭「鐵寶山」之府中，像是熟悉至極，輕車熟路，自花園越牆而進，花廳廊道上穿行如同已宅，人影消失於一座圓月門後。

追躡其後的四名夜行人物，會心互望，咸認小五子他爹必然早已暗通西城鐵，今夜可說是巧入個寶山，焉肯空手而歸，人影閃飛也進了鐵宅。

四更多了，日漸發福的西城鐵爺鐵寶山，早已摟着心愛的三奶奶遊過巫峯而夢周公，突然府中警鈴暴响，別小看了鐵府，鈴响不過喘口氣的工夫，燈籠火把已照亮了整個的鐵府，緊跟着三數十條黑影，圍守四牆，百餘名武師，立作寸土寸地的搜索！

追躡小五子他爹雷隱而鐵入爺府的四名夜行客，功夫再好也無法遁形，一場圍攻下來，四人二死二傷，雷隱此時却早已到達某處，並與高飛雨談過往事，更經互商獲策，興興欣欣然悄悄地重又臥睡在高大媽的靈堂中。

拂曉，白猛和曲大海侍候着白瑞爺到了靈堂，曲大海捧着在當地列爲稀罕貴重的「佛指香」，支支粗如成人指，長足三尺。

雷隱早把靈堂打掃乾淨，迎接白爺進入，白爺揮手把曲大海和白猛趕出堂口外，一招手和雷隱站到側窗前，白爺推開窗戶看看天空，似自話又像和雷隱談話般道：「今天怕要下雪，大雪！」

雷隱應了兩聲是，道：「下了雪天會暖和些，苦人好過點兒。」

「對，喔，說到好不好過日子，我想起來，你還欠我五十兩銀子，對吧？」

「對對，白爺，年前小的實在沒有辦法還淸您。」

「你錯會意了，那五十兩銀子我送給你，不要了，並且還等你開口，開口說個數日，多到一萬兩之內，我不會說個不字，你該懂吧？」

「白爺，小的不懂。」

「唉，說起來當然怪我，你在我的礦坑工作十幾年，我竟沒能看出你是武林奇人，過去的過去啦，沒辦法追它回來，當然後悔也沒有用，現在我是誠意的和你商量，請拿我當個朋友看！」

「哎呀白爺，您越說小的就越不懂了，小的……」

「何苦呢，你瞧，從咱們一見面，我沒稱呼你什麼吧？哈哈……，當我再稱呼你小五子他爹時，你再和我裝糊塗如何？我說對了，咱們先把彼此的稱呼定了也好，你自已說，尊姓高名？」

事到如今，雷隱再也不能嬌作什麼，沒這個必要啦，笑一笑道：「白爺，小五子是犬子的排行，那沒有錯，所以我是小五子他爹更沒有錯，我姓雷，雷隱！」

白瑞微一斜臉正對雷隱，也一笑道：「雷兄够朋友，其實前天晚上，已有人看到雷兄施展那曾經威震天下的『金虬鞭』了，小弟自然也早就知道雷兄正是『霹靂閃』雷隱雷大俠。」

雷隱冷冷地說道：「是嘍，昨天白爺可還仍舊拿我當個礦工看！」

「不錯，昨天小弟還沒和高家的事發生關聯，雷兄，你說我那時有啥道理自惹是非？」

「現在白爺有道理惹這場是非了？」

「沒法子，小弟有難言的苦衷，雷兄，恕小弟打開天窗說亮話了，小弟願送雷兄黃金千兩，祇盼雷兄卽刻與令郞遠離此城！」

「我是要走，不過現在辦不到，並且也不會任人限定時刻，更不需要白爺你這千兩黃金！」

「唉！雷爺，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都是强出頭，事不關已，雷兄，千金之外，昨夜二死二傷的事，小弟也忘了，然後以小弟的馬車，恭送雷兄父子！」

「白爺，就以你的話回敬你吧，事不關已，惹這是非逞强出頭，何必呢？」

「雷兄，小弟說過，另有苦衷，實不瞞雷兄說，條件本來是雷兄這條性命，小弟力爭才改爲雷兄父子離城，雷兄，小弟壞就壞在家業老小在此地，而雷兄又是仁義俠名久傳，所以小弟……」

「雷隱懂了，白爺，請說出是甚麼人敢這樣威脅白爺……」

「有甚麼用？」白瑞苦笑一聲道：「就算雷兄能全力保我一時，今後呢？日子長着呢！何況爲高家手上的物件，已然引至十方惡鬼上門，不是小弟輕視雷兄，雷

兄若在正午前不走的話，再要想走將都難了！」

「哦？如此說來，白爺一個勁的趕雷某遠走，還是有心維護了？」

「這也不是，少了雷兄少些問題，而小弟也祇答應對方這一個條件！」

「白爺！」雷隱不想再多談下去，道：「雷某承蒙白爺份外照拂，此情永感，只是雷某也曾在江湖上混過，懂些江湖詭詐手段，姑不論威脅甚或誘惑白爺的這些人是誰，他們目的祇有一個，高大媽所藏的物件，既然如此，雷某早已管了閒事，他們又怎會相信大媽臨死未將物件交託於我，能任我一走了之嗎？所以說是膿包就要擠，啥辦法？至於白爺，請聽一句誠懇的話，你犯不上，犯不上和些窮兇極惡的亡命徒聯手辦事，除非你白爺有足够的本領叫他們聽話，否則怕將惹上燒身永無寧日了！」

白瑞又斜睇了雷隱一眼，道：「小喬的下落是任雷兄遠去的條件！」

雷隱笑了，道：「這才是，既知我就是『霹靂閃』雷隱，自然也知道我雷隱的為人，不會獻出一個無辜的孩子。」

白瑞又道：「指出那物件的下落，是交換雷兄父子和小喬平安離城的條件！」

雷隱哈哈的笑了，冷着臉，一字字絕斷的說道：「物件和小喬及犬子在一起，誰有本領誰可去拿！」

「雷兄，他們知道雷兄並沒離開城區十里以外，更知道雷兄並無接應。雷兄不要忘記。」

「哼！多謝白爺提醒，雷某剛才說過，誰有本領誰可以拿去，十里城區並不遠，大可以利用千百礦工，寸土寸地排搜，白爺，雷某言盡於此，恕不再為此事嘮叨了！」

他不管白瑞是不是難堪，話說完就轉向靈前，整理着供桌上散落的香灰。

白瑞關好窗，背對雷隱，臉上掠過一絲獰笑，接着沉聲道：「大海進來！」

曲大海和白猛聞聲而進，白瑞緩步踱到靈前五尺地方，寒着臉冷冷地說道：「咱們上香，然後立刻回去！」

「是！」曲大海應着聲，抽出三支「佛指香」，移步靈台明燭前，就燭火點燃指香。

白瑞人沒動，目光掃向立於供桌左側的雷隱道：「雷兄，請再三思，別認為我白瑞忘煞嘮叨，英雄相惜，着實敬你是條漢子，事又已急如燃眉，若小弟奠香敬罷，已時不我與了！」

雷隱以沉默無言和肅穆的神色，當作答覆，白瑞笑了一笑，又嘆息一聲。

曲大海已將三支指香燃點，立處旁側就是雷隱，指香火吐三寸，曲大海湊近雷隱身旁，抖腕抖滅香上火燄，頓時濃烟捲升，他一面作着敬香前這種必要的動作，一面悄聲道：「雷爺，家主人是好意，雷爺辜負了！」

濃烟極香，味如佛檀，雷隱正當下風，不覺嗅入鼻中甚多，烟熗雙目，微用右手衣袖輕拂道：「總管，白爺等着敬香，請吧。」

曲大海搖搖頭嘆口氣，邊向白瑞走着邊道：「說來值得人敬，是條仁義漢子，只是可惜呀……」

雷隱適時驀覺頭腦昏沉，幌幌頭，認為昨夜沒有好睡，更可能受了些許風寒，但轉瞬已知不對，雙目竟也矇迷不清，矇迷間，隱約看到白瑞主僕三人臉上得意而獰獰的笑容，駭凜落入他人算中，怒指白瑞暴喝道：「姓白的，這香……」話沒說完，人已萎仆地上！

醒來，全身透骨冰寒，猛地兩個冷戰，睜開雙目，一身上下皆已濕透，如落湯之雞，除頭部可以左右移動外，四肢如被釘封般，微挪分毫都辦不到！

再注目，原來被綁在一對厚木門板上，耳中聽到馬蹄聲響，身覺搖幌不已，面正朝天了，自是仰臥車上，但却看不到任何人影，更不知道把自己送向甚麼地方。

他心中好恨，恨自己這般糊塗，明知面對的是吃人不吐皮骨的蛇蠍，竟然還在虛與委蛇，終於落入牢籠！

車停了，門板被人抬下車來，豎起來了，他心頭大凜，是巧合呢還是這些萬惡的狗種已獲得消息，要不怎地偏偏把他送到南山小斜坡高大媽未來的墳前！

正對面的山窟窿，就藏着小五子，小喬和高飛雨，看樣子自己勢難活命，死不足惜，一恨本身者冤尚未伸雪，再者萬一小五子，小喬或是高飛雨有一不忍，冒然走出，那可就等於萬斤鋼球裏個恨，冤沉海底連個苦主兒全沒有了！

想着，黑影裏有人開了口，道：「姓雷的，這地方你該認識，深更夜半，大概不會驚動別人，我問你，你是想死還是要活下去！」

「你們把雷老子半夜裏拖到此地，能叫我活嗎？」

「很聰明，不過姓雷的，死也有不同的死法，老子們問甚麼，你實答甚麼，老子們說一不二，準給你個痛快，要不，嘿嘿，怕你要悲號終夜了！」

「雷老子既然中了白瑞的暗算，就沒打算能好死，不過……」他故意中斷話鋒閉口不言。

「講！不過甚麼？」

「首先雷老子要作個明白鬼。」

「怎麼，你今夜為甚麼身受這些，自己還不明白？」

「雷老子要明白的是，你們是有多少人？」

「不多，今夜在場的一共五位！」

「你是誰？」

「哈哈……，莫非你想作了鬼找老子們索債討命！」

這句話說笑了黑影中的另外四個人，雷隱沉聲道：「不怕的就報出名來！」

「老夫『半天雲』馬龍飛！」

「另外的人是誰？」

「小弟白瑞。」

「老子楊威！」

「小兄弟，大姊姊我是『俏天狐』公孫鳳。」

「哼！」雷隱一聲怒哼道：「難怪，那『佛指香』中夾有妳這淫娃的獨門『夢迷散』！」

「喲我說小兄弟，這怨誰呢？現在你才想起來不是太晚了嗎？」

「雷兄。」白瑞接上話道：「小弟曾

經一再懇求過了，是雷兄太過固執，如今，唉，可惜一條好漢子，不過雷兄萬安，對小五子的未來，小弟願負全責！」

「呸！」雷隱厲聲道：「就憑你們這四個鼠輩，再投八次胎也沒有這大胆子，敢暗算雷老子……」

楊威怒叱道：「媽的，老子們偏偏沒信邪，下了手，怎麼樣，你還不是被跌翻了？」

「不錯，但是你們在暗下手前，必經商量考慮，萬一這點鬼吹燈的把戲，沒成功，萬一叫雷老子識破了，那怎麼辦，豈不是死路一條，所以……」話鋒一頓，突地大喝道：「你們一定要仗恃着點甚麼，才敢放心大胆的下手，雷老子人雖被擒，四肢雖被綁，可還能思考一切，報名，最後的小子，我猜你必然是個來頭不小功力罕絕的人物，報名！」

一陣陰森的怪笑，傳入雷隱耳中，面前人影移近，這人道：「雷老弟仍如當年那樣厲害，老哥哥我着實的佩服，咱們是熟朋友，認出來了吧？」

當然雷隱認出來了，祇看他目噴怒火，掙扎欲起咬牙切齒的恨極樣兒，就足斷定他和此人是熟朋友。

「別激動雷老弟！」這人嘲笑的說道：「這要怪你，你逼的老哥哥沒路能走了，你逼的老哥哥裝死失踪了十幾年，老哥哥我躲到這冰天雪地的窮僻小城，你竟也追索而到，我再不下手，死的恐怕就是我了，何況現在又有那件好東西，所以雷老弟，我下了手，嘿……」

「當年夜入三弟妹閨房，先姦後殺更嫁禍於我的，是不是你？說！快說！」

「你還記得那檔子事，又怎能怪我今夜主謀對你下手呢？老二，咱們一個頭磕在關爺像前，說謊屈心，那檔子事是我幹的，三弟……」

「滾你他媽的八丈遠，雷老子沒有你老狗這種大盟哥，動手吧，雷老子苦了十幾年，就為追查明白這件事，雖說三弟早已看破出了家，我已將死難今朝，但是總算明白了誰是那個淫惡狗賊，老狗，雷老子先走一步，化為厲鬼……」

「不好，這小子要嚼舌自……」

這老賊看出不對，「盡」字還沒說出口來，雷隱業已咬破口中舌，全身挺抖，血噴數尺死於當場！

老賊未能如願逼問出要問的話來，又悔又恨，一跺脚向身側的白瑞道：「斬碎了他，不能叫人認出面目，就地埋，然後要挨家搜，不信兩個毛孩子會逃上天去，快！」

亂刃暴下，血肉橫飛，天可憐一位仁義漢子，死遭分屍。

車聲響，馬蹄動，人去遠，南山又成了一片悄靜，只是在小斜坡側，多了座胡亂埋葬的無主新墳。

新墳正對面，遠隔八丈左右，是南山千丈高峯的壁脚，枯籐蔓草斜矮「鬼松」遍生，所以遮掩住了大大小小不少自然而有的山窟窿，內中之一，窟窿口際孩童尚須弓腰攢進，裏面陰黑濕暗而淺，連隻山狗全藏不住。

今夜，就在這座連山狗全藏不住的淺窟窿裏，現露出一個並不整齊的門戶，門戶外窟窿裏，倒臥着兩個人，一是小喬，另一個竟是小喬的父親高飛雨！

另外，還有一個人，正在不停揉撫着昏臥不知人事的高家父女，他就是慘遭死後分屍的雷隱獨子小五子！

剎那前小斜坡上的一幕，山窟窿中的高飛雨父女和小五子，全看了個分明，嚇昏死了小喬，悲怒憤恨急昏倒了高飛雨，只有九歲大又瘦又矮的小五子，沒嚇倒沒痛昏，淚如湧泉傾洒，嘴唇咬出血來，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變作火炭般紅，全身抖個不停，直到車去人走寂然無聲，才出手相救高飛雨父女倆個。

小五子一面救人，一面喃喃如訴如泣如禱般說着：「爹，爹，我的心好疼，好疼，爹，我沒出聲，也沒出去，我記住了他們，五個人，白瑞，楊威，馬龍飛，公孫鳳和那個最該千刀萬剮的老狗賊，爹，你看着！看着！看着他們會怎麼死，五顆心，最少五顆心，我會摘下來，到那一天，爹，小五子才掩埋你，到那一天，小五子才……才哭出聲來！」

雷隱並不是個沒有思考的武林高手，反之遇事沉着計劃周詳，譬如他借得牛車，購買棺木，南山看地，其目的正是平安將小喬和小五子送到山窟窿裏，不錯，最後上還是着了別人的道，慘遭死後分屍，但那太意外，不是沒想到過，可是絕沒想到白瑞和「俏天狐」公孫鳳拉上關係！

小五子他們藏身的山窟窿，正是近四年來，小五子經常來到坐練神功的地方，暗套石室，全是雷隱經兩年時間獨力完成，除父子二人外別無知者，那石室中更藏有足够父子三月食用的水，糧，應用物品俱全，若非碰上「夢迷散」這場意外，雷隱是打算葬埋高大媽後，和小喬父女同隱石室靜待良機脫身的。

小五子不但推拿過高家兩父女，並且給他父女服下石室中藏有的靈丹，抱扶小喬父女於室中，安置妥當，在他仔細檢點過絕無其他問題，素箋留書於石室中古瓷缸中，酒以藥物，蠟泥封口，拜叩九九，整整衣衫，悄沒聲息的將石室推開反關好，攢出山窟窿，頭也不回的去了，他腰中緊纏着亡父至寶「金虬鞭」，鞭本已隨死者埋葬，殺人的誰也不想被人知曉，所以便宜了小五子，也是上蒼安排，使小五子日夜可以睹鞭思人，不忘大仇！

巧排陷阱　酷治元兇

浩瀚太湖，自然也是王土，但眞正的主人，在這太湖浮泛廣大的地域內，却是那素有「慈心閻羅」之稱，「太湖王」王道命！

您千萬別錯當「太湖王」是强盜水寇頭兒，那可謬差了十萬八千里，太湖王是正正經經的生意人，經營漁帮船務，財勢雄甲一方，為人外剛而鐵面無情，內心却仁慈無比，他的老伙伴們全知道，所以仍能上下一心使財貨滾滾如太湖之水進來。

經營漁帮船務，少不了要和武林江湖及官場中人打交道，這些太湖王可以不費心，對付武林江湖朋友，有他最為相信的兩個女婿，老大少林俗家弟子，在當地是出了名的第一好漢，「拜佛掌」左君平，

二女婿「靑衫逸客」古懷今，更是武林三英之首。您想，誰會不給面子，只要不是殺父仇奪妻恨，您放心，左，古兩位只去一位，大事足能化小，小事自然化無，大家吃喝一頓，握握手哈哈一笑千了百了！

應付官場，那是另一套，吹，捧，號，還要外帶着能「捨」會「捨」，並且要「捨」的恰到好處不着痕跡。

所謂「捨」，捨得用銀子，也就是上下打通關節必不可缺的一招絕活。

太湖王的漁幫，即以「太湖」二字命名，船行叫「順風船行」，不過在斗大金字牌匾順風和船行之間，有四個較爲小些的金字，是「太湖萬里」，所以普通稱呼王道命這船行，叫作「順風萬里」。

不管是「太湖漁幫」抑或是「順風太湖萬里船行」，應付地面官家，概由一位看上去十分文靜的五句老者負責，此馬來頭大，他就是王道命喩爲今日諸葛的軍師，人稱「天才軍師」！

天才軍師姓啥，沒人知道，王道命知道他姓沈，不過這可瞞不了王道命這位老江湖，早已有預感這個「沈」字是假不眞，不過王道命不想也不願多問，只要辦事俐落，大大小小事都能「小葱拌豆腐」——一靑二白，你愛姓啥姓啥，江湖行道避忌問的太多。

王道命和天才沈軍師，並非素識知交，是經一位好朋友引介的，王道命這位朋友說沈先生久居山海關外，祗因日下「女眞族」出了個「努爾哈齊」，幾年工夫打烏拉，輝發，哈達，葉赫諸族並「挖空」消平，除遼河以西部份土地尙未歸屬外，整個「遼東」（此處指民國後整個東北地區）盡成他的版圖，沈軍師讀聖賢書，知亡國殖民之痛，拋妻子棄家財隻身返回中原，又見朝中權奸宦官主政，遂渡江南來，又說沈軍師學富五車，智比諸葛，若是王道命肯禮賢下士，聘爲主計大業，敢說不數年非只漁，船兩行獨霸天下，甚或志士豪傑相率來投，英雄創時勢，未來就許趁天下之亂而興……！

別的話，王道命並沒往心裏去，最後那句「趁天下之亂而興」深深打動了王道命，雖說太湖相距京華遠甚，但船，漁幫口消息靈通，朝廷（明）坐視一心効忠政府的「尼堪外蘭」，爲「努爾哈齊」追殺而逃抵「撫順」，不但不准尼堪外蘭進城，最後更准許努爾哈齊派部進入邊牆，在直屬的領土上，目睹尼堪外蘭遭受慘殺，有識之士已知不久爲中國大患者，「金圖汗」（努爾哈齊初建國號，汗爲其自稱）也……

亂世出英雄，小小太湖，並未滿足王道命的心胸，所以立即禮聘沈軍師，付以整頓船，漁兩行的大任，和應付官家的各種事宜。

沈軍師果然有兩套高明辦法，不到三個月，不僅當地官府他能一言九鼎，進而成了官家的智囊軍師，幾乎是一條索牽着一省大小官員，王道命看在眼裏，自是欣慰異常。

沈軍師孤家寡人，所以極好「寡人之慾」，甚至有時不擇手段。

沈軍師常常一個人外出，先時王道命還派有船，漁行中高手隨行，但被沈軍師謝拒了，他說他一個文弱人，行事仰無愧天，俯不怍人，沒什麼好怕的，最後王道命用個特殊辦法，試過沈軍師一次後，含笑答應任由沈軍師獨自往返，到今天更成了習慣。

今天，有人陪伴着沈軍師，這人一大早就到船行請見沈軍師，接見之後，不知談了些什麼，沈軍師就和這個人匆匆外出，這次怪哉，入夜未歸，別人不急可急壞了王道命，因爲就在沈軍師外出後不久，船行七艘大船被江防方面所扣，船上查獲了不少私貨外，還有五十名被誘拐失踪的少女，據說這次有人告密，十數失踪少女的父兄具結出面告訴，於是不得不查，誰知一查之下眞相大白，官家不得不兵圍船漁行，從頭至尾來了次向未幹過的搜查！

毛病綜此全部出籠，非祗拐賣人口，走私逃稅，更有數以萬計的刀槍甲服，王道命傻了，如熱鍋上的螞蟻等待沈軍師大駕，以便打通關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誰料直等到半夜，也沒見沈軍師駕返行內，苦主催逼，官府難再拖延，爲將王道命捕進大牢！

沈軍師回不來了，永遠也回不來了。他被人高高吊在「布政使司」的衙前旗桿上，丟了頭！

一柄二尺多長的竹劍，代替沈軍師的六陽魁首，筆直的插入頸內，竹劍垂懸，懸附一柬，柬上寫的是——無頭走狗一名，姓曲字大海，今名沈天重，爲太湖漁幫，順風太湖萬里船行東主王道命之左右手，惡行難計，殺之爲民除害，爲父復仇，具名的是——小五子！

小五子是誰，在太湖地區自是陌生，官府必須捕緝兇手歸案，又正趕上王道命「圖謀不軌」的大罪揭發，有人自以爲是的散佈下謠言，這位兇手小五子，一夜之間名傳千里，並且成了升斗小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王道命失踪了，隨他一起失踪的有他一家老小和兩位女婿的家人，浩瀚太湖，藏上三五十個人，官府那裏去找，其實就算明明一找必獲也沒人去的，王道命獨霸太湖的太湖王傳名天下，多少年了，官家上至布政使司，下到「卒索小卒」，敢說沒得過王道命香火的一位沒有，俗話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王道命全家突然消失，留下了萬貫家財船，漁二行，對上來說，已足交待，對己來講，是能這般恰到好處，若是「叫眞」，非公事公平辦不可，那樂子可大了，揭來揭去問來問去，祗怕還不如「紅樓夢」中的「寗國府」，至少人家府外面那石獅子還乾乾淨淨！到那一天，豈不是應了鄉語所說「滾水澆滿耗子洞」——老的小的全是死！好死還不如賴活着，何況京師遙遠，天下之亂，活着才能「混水摸魚」，於是乎祗憑一角文書，這「私鑄軍械，販賣人口，窩藏盜匪，走私犯禁」等大罪在「查緝時人犯拒捕，已遭格殺驗明不誤」十五個字下，漫天霧露日出散，勾消了本案。

晴天霹靂的消息傳遍天下，曾以「一炮打死努爾哈齊」（其實努僅受傷，後四月間努轉攻「喀爾喀」，七月得病，八月十一日始死。）的「寧遠」守將，現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

天津登萊事務」的袁崇煥，被「志大過天，心狹若鼠，多疑耳輕」的崇禎帝，凌遲處死，明朝最後的一位柱石之臣，爲自命「君無一失，臣背萬錯」的崇禎「自毀長城」後，天下震驚！

幸賴昔日賞識袁崇煥的孫萬宗東山復起，力保祖大壽，方始守住了山海關，慢慢地穩住灤東，使業已將及支離破碎的明朝，暫保平安。

皇太極的「大淸」兵進，明崇禎的嚴關堅守等等，和本篇「小五公子」的時間，環境稍有關聯，故此畧提始末，不再多述。

寧作太平犬，不爲亂世人，這話自是挖苦過甚，但起始有這種感慨的先生，他目睹，身受，亂世人的悲哀，人命賤不如犬的事實，難免消極灰心之下說出如此可嘆又復可憐的話來。

亂世英雄豪傑應運而出，正所謂「成則王侯敗者寇」，譬如現在身爲「二貝勒」阿敏（皇太極叔之子）帳下的「阿爾哈圖，土門」（漢譯卽廣畧的人）及「洪巴圖魯」「大勇士」的白瑞，就是應運的大豪傑！

當他在南山脚下小斜坡上，和「半天雲」馬龍飛，「黑心煞神」楊威，「俏天狐」公孫鳳，慘殺了雷隱並分屍滅跡之後，非但一心欲得的東西沒能到手，並且遍搜全城未能緝獲小五子，甚至小喬也毫無消息，當然更始終不知道「雲燕十八友」的老二，高大嫣的丈夫，小喬嚴父高飛雨已到城中，並親眼目睹他們殘害雷隱的惡行！

一連多日，可說已遍翻每寸每尺地，還無消息，首先楊威不耐，斷定雷隱死前已和高飛雨有了聯絡，說不定小喬和小五子已由高飛雨携之遠走高飛，所以楊威逼索了三百兩銀子離城他往。

馬龍飛和公孫鳳，沒吃到魚沾了一身魚腥氣，落下兩手血，一身仇十分悔恨，公孫鳳許是犯了「女子」善變的特性，在暗作決定悄悄離去時，一淸早去了雷隱死處，是祝禱抑或是安頓一下深深感懷的「良心」，還是別有目的，那祗有她一個人知道，不過她却因此發現可疑的足痕，按之搜索，到達小五子曾藏身過的山窩窿。

小五子當然早走了，高家父女也潛出他往多時，公孫鳳找出內室門戶，看到留下來的水，糧等物，心神皆凜，這位「俏天狐」有狐狸的狡猾和詭智，馬上明白那月黑風高殺人夜，雷小五子正親眼目睹父親慘死，小小年紀，能容的下父死之悲，親仇之痛，必是矢志報復，走，走的距離當地越遠越好，天涯寬，海角廣，也許能躲過復仇之手，於是她瞞着白瑞和馬龍飛，立刻悄然遠去。

「烏合之衆」是談不到道義或責任的，因利慾的勾結，自然更是互不相信，大淸早公孫鳳冰雪天氣單騎馳向南山，沒瞞過白瑞的眼來，白瑞一個人有些胆怯公孫鳳的功力暗器，無奈何的通知了馬龍飛，所以公孫鳳一舉一動，皆未逃過白瑞和馬龍飛的眼睛。

公孫鳳自山窩窿中走出，那種如遭蛇噬般的面色，神情，使白瑞恍然大悟，公孫鳳縱騎疾奔而去，白瑞和馬龍飛也証明了所料之事，馬龍飛繼公孫鳳之後走了，臨行對白瑞說，那物件若不在小五子身上，必然在小喬處，不管在那個人手中，業已無望獲得，多則十年少則可能六載，高雷兩家後代必將前來，願白瑞早爲身家性命打算。

馬龍飛走後，到開春，白瑞仍沒打算放棄半城之主的富貴，但等到春夏相交時，局勢突變，「金國」建立，若不思變應變，不僅半城之主沒份，祗怕滿門淪爲亡奴是眞！

有句古老的俗話，說「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當眞有太多太多的日子，譬如一年四季十二個月來說，老天爺閉眼睛沉沉大睡的時候，大概總有十個月，所以許許多多好人被坑害死了，祂沒看見，過多壞人作惡，祂也沒有看到，偶而壞蛋發善心時，正趕上祂睜圓眼珠子，於是乎賜之福賞之以爵，白瑞正是蒙受了老天爺眼睛睜闔錯失的賜福，「阿敏」行獵到了這座城鎭不遠！

白瑞當年曾濟助過「阿敏」，這天又巧碰了面，白瑞遂和阿敏訂了後約，黃金白銀珍貴珠寶，收拾了三滿箱，打發黃臉婆子領着兒女回到祖籍，河南的鄭州，帶去一隻箱子，他自己携帶兩箱率領着二十名親信高手和內，外白猛，曲大海二總管，投到阿敏的「二貝勒」府。

曲大海當早是黃河水盜海賊，爲了建功，經白瑞推薦，阿敏還鄭重其事的和白瑞經過計議，才稟陳了努爾哈齊，阿敏的主意是雖然時間還早，但如果能有可信託的人，先在中國各地交結當地英豪，等有朝一日兵進中原時，起而相應，天下則垂手而得！

垂手而得被努爾哈齊斥爲痴人說夢，但對阿敏能有這般遠見，却極高興，遂答應阿敏便宜行事，曲大海改姓爲沈，終於在太湖有成，緣由本乎此。

那知曲大海寄人籬下時，是一個模樣，太湖創得局面後，又是一個模樣了，多年來不但中斷了和白瑞的聯絡，並且廣集財貨秘密安置，他早有打算，看中了那「四季如春」的昆明，前年已差心腹購置大片田莊房舍，財貨亦移轉過去不少，這一點，連太湖王全蒙在鼓裏！

假如小五子復仇稍晚半年，曲大海已潛往雲南，算算因果，當年是他點燃的暗藏「夢迷散」的「佛指香」，今朝他也是第一個身遭慘報！

就因爲曲大海和白瑞中斷往來，所以曲大海太湖慘死的事，白瑞一點也不知道，仍在「二貝勒」府掌他的大權，一心算計招財進寶的妙策。

是崇禎四年，阿敏被皇太極派守「永平」，白瑞自然以新貴的身份隨行。

阿敏聽信了白瑞的話，縱兵搶掠「榛子鎭」，領率這隊兵馬的，正是白瑞，他非但財貨兼收，並將全鎭漢民擄獻阿敏留爲「工奴」，他自己，借口淸點財物造冊，只率親信五十高手和白猛，留在榛子鎭上。

白瑞佔據了榛子鎭最大最好的一座巨宅，那是鎭上李大戶的，李大戶老夫妻倆和愛子孫兒，在白瑞率兵掠刼擄殺時，情屈命不屈的作了刀下之鬼，不過李大戶那

三位標緻的侍妾，非但活着，並且活的十分痛快。

夜三更，李大戶舊宅中，燈火亮如白晝，廣大的圍牆外，三百名清軍持戈嚴守，圍牆內，五十高手巡防不懈，富貴華麗的寬大正廳上，地下鋪滿全新的毡氈，其上又鋪了五花十色的錦緞，人據一席，席開七桌，雁翅排列，白瑞居中，六名二貝勒帳前大將兩列而坐，數十名嬌艷美女，赤身而舞伴酒偎懷，李大戶那三名侍妾，最媚也最美，白瑞左擁右抱，這非是酒筵歡樂，簡直是一場荒天下大唐的「無遮大會」！

白瑞的這一套「女色權術」，不僅已令「阿敏」言聽計從，舉凡阿敏帳下有名的將官，已無不甘願受其操縱，白瑞會弄錢，會弄些美而騷媚的女人，更會些當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歡娛妙事，試想「阿敏」何等忠勇，曾爲「皇太極」兩征「朝鮮」的第一功臣，如今竟會置君命不顧，跋扈擅權，縱兵掠民，若非有個白瑞，若非白瑞已使他言聽計從，又怎能如此，目下凡屬「阿敏」權勢伸達的地方，那個不知如要平安，須得白爺金諾，白瑞太過狂妄，像這次搶掠榛子鎮，無形中已惹下了殺身大禍！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酒眞的能不醉人嗎？除非它永遠留在罈裏、瓶裏！美色動人心，自然更會迷人，何況今夜酒是道地的陳年佳釀，廳中狂飲客，無一不是嗜酒者，再加上騷媚入骨的裸體嬌娘投懷送抱，丁香舌兒送美酒，不醉何待！

八分醉時十分色，於是乎一幕無恥至極的男女勾當，操演出來！

白瑞喝的酒最多，入喉下肚的却最少，全便宜了他那條抹汗擦嘴的汗巾，無遮嬉戲由他開始，正戲上場時，座中早沒了他的影子，他到了李大戶的臥房，一個人，悄悄去的。

這臥房本來是他的睡處，按說盡可大大方方去，他沒有坦然大方的走，是掩掩遮遮的弓腰悄行，有原因嗎？當然有，臥房中那牙床上，正躺着個無法逃過白瑞蹂躪的少女，李大戶的長孫女。

榛子鎮提起李大戶的孫女兒「仙娃」，沒個不知道的，那份美，使天下第一的畫工也難描十之五六，白瑞早就聽人說過了，若不是榛子鎮有個李仙娃，也許根本不會有這場兵禍，李大戶那三名美艷騷媚的嬌妾，白瑞捨得「與朋友共『分之』」而不悔」，但李仙娃却必須他獨自享受。

李仙娃的穴道被封，昏沉臥睡，白瑞悄悄進屋，慾火已騰身難禁。

不能點燈，點亮兒會洩盡機密，乍進暗室不甚習慣，好在日間來過多次，摸着門關上門，轉身直走，一二……八，八中步，是珠簾兒，不錯，微挑珠簾，走上三步，右轉，再七步，左手摸「洞房門」，輕推門開，又回身插上門，直走九步，伸手摸，象牙床！

他並沒有踢鞋登床，反而摸索到床側雕花的支柱上，微一按動，象牙床自動滑入牆中，露出地道木堦，也透上來一絲光亮。

這是李大戶的秘室，也是李大戶頗有遠見爲避荒亂藏身的地方，當然也正是李大戶放置最值錢最珍貴物件東西的所在，不幸李大戶仍難逃一死，反而作成白瑞獨享其成。

秘室另有秘密通風地方，不慮爲人發現，秘室有燈，也不慮外洩，仙娃在清兵搶掠榛子鎮時，爲李大戶强制着藏入秘室，李大戶夫婦却來不及進去，全家慘遭殺刼。

仙娃實不該耐不住孤寂和害怕，悄悄走上秘室，牙床滑落門戶洞開時，她正看到白瑞愕然的雙目，驚呼退身已遲，被白瑞點封穴道放置秘室床上，白天白瑞生怕爲人撞見，耐着一肚皮慾火直等到現在！

現在，他邊行下木堦，已解脫腰間束帶，但仍沒忘記撥動的機關，使上面的牙床復還原處。

木堦十四，當他足踏平地時，外衫等已解脫，搭在左臂彎裏，目光掃向右側牙床，床帳依然斜垂，一邊半掛玉鈎之上，笑了，欣然得意的淫笑連聲，左臂一甩，束帶衣衫巧巧垂於衣架鈎上，從手法的熟練上看來，白瑞今朝身上的功力，强過昔日多多！

手已舉起，似乎覺得有個地方不對，是那床旁的「飾鏡」，飾鏡現影，斜對飾鏡左側那本該空空的搖椅上，如今多了個人，多了個面目够說聲的「醜」少年人！

少年人端然正坐，面色寒如秋夜水，一襲雪白衣衫，細看，怪！什麼天氣竟穿着一身蔴衣，蔴衣禿邊兒，再往下看，禿邊兒的白布褲，白帶兒，白鞋，腰間紮一條蔴繩！

白瑞心頭一凜，這是喪服，重孝，非血親之喪不得如此，誰？這醜少年是誰？莫非李大戶的孫兒？

有這可能，李大戶不會祇在秘室中藏起個孫女來，孫女兒難能傳宗接代，秘室中必然還套有秘室，先時祇顧快些上去免被別人發現，沒能仔細搜查整個秘室，不過這也沒啥關係，反正舉手之勞，這醜少年不能活着！

想到這裏，下意識的目光掃向牙床，腦海中掠過一絲疑雲，白瑞並不是傻子，床上已空無人在，向醜少年問道：「你是李大戶的什麼人？」

醜少年陰森的一笑道：「小爺不認識什麼李大戶！」

白瑞一楞，道：「那你是誰？床上的人呢？你又是如何進入這間秘室的？」

「你在問我？」醜少年反問道：「你又是誰？床上的人又是你的什麼人？你是怎麼進來的？」

「放肆！」白瑞怒斥道：「快回答我的話！」

「你當然要聽！」

「快說，否則白老子要……」

「你要怎樣？白瑞，你的威風祇能發到現在爲止了，你的報應，如今到了，小爺會告訴你所要問的每一件事，小爺要叫你明明白白的死……」

白瑞恍然記起，醜少年的模樣似在什麼地方見過，是……「啊！」他不由驚呼出聲道：「你……你……小五子！」

「不錯，姓白的，你還能認出我小五子來，不容易，我想別的也用不着再回答

你了吧！」

白瑞心裏想轉身飛逃，但並沒法挪動腳步，只是暗暗將功力提聚於雙掌全身，神色也嚴肅下來，說道：「眞虧你找得到我！」

「哼！」小五子冷哼出聲道：「我去過河南，到過你的祖籍……」

「怎麼，你向我的家小下了手？」

「白瑞，雷小五是雷隱的兒子，父親頂天立地，兒子也立地頂天，你的家小和雷家無仇無寃，不過——你那家小並不在祖籍……」

「胡說，她們不會……」

「不錯，她們是不會不回去的，因爲她們沒有第二個地方好去，祇是當年你給她們携帶回去的那箱珠寶，害了她們，你投到二貝勒帳下時，利慾薰心而忘懷其他，至少你該向阿敏要個憑文什麼的，交給家小，她們就不至於在『打虎山』下碰上另一隊清軍時，被擄而遭受淫污終於慘死了！」

「小五子！」白瑞聲色俱厲，他雖然對那黃臉婆子早就沒了恩愛，但子女總是他的親骨肉，怒斥下沉聲道：「你滿口胡言，她們一定是死於你手，否則你又怎會知道當年舊事！」

「小爺不怪你不信，本來你封寶三箱的事，是秘密，不過白瑞，小爺不必要騙你，我的話信不信也全由你，小爺如果眞的殺了她們，似乎沒有什麼不敢承認的道理，你仔細想想！」

「白某往事，你又怎會知道？」

「是太湖『無頭沈軍師』所供！」

「啊！你……你找到了曲大海？」

「是的，太湖王事敗逃隱，曲大海被我割首留束掛高竿，你的事，就是曲大海死前所供！」

白瑞倏忽飄身抓到甩掛衣架上的腰帶，三把兩把緊圍腰上，小五子動也沒動，穩坐椅上從容至極！

白瑞掃目木堦，小五子冷冷地說道：「沒用的，我早已作了手腳，少說要費上一盞茶的工夫，才能重新打開秘門，你想，我會給你留那麼多的時間嗎？」

「小五子，當年事……」

「不必多說，當年事小爺目睹，動手吧！」

「且慢，我們或可商量一下，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活下去！」

「活下去？白瑞，殺父之仇已不共戴天，再加上這榛子鎮千萬無辜良民，白瑞，只怕你想求一死都難辦到。」

「小五子！」白瑞厲聲道：「人只不過一死，你難道還能叫白爺我多死上幾回？哼！」

小五子緩緩冷笑着站起，道：「看吧，能死幾次算幾次！」

白瑞早知無法善罷，已提聚眞力相待，趁小五子開口之際，悄然疾撲上來，五指箕張，掌指罩定小五子胸前三處大穴，指法詭奇，掌心發出歹毒的一陣熱風，勁力凌厲捷逾閃電，他上來就施展出獨門「赤燄掌」功！

小五子又一聲冷哼，當白瑞掌風指力已近衣衫時，倏忽旋身並即出手，看不出有何玄妙，祇不過是那麼一撥一翻又一拏，非但「赤燄掌」功化盡，指力點空，白瑞的這隻右手腕，更被緊緊扣住，全身一寒，勁力頓失，立刻萎頹地上，額頭黃豆般大的汗珠兒，如斷綫珍珠般一粒粒的成串兒墜流下來！

白瑞夢想不到，自己一身已是頂尖高手之流的功力，一招即爲小五子所擒，並且眞氣即破難以挪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長嘆一聲道：「好功夫，我輸的服，小五子，給我個痛快吧！」

「很難，老父當年死的並不痛快，死後仍被你們分屍。」

「小五子，你不會和我們一樣的，你不是我們這種人！」

「也許，只爲父仇，也許我該給你個痛快，但是再加上榛子鎮上千良民，白瑞，你還能多要求什麼嗎？」

「唉！」白瑞又嘆息了一聲道：「小五子，高家那件東西，落到你手裏了？要不你不會有這高的功力，和這種罕絕的手法？」

「你眞行，臨死還不忘那件東西，告訴你說，高家那件東西，正是我家故物，那並不是什麼秘笈珍寶，而是先祖所留的一封遺書，不過我確實是憑着那封遺書，找到先祖修眞地方，幾年苦研，才有今日之成！」

「小五子，下手吧，不過你不要忘了，當年動手的不止我一人，如今你該有分寸對我……」

「有！我極有分寸，凡是在李大戶宅中享樂的，天亮前全活不了，只有你，你能活好幾天！」

話罷，小五子套上一副怪樣的手套，早就準備好鐵索，吊繫着白瑞雙手，高高離地三寸，拍開白瑞穴道，但封死了雙肩，如此白瑞就毫無辦法以腕力提動身軀翻在樑上，但白瑞已能扭動身軀、抬腿、踢足無礙。

白瑞並非忘記這是自己身受，只因小五子舉動特別，又因小五子輕描淡寫的說過，要他死上好幾次他非看個仔細不可。

小五子吊好白瑞後，從角落處提過兩隻竹絲細編的大漁簍兒，然後才冷冷的對白瑞道：「仙娃已經平安逃出了榛子鎮，正帶着一封血書去找能管阿敏的『皇太極』，明朝孫大經略承宗先生，奇兵已出，灤州指日可下，永平怕也難守，皇太極爲人本份而知仁憑信，阿敏自有他的報應，你白瑞……」

話鋒突停，小五子探手掌中多了柄解腕刀，一遞三刀，刀刀都切入白瑞腿，臂肉厚處，入肉寸許，白瑞疼的殺豬般嘷叫不已！

小五子搖頭道：「不够英雄，說，楊威藏在什麼地方？」

「不！不知道！」

「白瑞，馬龍飛和公孫鳳呢？」

「公孫鳳已斷了消息多年，馬龍飛本是甘肅人氏，涼州城也許能問出他的下落來！」

「涼州不小，沒個可靠的地腳嗎？」

「城外『馬家溝』！」

「好，總算你也幫了點忙，還有，這多年來，你搜刮訛詐而得的珠寶等物，存放何處？」



「小五子，請放下我來，我元穴已破，功力盡毁，已經是個平常人了，若能饒我不死，我送你那些珍寶！」

「白瑞，我問及珠寶，只是有心爲你作幾件善事，說與不說在你，咱們沒有商量！」

「有，有商量，小五子，珠寶中有幾樣奇珍，譬如『玄英溫玉』……」

「有啥好處？」

「可解百毒，繫諸身畔，蚊虫毒物不敢相近，天寒自暖，酷暑生凉……」

「當眞嗎白瑞？」

「不信可以一試！」

「東西呢？在甚麼地方？」

「小五子，這些奇珍交換我的性命，你說一句行不行……」

「不行？」

「小五子，那我就沒話好說了，你動手吧！」

「哼！白瑞，像你這種人，生平不會相信任何人的，譬如若是眞有那『玄英溫玉』……」

「是眞有，我絕沒說謊！」

小五子笑了，這是他今夜自看到白瑞起，第一次眞正的並且是開懷的大笑，事隔整整八個年頭，小五子僅僅才十九歲（其實才十七歲多些，舊俗降生到過年，虛算兩歲），人嘛是長大了，但不是大到眞的高大，他不算矮，不過比同年的人總是矮上些，枯，瘦，黑，醜猶如當年，所不同的是他成熟了，世故了，比同年的人懂事的多多，所以開懷大笑的神情聲調，也高昂的多，固執的多！

固執而高昂的笑聲，竟令白瑞心胆寒顫，白瑞已是目下武林高手之列，暢笑若想有如此聲音，只怕還要在眞氣功上下十年功夫！

暢笑止停，小五子伸手探入白瑞腰際，白瑞的面色本已嚇得有些蒼白，現在越發白了，白的像一張土紙，是白中帶有些兒微黃，也是人到怕至極點時，應有的臉色！掏出來了，「玄英溫玉」，半點不假，入手微温，漸握漸暖却不覺乾澀。

白瑞閉上了雙目，他明白再說甚麼也是白搭，如今面對的小五子，已是個精靈老練的江湖人，任用何等計謀，已難誘使入彀了！

「白瑞，這塊温玉算是多年來血債的一點利息吧，講，其餘的金銀珠寶，藏在何處？」

「小五子，我白瑞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你想我還會在明知怎樣也是死的情形下，再說甚麼嗎？」

「會的，嘻嘻，你會的。」

小五子兩聲嘻嘻，使白瑞連骨節兒全發了酸麻，那聲調的冷酷，陰森，和帶有嘲弄的堅決，把一個久行江湖作盡惡事的白瑞，嚇抽了筋！

小五子打開一隻竹絲大漁簍兒，又兩聲嘻嘻道：「這是一簍出生在『大戈壁』中的『沙蠍』，會跳，能一跳尺半，你雙足離地三尺，所以可以放心，牠們跳不到你的身上！」

「小……小……小五子！這……這眞的是……是那種……那種能噴沙傷人的『沙……沙蠍』？」

「白瑞，古人說『金沙射影』，考據起來似乎是另一宗物件，錯了，古人沒錯，考據錯了，世上眞的能噴沙的虫蚧，太多了，但是泰半並無毒素，只有這大戈壁中的『沙蠍』，專噴毒沙，噴必中的，你知道『石虎』吧，那玩意雖皮堅逾石，肉厚若象，粗乾到用寶刀寶劍三五下都斬扎不透，怪嘍，就怕『沙蠍』，沙蠍噴出半口火沙，石虎在兩個時辰之內必然全身自腐至爛，到爛光一身筋肉皮骨而止，你呢白瑞，大過石虎，被毒沙噴中，要隔上三十六個時辰才能斷氣，但每個時辰毒性發作一次，發時全身燥熱，手足無措，繼之抽筋骨軟，經穴酸楚，當這陣酸楚過後，必有一處地方漸漸自爛而生膿，很快很快爛成個洞，於是……」

「不要再說下去了，小五子，你憑憑良心，我是該死，但是該這樣死嗎？小五子我求你，給我個痛快……」

「你這多年來搜刮的金珠珍寶呢？說吧，咱們作爲交換！」

「小五子，大丈夫說話一句？」

「那當然，凡是大丈夫，無不言出信隨！」

「那好，東西放在……」白瑞說出金珠珍寶的下落，也就不能不提到當年的內總管白猛！

小五子又笑了，道：「白猛不會沒參與當年坑害先父的事吧？」

「留下他！」白瑞要求道：「他是個渾人，一向不出歹毒的主意，當年是我的僕下，一個忠心不二的僕下，自然是順主人之令是從！」

小五子心中一動，以白瑞之刁猾狠毒自私，斷然不會臨死的時候，去爲一個下人向仇家求情，這裏面一定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五子已非當年一片眞稚的小五子了，想明白這些之後，冷哼一聲道：「他該不該死，端在當年他會否參與慘殺先父的毒謀方面，你求情沒用，說，當年事他知

白瑞施展赤餤掌向雷小五子攻去，小五子身一旋，手一翻，不特化解了白瑞的赤餤掌，同時扣住了他的腕脈。

不知道？」

「知道，不過小五子，他知道又怎樣？敢不三鍼其口向惟我之令從事嗎？」

小五子冷笑着，沒接話，神色態度上有心的使白瑞發生錯覺，認定小五子決不會饒過白猛。

在錯覺之下，着實焦急無比，小五子看在眼中，越發知道所料不虛，又一聲冷哼故意緩緩的說道：「白瑞，我說過，你已用一生聚斂的腥血錢，換取到非常痛快的一死，又何必去爲一個無惡不作的下人要求不死呢？」

白瑞喘息刹那，無可奈何的說道：「白猛並不是我的手下，而是我的堂弟，白氏一族，若是你指說拙荊及子女落於人手的事不假，就只有白猛一個人了，小五子，官家定刑要不是叛逆大罪，尚不至禍滅九族，你……」

小五子接口道：「白瑞，事到如今，你還把我當作當年的小五子看，除了實說你代白猛求情的原因外，別的我全懶得聽，並且要立刻動手啦！」

白瑞不知道是爲甚麼，仍不吐露這件事的秘密，却問小五子道：「你找不到白猛，就取不出所有的珍寶，這一點你不要忘記！」

「有了地址，白猛很容易找！」

「不錯，只怕當他知道也非死不可時，會採取必要的行動？」

「白瑞，你暗示甚麼？」

「我不必暗示甚麼，是事實，他死了你得不到珍寶！」

「哼，我小五子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使他生死由我！」

白瑞的態度突然又軟了下來，道：「小五子，僅僅替我帶句話可以嗎？」

小五子冷冷地說道：「不太費力的一句話，當然可以！」

白瑞道：「請告訴他，我已經死了，對他的承諾，十分抱歉的已經沒有辦法實現。」

「白瑞，就是這句話？」

「是的，別無拜煩，並請立刻給我個痛快。」

小五子冷着一張臉，把兩隻竹絲漁簍兒重新蓋閤妥當，凌虛出指點封了白瑞的啞穴，道：「六丈夫一言九鼎，現在我不但不使你身受『沙蠍』咬體的痛苦，並且絕不再用我的手碰觸你一下，自然更不會殺你，上面那些萬惡東西，正等着我的報應，我走了，白瑞，今生咱們是見不着啦，來世見！」

他緩緩登上木階，手中還提着那兩隻細竹絲的大漁簍兒，盞茶時間之後，他弄開了秘門，才轉身又道：「我上去以後，要先在李大戶這間豪華臥室內，放上把火，然後就輪到這巨宅的每個地方，這是已得『仙娃』姑娘同意的，所以你前廳中的那些殺人兇徒，將一個個慘死火穴，而你，就被埋在火場地下，榛子鎭的人早已被你們非殺即擄全沒有了，只怕也不會有外人來，也不怕有人能救走你，而你，大概十天半月才能離開這個世界，白瑞，記住了，我並沒動你一根汗毛。」

小五子閃身走出秘門，將門毁掉開關的輪齒，白瑞有口難以出聲，臉上靑筋暴

出，肩頭穴道早被封死，只有拚命的踢着雙腿，搖幌着腰部，使身軀擺動不停，企圖越擺越高，能使雙腿搭上另一樑頭，以求脫身。

當然他的美夢成空，漫說他絕對的作不到，卽使能够使雙腿及足搭向另一道樑頭，在雙肩不能挪動下，頂了天變作「吊床」，吊上半天，最後仍是一條死路，死路一條！

他恨怒超過了對生平惡行的懺悔，他認爲小五子欺騙了他，在恨怒久久漸漸沉靜下來後，鼻端突然嗅到嗆人咽喉的焦味，身際傳來劈叭爆响，才想起小五子臨行所說放火的事，張大口兒狂喊，他忘了，啞穴被封毫無聲息！

口不能言心中大罵，罵是沒用，但記起有人矯作的一件事來，他竟然笑了，笑雖沒有聲音，但心頭總是有些開心，無言的張口罵，罵的是——小五子，任你有多鬼，也難逃爺我這招詭，去找我的白猛吧，你會找得到，找到之後，哈哈……小五子，你也活不多久了！」

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守於「永平」的阿敏耳中，搶掠榛子鎭的白瑞和留下來的官兵，隨榛子鎭一把無情火完全化爲灰燼。

阿敏在深悔痛失白瑞下，痛飲終日而大醉不醒，這時候孫承宗正好揮軍疾進「灤州」，血戰半日收復了灤州，皇太極得報大怒，指令嚴斥，阿敏毫不理會，在孫承宗克服灤州之後，不久卽揮軍直指「永平」，阿敏並未發陣對戰，在屠盡「永平」萬千無辜炎黃子孫後，棄城而去。

阿敏最後終因掠劫榛子鎭和「永平」屠城棄守二罪下，爲皇太極囚於牢中，結果死在獄內，歷史事物不在本篇之內，不再述及。

秋高馬肥，秋收已畢，阡陌一片黃枯，地上霜濺萬物。

拂曉，秋風正挺透骨寒威侵凌着朦朦的大地，一匹老瘦的馬，踏着灰白的霜道，馱着牠那黑瘦醜矮的主人，當「天津」城門剛剛開啓時，進入城中。

瘦老的馬邁着一定的慢步，嗒嗒的直到太陽高上三竿，才到達牠主要到的地方……沈莊子！

沈莊子在內城外，自然也在外城內，沈莊子十分熱鬧，因爲它是內外城的交接點，五行八做全有，最多的生意有兩種，一是招商客棧，一是酒樓飯肆。

客棧都附有廚房，代客置辦吃食，六而高雅的客棧，還設有酒樓茶堂，老瘦馬的四隻大蹄子，就停在了沈莊子最大的一家客棧——福來店外。

福來店單房九十九間，有東，西跨院，東西廂房，花園廳，福來樓，最前面還附設着酒菜壓過任何一家的酒樓，所以生意鼎盛。

舉凡大而豪華的客棧，所請服侍客人的店家也必是第一流的，所以老瘦馬子停蹄福來店前，一身塵土的是瘦矮醜馬上客，滑下那破鞍來的時候，負責店門內外招呼客人的店小二，依然恭敬躬禮笑臉相迎道：「爺你老早，打個尖呢還是住店？」

黑瘦矮醜的客人，正是風塵千里來到的小五子，他沒接話，也沒笑，抬頭打量着福來店高大的大門樓兒。

店小二上步先接去了馬韁繩，道：「爺你老先裏邊請，你老這匹馬放心的交給小的，不管你老打尖還是住店，敢說你老走的時候，小的牽出你老的馬來，你老全不認識啦！」

小五子這次接話了，道：「可是已經下了『湯鍋』？」

店小二一聽，心頭一緊，乖乖，這位爺不大好伺候，但店小二笑臉依舊，道：「爺你老別當小的不識貨，你老這匹馬走過長途，沒能好好照料，等小的給牠洗淨掃乾擦好，再餵上半升酒泡黑豆料歇過乏來，保你老騎上去一口氣跑到京城，你老擎好吧！」

「津嘴子」並不見得只是諷嘲當地的人，也帶有些兒誇讚，小五子本來存着店門口就大鬧一場的心，硬讓店小二的好話和笑臉，弄的下不了面子，發作不起來，索興住了店。

聽了門口這位店小二牽馬着這樣的往裏面喊——小青子給我迎貴客！

外行聽不懂店小二這話裏有了竅門，客人更當作這是店小二捧自己的話，可是福來店上上下下，凡是聽到店小二喊聲的全都「瞎子吃元宵」——肚裏有數，外面來了難服侍的主兒！

小青子是福來店最最伶俐的店小二，二十二三的年紀，短打扮，手脚快，眼力尖，另外還有件特殊的專長，所以凡是難纏扎手的客人，全歸他來服侍，說來你是不信，任多難纏的老客，小青子都能使你安安穩穩。

小青子迎上前來，一哈腰滿臉笑，道：「你老住店……」

小五子還在小青子剛剛走出來的時候，已發現小青子和別的店小二不同處，心裏暗暗冷哼一聲，立刻明白門口的店小二那句揚喊的用意。

小五子本就是生事來的，小青子話問出口，小五子冷着臉沒好氣的說道：「你們這裏可是客棧？」

「沒錯你老，你老是……」

「這裏既然是客棧，我不住店進來幹甚麼？」

小青子心頭一動，自忖着——有意思，當眞是難服侍的緊，好，小子現在你儘管狠，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小青子心裏發狠，臉上有笑，道：「爺您老說的對，小的簡直是不會說話，您老別生氣……」

「知道自己不會說話，就少開口，我生氣？哼？要是和你們這種人生氣，那我得揹個氣囊才行，帶路，我要住你們這兒最貴最好的福來樓！」

「福來樓」有九間房，是專爲官府仕紳一家人預備的，一天要五兩銀子，大花園獨門，像住自己家一樣，有專人照料起居飲食一切。

小五子一個貌不壓衆的醜小子，單身漢，開口挑住「福來樓」，小青子越發知道今天來了有心惹事的「賴漢子」，他有辦法，臉一仰，一笑道：「爺您老早來一步多好，就在爺您來前一剎那，小店的『福來樓』才有了住客。」

「哦？那到花園廳！」

「哎呀，您老這……唉，爺您老可能將就將就住『西廂房』？」

「怎麼？花園廳也有人住了？」

「可不是嘛您老，西廂房也很好，也是獨門院，六間房，三正廳，每天才三兩銀子！」

「好吧，西廂房。」

小青子帶路西廂房，當到達的時候，小五子已經明白小青子的居心了，西廂在井後五丈，是福來店最深最遠的地方，在這地方出了事，高聲喊叫前面也聽不見。

西廂是不錯，很够氣派，小五子煞有介事的仔細看過後，點頭道：「很好，你先去沏壺上好的茶來，然後預備洗澡的水，我洗澡的工夫，你去叫酒樓上準備一桌上等酒筵，開在西廂，快！」

小青子應着是，道：「爺您老請先落店簿，如今因爲鬧兵亂，地面上查的緊，不能怠忽。」

小青子雙目一瞪道：「你說甚麼？」

「小的說您老要落店簿。」

「我問你甚麼人才非落店簿不可？」

「凡是住店的老客，全要落店簿，不落不行，這是地面官家的規矩！」

「喔！原來你當我是個住店的客人看了，哼！」

「咦，奇怪您老，您老不是住店的客，難道是……」

「你不認識我？」

「小的眼拙，從沒見過您老！」

「有意思，我問你，你叫做小青子可對？」

「前面門口的楊二哥喊過，凡聽到的全知道我叫小青子，這不能證明甚麼，您老仍是客人！」

「我再問你，這福來店的東家，可是姓白？」

小青子嘿嘿笑了，道：「客人，開店的那個不在地面上領憑引，要領憑引就要塡不少單子，上面有姓名祖籍，所以說您老知道小店東主姓白，這不稀奇，該落店簿還得落才行！」

「小青子，我從山海關外而來，不是客人，是這座福來店的債主子，再說明白點，是來問白猛白大掌櫃的討債來的，懂麼？」

小青子這遭是眞傻了，不過左瞧右看面前這位自稱討債來的債主子，無法相信富甲一鄉的大掌櫃白大爺白猛，會欠他的錢！

白爺來自山海關外這可沒錯，尤其是每隔上三月或半年，關外總會有人來到，久之福來店較爲和白掌櫃親近些的伙計，全知道白掌櫃關外的家，又撥到了許許多多值價的珍寶，沒人起過甚麼疑心，不是嘛，關外幾乎已經全成了「淸兵」的天下，大戶人家能逃的誰不逃，能把財産化整爲零的帶到關內，自然應該，小青子這些年已經成了白掌櫃的左右手，這還是其他伙計們的看法，其實小青子師事白掌櫃已經好多年了，今天突然跑出來個黑瘦矮醜一身是土的債主子，使小青子沒敢放手對付。

眼珠轉，計已得，笑道：「是自己人，當然談不到非落店簿不可了，爺您老貴姓，小的這就往白爺那兒報。」

小五子怎會上當，淡淡地說道：「你只要去向白掌櫃說，從『永平』來的人，他就知道了！」

小青子一呆，接着臉上現出驚喜之色道：「您老是從永平來，可是永平的白爺差你……」

「他差不動我，是我自己要來的，小青子，問多了和你沒啥好處，快去報信是正經！」

小青子果然聽話轉身就走，出了西廂院門，身邊還聽到自稱債主子的醜小子，正唱着凄涼悲蒼約歌兒！

小青子沒出店，招呼其他店小二囑咐幾句，大意是要他們多當心些，西廂的客人若是呼喚，趕緊着去，少開口多帶笑。

小青子轉向往後進「福來樓」去的過道，並進福來樓，一斜身兒進了東跨院，東跨院永遠不會外租，正是福來店大掌櫃白猛的宅居。

小青子進了院子反手扣上門閂，好小心，幾大步到了正廳門外，悄聲的呼喚道：「小菊姐！小菊姐！」

小菊姐正是照料東跨院的丫環，二十五六歲了可還沒個人家，其實她也沒法找人家，也不打算找人家，從白爺白手成家創建這座福來店不久，她就來了，從小丫頭混到小大姐，已亭亭玉立，出落的成了個大美人，於是乎「順理成章」的登上白爺的堂，進了白爺的室，作了標準的「上床老媽」。

白爺的「上床老媽」不僅她一個，多啦，凡是白爺買來的丫頭，到了十五六，誰也跑不了，不過白爺太會享受，多半是「用」上個三五次，就十両銀子打發出去，白爺聰明，絕不留賞給身前的親信，不留「楊畔虎狼」。

小菊姐所以能直幹到今天，那是她有三妙三能，一手菜能使白爺誇好，一手針綫無人能比，一切不必白爺吩咐，全能作到好處。

三妙更是妙至絕頂，不過那全是男女床第間事，不足與外人道，不過白爺曾高與開懷下向人稱誇小菊姐，說她妙，妙，妙，因此三妙大姐之稱全店無人不知，小青子自更明白。

小菊姐一邊扣着正開着懷的小襖，一邊走了出來，一看竟是小青子，粉臉兒綻笑，淫媚眼兒，閃出瑩光，緊幾步跨到門口，悄聲道：「死鬼人，胆子可越來越大了！」

話一停，眼角往裏面一飄，又低聲道：「老鬼正睡的像頭死猪，你去老地方等着，我總得洗上把臉淨個身子才行，快去快去。」

小青子被說的哭笑不得，急的直擺手道：「我一個人的妙姐姐，妳也不看看這是甚麼時候，快些替我回話，有人要見老爺子。」

小菊姐好就好在這裏，該纏人的時候決不放過，不該纏的時候她能忍，頭一點轉身就走，小青子一步也跨進廳中道：「慢些，對老爺子說，人是從永平來的。」

這句話小青子沒低聲，暗間傳來了白爺的話聲：「小青子你進來說。」

小青子向小菊姐一吐舌頭，意思是妳說他睡的像頭死猪，哼，簡直精靈的像隻猴子。

小菊姐臉一紅，小青子應着聲兒挑簾子進了裏間，移時小青子回到廳中，接着出現了已較當年老了也胖了更白了許多的白猛。

小菊姐可人的地方就在這兒了，知道事急，打上來一條半濕的熱手巾，白爺胡亂的擦了一把，一揮手對小青子道：「前面走。」

小青子帶路，白爺隨後，直奔向西廂房。

他倆剛走，小菊姐要淨身子，正掩廳門，不料門沒掩闔却一震大開，一個還比小菊姐矮上寸把的醜小子，露着雪白的牙齒，冲小菊姐一笑進了廳堂。

小菊姐一楞，上下眼皮一掃這人，臉一板道：「你是幹甚麼的？怎麼……」

「小菊姐不認識我，我可久仰小菊姐妳的大名了，我叫小五子，來自永平。」

「喲，那您快坐，坐，行啦，爺和小青子去西廂看您去啦，您可偏偏來了這兒，現成的熱水，洗把臉。」

「這就太好了，小菊姐還能給我盞茶喝？」

「更現成了，您洗着臉的工夫，茶也好了。」

小菊姐是眞會服侍人，洗過臉，掃淨一身塵土，正喝着道地「宋龍泉」蓋碗香茗的小五子，人雖還是那麼醜，但已醜的漂亮多啦。

小五子身邊突聞步聲，心中一笑，有意的說道：「小菊姐，可能麻煩妳代我攏下頭髮？」

小菊姐勤快，笑應着給小五子攏髮，正梳攏間，白爺白猛緊鎖着雙眉大步而進，小青子沒跟着，這是當然的事，西廂裏沒了永平客，小青子得上趕着招呼人間，招呼人去找。

白猛一瞧小菊姐給個陌生人在梳頭，一楞之下勃然大怒，沉喝一聲道：「混賬東西……」

小菊姐心有成竹，不管白猛是罵誰，笑着接口道：「爺您先別發那虎威，這位就是永平來客。」

一聽是「永平」客，白猛沒了火氣，他不知道這位來客在主子白瑞身邊是啥身份，弄不好就許正是二貝勒的紅人，連主子白瑞全不敢得罪的。

只瞧來人這派頭吧，十有八九猜的不錯，小五子側面對着門口，白猛認不出來，何況白猛根本就沒往小五子的身上想，暴怒換上笑臉道：「我是罵小青子這狗娘養的，貴客已到了我這東院啦，這小子他媽的還到處摸瞎。」

小菊姐手够快，三兩把已給小五子梳好頭，小五子先道謝，最後說道：「小菊姐，我和白爺有要緊的話說，妳何不去找小青子聊會兒閑天？」

「對對！」白猛不知死星照命，也順情說道：「順便告訴小青子，正午到了，開上桌最好的酒席來，招呼幾個美點的粉頭來陪酒，快去。」

小菊姐應聲兒收拾好一切雜物去了，去時還可人心意的關上門。

白猛這時已看清小五子的模樣，有些熟，越發認定是曾在二貝勒阿敏處見到過，所以又客氣又恭敬的道：「事先未能接獲消息，不曾遠迎，貴客莫罪，上坐，上坐。」

小五子不虛套，上坐就上坐，坐下了才開口道：「這不敢當，不過事先若有消息送到，只怕白爺你又不敢接我了！」

白猛誤解小五子話意，滿不在乎的一拍胸口道：「這是甚麼話，從我在天津定居下來，大大小小爲主子作的事已計數不淸，貴客放心，就算貝勒爺諭命多難，多險，我白猛敢說一定辦好！」

小五子心頭一凜，道：「不見得吧，記得上幾次……」

白猛又會錯了意，道：「你一定是指『文田明』那件事說的，這不怪我，他不聽勸，又想逞能，結果太小看那總班頭『陸路通』，終於落在姓陸的手中，我已早有秘報上去，正趕上回諭到達，我爲了大局，不得不忍痛下手，否則只怕這多年來的安排，早都付之東流了！」

「這麼說，你挺能幹的嘛！」

「不是白猛自誇，主人選上我，固然和家主人白爺有關，另外也正是知道我不會誤事！」

「恐怕還有第三個原因吧？」

「第三個原因？沒有呀！」

「有，你正好借此機會，代白瑞慢慢的把連城珍寶偸運中原，小心藏起，萬一事敗，你們主僕仍是大明子民，富甲一鄉，若是事成，更是開國功臣，白猛，我說的不錯吧？」

白猛駭然連連退步，嚅嚅期期答不上話來。

小五子冷哼一聲道：「白猛，你可知道我來的用意？」

白猛搖頭，他心中已有了個想法，但却不敢說出口來。

小五子笑了，道：「告訴我實話，白瑞這些年來，偸運到此地的珍寶，若以白銀折合，差不多有多少兩？」

白猛直的木楞在旁不知該如何答話才好，小五子沉聲一哼道：「首先對你實說，我們這裏另外有人，這話相信你懂得，講，老實的講！」

白猛無奈何的說道：「有些是家主人還沒見到貝勒爺時，早有的財産……」

「我是問你一共若干，其他的我有數，你也該有數，所以不必解釋。」

「大概有三五千萬兩的樣子！」

小五子恨的牙癢，一個喪心病狂出賣祖宗的亂世小小奸賊，竟會聚斂到這多銀兩，而日下朝廷用兵，籌餉困難萬分，國家元氣斲喪至此，怎不令人悲痛憤慨，朔自建文出走，燕王登位，宦官得勢，天下已伏大亂之徵，當今登基，國家已瀕敗亡，而朝中大臣，外藩督撫，無不家財萬貫，小五子恨到極處，聲調自更陰森，獰笑一聲道：「白猛，就這些嗎？」

白猛心虛，道：「還有些最好的珍寶，沒有計數價値。」

「你個人所歛呢，多少？」

白猛哭喪着臉，尷尬的搖頭又搖手。坐臥不甯。

小五子聲也一變，連聲冷嘿後，半威脅的說道：「講老實話，我保証是你的仍然歸你，若有半句虛言，白管事，死人再有錢，也沒法享用了！」

一句「死人」，使白猛心頭猛震，道：「請問家主人他……」

「講我問你的話！」

「我這些年省吃儉用，再加上當年貝勒爺和家主人答應過，獲利我有十之一的諭示，我存了二三十萬兩銀子。」

「珍寶呢？別當我不知道！」

「是是，有百把件東西，計價也有二三十萬兩之數。」

「這多銀兩，存於你處，我是指白瑞名下的錢，不算你的！」

「全在福來店中。」

「騙我？這座店值這麼多銀子？」

「不是不是，銀子我全化成千兩一塊的銀磚，不過還是金磚多，藏在店內秘密的銀庫裏。」

「珍寶也在庫中？」

「全在，我名下的份，也在。」

「我覺得奇怪，此事會守得住秘密？此間又沒有溶化金銀的設置……」

「是這樣，店門緊靠着不是有家叫『珍天寶』的銀樓嘛，那是咱們的，銀樓地下有秘道，直通金庫。」

小五子明白了，也暗驚白猛辦事的周到謹愼，眼珠轉動，對白猛一笑道：「白管事，請帶我見識見識這寶庫和珍天寶銀樓。」

白猛應着聲，轉身插上房門門兒，笑着向左暗間肅讓，小五子一揮手，白猛明白是要他先走，坦然而行。

暗間够大，應有盡有，側牆上鑲有一面大銅鏡，六尺高四尺寬，光亮無比，鑑人毛髮俱現。

白猛手指銅鏡本欲解釋，不知何故念頭中止，步近鏡旁那盞緊鑲壁上的罩燈，取下水晶罩兒，二指在燈蕊上一拔，重將罩兒罩好，適時銅鏡已悄沒聲的移向一側，現出一道門房。

白猛依然沒有說話，進入門中，小五子是緊隨於後，不過小五子始終存着戒心，離開白猛三步。

進入門中，漆黑一片，白猛突然哎呀一聲道：「忘記火種了，我去取。」

小五子暗中冷哼，進入門中已閃向一旁，避開門房附近亮的地方，接話道：「不必要，我有，你祇說燈在何處就行。」

白猛道：「貴客立處頭頂尺遠，就有一盞。」

智破詭計　義助捕頭

小五子眞的有引火之物，打着個火摺子，抬頭果見一盞壁燈，立刻點燃。

燈光亮時，鏡門竟自動滑闔，小五子知道事情沒那麼巧，鏡門開着白猛當然知道，準是趁適才暗觸及機關將門滑開，於是以威凌的聲調問道：「鏡門裏面如何開啓？」

白猛沒回答小五子這句話，却突然問道：「貴客身上可帶着寶刄？」

小五子頭一搖道：「沒有！」

白猛一笑道：「鏡門是內外唯一的門房，當然另外經由金庫，還有一道門戶通向『珍天寶』，不過，那要能先進入金庫才行！」

「白猛，白管事，你這話在暗示些什麼？」

「沒什麼，這是事實，金庫秘道經建數年始成，四壁都是尺厚鐵板鋼牆，若無寶刄，被困其中候死而已！」

「白管事，你是在威脅我？」

「不敢，這是事實，我只是把內部構造說給貴客知道。」

「我已經知道了，現在應該去金庫走走！」

「不慌的貴客，剛才在東院房中，仍怕隔牆之耳，所以有些話未能說明，此處不懼人知，話可要全說個清楚才行。」

「那有這麼多話講？哼！」

「在貴客來說，話越少越好，越快看到那些上千的大金磚越好，但在我來說，却是話越說明白越好，這一點，貴客多多担待！」

小五子心裏雖然十分懊悔，懊悔太過大意的隨着白猛進入秘道，不過他並不焦急，一因白猛人也在內，固然白猛輕車熟路，但在自己警惕之下，敢說白猛若再妄動，難逃擒捕，其二是，自己靜下心來，深信可以找到機關所在，打開銅鏡門房平安而出，於是小五子索然不再開口，聽白猛說些什麼？

白猛在久久沒得小五子答話下，乾笑兩聲道：「請問貴客，家主人現在是生是死？」

「死了！」小五子答了一句乾脆話。

聽說白瑞已死，白猛非但沒有半點悲傷之色，反而哈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省事不少。」

小五子心頭泛起怒火，儘管白瑞和他有殺父之仇，但他對像白猛這樣的可惡小子，怒恨勝過對白瑞的血仇，心頭恨怒，話就難聽，道：「別忘了那是你的主子，養你多年的主子！」

「錯了貴客，他活着的時候，是我的主子，如今死了，我沒有道理不從內心欣慰。」

小五子懶得再說什麼，已存當問出金庫所在秘門開闔方法後，立刻置白猛於死的心。

白猛似乎已經看出小五子的心意，橫掃了小五子一眼又道：「貴客也許認爲我忘恩負義，其實不然，家主人已經死了，死於貴國律法之下，是他自尋死路，談不到仇，恨，試問貴客我又能替他作些什麼呢？人生斯世，當識時務，再說死者已死，生者當舒適的活下去，金庫千萬銀兩，此時已成無主之物，貴客若是有心人，我願作個有意友，一人一半，哈哈……貴客認爲如何？」

小五子有心的說道：「白管事似乎忘記我來自何處了？」

「沒忘沒忘，不過……以我看來，貴客絕非『女眞』族人，極可能也是我漢家兒郞，貴客，人之一生非爲名存卽爲利活，一半之數是若干，貴客自能算出，有此金銀，天下去得，貴客認爲如何？」

小五子故作沉思神態，白猛接着又道：「目下秘門已封，我若不指出開關所在，貴客絕難走出，人不自私天誅地滅，請貴客答我一句，是自此爲友，各分一半金銀天涯逍遙，抑或是我死你不活，全認命留在此地？」

「白管事，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在我看到金庫後，再作答覆才對？」

「對對，貴客隨我來。」話聲中，白猛大步帶路而行，似乎根本不怕小五子突施毒手。

小五子心中一動，適才還想到萬一之時，仍能慢慢把找出鏡門開關所在，如今看白猛神態，好像有十成把握，莫非那開關地方外人實難找到？

轉念至此，更加留心，那知前行毫無變故，順秘道走約百步，左旋有一門戶，唯一的一道門戶，白猛停步，手指這道門戶笑着說道：「到了，此門一開，珍寶俱現。」

他話聲一停，坦然伸手門上，左右角間連按三次，沉重而厚的大鐵門，半點聲響沒有的自動開啓，向內後退，露出三尺門戶的空隙。

白猛在鐵門開啓後，轉對小五子一笑道：「爲了表示我誠心誠意，我先走……」說着邁步卽行。

小五子突然沉聲道：「且慢！」

白猛邁出去的左脚，聞聲收回道：「貴客有何吩咐？」

小五子一笑道：「我好像記得你曾說過，金庫內另有一道門戶可通『珍天寶』，對不？」

白猛點頭道：「是這樣呀，怎麼？」

小五子冷下臉來，一字字的說道：「金庫中不會沒有埋伏吧？」

「貴客多心了，金庫中絕無埋伏。」

「若是眞如你所說的話，自然不怕，……」小五子拉長話音，倏忽出手，一連點封白猛四處穴道，方始一笑又道：「請帶路。」

白猛臉色一變道：「請問貴客，這是爲了什麼？」

「很簡單，你巧言花語誘我進入秘道，閫閉鏡門而始終不提內部開啓之法，然後半威脅半利誘的談到條件，白猛，你這個人不可信任！」

「也許！」白猛哈哈大笑起來，道：「不過我提醒貴客一句，這沒有用的，你非信任我不可，除非貴客和我一樣，是心存必死之志！」

「白猛，螻蟻貪生，人誰想死，所以我也不信你願意埋骨此處。」

「有什麼辦法？事情來的太過突然，我毫無退一步或深思遠慮的機會，祇好拚死求活！」

「我懂了，你是要以拚死此間爲威脅，迫使我答應你的要求，嗯？」

「是，不過這對貴客百利而無一害，貴客何不多想一想？」

「白猛，我想過了，斷定你將在進入金庫後，要暗下毒手，將我摒於金庫門外，你則由庫中另一條秘道直上『珍天寶』，然後隔上十天半月，再下來收我的屍骨，嘿嘿哼哼，可惜你太過小看我！」

白猛正是存了這個打算，所以聽小五子把話說完後，心胆俱寒，任他老辣多智，也慌了神，勉强否認道：「這是從何說起？從何說起？」

「從頭說起！」小五子聲調也變了，陰森的說道：「從你是白瑞作東城王時，身爲內總管而無惡不作說起！從你和白瑞，曲大海共謀算計雷隱雷翁說起！白猛，有錯嗎？」

「啊！」白猛一連着暴退不迭，神色惶然恐懼如逢巨靈惡鬼，顫抖不止，道：「你……你是……是小五子？」

「眞不錯，一提到你最最心虛的惡行，馬上認出我來，有其主必有其僕，嘿嘿……一樣！」

「小五子，你……你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曲大海斷頭太湖，狗白瑞餓死秘室，至於你，白猛，自己挑個死法吧！」

「小五……五爺，能……能有……有個商量嗎？」

「有！你有選擇怎麼樣受死權利！」

「別無商量？譬如金庫完全歸你。」

小五子搖着頭，沒答話！

白猛想了想，壓下心頭的駭懼不安，嘆息一聲道：「那只好隨你了小五子，一刀斷首也行，多殺幾刀我也認命，反正咱們死一個就是死兩個，在我來說，已經够本了！」

「白猛，金庫門上沒有鎖孔，可見也是由機關操縱，只要有機關，我相信多費點時間總能找出那個地方，鏡門亦然，到頭來死的仍然是你一人！」

好快，小五子的動作好快，話聲乍落，人也欺到白猛身側，五指輕搭，已扣住白猛腕子，一帶一甩，硬把白猛甩離金庫門旁，摔倒甬道上面。

白猛掙扎半天方才爬起，手，臉已擦破多處，混身覺出毫無力氣，小五子很妙席地而坐，背對金庫鐵門，面對甬道上的白猛，哈哈兩聲道：「聽淸楚白猛，你若是實說開啓鏡門和金庫的方法，指明如何通達『珍天寶』，我給你個痛快，一指點下你的穴道，三日後你會無疾而終，毫無痛苦，並能妥善安排後事，否則……」

「你休想，小王八蛋！」

「願意罵你儘管罵！」小五子仍舊接着沒說完的話道：「否則咱們就說下去，我一身功力，更會導納玄門神功，能半月不飲不食，况身畔存有靈丹，服之益壽延年不覺飢渴，你呢？哼哼！眞氣也散，功力盡失，重穴被封，口能言而齒唇無力，四肢發軟，想自作了斷都辦不到，耗來耗去，耗到你因渴而唇裂舌乾，因餓而腹痛如絞。最後……突然發狂，然後號叫數日始死……」

「白爺爺不在乎，反正是死！」

「很好，你什麼時候改變心意，什麼時候喚我一聲！」小五子半點也不着急，雙腿一盤趺坐起來，並且閉上眼睛借機調息。

白猛雖然不敢欺近小五子，但心中殺人之心未減，微提眞氣而試，頓覺胸腹奇痛難忍，始知小五子所說自己一身功力全失的話不假！

再試能否以拙力自盡，辦不到，牙齒緊咬舌頭，用上吃奶的氣力，活像娃兒那沒長牙的嘴，吮吸自己拇指般，誰也沒勝過誰！

嚼舌自盡已成空願，舉手猛甩直貫雙睛，痛是很痛，雙目更已紅腫，就是無法如願，無奈何連連頓足，祇落了個脚後跟痛酸至麻。

小五子沒睜眼，像是料知一切般道：「省省心吧，再毛躁不安，越法乾渴的快，這裏又沒有水，渴比餓還難過十分，那時你怎麼辦？」

人眞是天下最最奇怪的動物，不提水和渴，白猛也沒覺得多麼需要水喝，可是小五子一提及水這個字，白猛就覺得像半輩子沒喝過一口水似的，嗓子眼裏乾澀的直冒火。

這神情沒能瞞過小五子的眼睛，小五子暗暗冷哼一聲，突然又道：「人不信邪還儘碰上些邪情事，不說渴，也不覺得渴，提起怕口會乾渴，偏偏就眞在渴了起來，眸子睛裏冒火，這可怎麼是好？」

驀地一聲，小五子從地上站起，手直摸嗓子，頻頻搖頭，終於似已忍無可忍了嘆息一聲道：「沒辦法，只好吃上一粒『生津解渴』的靈丹，只有十粒了，要省些吃才行。」

邊說，已取出個小藥瓷瓶兒來，倒出一粒藥，往口內一拋，刹那間，臉上現出喜色，自言自語道：「望梅止渴是曹瞞的絕招，不過那沒有用，本就沒有可供解渴的東西，瞎想胡望一陣管屁用，多虧帶這瓶靈丹，啊！」

最後的這聲長嘆，是一種所望滿足下，身心愉快的歡呼。

白猛更受不了啦，仍是壓制不去理睬小五子，怎奈小五子窮賤骨，吃粒丹丸也和猪吃豆腐渣似的，那張嘴叭達叭達的直響，這還不算，口液橫濺四飛，那醜樣兒眞難形容！

白猛已經乾的口中噴火，小五子却唾液飛濺，相形之下，白猛直覺的渴火已燒到胃腸心底，用力的把眼睛閉上，手指堵着耳朵，本已看不見也聽不到了，怎料廻聲響自腦海，腦海波浪衝天，口中渴到火化成氣，再也忍不下去了，破開喉嚨大叫道：「給我一粒！一粒！」

小五子果然又取出一丸藥來，托在掌心，眼睛根本不瞧白猛，自言自語般說道：「有人想要一粒功能解渴生津的靈藥，本是簡單至極的事，只是鏡門開關又在甚麼地方呢？」

聽到「鏡門開關」四個字，白猛神智一清，重又回到甬道地上坐定，緊咬着用不上半點氣力的上下牙齒，一言不發似有所待。

小五子聳肩一笑，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有人若想和我小五子乾耗下去，那是打錯了算盤珠兒，我小五子一身功力未失分毫，身畔又有可解渴饑的靈丹，多了不說，耗上個把月有啥問題，耗吧，何况我推算過，『珍天寶』銀樓方面，不會沒有你白猛的親信，我更相信事情不會像你所說，只能由金庫通往『珍天寶』，一定那道門從『珍天寶』也可以開，耗久了，銀樓上的親信，見不到你的面，又找不到你的人，他會自動悄悄地打開門而來找你的，那時候……嘿嘿，誰活着誰就能出困，出困去好好的享受這千百金磚珍寶和一切，嘿嘿……」

笑聲中，小五子把手掌心托着的那粒藥，放置身前尺遠的地上，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道：「非耗不可，那就要看誰的精神好了，要想有好精神，能睡就得睡，那怕是睡個雲霎眼兒的工夫呢，都比不睡強，對！睡！」

他眞的閉上兩隻眼睛睡了，是否眞能入夢，只怕沒人能够斷定。

鼾聲陣起，沒錯了，小五子是睡了，當然，誰全會「假打鼾」，不過那滋味並不好受，以小五子之能，似乎是還用不着出此下策。

所謂下策自非上策，以老奸油滑的像隻狐狸般的白猛，假打鼾又豈能騙的過去，到頭來那才是自受罪呢。

白猛偷偷的睜開了眼，他沒有眼觀二路的本領，但人到急難時，就許能辦平日宰了他也辦不了的事，他果然一隻眼盯在地上那粒解渴丸，另一隻眼死瞅着鼾聲如雷的小五子。

僅僅一盞熱茶轉涼的工夫，白猛兩隻眼全流下來酸澀的苦淚，而小五子的鼾聲，却一陣比一陣緊。

白猛舐舐乾澀的嘴唇，低低的，輕輕地呼喚道：「小五爺……小五爺……小五爺！」

小五子死猪一隻，睡沒睡樣，半張着嘴，身子一點一點緩緩的往下溜。

是時候了，白猛曾經很小心而仔細的盤算過，敢說當他起意謀奪主子那些黃金珍寶時，也沒費這大的心血來打定算盤，敲敲個緊上加緊！

若等小五子溜到地上，身子突然躺平，頭部必將一空，這一空，非空醒了不可，那時再想取得地上這粒解渴丸，眞是「挾泰山而超北海」，非眞不爲也，實其不能也了！

他怎肯放過這天賜的機會，臉上首先莫名其妙的掠過一絲獰笑，這是他習慣使然。

獰笑被自己極度謹慎的行動給嚇了回去，他已悄悄脫落了鞋子，沒敢站起來，是爬，橫着爬，一寸寸的橫着爬向地上那粒靈丸！

可惜此地沒有螃蟹，要不牠們會毫無疑問的擁上來，來迎接這成精已能變作人形的同族同宗。

眼看就爬到了，只要再爬前尺餘，伸直手，這粒解渴丸就可以拿到，成爲他的口中食。

到了，手已接近解渴丸三寸地方，突然！小五子溜滑到地上！

白猛自心底泛上無名的恨火，功敗垂成，急死人！

別忙，哈哈，天助自助者！

小五子身子溜滑下來，巧不巧，左脚正踢到那粒藥，小藥丸一滾，這不正好滾在白猛的手掌心上！

時來運自轉，夜壺能升天，白猛當然毫不猶豫，往口裏一丢，生怕小五子醒來再掏回去，一連幾口，咬了個稀糊碎，吞落肚中。

偏偏小五子在白猛吞落丸藥後才醒來，人剛醒，就發現地上的藥丸沒了影，急聲的問道：「白猛，你偷吃了！」

白猛一聲嘿嘿道：「不能算偷，是你放在地上，一脚踢到我手中，你想，我幹甚麼不吃？」

「你不够聰明，幹嗎要吃呢？」

白猛聞言一楞，突然想起小五子也吃

過的，立刻放落懸心道：「下次我不吃就是。」

小五子嘆口氣道：「下次？還有下次？你怎麼不多想想，大仇當前，我睡的那門子倒頭覺？換了是你，白猛，你睡的着嗎？」

是呀！白猛轉念自忖，換上自己，硬是睡不得。

白猛思忖間，小五子的話聲又起道：「何況睡着睡着，又怎地平空會往下面溜的？」

「對呀？」白猛揚聲道：「你……你是有心……」

「我說大總管，若沒心的話，地方這麼大，怎會可巧正踫到你手掌心裏？唉！你不聰明！」

「你……小五爺，那並不是一粒解渴丸？」

「誰說不是來着？要不是的話，我會吃？」

「既然如此，我不明白你指我甚麼地方不够聰明了！」

「唉，白總管，它要眞是一粒解渴丸的話，我會給你吃嗎？」

「小五子，你……你說吧，究竟那粒藥是不是……」

「是一粒解渴丸，那沒錯，錯在我已經又加上了點東西！」

「甚麼東西，你說……」

「我不說，你說，說，鏡門如何開啓，金庫門戶又怎樣打開？」

「小五子，原來你有心嚇我，嘿嘿，想從我口中說出開啓之法，只怕不是件容易事，除非……」

白猛都的一聲，摔倒地上！

一張臉成了紫茄子顏色，緊咬着牙，額頭黃豆粒般大的汗珠子，成串的滴落不止！

小五子一笑，道：「現在到了你所謂『除非』的時間了，大總管，痛難受你可還能受，等由痛變癢時，只怕你就消受不了啦！」

可不是，白猛已經無緣無故的哈哈大笑起來。

聽說過古人英雄中，那位以「三斧頭」坐上「瓦崗寨」首領上位的程咬金，就是笑死的，不過那只是聽說，沒人見過作不得數。

現在白猛猛笑，却是事實，僅僅是笑，在下也不信不能自制到硬閉上嘴巴忍一會兒，妙的是他癢，雖非「七年之癢」，但癢的可比「七年之癢」厲害，就像「香港脚」症患最最「癢」時一樣，搓，柔，抓，擰，全不管用，當其時，熱水一燙，往心眼裏癢到腦海裏，然後始止，這當空，甚麼「七年之癢」「痲將之癢」「皮癬之癢」等等「天下萬癢」，會全不當作回事，甚之適時出現「裸體美女」，也難以引發「天性本能」！

白猛之癢，正如是，笑着，抓着，抓無是處，全癢，是從筋骨五臟癢傳於外，抓不到癢處是越抓越癢！

他受不了啦，別說像他這種天性懦弱的東西，就算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那只是他殺人時不眨眼，被人殺時他許就親娘祖奶奶的狂呼救命，何況這種癢比被殺前剎那還厲害多多，白猛擺手了，對小五子直擺手，擺個不停！

小五子從從容容的以一柄鋒利七首的尖兒，挑着手指甲縫裏的一些許髒物，看也不看白猛道：「有話說？」

「有……有……我……有……」他話難成句，是笑的眼淚鼻涕一齊出的當兒，掙扎說出這幾個字來。

「抱歉，」小五子依舊挑他的手指甲，道：「我只是愛聽鏡門和金庫通向外面的開啓方法。」

「我……我說……說……」

小五子仍然不理會他，道：「說當然好，不過你聽明白，我是一句別的閒話不聽，止住笑和癢後，立刻說明開門方法，否則就叫你笑個够！」

「好……好……」

小五子冷冷地說道：「你雙手支地，倒立着就不癢了！」

白猛立刻一個「大頂」倒立而起，小五子這時凌虛出指三彈，白猛並無所覺，倒立之後，更如小五子剛才說的，癢，笑頓止。

止住笑，癢後，白猛深感後悔，早知道如此簡單就能止笑解癢，絕不答應的那麼乾脆。

一轉念，他又安心了，反正說不說是在自己，小五子又能把自己怎麼樣。

奇怪的是他打定主意不開口，小五子竟也不催促，兩個人又開始無言的乾耗下去。

很久很久，至少是過了頓飯時刻，白猛已覺雙臂酸痛，有些支持不住了，才待人立而起喘喘氣歇息一下，小五子嘿嘿一笑道：「只要你站起來，笑，癢會立刻重來……」

「沒關係，我再倒立……」

「那就不管用了！」

「騙誰，別拿我當小孩子看！」

「信不信由你，倒立止癢是只能用一次，道理非常簡單，突然使氣血逆勢，止住了癢的進行，但你又人立而起，氣血再順，重新倒立時，逆勢已暢，當然就再無效驗！」

白猛信了，甚麼氣逆血逆他似是而非的聽說過，氣血逆傳人則必死，於是他無奈何的說出開啓方法。

小五子仍是冷着一張臉道：「好，我去開開看，若眞的能開，我馬上回來。」

「你一定要回來呀，我……」

「放心，我不像你，是言而有信！」

小五子去了，白猛倒立渡時如世，小五子眞不含乎，盞茶之後果然守信回來了，並且又試過「金庫」門戶開啓方法後，回到了白猛身邊。

白猛喊道：「小五爺，我沒有說謊話吧？」

「沒有，可是我也沒有不守信呀，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只是，小五爺請解我這種笑和癢吧，我求你。」

「白猛！」小五子面孔一扳道：「你要弄弄清楚，我可沒答應說要解去你這種痛苦！」

「你……你……」白猛聽了，道：「你答應的，答應回來了……」

「對，我現在不是回來了嗎？白猛，解救你是一回事，回來又是另一回事，不能混在一起的！」

白猛知道上了當，哀求道：「小五爺你行行好，我受不了啦，你……」

「求我沒用，想想當年自己的作爲吧，除非你以『死』來交換這種痛苦！」

「小五爺，就當我是條狗，是條貓，是畜生……」

「你不是，但你却比畜生還不如！」

「是是，不如不如……」

「你爲甚麼不多想想，世上還有能解渴的藥？世上能有倒立就止笑止癢這一說？哼！」

「嘭」！白猛倒摔到地上，他支持不住了。

摔倒之後，並沒有笑再癢，不由脫口道：「原來這又是騙我的？」

小五子沒理會他，自顧自的說道：「你後院裏停放的那輛雙馬車，我借用了，今晚用來取走此地的所有金磚和珠寶，那時候我會封死所有的門戶，人死能有這大一間『葬穴』的不多，你却是不多之中的一個。」

話說完，小五子大步而去。

白猛本想阻攔和跟隨出去，但轉念一想而作罷，反正小五子去後，自己隨時可以脫困，何必趕這個時惹使小五子立下殺手。

白猛不傻，他知道小五子不顧他而去，並不是放過了他，也明白他先時錯當「解渴丸」搶吞落肚的，十有八九是粒毒藥，只怕死已成了定局。

不過他沒有十分焦急，小五子走了，只要小五子眞的走了，只要關門的聲音入耳，只要再也聽不到小五子的步聲，他會很快的回到自己住處，也就是這地室的上面，那時最少有一半希望救自己不死，所以他忍耐着在等，等他心中期盼和希望的聲音。

秘門關闔時的响聲，終於傳到，但他仍然沒動，他老奸巨猾，早已體會到「待機而動」的眞諦和妙處，萬事不能急，他正像那位傳說中的「慢穩先生」，傳說慢穩先生離宅赴五里外友人棋約，棋正下到緊要關頭，家中小斷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稟陳他家中起火，慢穩先生不問大火如何，却問小斷怎樣來的，小斷說他一步沒停，狂奔而來，慢穩先生一笑，竟又下起棋來，友人不解，追問所以，慢穩先生道：五里之遙，奔跑而至，費時頓飯以上，這長時間，休說是我，龍王前去吐水灌救，也早已片瓦無存，既知已無片瓦，何必急急而返！

白猛早已忖思好了，要活就得小心，多等一會兒百利無一害，反正藥已入腹，若是藥性快而急，十分歹毒，早已死了，現在沒死，何爭一時半刻。

關門聲傳來後已足隔盞茶辰光，白猛方始長吐出積壓心頭的那口悶氣，不再猶豫等待，開始了行動！

想起了，却嚇出滿身冷汗，苦也！怎地不能轉側挪動呢？

試抬雙臂，有心無力，雙足亦然，猛力掙扎，無補於事。

剎那，他又覺得舌尖微木，雙唇似乎腫脹肥厚了許多，奇怪！

既不能動，本能的裂唇狂喊，壞了，竟連唇，齒，舌尖都不聽使喚！

他的臉紅了，自己全能覺出有些燒熱，冷汗已變作熱汗，順頰自流，這並不是他因爲難以開口出聲或挪動，才焦急到這個樣子，而是他業已呼吸難暢，生出窒息的恐懼，把一張臉憋成赤紅。

白猛的臉色，變的極快，只一霎眼的工夫，已由紅改爲紫紅，接着紫多黑少……黑多紫少……黑中透灰……灰多黑少，這時，他猛地一挺，能動了，但是他再也動不了啦，五官中滴出腥血，頭已垂向一側，作惡者終自斃，白猛了斷了他這罪惡的一生！

× ×

京畿哄傳着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也巧，巧在不久前「女眞」寇邊，正好明軍有備，皇太極無功而還，天下稍見安定，慣於聲色犬馬的士大夫們，王孫公卿，和習慣苟安的朝廷，無不錯覺到認爲早已再無邊患，天下太平，因之適時發聲的這兩件事，遂傳了開來。

其一是「黃河」水患成災，河南，山東災民數十萬，朝廷連年用兵，無欵可撥，地方盜賊如毛，官吏貪而無能，救災喊的滿天响，不見一人下樓來，此時，突然由京師「八方鏢局」，「順天鏢局」，「三環鏢局」三家最大規模鏢行，聯合行動，保着三百四十輛鏢車，自京畿出發，此事不僅哄傳武林，也驚動了各地黑道高手，羣起爭刼！

妙的是自滄州開始，直到德州，大小十六次圍刼，一千江湖黑道高手，非但人人臨陣捨退，並且自動的參加了保護這三百四十輛鏢車的行列，引爲天下奇譚。

這撥鏢，目的地不遠，正是德州的「五省粮行」，鏢到之日，消息傳開，三百四十輛鏢車，所保盡皆米麵，專爲救災之用，於是自卽日起四散分發，凡是災民，一人半月足粮，銀五兩，直到發完爲止，有人探查是誰有這大手筆，所獲却僅一個奇妙的名字，那是「雷五公子」！

於是「雷五公子」在一夜之間，成了家戶皆知的人物，成了萬家生佛的神靈，也成了武林江湖黑白兩道皆所敬重英雄。

另外一件事情，是曾任八部總班頭四十年，案無不破，人稱「無孔不入」的名捕陸路通，在退休三年後的今天，突然又被徵召入部，仍任原職，聽說這是爲了某一巨公的堅持。

有句俗話說「紙難包火」，沒幾天，消息傳出，據說堅持甚至有些兒威脅的，要刑部尙書重召陸路通任事的巨公，是那位兵權在握守防山海關的吳總兵吳三桂。

說起來，在當時一位山海關的總兵，難以算得是什麼巨公，堂堂刑部尙書，更不致於身受威迫非從命不可，只因朝廷無能，外患內憂此消彼起，皇太極早已關外稱帝，李自成亂黨盜匪集衆數近五十萬，已有兵窺京師之象，此時此地，一位總兵，其權其勢其力，顯然大過了刑部尙書，况征召一個陸路通，小事一段，爲官之道，在乎識得時務知得時機，陸路通遂被召用，吳總兵安心任所！

是黃昏，惜無夕陽，滿天陰沉，暗成

一片。

西城的「丁街」，是在位公卿巨宦的巨宅區，第二戶人家，正是現任山海關吳總兵吳三桂的府邸。

僅不過是正當晚飯口，天已經黑到了數尺外難見模樣，因之吳府中，一片燈影，但沉黑中似乎仍不甚亮。

內宅的上房堂屋中，一位艷極美極也俏極的貴婦人，坐於主位，身後兩位伶俐的俊丫環，旁座上坐着位早已過了中年但仍妖媚的婦人，正在閒話家常。

閒話中，那位貴婦人對旁坐中年婦人道：「鳳姊，事可是辦好了，妳說過的話該……」

被稱為「鳳姊」的中年婦人，詭秘的一笑道：「么妹，這可祗是咱們姊妹倆的事，所以……」

貴婦人懂，一揮手，身後兩名俊丫環施禮退出。

室內的鳳姊，在聽得丫環們步聲遠去後，方始探手取出一個白玉小瓷瓶來，捧交給貴婦人道：「夜進一丸，管叫妳欲仙欲死！」

貴婦人連臉全沒紅，接過白玉小瓷瓶兒，放置貼身處道：「一共有多少粒？」

「放心么妹，百多丸呢，足够妳用的了！」

貴婦人一笑沒接話，鳳姊卻又說道：「么妹，事還沒完喲，那姓陸的是什麼時候來？」

貴婦人又一笑道：「人已經到了，在前廳，鳳姊該明白，不管咱們究竟是啥出身，如今可是吳將軍的人，這內堂宅第是尺寸之地，怎能容得那姓陸的亂闖，鳳姊，反正姓陸的也不敢多問妳什麼，再說這件事我也不希望算一份，妳就是前廳接見他吧，一切有將軍頂着，只要鳳姊妳知道分寸，放開手幹就是。」

鳳姊掃了貴婦人一眼，笑一笑道：「當年么妹妳就是聰明伶俐的叫人心服，如今嘛……可就眞是聰明伶俐了，好，我去前廳，事辦得如何，回來再和妳談。」

「不！」貴婦人十分乾脆的說道：「鳳姊用不着再跟我談什麼了，我剛剛說過，我不希望算一份！」

「隨妳吧么妹，我去了！」

「慢些鳳姊。」

「么妹還有什麼吩咐？」

「鳳姊，吩咐是不敢當，是小妹另有下情，為了鳳姊這百把粒藥丸，我用盡了辦法才迫使將軍去求告刑部大人，如今總算兩如人願，我呢是得着了藥丸，鳳姊妳呢，這個姓陸的人已來了，所以我已經叫人把鳳姊妳的東西，全送到了南城份屬我私人所有的那座宅子裏啦，妳會完了姓陸的，就請遷到那座宅中，今後和姓陸的交往辦事，也請全在那座宅子裏，這樣是咱們大家全好！」

鳳姊妙目中倏忽掠過一絲毒怨煞光，但轉瞬間已變作嬌笑，道：「哎喲么妹，妳可是越來越會辦事了。」

貴婦人冷冷地說道：「鳳姊担待！」

「沒這個話！」鳳姊若無其事的說道：「這是什麼時期啦，此處又是什麼地方，當然多小心才對，愚姊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麼會……」

「好啦！」貴婦人接話道：「鳳姊請吧，南門那宅院裏，上房床下的箱子中，有五千兩銀子，那是鳳姊的！」

鳳姊頓知其意，道：「好，姊妹一場，愚姊也不多說什麼了，那宅中的人，愚姊到後……」

「不用啦，我已經叫他們全回來了，這是為鳳姊方便！」

「好，好，好！」鳳姊一連說了三個好字，其內心的恨怒已現於形色。

她站起來向外走，走才幾步，突然回頭向貴婦人一笑道：「對了，妹，妹夫是守山海關，可不是這『北京』城，李自成勁旅已有北下之意，若是萬一，我是說萬一，那時候別忘了南門這爿宅子，因為那裏的確比這裏安穩很多！」

話說完，不等貴婦人回話，已轉身推門而去。

她剛走，暗間絲簾兒輕挑，閃身出來了一位彪形大漢，一望即知這漢子有一身超絕的功力！

大漢濃眉緊鎖，對貴婦人道：「圓妹，這賤婦已生毒心，要不要我去……」

貴婦人對着大漢嫵媚的一笑道：「姊妹一場，放過她吧，再說她也不簡單，萬一傷了你我多心疼，來嘛，抱我進去，趁現在我們先……」

「圓妹，丫環們……」

「都是心腹，要不那夜將軍突然回轉，你能走的了？哼！」

大漢得意而笑，道：「其實姓吳的只是中看，依了我……」

「呸！別只說現成的話，依了你又怎樣？你能給我這裏的一切？記住，這樣最好！」

「我懂，妳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喝最好的，所缺也只是一個『睡』字，有了我，妳享的一切全是最好的了！」

他話聲中，攔腰抱起了貴婦人，大步的邁進了暗間！

適時，堂屋雕棟巨樑之上，輕如無物的倒翻下一個勁衣幪面夜行人，面罩上那露出雙目的孔洞中，射出兩道寒閃，挪步才待欺進暗間，心頭念生，自忖着——狗男女必將貪歡，有的是時間，不如先去前廳，聽聽賊婆娘胡說些什麼，也見識見識這位「無孔不入」陸路通，畢竟是何等人物！

念頭轉過，雙肩一動，堂屋中已然失去了這人的蹤影，好快！

吳將軍府的前廳中，鳳姊正接待來自刑部的名捕，「無孔不入」陸路通。

寬敞而豪華的大廳裏，就只有兩個人在，主座上的是那位鳳姊，賓位上自然正是天下第一名捕，「無孔不入」陸路通！

早已有人獻過香茗，並且奉有嚴諭遠離大廳，這是女主人的仁厚處，也正是女主人的厲害地方。

大廳的門開着，並且是四敞大開，因之廳中耀眼生花的燈光，直映射到廳外數丈地方，若是廳外有人窺探偷聽，很難藏得住形影。

廳中人，賓主話聲甚低，那位「無孔不入」，在極亮的燈光照罩下，看的清楚，他不應該被稱作「無孔不入」，應該是叫「無一可取」才最為恰當。

那模樣，普普通通，正是在人海中每日都會見到不少的那一種，平凡，平凡到見過幾面全會記不清楚和說不出來他那樣子，因為像他這樣的人，誰都見得太多，那樣的人全一樣，一樣到使記性再好的人，也記不住他。

混身上下，沒有半點惹人起眼的地方，但是並不俗氣，沒忘了，俗氣也是特徵之一。

年紀算來是該有六十四五，但看上去卻只五十二三，花白的頭髮，花白的普通人所留的普通長短的髭子，古銅色長衫，普通的福字履，總括的說起來，他是人普通，衣飾普通，普普通通的普通老者。

鳳姊閱人多矣，她暗中皺了眉頭，客套的話中，多少已存了幾分警惕！

難怪！眞難怪！

難怪此人會成為無案不破的名捕，在他身上，誰也找不出半點可供記憶的東西或地方來，於是乎你轉瞬間，已將他忘了個乾淨！於是乎他已經站到你的身旁而你仍然不知，於是乎你就只有乖乖地伸出手來，戴上那副他匠心獨出的特殊「龍虎銬」！於是乎他遂名揚天下。

對這種人，鳳姊心裏有數，輕不得也重不得，眞不得可又假不得。

陸路通嚴守他身份應有的規矩，竟連頭全沒抬，別當他沒抬頭就不會認清鳳姊的模樣，其實他早已看了個一清二楚，心裏也有了數。

鳳姊先開口，話簡單，道：「陸爺，這裏是將軍府邸，恕我不能越規的招呼你，請問，今天夜裏還有別的公事嗎？」

壯漢抱着圓圓，剛轉身進入暗房，一幪面人悄沒聲息地自樑上躍下。

陸路通答話妙，道：「不敢相瞞，小老兒『東山再起』，是沾了吳大將軍的光，奉有部中專諭，一切以吳將軍府邸中的吩咐為先！」

好厲害的話，更狠在上來就表示出內心的不滿和諷嘲。

鳳姊來個「針尖而對麥芒」，一笑道：「陸爺要這麼說，有事可也不敢煩瀆大駕了，我可也不瞞你陸爺說，吳將軍是經不住內宅的人千萬個叮囑才點的頭，您陸爺要肯，肯一個忙幫到底，那就從現在起，僅僅是我和您陸爺的事，陸爺敬請給我句痛快話！」

陸路通還能說啥，鳳姊的話全點明了，再不接下來，俗話說：「胳膊總強不過大腿」，於是一笑道：「夫人您痛快，小老兒聽喝就是。」

「得了吧陸爺，我不信陸爺沒認出我『俏天狐』公孫鳳來！」

哎喲！她原來是那俏天狐，不用說，十有八九她疑心生了暗鬼，才破開臉皮奇藥換得陸路通重被徵召，實為其用！

陸路通沒驚訝，淡淡的說道：「不敢瞞您，我是早認出來了，可這又算什麼呢？遠的不說說近的，府上裏面的那一位，又是啥出身？如今可是將軍夫人，沒見有個敢小看她的！」

「得了得了，當着面那自然是，背後可就……」

「夫人，您總不能堵上天下人的嘴巴吧？」

「說的是嘍，我說陸爺，半個更次後，在南城那……咱們再會，你有空吧？」

「一句話，半個更次後見，小老兒向您告辭。」

陸路通走了，在他身後，緊緊追躡着一條黑影，陸路通竟無所覺！

鳳姊也走了，將軍府的人，根本全沒瞧見她出大廳，但是當內宅有人追問下來，役丁進廳去看的時候，早已不見了這位鳳姊。

南城外，那裏住着不少苦朋友，地近「天橋」，幹啥的全有，不過不論是幹啥的，時已二更，除非作賊的，現在是全夢入周公。

半箭外有座十來棵樹的小林子，陸路通一頭鑽了進去！

離陸路通約隔半箭遠的黑影，倏忽一頓，暗暗一笑，身形停下，奇特的是他已不再掩避，大大方方的步向小樹林。

果然，陸路通當這人已近林邊時，自林中坦步而出，兩個人對了面，相距丈遠止步，互望着。

陸路通先開口，道：「朋友你很夠坦誠，也夠聰明，請講，爲了什麼緊緊的追着老朽？」

這人道：「在下要說給陸老丈您個故事聽！」

「老朽很想聽，也願意聽，可惜今夜不行。」

「錯過今夜，老丈就聽不到了！」

「朋友年紀不大，恕老朽妄尊，老弟，別那麼說，日子還長遠的很呢，沒聽說嗎？急亂失心智，多想想，咱們緣份似乎正濃，改天見得到的！」

「老丈，錯過今夜，再見的機會不多，想我再說這故事的機會，更沒有了！「

「那就對不住啦，老朽沒時間今夜拜聆。」

「陸總捕，這可是個機會，是爲了你陸總捕，我才留的機會！」

「謝啦，眞的由衷感謝，奈何咱們見的晚，老朽有約在先，所以……」

「所以你更要聽，這故事和你今夜的約有關！」

「年輕朋友，別當陸路通老邁到了不聽用的地步，我已經知道和今夜之約有關了，所以我才不能在今夜拜聆高論！」

「總捕頭，『俏天狐』非但是淫娃，更是個無惡不作的女魔！」

「對，閣下說的不錯，但我也知道，那又如何呢？」

「總捕頭！」這人聲調變了，不悅而威凌的說道：「你不緝之爲民除害，已然有愧職守，如今竟聽其諭令行事……」

「住口閣下，人人有向善之心，昔之淫娃，今朝未必仍係蕩婦，何況老夫是在辦案，辦吳將軍交待老夫的案件，案件內情，要她公孫鳳加以說明，如此而矣，閣下怎地亂語惑人？」

「哼！淫婦昔日姊妹，能有些什麼好貨，妲己雖爲王妃，妖狐仍是妖狐，尊駕威望久傳，應多珍惜羽毛，莫將四十年俠名，斷送淫娃蕩婦之手！」

「夠了閣下，老夫今夜自知閣下心懷善意而來，因之任憑閣下發言而不辯不爭，老夫敢說，公孫鳳將要說及的案情，必與閣下有關，閣下請聽老夫兩點要求，其一，即日請遠離京師，其二，留下公孫鳳的性命，老夫以閣下之言回贈閣下，亦請珍惜羽毛！」

「陸路通，你是非管不可了？」

「報名再談。」

「雷小五！」

「啊？」陸路通一聲驚呼之後道：「濟災活命數十萬的雷五公子？」

「那是對人的本份，談不到什麼。」

「雷公子，老朽仍本初衷，要求公子看我一面，千仇萬恨多留兩天，明夜此時，老朽必然恭候大駕，拜聆所教如何？」

「陸爺，公孫鳳在下遲早是要殺的，這一點陸爺別忘！」

「老朽不會忘記，只請留情二日！」

「好，在下遵命。」

「公子，明夜之約……」

「正三更，不見不散！」

你拱手，他抱拳，小五公子進了樹林，陸路通却去了公孫鳳所約的目的之地。

人有「錯手」，馬有「失蹄」，經驗藝歷無人能比的「無孔不入」，功力技閱已是當代第一高手的小五公子，竟雙雙只顧一答一對，忘記了「隔牆有耳」的這句警語！

他倆全走了，一個細瘦的人影，自林中悄步出現，這人一點頭，噗哧一笑，自語道：「有門，這眞是『天將降大財於吾人也，必先鬼使神差聆得機密』，嘿嘿，走，追上去，正好報報昔日兩年苦監的仇恨！」

假如小樹林外，陸路通所見到的不是小五公子，他會很輕易的就發現了身後有人追踪，可惜不是假如，他眞的是會見了小五公子。

他和小五公子素不相識，但是只憑小五公子救災活人性命的這一件事，他從心底就沒生過任何懷疑，一個非不可抗衡之力而言無信的人，怎會遠遠的去爲數十萬災民的生死打算？

有這個緣故，細瘦漢子很容易的發現了公孫鳳的所在地，也興起了一條歹毒無比的陰謀。

是三更，細瘦漢子由南城繞向了西城的「牛街」，「牛街」雖不全是回教朋友所住的，但很難找到一座不是回教朋友們開的店。

細瘦漢子走到一條巷口的巷頭，白天這裏是座茶樓，現在深更夜半，當然全休息下來。

細瘦漢子敲着門，如擂鼓般響，平日他若是這麼晚的話，借給他兩個胆子他也不敢回來，自更不說把門擂成陣鼓響，吵人安睡了。

裏面的人醒了，醒了自然就爲了開門，沒拉門閂以前，問上了，道：「是那一位？」

話滿客氣，這正是明白作人三昧的原因，門固然有好處，關上它不愁外邊的人看到，但也有壞處，那就是裏邊的也瞧不見外面，客客氣氣問一聲，萬一外邊的這位，「此馬來頭大」，那正好，不落任何埋怨，如果來人不夠那個份，瞧！聽！

細瘦漢子答了話，道：「是馬老么吧我，蘆杆兒！」

「蘆杆兒」正好活像這人的細瘦，不過他這麼一報名，門裏邊的馬老么可火上

三千丈，開了箏！道：「我×你祖宗奶奶八代的小王八羔子，是你娘又嫁了人？風雷火閃的來認親爹？要不擂你娘的那門子的×門？」

馬老么在這座茶樓裏，算不上字號，要不他爲啥離開熱被窩去應門呢，可是細瘦小子份量比他還輕，他不罵是白不罵，並且知道這一陣的雷聲般的擂門聲，上上下下早全被吵醒了，準罵不出毛病來，也許一罵不知罵上「最裏邊」那一位爺的出來，給「蘆杆兒」添上頓揍，那就更可自已的心意啦！

他罵着，把業已放在橫門上的手垂下來了，接着又罵道：「告訴你，這兒沒你親爹，滾到『石頭巷』（即後來之石頭胡同，高等妓館所在地）去認那些『大茶壺』吧！」

蘆杆兒今朝似有鬼神附體，在外邊就開了罵，道：「我說馬老么，我就沒玩你親媽，又沒壓你妹子，你他媽的噴的那道糞，快開門，老子是給『馬太爺』送信來的，誤了事可由你負責！」

一聲說是給「馬太爺」送信來的，馬老么猛地打了個冷顫，竟沒敢回嘴，上緊的開了門！

門一開，蘆杆兒瞪起本來就不大的蛤蟆眼，恨而狠的說道：「你小子等着，老子先辦正事，事完了咱們再算賬！」

「冰凍三尺，寒非一日」，馬老么管應門，蘆杆兒挨窩囊罵已經數難勝數，今朝得了理，得理豈能再饒人，於是必然有場吵架打。

蘆杆兒可不姓蘆，也姓馬，說起來一筆寫不出兩馬字來，何況他們眞的還是堂兄弟，堂兄弟拿着親娘祖宗開罵，這起色可也夠人瞧的了。

蘆杆兒馬自得，話說完大步往後奔去，一連過了三道盤問的關口，才被召喚進入最後進的豪華上房中。

別小看這座茶館，它却是藏龍臥虎，上房中，馬自得恭恭敬敬的肅立着，牙床上，一人側身背外，正有兩名只戴大紅兜肚的美娘子，在替那人「鬆筋軟骨」的「拏龍」。

那人因爲背外面裏，難見模樣和年紀，但話聲强勁而威嚴，道：「講，講完了再鬆你小子的骨頭，他媽的也不想想，馬老么是你的堂兄啊？」

馬自得戰戰兢兢道：「太爺，是他先開了大五葷……」

「誰也脫不過這頓鞭子去，講，深更夜半，什麼消息這麼要緊？」

「四太爺，小的見着小五公子……」

話還沒說完，牙床上的人猛的一翻坐對了馬自得，他肩上的美女，正巧來了個「仰脚墩」，可好瞧了，白的，紅的，黑的原形畢露。

他這一坐對了馬自得，認出來了，正是當年慘殺雷隱雷爺的元兇之一，那「半天雲」馬龍飛！

「快他媽的說，在什麼地方見到他的？還有些什麼人？他紮根接骨是啥地方？說呀你。」

「太爺您別急，小的非從頭說起不可，要不……」

「叭」！馬自得被半天雲一掌打摔到地上，半天雲打了人還怒聲道：「你胆可其夠大，我偏不從頭起，要你問什麼答什麼！」

別看馬自得挨了一掌，竟沒喊痛，捂着腫了的腮邊道：「太爺您老請消消氣，太爺，屋裏人多，有些事和話……」

半天雲點頭了，深悔適才太過毛躁，揮退了兩名赤身的美女，揚聲對外面喊道：「馬勝，馬勇聽令！」

外面有人應了聲，半天雲道：「給我嚴守住前後通路，別管是誰，不報名擅自闖而進的全給我宰！」

外面再次應聲後，半天雲才轉對馬自得道：「好小子，剛才那一巴掌值十两金子，事完了就給你，現在你就由頭至尾的說吧！」

馬自得說出經過，那叫巧，當陸路通和小五公子林外答對時，他正好早一刻被夠狠的賭徒追打逼債，無路可逃才逃到那小樹林裏。

他把所知說出之後，半天雲緊鎖了雙眉，道：「消息固然可貴，但是又有什麼用呢？俏天狐那騷娘們兒是天地都不怕的，現在全用上了暗的，還不知道能不能鎖的住那小五子……」

馬自得接口道：「太爺，您老人家知不知道這『無孔不入』陸路通的爲人？」

半天雲冷哼一聲道：「老子是黑道上蘭涼地方的首霸，怎會不知道這老兒的作風和爲人？」

「那就是嘍！」馬自得笑嘻嘻的說道：「小的有條妙計，一條連環妙計！」

「說，啥妙計？」

馬自得放低了聲音，使半天雲湊上耳朵才能聽清，不過當馬自得話說完後，半天雲竟哈哈地狂笑出聲，可見馬自得這條計的是玄妙至極。

馬自得似乎言猶未盡，又低聲說了幾句，半天雲直點頭，最後一拍馬自得的肩頭道：「有你的，此間事了，你隨我回馬家溝，俺有份『總管』的差使給你，現在……你拿去，這是一百两金葉子，是你的了，只要記住，明天午前回來，你愛怎麼造就去怎麼造吧。」

馬自得接賞叩謝，自動的退了出去，半天雲立刻召進親信高手馬勝，馬勇，各携兵刃暗器，二個人由高處去的，目的地正是現住南城的「俏天狐」公孫鳳的家。

眞够巧，正好遠遠的地方，看到公孫鳳提燈親自送客，被送的人，自然是那「無孔不入」陸路通。

直等到陸路通走沒了影子，半天雲才悄悄安排好馬勝和馬勇，然後飛身直入！

半天雲人影乍落，堂屋中燈火倏熄，公孫鳳沉聲叱道：「什麼人？」

半天雲輕聲的答道：「別喊，公孫鳳，是我『半天雲』！」

話聲中，半天雲不管屋內是否有燈，坦步推門而進。

雖然都在晚上，但半天雲是由外面往屋裏走，等於是由亮處進暗處，公孫鳳認出他來。

公孫鳳仍沒點上燈，更沒鬆懈戒備，道：「馬當家的，這總不能說是巧合？」

半天雲答的妙，道：「說出來妳不會信，正是巧合，快些準備好趁手的傢伙，

小五子這個狗娘養的，立刻就到！」

公孫鳳人在極暗中的角落裏，但仍禁不住打個哆嗦，道：「不會吧？是那來的消息？」

「公孫鳳，難道妳忘了當年的事有我姓馬的一份？小五子要宰的黑名單上，也有我？」

「沒忘，只是……只是小五子今夜斷斷不會前來，我已請人……」

「嘿嘿……」半天雲陰森森地笑道：「我知道，『無孔不入』陸路通剛走，妳已和他談好了條件，他也告訴了妳，小五子業已答應他這兩天不採行動，更定約明夜三更，相會暢談，公孫鳳，我這消息不假吧？」

公孫鳳傻了，由不得駭然驚問道：「這消息你是……」

「得了我說公孫大妹妹，這還用問嗎？陸路通不會告訴我馬龍飛，他小五子若是知道我也正在京師，早已就下了手，一句話，小五子不是一個人，有同黨，否則白瑞何等人物，死了！白猛又有多陰狠厲害，死的更慘，多想想自然明白，他若只是一個人，能在一夜之間搬空了白猛的金庫？」

「可是陸路通不會騙我，他說過小五子已經答應了他……」

「不錯，他是說過，不這樣他又怎麼能派人追躡陸路通，進而找到妳呢！」

「馬大哥，你這消息究竟是？……」

「我剛才說過了，小五子有同黨，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人多眼多手多而危險少，壞處是人多自然話多，熟朋友多，妳懂了吧？」

公孫鳳時已從極暗影裏走出來，焦急的說道：「那……馬大哥的意思是……」

「哎呀我說公孫大妹妹，妳這是怎麼啦，我獲得消息，曾仔細想過，若是等他解決了妳，自然就輪到了我，一個對一個，不說他暗咱們明，就算明打明門，咱們也差一截……」

公孫鳳黛眉一挑道：「這還用的着你說，哼！」

「別急大妹妹……」

「慢着，馬當家的，那怕你叫我公孫鳳，或是『俏天狐』，全可以，我可不是你半天雲馬當家的大妹妹！」

半天雲哈哈兩聲道：「好好，是我馬龍飛的錯，不過現在稱叫妳『俏天狐』已不合適，直呼名姓又太不禮貌，何況妳今日的身份……」

「半天雲！」公孫鳳沉聲道：「今日我的身份，仍是『俏天狐』公孫鳳！」

「好好，那就恕我直稱妳公孫鳳了，公孫鳳，事已迫急如火燃眉，妳願不願聽聽我的辦法？」

「我在聽！」

「很好，當我想通了這些之後，下了決定，要乘小五子這狗娘養的，還不知道我半天雲也在京中時，悄悄的處治了他，可是我先前說過，明打明門不是他的敵手，正巧由朋友方面，知道了他將對妳下手的消息，遂暗中秘密偵訪，進而明白他的心意，這才冒險來見……」

「請直說你的用意！」

「公孫鳳，小五子明着答應陸路通，暗中業已決定今夜三更過後，率衆對妳下手，我獲此消息前來，用意是要和妳聯手，今夜妳明我暗悄悄埋伏，等他來後立下殺手，公孫鳳，我認爲這是彼此有利而『一勞永逸』的辦法！」

公孫鳳沉思未答，緩步踱到靠牆的太師椅旁，一面慢吞吞地坐下，一面說道：「萬一仍然不敵呢？」

半天雲豪放的說道：「公孫鳳，那也算是『一勞永逸』！想想看，遲遲早早，是會要我們的命，如果今夜聯手，或能天從人願，否則只有等死這一條路！」

公孫鳳豈是傻瓜，她所以遲遲不能決定的原因，最緊要的還是爲了「無孔不入」陸路通的承諾。不過現在半天雲突然來到，事情出乎意外，公孫鳳不能不考慮到可能發生的後果。

捨私護國　殲奸警頑

半天雲是老薑中最辣的老薑，焉有看不出公孫鳳心事的道理，於是低低的長嘆一聲道：「其實就算聯手，只怕結局仍是兩敗，所不同的，兩敗勝過我亡，當然嘍，我們不能說小五子心黑手辣，當初我們的是過份了些！」

公孫鳳冷冷地掃了半天雲一眼道：「你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半天雲苦笑一聲道：「沒什麼意思，算是牢騷吧。」

話聲一頓，他又把頭一搖，再次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算了公孫鳳，妳也不必多費心思考慮得失利害了，算我沒來，告辭。」

他說走眞走，輕舉步疾加快已出了房門。

公孫鳳慌不迭的說道：「半天雲且慢走。」

半天雲停步轉身，沒等公孫鳳開口，搶先說道：「對了公孫鳳，希望妳多少看些江湖道義的份上，我走之後，小五子等人來時，莫要提我半天雲一個字！」

公孫鳳已追到門口，道：「不用忙，再仔細商量……」

「沒什麼再好商量的了，說實話，若是沒有妳，剩我一個人也是沒這胆子和小五子硬碰，不過天涯遼遠，海角闊長，只要我半天雲不回甘涼，只要我半天雲心裏永遠記牢這件事，不信他小五子能找得到我，再見！」

一聲「再見」，人已到了牆頭！

公孫鳳眞急了，半天雲說的對，固然「無孔不入」陸路通說過，能和小五子約定時日，但最後總要眞刀眞槍的作個了斷，了斷殺父之仇，公孫鳳自己心裏有數，陸路通是幫不上忙，那要用自己鮮血去換自己的活命！

想到「以血換命」，想到「拚命保命」，公孫鳳心中是熱氣少涼氣多，她再加個她，只怕也不是小五子的對手。

既然遲早是死路一條，當然是在死中求活才算上策。

半天雲雖然來的太巧，但人家不是已經解釋過了嗎，應該是沒什麼可疑的地方，況「同仇敵愾」，對付的又是同一的生死對頭。

於是公孫鳳下了決定，揚聲喚道：「馬當家的，請下來，今夜咱們就聯手和活寃家拚骨一戰！」

她話正好說完，半天雲不知何故倏忽翻下牆來，飄身回到門前，面色已變作蒼煞，低沉而急促的說道：「快些回房，我已經走不了啦！」

公孫鳳聞言神色驚變中，和半天雲雙雙閃身回房，半天雲已順手關閣了房門，一拉公孫鳳隱立於前窗左側。

適時夜行風動，兩條黑影如流星過渡射投到院牆上，來人好大的胆量，目光向四外微掃，內中一人已揚聲喝道：「公孫鳳，好朋友們上門來了，我們小五公子立刻就到，妳還不滾出來受死！」

另外一人接着這人的話聲喝道：「四隣住戶們請聽清楚，我們找的是寃家對頭，報的是殺父之仇和毀家之恨，與他人無涉，稍待動手，請緊關上你們的門窗，不要外出，免遭池魚之殃！」

室內的半天雲，這時附於公孫鳳耳邊低聲道：「現在妳相信我的話了吧，留意，這不是正主兒，沉住氣，等他們揪近了再用『暗青子』招呼！」

公孫鳳銀牙咬出响聲，低沉而憤怒的說道：「好個無信的小五兒，老娘不信就眞能跌翻在你小子手裏，哼！」

半天雲正立於公孫鳳稍後左方，突然輕輕一笑道：「發空狠是沒有用的，只怕今夜妳是『跌翻』定了！」

公孫鳳一楞，不由半轉身軀詫然的問道：「你說什麼？」

半天雲一聲嘆息道：「我說妳只怕今夜是『跌翻』定了！」

公孫鳳冷哼一聲道：「莫太過逞人之强，憑你我聯手……」

「唉！」半天雲突然又一聲長嘆，右手倏出，公孫鳳驀地張大嘴，駭，愕，怒的圓睜着雙睛，緊瞪着半天雲，身軀索索直抖！

半天雲飄身退出丈外，背已接近了粉牆，注視着公孫鳳，嘴角噙着微笑。

再看公孫鳳，左肋上插着一柄「馬頭」玉柄的匕首，尺長鋒刃全都射插腹中，一縷縷鮮血，順那匕首玉柄滴落下來！

公孫鳳氣息漸粗，面色轉紅，掙扎着說道：「爲……爲什麼？半……半天雲，爲什麼？」

半天雲似乎悲天憫人的又一聲嘆息道：「有什麼辦法，我敵不過小五子，而甘涼『馬家溝』的財產，家小，我全丟捨不得！」

公孫鳳實難理解半天雲的意思，雖然這時她已試出，眞氣即散，活已不久，但仍然以最後一口氣强擠出話來道：「你！……你殺……殺我有……有什麼用？」

半天雲道：「有，『無孔不入』陸路通重任總捕，對我有利，此人生平說一不二，旣已答應了你去和小五子談判，他一定作到，改約他日也是事實，現在我殺了你，嫁禍小五子，陸路通勢必非逮捕小五子歸案不可……」

「我……我懂了！」公孫鳳手已扶在窗櫺上，人也已經有些搖幌了，面色也轉作蒼白。

半天雲嘿嘿一笑道：「妳是聰明人，我知道妳會懂的，在『無孔不入』的逮捕下，小五子這狗娘養的畜生，就沒有時間去涼州城外馬家溝了，只要有半年時間，我就能從容的變賣掉家產，悄悄的全家他遷，這輩子……」

「噗咯」！公孫鳳摔倒地上。

半天雲猛一咬牙，上步舉掌道：「外面是我的人，揚聲呼喊正是給四隣聽到，也正是給陸路通留個綫索，公孫鳳，別怪我這老朋友，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公孫鳳，爲免妳多受痛苦，我要打發妳早些兒上路了！」

話到掌到，奪魂手已印向公孫鳳的頭頂！

詎料公孫鳳猛地向外一滾，半天雲一掌擊空，寒光倏射，半天雲一個踉蹌退了五步，左大腿上插着他那柄送入公孫鳳腹中的匕首！

公孫鳳拚命最後一口眞氣，作垂死掙扎的一擊，未能如願，狂呼道：「我好恨，你半天……！」

她一挺而死，死前沒能說全心中要說的話。

她的一聲狂呼，正襯上外面兩名夜行人擊碎門，窗的暴响，接着那兩條黑影投入房中，扶住大腿帶傷的半天雲。

半天雲低沉的喝道：「馬勇，快，用刀，斬這浪騷貨的左肋，多斬兩刀！」

說着，他拔出腿上匕首，地下濺滴出一串血水！

剎那，半天雲在手下的扶架下離開這座落院，很快的走沒了影子。

×　　×

是拂曉，「無孔不入」陸路通寒着一張幾乎能擠出苦水來的長臉，來到公孫鳳的家。

這座昨天還默默無聞的宅子，今朝出盡了風頭，從街巷口起到院子裏止，少說也有三十名公差，出出進進的看來煞有介事。

是有事，四隣作証，証明昨夜發生的兇殺案件。

陸路通獲得通知，他第一步並不是到達現場，先去了和兇殺現場及死者有關的另一府邸，大清早，他就碰了個十分難堪的釘子！

這府邸中的總管，傳出後宅女主人的諭令，封鎖消息！

有這句話，難怪他看上去是一臉苦水樣子了。

抬埋死者，是當然的事，緝捕兇手更是不勞吩咐，但這「封鎖消息」談何容易，誰的鼻子下面沒張嘴，誰又能封得住人家的嘴？

那些公門捕快，早已熟悉了這位總捕爺的脾氣，一瞧「天陰臉」「苦水樣兒」，一個個噤若寒蟬，小心答對，留意伺候，謹謹愼愼。

他，陸路通，脚踏進大門，不喊人，不提名姓，冷冷地向近前的手下道：「裏裏外外站着這麼些人，是幹什麼？」

誰站的離他最近，誰最倒楣，誰就要先回話，那名離他最近的公差，十分小心的答道：「回復頭兒，屬下等知道這所宅子的來路……」

「放屁！」陸路通火上毛了眉，罵道

：「宅子嘛，磚造的，木造的，石頭造的，有什麼來路？」

這位公差從話意中料想出陸頭兒脾氣由何而來了，急忙改口道：「回總頭兒，是該管的縣太爺在獲知內情後，查出這座宅子和裏城有關，於是加上了小心，一口氣差派出這多弟兄……」

「哼！」陸路通一揮手，阻止這名公差再說下去，然後冷冷地吩咐道：「你留下，再留下一名會驗屍的，聽清楚，我是說『會驗屍的』，而不一定是專門管着驗屍的人，我要的人一定有耐心，仔細，然後挑兩名追捕搜索有經驗的伺候，其餘的全叫他們回去！」

「是是，小的馬上去辦，只是大家回去之後，太爺一定追問原因，那……」

這句話使陸路通本就强壓着的火氣，突然衝冲上了腦頂門，立刻沉聲道：「很簡單，你們太爺如果追問下來，就說是我的吩咐，他要是認爲我這個處置措施不當，那太好了，這件人命案子就叫他帶着人來辦！」

這名公差不敢再開口了，別看縣太爺是朝廷的命官，也別管俗話有「威門知縣」這句話，現在，就算八個縣太爺加在一塊兒，權勢威風，也比不得陸總捕頭陸路通！

果如陸路通吩咐的，整個宅中只留下了四名幹捕，其餘的都「打道回衙」。

陸路通吩咐緊掩上大門，然後任由四名幹捕自己檢看各處。

約隔頓飯光景，他已經查遍了各處，並且全仔細的看過後，遂召集四名幹捕於兇殺現場。

四名幹捕全肅立着，他却拖過張圓木凳兒坐好，目光掃向那名對驗屍極有心得幹捕道：「尹奎你先報告，死者曾被什麼兇器所殺，死於什麼時候？」

尹奎恭敬的答道：「死者致命傷痕是肋間一刀，兇器長約尺二，鋒利至極，鋒刃寬爲二寸，是七首一類，死者死後不久，又遭斬砍，死的時候約爲三更。」

陸路通並沒有誇讚尹奎什麼，但他一笑說道：「從今天起，向刑部報到，我會把調令送去縣衙。」

尹奎大喜，謝道：「多謝總班頭你的提拔。」

「錯了！」陸路通搖搖頭道：「我只是自私了點，跟前希望都是一個頂十個的能手。」

尹奎怎會不知道這不過是陸路通的飾辭，不希望落人口實，也不希望受惠者有感恩的想法。

但是尹奎心裏明白，別的好處不說，單講月俸，縣裏是三兩，部裏就是十二兩，這差到什麼地方去啦！

錢！自古至今，世人都喜歡自己有許許多多，越多越好！

這些人，並非不知道「生不帶來死難帶去」的這句俗話。

但殘酷現實的世界，只要你活着一天，任何人包括出家的和尙，唸經的尼姑，拂塵淡擺法劍輕握的「三手」弟子，全明白那句「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一日無錢」的俗話，是至理，是名言，勝過他所知道的「生不帶來死難帶去」！

說空話沒用，君不見「有錢的王八坐上席」嗎？

所以白花花的銀子，那眞是人見人愛，世上的人，若能有十之二三對取財而守「君子之道」的話，敢說「孟子」再傳「至聖」儒學的時候，天下已「大同」了！

責己應嚴，罰人當寬，不爲五斗米折腰，相信是「家中薄有良田」！

當然，錢並不佔人生要件的多數，因之尹奎被召調離職，心中欣然也並不是全爲了俸銀。

在縣裏當差，名義是「捕快」，這錯不了，事事親躬那叫應該，但是如果縣太爺的小舅子，吩咐你送十兩銀子一石米到五十里外姘頭娘家兄弟的丈母娘家，沒話說，你就只有哈腰應聲是，然後撅着屁股當「小跑」，辦好這件「雜碎」事！

如今調到部裏，事就只有一項了，一項緝兇破案除暴安良的事！

陸路通手下的幹捕，不管任何王公大臣的私務事，那怕是送一趟順路的私函，陸路通都會臉一板頭一搖說聲「不行」，別的就更不用提了！

人都有人格，天下沒有生成賤骨頭願意作賤而不當「員外」的！

捕快也是人，陸路通拿人來對待他們，敬重他們，他們因之能挺起腰來，不當奴才！

兇案中，陸路通一共是留下了四名捕快，四名捕快沒他一個親信！

陸路通根本就沒有親信，誰有眞本事，他敬重誰而用誰。

尹奎已被諭示卽刻調部了，其餘三位當然代他慶幸，自然也希望本身也能獲得這種榮幸。

別慌，機會均等！

陸路通這時一掃最早和他答話的捕快道：「你是宋仁泰，對吧？」

「是的，小的宋仁泰！」

「記住，咱們這一行，上下一般樣，只是服務不同而已，所以沒誰是大的，也沒誰是小的！」

「是，屬下記下了。」

「很好，現在縣裏是那一門專長？」

「追索！」

「好極了，說說你對這件兇殺案的心得？」

「是。」宋仁泰恭應聲後，字句清楚的說道：「死者傷處雖多，致死原因尹兄弟已然說過，屬下看出兇手和死者是熟人，肋間一刀是身靠時突下殺手，除元兇外，還有幫兇二人！」

「還有別的嗎？」

「回總班頭，屬下只能看出這些。」

「嗯，我問你，你由什麼地方斷定，是熟人的近身刺殺？」

「傷口，傷口整齊，沒有划痕。」

「不含乎，對於幫兇的事，也解釋一下！」

「是，死者除肋下致命刀傷外，其他傷口爲刀，劍刺砍痕跡。」

「你的意思我懂了，不過幫兇也可能只有一人呀，元兇極可能另外有柄長刀或劍，對不？」

「是的，有此可能，不過元兇既已以七首一刀竟功，似無可能費事收好七首改

用刀劍。」

陸路通拍掌笑了，道：「高明，高明，說句不客氣的話，從前我對府，縣三班的看法，是『辦事不足，欺民有餘』，如今非改改不可了，明天你和尹奎一齊到部裏報到。」

宋仁泰大喜，高聲應是退立一旁。

另外兩名幹捕，專務是「偵察」，也報上了心得。

他們是實偵實察而實報，一共分作了四條。

一是地上腳印足痕正如宋仁泰所說，三男一女是四個人。

二是四隣可證，元兇警告威脅說是來報殺父之仇毀家之恨。

三是元兇手下人先到，聲言其主「小五公子」就來，由此可見主犯名叫「小五公子」！

四爲幫兇中可能有一個外號叫什麼「恨」的，另一個叫什麼「半天」，這也是根據四隣所說，死者臨終狂號的話聲而判斷。

陸路通點點頭，自己掏出五兩銀子來，分給這兩名「偵察」幹捕，並且叫他們回去不必再來。

兩名幹捕十分失望，陸路通故作沒有看見他們那種痛苦的神色，直待他倆走後，才轉對宋仁泰道：「由你作主，派四名捕快守着此宅的前後門戶，買口棺木好放死者，棺不釘，其他的你明天到部之後再說。」

宋仁泰答應下來，陸路通又對尹奎道：「回去好好的寫一份驗屍報文，明天拿到部裏給我，現在沒事了。」

陸路通去了，尹奎也回了家，宋仁泰去辦他應辦的事，兇宅中又只留下了公孫鳳的屍首。

這是大白天，陸路通和尹奎及宋仁泰剛去了，兇宅四隣就又來了位地面上的人物。

這人年紀不大，人也並不好看，但有一股子使人望而生長的威風。

他沒用多少時間，就把想知道的事全問明白了，然後寒着一張臉，大搖大擺的進了兇宅。

恰好時正無人看守，他這次可用了不少時間，走遍了兇宅各處，對屍體更檢看的仔細。

當他又大搖大擺的走出兇宅時，妙了，正和押送棺木的宋仁泰及另外四名幹捕碰頭，地點是在兇宅大門裏，宋仁泰等人在兇宅大門外。

他沒容宋仁泰開口，臉一板說道：「買口棺木要這麼久，陸爺是怎麼吩咐你的？哼！」

宋仁泰本要阻路問個所以，一聽這句話，急忙含笑肅立道：「是是，爲了調人手，我又回了趟縣裏，所以……」

這人喔了一聲道：「是這樣我錯怪你了，別忘了陸爺的囑咐，懂嗎？」

「懂懂，不敢忘，不敢忘。」

「嗯！」這人官架子十足，一挺胸，搖擺着走了。

× ×

沉黑的夜，陰森森的樹林，林木深處，正站着兩個人！

他倆相距不足八尺，天太黑，連他們究竟穿的什麼顏色的衣物全看不清。

左邊那人先開的口，聲調冷冷地像塊冰，道：「你不會沒聽說昨夜的兇殺案子吧？」

右側的那人道：「不祇聽說，我曾去過！」

「哦！」左邊的人驚嘆一聲後，威嚴的說道：「你太放肆，若不是我一心在想兇手的事，不會推測不到你會去現場的，你太拿王法不當回事了！」

「別動火，換了你是我，能不去看看嗎？」

「哼，換我是你，根本不會發生這種事！」

「陸頭兒，你這麼說我是不該報仇的了？」

「俠以武犯禁，何况你一而再的視人命如糞土，哼！」

「陸頭兒，在下一向十分敬重你，希望不要使我改變想法。」

「那是你的事，你儘可天天罵我陸路通不通情理，我不怪你，但你視國家王法如無物，我無法忍耐！」

「恕在下不懂陸頭兒所指。」

「哼，首先說你殺白瑞……」

「陸頭兒，這事我承認，不過你要以這件事來罰難我，就太嫌多餘而且過份了，別忘記白瑞爲敵所用，殘我同胞，是個『賣國賊兒』，你……」

「對，白瑞確是一個叛國忘祖的賊子，不過他既犯國法，遲早國法會加諸其身，你，不能代表國法，你，無權判定他的生死！」

「在下再提醒陸頭兒你一件事，白瑞是死在『清』兵攻佔的地方！」

「一樣，你身爲大明子民，不論是在何時何地殺人，一樣是犯了王法，一樣是個殺人兇手！」

「陸頭兒，我相信你不是個『橫不講理』的人，然則那就是矯情而罔顧情理道義了！」

「身爲執法吏，以事論事！」

「陸頭兒這不是玩笑吧？」

「陸某和你立場敵對，沒什麼好玩笑的。」

「那也好，各以立場而分是非，在下求之不得。」

「只怕陸某是要得罪你了。」

「沒什麼好談『只怕』與否的，在下要的是證據，只要你陸頭兒能拿得出人證物證，別說已死的白瑞，就算天下命案全栽到在下身上，那也是情屈命不屈，在下認命打這場官司！」

「這也許是上蒼的安排，也許算是一種幸運和便宜，也正因爲你有這種幸運和便宜，如今才能穩站在陸某的面前，和陸某談話，不過像這種難得的幸運，便宜和機會，今後不多了！」

「陸頭兒的話有些哲理，在下如今也不過僅僅希望，再獲得最後一次的幸運和便宜，上蒼行事，斷不致有始無終！」

「哼！反正陸某已經告訴過你了，希望莫以耳邊風視之，何况先有白瑞，又有白猛……」

「陸頭兒消息雖快，可惜不够確實，

正確的說，應該是先有『楊威』之死，才輪到那『曲大海』，繼之爲『白瑞』，『白猛』，所可惜的是，昨夜『公孫鳳』喪命，在下未能當塲！」

「你用不着用這個方法來表白自己昨夜的事情，陸某雙眼不瞎，看得出誰是昨夜的兇手！」

「在下十分感激陸頭兒的正直公平，沒把昨夜兇案，壓向在下。」

「是你的話，你跑不了，今夜我也不會還拿你當朋友般慨談一切。」

「說的是，不過兇手太過狠毒，巧用『移花接木』嫁禍在下，姑且不講，更敢惡行『一石三鳥』歹毒之計，下手公孫鳳，在下實難忍耐……」

「且慢，陸某的看法，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忍耐，否則是將逼使陸某奉請你暫作貴客！」

小五公子笑了，道：「何不直接了當的說，要捕我送監？」

「現在還談不到送監的事！」

「只怕仍如我曾說過的話，總班頭你苦無證據！」

「不再談證據的事，你若眞把陸某看作朋友，請答應我克守良民的本份。」

「對那殺人嫁禍的兇手呢？」

「陸某自能緝捕歸案！」

「陸頭兒似乎已經知道那人是誰了，請教？」

「別裝作，你也知道！」

「陸頭兒，你要我等上多久？」

「十天，十天之後……」

「十天之後我要自己去幹了，陸頭兒，這可是咱們的信約？」

「不，十天之後，如果我未能緝獲兇手，你可以憑自己的辦法擒人，但是非留活口交給陸某不可！」

「是爲了銷案？」

「何必明知故問。」

「好吧，陸頭兒，醜話我可要說到前面，兇手不是個甘願束手就縛的人，所以說我只能盡力而爲，不敢保證。」

「你必須在動手前，通知陸某。」

「可以，若是沒有其他事的話，陸頭兒，恕在下要告辭了。」

「還有一句話請教，剛才你說兇手嫁禍，存『一石三鳥』之意，陸某想不明白內情。」

「他故意叫喊出在下的名字，使四隣共聞，傳諸總班頭之耳，然後殺死公孫鳳，逼使總班頭找上在下……」

陸路通冷冷地接口道：「公孫鳳是一鳥，你是一鳥，正應古語『一石二鳥』之計！」

「不，如果這八部總班頭不是你，換上個『作官』勝過『解事』的庸材，他今夜將不會放過在下，可對？」

陸路通點點頭，小五公子說的不假。

小五公子默然一笑又道：「請想，一個庸材奴才的總班頭，在認定擒獲在下即可破案獲功時，今夜必已埋伏好手，圍捕在下，在下對這種人，却無對陸頭兒你的容忍能量，一言不合勢必動手，陸頭兒，誰是那第三隻鳥呢？」

陸路通恨恨的哼了一聲道：「好個狂妄的『半天雲』！」

言下之意，他已動了眞怒，存着必然生擒半天雲之心！

小五公子哈哈一笑道：「陸頭兒可要在下提供一點極小的消息？」

陸路通也哈哈兩聲道：「好意心領了，不必！」

「陸頭兒，馬勝，馬勇雖然算不得什麼高手，但甘涼馬家的獨門『飛弧』，却天下莫敵，何況……」

陸路通心驚小五公子消息的確實，和特殊的來源，不由變色道：「看來你今夜是想動他的，嗯？」

小五公子正色搖頭道：「不，我是要到『馬家溝』再動他！」

「是想叫他死後身敗名裂？」

「不應該嗎陸頭兒？想想看，他已經作過多少惡行事？」

「好啦，我謝謝你的關心，我自會小心應付！」

「陸頭兒可是今夜就動手？」

「馬龍飛刁猾陰毒，去遲了豈不作成你十日之約了？」

「陸頭兒在說笑話，不過……」

陸路通看出小五公子欲言又止，不由沉聲說道：「想說的爲什麼又不講了？」

小五公子微吁一聲道：「是句老話，我有些小消息，只是陸頭兒已經認爲用不着它……」

「好，算我說錯了話，向你致歉，你可以講了吧！」

「致歉不敢，請問陸頭兒，緝捕半天雲可是要去『牛街』茶樓？」

陸路通神色又是一變，道：「你果然厲害，正是去那個地方！」

「陸頭兒，半天雲太過大意，當他刺殺了公孫鳳時，也被公孫鳳所傷，血流不少，傷也許不重……」

陸路通這次竟伸出拇指說道：「雷五公子，陸某人很少由心裏欽佩誰，但是今夜由衷的服了你？」

「這是陸大俠你的謬讚，據在下所獲消息，半天雲今夜不會在茶樓上！」

這消息出乎了陸路通的想像，由不得上前兩步急聲道：「可靠嗎？」

「十分可靠，您最好帶人到『正陽門』外，在有名的『鑫雅閣』裏找一位『紫菊』姑娘！」

「『鑫雅閣』的紫菊？她……她好像就是鑫雅閣的主人嘛？」

「對極了，她是十五歲賣身，三年後自贖身出，然後又一年，買下了鑫雅閣，成爲花國之后，閣中最後一進，是她的私宅了，半天雲正躺在那象牙床上養傷！」

小五公子說的像是親眼看到一樣，這不由叫陸路通欽服深信，道：「你這消息來源是……」

小五公子道：「行有行規，陸大俠，敢請少問一句。」

陸路通笑了，道：「雷五公子，你不會不認得寒舍吧？」

「陸大俠有何吩咐？」

「吩咐可不敢，明天中午，陸某在寒舍備好水酒恭候，想跟你雷五公子往深處交交，如何？」

「寵召心若驚，敢不恭敬從命。」

陸路通又上前一大步，伸手拉握住小

五公子的雙手，搖了搖道：「一言爲定，一言爲定。」

小五公子點點頭，陸路通拱拱手，一位往東，一位行西，立卽分手。

× ×

「鑫雅閣」是京城裏最最有名的一家班子，懂的人不必細說，不明白的朋友可要千萬注意，它不是「戲班子」，更不是「雜要班子」，是道道地地的「美人窩」，地地道道的「毀人爐」！

時爲四鼓，「正陽門」外這塊廣大形如凸字的地區內，縱橫直斜的八條寬窄不一，長短不齊的花街柳巷中，早已黑燈熄火難見行人。

不是嘛？好那個調調的爺們，趕早的可說絕無（彼時另有規矩，若以今日時鐘來說，十時前是不接待客人的。）但四更才去「小作風流」的也沒有！

鑫雅閣在「石頭長巷」（後改胡同），這條長巷左左右右的門戶，有的半開，門頭沒燈，有的掛着紅燈，却緊掩着門，在這個地區，沒有宵禁一說，叫賣的仍在間歇的呼喊着，有的叫「蘿蔔賽梨來」——形容其脆其甜，有的喊「脆香的來」——落花生。

這時，陸路通大步兒走進長巷，直到鑫雅閣前。

他是一個人，沒帶任何帮手，不過他裏面已經換上了勁衣，腰中也圍着他那柄吹毛可斷的軟劍。

鑫雅閣已熄滅了門頭燈，不過還半開着一扇門。

陸路通心裏有數，這是表示班子裏面客滿了，不過有一或多位風流宿客，必須在五更天亮前離開，也許這一或多位風流客，要起早趕遠路，也許他們內中有能偶而小風流，但不能澈夜不歸的「怕娘婆漢子」！

不過不管怎麼說，這成了陸路通個方便，他用不着叩門了。

他坦然的邁着大步進了鑫雅閣，別看四更多天了，輪值應門的「大茶壺」，可絕不偷懶的守在大客廳，大客廳正對大門，進來的，出去的，都別想逃過大茶壺的雙眼。

陸路通一邁進大門，應夜的大茶壺已經看到了他，三大步跑出大客廳，一個揖施到了地。

大茶壺未語先帶十成假的笑笑道：「爺您哪多包涵，小班子門頭的燈全滅了，這是說姑娘們全有了恩客，開着扇門，是表示……」

陸路通沒容他再說下去，道：「這我全懂！」

大茶壺外號叫「管不飽」，他也正好姓管，這個姓少見，據說他還是名家的好子孫。

管不飽一聽來客的答對，首先就驚了心，既然全懂還往裏闖，又在深更過半夜的時候，準沒好事！

他心驚之下笑的更濃，道：「爺您恕小的眼拙，是咱們這地區『管事』方面下來的，還是……」

所謂「管事」，說穿了就是一羣有了勢力的橫行漢，專給各班子裏槓事打橫保財路，月討「規費」年索「外紅」，吃這些操皮肉生涯可憐虫血的「地痞」！

陸路通笑了，道：「你眼拙我可眼亮，你看我像是地痞嗎管不飽！」

一喊出管不飽的外號，管不飽可眞傻了眼，道：「爺您哪提個醒，讓小的好自己給自己來兩個大嘴巴，教訓小的這顆不管用的狗頭！」

瞧，這種人可也眞不容易，一開口就檢着自己罵，直罵到人家爺能開了心。

陸路通仍然臉上帶笑了，道：「管不飽，咱們就站在院子裏講？」

「瞧！瞧！您哪瞧小的我有多混蛋，爺您哪請，請到大客廳。」

陸路通沒有猶豫步進大客廳，管不飽緊跟在後面，院子裏沒掛着燈籠，管不飽看不甚清，這也是他馬上答應而恭請陸路通進大客廳的原因。

一進了燈明火亮的大客廳，管不飽就快三步走立陸路通的對面，一對老鼠眼，緊盯着看個仔細。

第一眼只覺陸路通面熟，腦海裏馬上就翻記起舊賬人影。

再看一眼，認定了陸路通從前見過，仍未想起是那年那月那個時候了。

第三眼，正趕上陸路通冷冷地一翻眼，管不飽的一顆心，幾幾乎跳出胸腔，他認出來了！

心亂跳，神已變，老鼠眼不停的亂轉，陸路通心頭一動單憑這一點，就已足證小五公子的消息正確，半天雲馬龍飛的確是藏身鑫雅閣。

老鼠眼亂轉之下，終於靜止，陸路通明白，管不飽已經想出對付自己的主意來了。

果然！管不飽嘻嘻一笑道：「爺您上坐，小的先去給您沏壺上好的茶。」

說着就往外面走，已走過了陸路通，陸路通才開口道：「只要你管不飽認爲能快得過我陸路通，你就儘管去給紫菊送信，聽明白，在你脚尖邁過門檻之後，我將斬落你的狗頭！」

管不飽全身一個哆嗦，輕手輕脚的退回原處，一張臉成了死灰色。

「答話！」陸路通沉聲道：「半天雲姓馬的，可在紫菊私宅裏養傷？」

管不飽是鑫雅閣的「老」茶壺了，自紫菊還當「搖錢樹」時就伺候紫菊，所以如今他是紫菊的親信。

剛才的確是要去送信，不過當聽到脚出了門檻先掉頭之後，打也打不去他了。

他回話老實，道：「是有位老恩客在紫菊宅裏養傷，姓啥的可不知道。」

管不飽老實了一半，陸路通並不過份責罵他，道：「很好，你聽明白，姓馬的今晨命案的兇手，是個江洋大盜，你給我老實的坐在這裏，裝不知我來了，敢喊一聲或是通知任何人，我拿帮兇辦你，好好想想，帮兇可是掉腦袋的罪！」

管不飽噗通一聲跪下了，哭喪着一張臉道：「陸爺你老行好，小的一定坐在這裏動也不動。」

陸路通哼了一聲道：「隨便你，反正要死想活自己有數！」

話聲中，陸路通根本不再理會管不飽，已出了大客廳門縱身直撲後宅。

其實後宅僅僅和前面班子，隔了一道

「圓月門」，陸路通悄然而過矮牆，直登上了紫菊所住的小木樓。

陸路通首先在木樓四外走了一遍，最後飛身樓頭，直落房脊上面，悄悄的先揭開了九面瓦，開好了個三尺見方的通孔，然後揚聲喝道：「半天雲馬龍飛，火速就縛，昨夜刺殺公孫鳳的案子犯了！」

這聲暴喝，不僅是鑫雅閣三十幾位姑娘房中的客人被驚醒來，連左、右隔鄰的「天香樓」和「滿庭芳」全驚動了！

大家乍醒，呼叫出聲，陸路通已再次沉喝道：「這是八部公差在辦案，不論是姑娘是嫖客，全啞言悄靜的守在房中，那一個出外驚動，格殺勿論！」

聲調一落即起，道：「半天雲，是我陸路通找你！」

前幾句話震住了亂雜人聲，後一句報名陸路通，那可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竟連半絲絲雜聲全聽不到了！

小木樓中的紫菊，一千一萬個的暗呼要命，她可並不知道馬龍飛是殺人兇手，只知道這位大恩客，碰上了仇家，被人在大腿上扎了一刀，生怕再次遇險，避禍鑫雅閣，出了大把的銀子錢，買得紫菊的守口瓶。

現在，紫菊慌了神，沾上這種事，弄不好是命去財亡，就算到頭來打不上幫兇官司，窩藏兇手也够摘落的了。

別看她慌是慌，可還知道輕重利害，神不敢變，話不敢重，懷笑的對着用白布繫裹着傷腿的半天雲道：「馬爺，您怎麼個逃法呀？」

混了半輩子江湖的半天雲，竟然門不過個「窰姐兒」，把紫菊的話當成了眞心關懷，他苦笑一笑悄聲道：「不管怎麼逃，也是非逃不可，只是害了妳。」

紫菊搖搖頭，想了想，道：「逃不掉的，陸路通從沒辦砸過案子，馬爺，現在只有行險！」

「行險？快說怎麼個行險法？」

「馬爺，咱們睡的這床下面……」

「不管用陸路通是『無孔不入』！」

「別急馬爺，這床下是暗道，下面有躲處，還另有門戶出去……」

馬龍飛欣然之色現於面上，道：「這太好了，通到什麼地方？」

紫菊會說話，道：「事急了，講這些沒用的幹啥，不論通到何處，以先逃出去爲上策，快。」

一聲快，馬龍飛已跳下床來，紫菊更早已下床，正穿上長衣服。

馬龍飛推開床，不錯，有塊活板，揭開板子，下面黑漆漆的看不清楚，正要問，紫菊已開口道：「是夾牆，丈五高，落地已在樓下牆中，朝直走，能摸到門閂，輕輕開，快快走。」

馬龍飛抓着紫菊手一勁的搖，道：「眞不知道說什麼謝妳的話才好，總之我不會虧了妳，必有重報。」

紫菊道：「說這些幹啥，對了，前面睡在金華和小紅房中的那兩位……」

馬龍飛接口道：「那是我的兩個手下，按說他們似乎早就應該露了面，並且和姓陸的戰到一處，不知什麼緣故今夜這兩個小子聰明起來啦，竟沒出聲，這眞是鬼使神差，否則早就露了底壞了事。」

紫菊提着一顆「吊桶心」，順情說了違心的好話，道：「這還不是您馬爺福大，馬爺快請吧。」

馬龍飛一點頭，摸黑兒提着輕身功力，在往黑坑裏跳的剎那，悄聲道：「小寶貝，我會報答妳的。」

話聲中，他跳了下去。

他剛剛下去，只怕人還沒有穩落下面地上，紫菊已經緊閤上活板，並且扣上了粗鐵索。

這樣她還不放心，拚了吃奶的氣力。拖過一口樟木箱子，壓在上面，然後像亡命似的跑出小木樓。

樓脊上的陸路通，適時沉喝道：「什麼人，止步答話！」

紫菊嚇的腿一軟，咕咕嚕嚕的從木樓梯上滾了下來，所幸沒傷到什麼地方，她自己爬起，陸路通這時經已飛身自樓脊上落立紫菊身前。

紫菊可不認得陸路通，不過幹她這一行的，眼睛全够亮，頭一抬，不待陸路通開口已問道：「可是陸爺當面？」

陸路通嗯了一聲道：「妳是紫菊？姓馬的人呢？」

紫菊就這一句話的工夫，可看清了陸路通的樣子，那顆如同十七八個水桶上下直動的心，漸漸平落下來。

她年紀是不大，她經歷過的人可眞不少，她看人比那「相面先生」靈了不知道多少倍。

心放平，人也就從容的屹起，沒回陸路通的話，却矯作着一身皮肉筋骨全疼的樣兒，咈咈的直摸索身上那些高的、凸的地方。

陸路通雙眉已緊在一起，雙目也射出寒光，一聲冷哼，還沒開口，紫菊眞會抓機會，吐聲說道：「陸爺您老可得高高手，幹我們這個的，一向不敢多問客人些什麼，當然也就不知道這個姓馬的死胚，是殺人壞東西，所以……」

陸路通不耐煩的喝道：「妳聽明白，留他住宿沒罪，現在不乾淨脆快的直說，那要犯上……」

紫菊就等這句「留宿無罪」的話，好快，接口道：「不敢欺騙陸爺您，我一聽他是殺人兇手，就動了心機，把他騙信跳進夾牆縫裏，那是條死路，爺您請留步跟我拿人吧！」

陸路通一聽，心中不由暗嘆，道：「夾牆有多深？」

紫菊道：「兩丈七尺多！」

陸路通雙眉一皺，才待再問什麼，紫菊又開口道：「入口活板三尺厚，我又加上了鐵索，還壓上個大箱子！」

陸路通神色不動的說了句——妳會辦事，紫菊又拉開話匣子道：「姓馬的還有兩名手下，也在此地！」

陸路通心頭一凜，道：「在那兩間房裏？」

紫菊說了，並且指明房間的位置。

陸路通不知何故，竟微吁一聲，手一擺道：「妳帶路，我只抓半天雲！」

這話可不實在，當然能唬過紫菊去，馬勝、馬勇是幫兇，焉有不抓的道理，但是陸路通心裏有數，當自己沉喝着令馬龍飛受縛後，馬勝、馬勇既然沒出任何聲響

，此時怕不早已逃向他處！

陸路通暗中懊悔，錯料馬勝、馬勇必然不離半天雲身旁，方有此失。

他隨着紫菊進了小木樓，紫菊指明地方，陸路通拖開箱子，解下鐵索，坦然的打開活板，紫菊已脫向一旁，靜瞧着陸路通怎樣抓人。

陸路通沒開口，示意紫菊也不得說話，乾耗在樓上。

過了有盞茶光景，夾牆深處傳上來半天雲的話聲道：「是紫菊嗎？啊！紫菊，紫菊。」

紫菊當然不會應聲，半天雲也沒有再呼，過了剎那，下面傳來半天雲的嘿嘿獰笑聲，道：「不含乎，我半天雲橫行了半世，沒想到會跌翻在個婊子身上，行，老子算服了，妳這個臭娘們兒啦，不過妳等着瞧，咱們有賬算！」

到底是老江湖，很快的就明白是上了當。

陸路通本想耗到半天雲忍不住，突然拔身上來之後，動手緝捕，現在不行了，半天雲已知是上了紫菊的當，自然不會冒失拔身闖上夾牆。

既然所望成空，已再無虛耗之理，立刻揚聲道：「馬龍飛，你也算是條漢子，上來吧！」

半天雲哼了一聲道：「你是什麼人？報名！」

陸路通沉聲道：「這沒用的馬龍飛，你明知道我是誰，何必還問？」

「陸路通，我半天雲犯了那門子的罪？你說！」

「昨夜三更，殺人！」

「我殺了誰？」

「公孫鳳！」

「笑話，誰是人證？兇器何在？」

「兇器在你身上，人證要你上來自己看了！」

「憑你陸路通，買兩個人證還不容易，昨夜我在『牛街』茶樓上賭錢，證人有十幾個……」

「既然如此，你更沒什麼好怕的了，却爲什麼不敢上來？」

「誣良爲盜的事，馬某看多了，叫我上去容易，你要先去，明天一大早，馬某會帶着人證親自投案！」

「馬龍飛，你是非喝罰酒不可？」

「隨你怎麼說，辦法只有一個，否則你就下來抓我！」

「馬龍飛，夾牆高僅兩丈多些，寬才三尺，長也不過三丈七八，你既然出不去，又能守多久？」

「姓陸的，馬某人相信這時候早已驚動不少人，你只能抓個活口才有口供，有了口供你才能殺人，所以嘿嘿……馬某人有的時間和你耗！」

「你不怕渴死餓死？」

「我說的明白，沒口供之前我如果死掉了，不怕你這個班頭不陪着！」

這話不假，半天雲京城中有生意，單說那茶樓，就藏龍臥虎，萬一眞的餓死渴死在夾牆裏，相信會有不是苦主而矯作的苦主出面，一狀告下來，陸路通只怕也要變成「全不通」了！

辦法只有一個，下去抓人，可是半天雲並非「百無一用」的書生，是一等高手，綠林大盜，在明知被捕必死下，什麼不敢用，就許大盜活着捕頭喪命。

官場公事，就這麼絕，明知這是惡徒，兇手，但是你却只能抓他而不能殺他。抓他拒捕，格殺未必次次勿論，不幸捕人被殺，簡單，是四個大字「因公喪命」！

就因爲這些，多少幹捕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的更絕，賊不找他他不找賊，來個如意圓滿。

陸路通可不像別人，說什麼他今夜也非把半天雲緝捕歸案不可，否則對別人怎麼交待還好說，對着小五公子雷少俠，怕就再也難以說話了。

他想就多時，仍然苦無良策，急了，是他生平以來第一次的眞心着急。

天快亮了，地方又偏偏是花街柳巷的正當央，等天色大放光明後，他這張臉又如何放落。

紫菊又急，這算啥？耗到什麼時候是個完？

她一急，急出了鬼主意，悄悄的一拉陸路通的袖，道：「用柴火烟燻他出來行不行？」

陸路通一瞪雙睛，道：「行，若是燒起來，全城的人都會瞧這『半城火』的熱鬧！」

「陸爺，人家是說燻！」

「對！燻死了妳又不能頂數！」

紫菊好心換惡報，一賭氣邁步就走，陸路通連攔全沒攔。

樓梯聲響，是紫菊走了，樓梯聲又響，陸路通連頭全沒回，道：「妳是最好找個地方補妳的大頭覺去，別在我眼前幌來幌去的煩人！」

他拿着上來的人，當作去而又回的紫菊。

身後人未語先笑，道：「怎麼，陸頭兒是這樣不願意看到在下？」

陸路通聞聲回顧，臉紅了，道：「是你，我只當是那……」

這人笑了，一聲哈哈道：「沒什麼，誰全會有心急的時候。」

陸路通目光朝這人的雙手一掃，道：「這是……馬勝和馬勇？」

「陸頭兒你可眞叫厲害，正是這兩個幫兇！」

「我說嘛，在我呼喝叫半天雲受縛的時候，他兩個怎會不露頭的。」

「陸頭兒，你想，我會叫他兩個充英雄纏住你，使半天雲逃命嗎？」

「嗯，換了我也許正願意這樣！」

「半天雲經我手裏漏網，你豈不是正好如願的擒人，快意恩仇？」

「原因呢陸頭兒？原因何在？」

「陸頭兒這次你錯的厲害，忘了，咱們有十日之約！」

「我沒忘，好，對馬勝，馬勇的事，我感激，現在……」

「陸頭兒要逐客？」

「談不到，不過不太希望你在場！」

「我就走，走前能替陸頭兒你貢獻個主意嗎？」

「請講，我相信定然高明！」

這人一搖頭道：「不，很笨！」

說着，這人竟在放落馬勇，馬勝後，

自後腰上解下來了個本是放魚用的魚簍兒，置於陸路通面前！

陸路通雙眉皺道：「是什麼東西？」

這人道：「蛇，一條『雨傘節』！」

這人話聲不低，相信夾牆下面的半天雲已全聽清。

陸路通頓卽明白，搖頭道：「你這主意我不能接納！」

這人不慌不忙的戴上左手的一隻怪狀手套，道：「爲什麼？」

「你多問，我要想殺他，最少有十個辦法，但是我非有口供不可！」

「省省吧，叫『雨傘節』去照顧他，是最好的方法！」

這人已探左手入魚簍，抓出毒蛇。

「不行，放回去！」

「我說陸頭兒，一口咬不死半天雲的，你放心。」

「我放心？哼！咬不死？哼！旣然咬不死人，你幹什麼用戴着怪手套的左手抓蛇？」

「陸頭兒怎麼糊塗了，那當然是怕這蛇咬我嘍！」

「不是咬一口死不了嗎？」

「對，咬一口準死不了，不過我又不是半天雲，憑什麼非叫蛇咬一口呢？」

「就算是半天雲，我也不准你用蛇咬他！」

「眞是陸頭兒，咬一口死不了……」

「你有解毒藥？」

「陸頭兒越說越玄，這蛇是我剛剛從一個老花子手上買來的，怎有解毒藥？」

「沒解藥不能用蛇！」

「不用就不用，眞是的！」這人把蛇往魚簍中放，突然急聲道：「小心，半天雲……」

陸頭兒只當半天雲乘他不防時，拔身而上，不由微退回身目注夾牆入口，這人竟接着喊道：「雨傘節下去了！」

「了」字說完，蛇已拋下了夾牆。

於是這人的話等於是句——小心，半天雲，雨傘節下去了。

蛇下夾牆，半天雲已一聲驚呼騰身拔上，蛇是沒咬到他，但是拋蛇的人却疾逾閃電一把抓住了半天雲的後脖頸，一抖一甩扔給了陸路通。

蛇入夾牆，陸路通已怒形於色，才待向這人喝問，半天雲已衝出夾牆入口，慌忙欲攔，這人已將半天雲擒住拋到，不能不接，一接之下，竟猛退五步方始站穩，陸路通的臉紅成了柿子顏色。

接過半天雲，立刻出手封住半天雲三處穴道，然後轉對這人道：「今夜是你成全了我！」

這人，當然是那小五公子，除了他，誰還對半天雲有這大的興趣。

小五公子搖搖頭道：「陸頭兒言重了，是陸頭兒的本領！」

不錯，目下小木樓上，除小五公子和他陸路通外，就是三名兇犯，三名兇犯昏倒一對半，相信醒過來後也不會眞的明白如何被擒。

陸路通感激的對小五公子一笑，手指夾牆中道：「公子，那條蛇……」

「是條鰻魚！」

「不對，沒有脊上魚翅。」

「我剪下來了！」

「可是你戴手套去抓？」

「不如此頭兒你怎會相信？你不信又怎的可能着急攔阻？你不攔阻半天雲又怎會當眞？他不當眞現在又怎會被擒？」

陸路通哦了一聲，又長嘆一聲，最後直搖頭。

小五公子却在陸路通搖頭時，悄然而去。

× ×

一輛破車，破到白送給人家當柴燒全沒人要，因爲拆這輛車大費工夫，工錢只抵十担乾柴。

那匹瘦馬，已瘦到皮上凸着一根根的肋骨。

拿牠下湯鍋，掌櫃必須好好盤算盤算，盤算牠究竟能熬出幾碗湯來，根本就沒打着還能弄兩盤肉的想法。

再瞧這個人，骯髒邋遢到了家！

誰都瞧見過要飯吃的花子，花子至少兩隻手中一隻手的一兩個指頭是乾淨的，好用來拿東西吃。

山區的冬獵獵戶，往往三兩個月不洗澡，可是他們那雙脚，却天天見水，保護的十分週到，他們是指望着，這兩隻脚。

眼前的這個人，這個駕着一輛破車，用一匹瘦馬，而行萬里路的人，只說他蓬亂頭髮上的糾結土灰泥塊兒，就不知道有多少。

衣服的破爛，只怕扔在路上不會有人盯它一眼。

身上的汗臭氣味，只要看那幾條順風躲向遠處的狗，就不問可知。

這人鬍子已有三寸多長，從未修剪過，一臉污泥，乾在臉上也不覺得難過，奇怪。

不過雖然污泥太髒了，鬍子太長太亂，好處也有，那就是已足可掩遮住他本來的面目，就算他的妻子，假如他有妻子的話，也不會認出是他。

像這樣一個骯髒邋遢的漢子，趕着如此一匹瘦馬拖着的破車，是絕對不會有人打他的主意的。

不！偏偏是猜錯了。

從千餘里外，傳來這樣一個人，一匹馬，一輛車，已漸漸走向山海關內時，就沒斷了有人打他的主意。

打他主意的人這樣多，沿路雖說「女眞」兵將關卡不少，不怕死的綠林英雄誰又在乎，所以單憑推斷，就能知道不會沒人作那第一個的試探者。

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有一次試探成功。

可是這人，車，馬，如今已經到了「打虎山」下。

那每次試探的各路英雄，竟斷無消息，這就意味着有些不平常了。

究竟像這樣的一個人，一匹馬，一輛車，怎會惹使關外遼東各路英雄的追伺？說來非常簡單。

那輛破車上，兩排兒排列着一共四口棺木。

其實這也沒啥，拉棺材的車多的很。

偏偏毛病是出在這四口棺材上！

棺木是道地的「鐵心杉」，只有小長白極峯上有，據說每株高可參天，數十合

抱！

能弄倒這樣一株「鐵心杉」，已是罕見的事，不過這只是罕見，未必不能，也未必沒有！

沒有的是「鐵心杉」重如純鐵，像這輛破車上的四口棺木，若計算它的重量，大概是有萬斤！

這還不奇，奇在這四口棺木，並不是經過壽材店刀尺過的東西，而是一塊圓木挖心而成！

棺木是「鐵心杉」的本底兒，沒上半星星油漆，說來是用不着，因爲「鐵心杉」千年不腐，遇水如鐵沉落，除了火，可說啥虫全休想動它分毫。

就因爲沒漆油漆，才被明眼人看出了毛病，棺材外的輪廓，是有人徒手所製，毫無刀斧痕跡。

話又說回來了，就算如此，似乎也沒有什麼好過份大驚小怪的，更沒有道理，使各路英雄全緊釘上它。

紙裏總難包住火，不知道消息是誰傳出來的，說這四口棺木中，放置的不是屍體，而是計數不盡的奇珍異寶，您想想，這消息又何止引來綠林英雄，君沒見，「打虎山」下十里亭上，就坐着好多位絕非遼東黑道人物的高手，他們正是聞風而來的武林名家。

「打虎山」本是綠林寨，自雄才大畧的「努爾哈齊」立汗，直到現在的「皇太極」，首先兵進各綠林地域，今天，遼東黑道梟雄，表面上全早作了「皇太極」的順民，明目張胆拉大帮佔山頭的事，已成過去。

旣是已成過去，當年「打虎山」上的黃家總寨，現在也改了，叫名符其實的「黃家寨」，柵寨木門不能關，這是「皇太極」的諭令，在「打虎山」附近百里，如果出了刼殺重案，「皇太極」是問黃家寨要人！

要人的時限是十天，十天之後，沒話好說，黃家寨的主人，情屈命不屈要捕去抵數，一刀斷首。

當然這是說有了苦主，有了証據，苦主的指明地點，証據証明果有此事才行，原則「皇太極」的各層官府，是不聞不問的。

就因爲表面上已經沒有了山大王，所以才建下「打虎山」前的十里亭，一供往來人歇足，再者兵馬也有個休息處所，行已多年，這座十里亭附近，已成了鎭店，「皇太極」更建立了「十里亭驛」，屯守着三百名勇兵！

十里亭不小，足足能坐下百十號人，按說在這種地方，一無公卿奉旨送征，又無帝王出幸，用不着建造這大的十里亭，應該有人多用些心思想想才對，奇怪的是偏偏就沒人用這心思。

足可容納百數十人的十里亭中，如今只有十三位，內中有一個老太婆，很老很老了，老的早已掉了牙。

怎會知道她已經掉了牙呢？這要感激那個身前有一大銅壺茶水，身左有隻竹籮的賣韭菜包子的人。

老太婆餓了，買了兩個韭菜包子，那種嚼東西的樣子，証明已經沒了牙齒。

老太婆身後，坐着個母夜叉形狀的中年婦人，那張臉若是放在十殿閻君廟裏，保管所有的小鬼全嚇的投了胎。

賣包子的長相，也够十五個人瞧上半月的，冲天鼻子外帶兔唇，黃板大牙黑了一半，頭髮因瘡禿成了花兒樣，雪白的眉毛又長又粗，最難看的是他的前胸，從喉結以下就往外凸着，像是把「駝背」長錯了地方。

也有好看的，那是兩位老者，仙風道骨，儒家打扮，在閉目養神。

這幾位，全沒開口，開口談話的是右側的三名猛悍大漢。

看年紀，那老大四十五六，老二也有四十二三，老三小些，三十六七的樣子。

怎知他們是弟兄三個呢，他們有三相同處。

一是衣服打扮相同。

再是所揹兵刃相同。

三是那模樣也是差不多少。

先開口的是老三，他橫了十里亭中其他人一眼，向他二哥說道：「二哥，怎麼還沒來？」

他二哥濃眉一皺道：「這不是廢話，如果來了早看見了。」

這位二哥滿有意思，說話更是廢話。

老三似乎聽習慣了，沒往心裏去，道：「二哥，耗着急人，不如迎上去！」

老二還是那種溫吞水的答話法，道：「聰明的不是一個，能迎上去誰願意坐在這裏等？」

「爲啥？」老三這句話，是問爲何不能迎上去。

究竟爲什麼不能迎上去呢？老二和老三一樣的不知道，所以他沒辦法再接話。

沒開過口的老大，這時手指所坐長石凳道：「老三坐下，不准開口！」

老三還眞聽話，乖乖的坐下，也乖乖地不再開口。

這時候那位老太婆，總算半擠半吞的吃完了兩隻韭菜包子，一面掏錢一面問道：「多少錢？」

賣包子的黃板大黑牙一呲，笑道：「妳應該在沒吃以前問價的！」

老太婆沒覺意外，話可厲害，道：「莫不成你這包子是黃金價？」

「妳可眞會猜，我一隻包子四兩重，所以是四兩足金一隻，妳吃了兩隻，那要八兩！」

「不貴！」老太婆硬說不貴，邪事！

「是不貴，妳給金子吧！」

「我說賣包子的！」老太婆笑笑說道：「你把包子遞到我手裏的時候，應該問我有沒有這多金子才對。」

「妳沒有，妳只帶着十二両六錢銀子，這我知道！」

包子一隻黃金四両，這並沒唬着老太婆，但是賣包子的竟能一口說出她身上銀子的數目，這却使老太婆變了臉色。

老太婆瞇着眼睛，上下仔細的打量着賣包子的人，這時那夜叉女冷冷地開口道：「大妹子妳可也眞是的，他『六醜鬼王』的人肉包子能吃？」

夜叉女看來最多四十過頭，竟直呼老掉牙的老太婆叫「大妹子」。

不過她提醒老太婆這賣包子人的來歷，使老太婆沒心思爲稱呼爭論。

老太婆沒氣，沒惱，笑了！一笑之後，對賣包子的人道：「沒錯，你眞是那『六醜鬼王』？」

六醜鬼王一聲嘻嘻道：「那位夜叉大嫂說我是，我就不能不是了！」

老太婆臉上仍然帶着笑，道：「你是『六醜鬼王』也沒什麼了不起，對不？」

賣包子的又一聲嘻嘻，道：「本來沒什麼了不起，只是誰要吃了我的包子想不給錢，他才了不起呢！」

老太婆沒答理這句話，道：「說吧，你打算怎麼樣？」

「痛快！」六醜鬼王一伸拇指道：「平日裏吃包子不給錢的，我會把他當成包子餡，剁碎了加韮菜好賣出成本來，今天嘛……可以例外。」

「你不够痛快！」老太婆冷冷地接上這麼一句。

「聽着大妹子！」六醜鬼王竟也稱呼老掉牙的老太婆叫大妹子，老太婆仍然沒有動氣，笑瞇瞇的看着六醜鬼王，靜等下文。

下文有了，六醜鬼王道：「一句話，大妹子妳從那裏來，現在就請再回那裏去，咱們算是根本沒碰上過，當然妳也就沒吃過我的包子！」

「那當然我也就不用再給你八兩金子了？」

「對對，大妹子這麼聰明，一定不作傻事，我不送妳了。」

六醜鬼王似乎料定老太婆一定會走。

詎料老太婆一聲冷嘿道：「別說是你六醜鬼王，別講我只欠你八兩金子的包子錢，就算你老子活着，老娘吃光了他所有的包子，他也休想能趕走老娘，拿去，這是你的包子！」

說來不信，老太婆猛張嘴巴，一聲乾嘔，手中已托着兩隻仍在冒熱氣的包子。

接着她手一挺，包子如同閃電般投向六醜鬼王的竹籮中，又穩又準，那樣高明的六醜鬼王，硬沒來得及接取。

六醜鬼王的醜臉變了，才待站起，老太婆已接着說道：「坐穩了，別這麼小家子氣，我願意說老實話，我固然怎麼不了你，你却也奈何不了我，所以說沒這種必要變臉，我再說一句叫你們大家放心的話，我對那四口棺材裏的東西，絲毫沒有興趣，我只要那個骯髒邋遢的趕車漢子，誰有異議，現在開口！」

六醜鬼王聽到老太婆的聲明，果然又坐穩了身子，也不再提包子錢。

夜叉婦人却開了口，道：「大妹子，能說說你爲什麼只要那個髒鬼嗎？」

老太婆眞好說話，道：「妳一連叫了我兩聲大妹子，我很喜歡，可見我還沒老，既沒有老，妳就該明白我還需要個暖和被窩的熱火小子！」

夜叉婦人太過份了，道：「大妹子，那小子當妳的孫子只怕還小些，妳好意思連皮帶肉的生吞？」

「那是我的事，不勞妳醜八怪提心吊胆的操閒心！」

一聲醜八怪，惱了夜叉婦人，她沉聲道：「大妹子，說話可多想想！」

老太婆陰笑一聲道：「妳最好也省省心，除非妳也是只要人而放棄東西！」

夜叉婦人哼了一聲道：「休想！」

老太婆沒有再理她，却揚聲道：「我說亭裏的朋友們，有誰和我的心意相同，只要人的，請現在開口，免得等人車到了再麻煩。」

三名猛漢中的老三，突然開口道：「沒有和妳爭個骯髒人的，放心！」

老太婆一笑了重又說了一遍，那始終沒有開口的兩位宿儒人物，左側那位開口了，道：「妳是說對東西不伸指頭？」

老太婆道：「連看都不看一眼。」

左側宿儒嗯了一聲，頷首道：「至少我們倆個人同意這個約定了！」

老太婆環顧各人道：「還有什麼人不同意，請開口。」

沒人開口，老太婆仍不放心的又道：「沒人說不，那可就是我與諸位約定好了，到時候諸位別動他這個人，而我也不動他的東西，誰若破壞了這個約定，可別說我會拿他當勢不兩立的仇家。」

依然沒人提出異議，好像這約定已爲衆人接納。

這時，傳來隆隆車輛聲！

三猛漢首先瞪大了眼，注意不遠處的山路上。

夜叉婦人和六醜鬼王，仍能沉着，僅僅睜睜眼看了看。

兩位宿儒樣兒的老者，却一動不動，仍沒睜眼。

車聲更近了，近到在隆隆車輛聲中，已能聽到馬蹄的配合聲響。

來了，是該來了！

那破車前面的瘦馬，首先䟃入衆人眼內，接着駕車的骯髒漢子，和那輛破車。

三猛漢虎地站起，六醜鬼王却以低沉而威嚴的聲調叱道：「少蠢動，坐下！」

兩位宿儒模樣的人，這時才睜開眼睛，只是一掃那趕車漢子，竟雙雙變了臉色，右側老者低聲道：「竟會是他？」

言下似有無法相信之意。

左側老者道：「李仙洞的馬，王道婆的車，老朋友，若不是他，誰能借到這兩樣東西？」

右側老者長嘆一聲道：「既然是他，咱們該走了。」

左側老者嗯了一聲道：「是該走了，不知應否和他打個招呼？」

右側老者道：「不必吧，憑他又何必我們多事？」

「說的對，咱們走就行。」

說走就走，兩老者一跨步已出了十里亭，第二步已遠在十二丈外，連着十幾大步，走沒了影子。

兩老者突然離去，別人不怎麼驚心，夜叉婦人却暗中忐忑，她認得兩名老者，以兩名老者之能，人已出關守在十里亭上，若非只有走這一條路的話，說甚麼是不會放棄而去的。

當眞兩名老者退走，原因是認出趕車漢子的話，怕只怕今朝不會有人順利成功獲得四口棺材中的東西。

她，夜叉婦人，別看模樣粗野，心思却細，本想打個頭陣的心意，如今改作能不動就不動，能不開口就不開口。

亭裏本來有十三位，走了兩名老者，還有十一個人，六醜鬼王，老太婆和夜叉

婦人，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其餘八位，除三猛漢外，另五人直到現在還沒有表示，他們也面生的很。

這時候，趕車的骯髒漢子，竟一順繮把車趕到十里亭外而停。

車一停，趕車的就跳下轅來，用一根人字長支柱，支住了破車的平衡，用兩塊石頭，墊好車輪，然後開始解脫瘦馬的韁繩，拍拍馬的長頸說道：「大黑子，這一路上可眞難爲了你，自己去溜溜彎吧，咱們歇歇啦，別過一個時辰，等你回來就上路。」

瘦馬名叫大黑子，聽着怪。

和一匹牲口說話，要牲口自己去玩樂，更怪的出奇！

可是大黑子却眞靈，一聲歡嘶，四蹄展動飛馳而去。

趕車的放走駕轅瘦馬，叫十里亭內心存圖謀的人，不用說有多高興了。

骯髒漢子目送大黑子跑遠，得意的笑了笑，大步走進十里亭，可巧，就坐到兩名老者先前的坐處。

他大概一路上「打虎山」，又下「打虎山」，着實的累了，人靠着亭柱兒，閉目闔睛睡啦。

他和那匹瘦馬大黑子說過，要歇了，不睡豈非是白不睡。

三猛漢這時再也忍不住了，起身闔向趕車漢。

那知老太婆一閃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寒着一張臉道：「別忘記咱們說好的事，人是我的？」

三猛中的老三才待開口，老大頭一搖，止住老三笑對老太婆道：「妳能看得住他？」

他，自然是指趕車漢子而言。

老太婆陰陰一笑道：「看不看得住他，和你們無關！」

老大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妳如果看不住他，豈非增加我們弟兄取物的麻煩？」

老太婆哼了一聲道：「那也是你們的事！」

別看老太婆已經老的掉了牙，說話可像是慣知生米的，又硬又乾。

三猛中的老二，陰陰一笑道：「我說老婆婆，出門在外……」

他話沒說完，老太婆突然手指亭外破車道：「沒見過有像你們這種不開竅的土鼈，人有老人家我給攔着，不趁這時候去幹正經的，偏偏要和我老人家打牙鬥嘴，再不去好東西可全便宜了人家啦！」

老三一回頭，誰說不是，那五位看來並不起眼的朋友，不知何時已到了車旁，正在抬動車上的棺木。

老三一聲沉喝，騰身而起撲出亭外！

老大和老二也不再和老太婆爭論，繼之飛身破車前，三兄弟品字形立足，虎視眈眈，怒目盯注着先到的五個人。

老太婆看到這個情形，笑了，自語道：「憑這種混東西也該跑到江湖上充字號，東西要是這麼好拿，夜叉婆和醜鬼王幹甚麼來的，怎還不動，哼！」

她自語的話聲下落，趕車的骯髒漢子，竟閉着眼接上口，道：「他們不會不動的，只不過比先去的八個朋友聰明了一點兒！」

老太婆倏忽轉身，面對骯髒的趕車漢道：「你是雷家小五公子？」

乖乖，這骯髒的趕車漢子，眞的是小五公子？

趕車漢沒答這句話，道：「妳當眞不取車上的東西？」

老太婆冷冷地說道：「說，你是不是小五公子？」

「妳也說，當眞沒打算動我車上的東西？」

「沒這個打算！」

「很好，請問老人家的名姓！」

「你說，我先問過你！」

「在下正是雷小五，公子之稱愧不敢當！」

「那就行了，我沒找錯，起來吧，這是場生死之搏！」

「不慌，能先請問是爲甚麼嗎？」

「可以，公孫鳳是我的孫女！」

小五公子心頭一凛，公孫一家，在多年前已死盡死絕，是仇殺，只跑了個公孫鳳，據說還是另有高人攔住了那些公孫氏的仇家，相約是公孫鳳不再追究和報復一切的仇恨。

公孫氏一家，昔日橫行江湖最遭人妬恨的，就是面前這位老太婆，那時江湖道上都稱她叫「追魂婆婆」。

公孫氏夜遭仇襲族衆死絕時，並沒找到「追魂婆婆」，她不在家中，如今算來已有多年，小五公子似乎不幸運，偏巧碰上了她。

追魂婆婆見小五公子沒有舉動，也沒有答話，再次說道：「聽說你是條漢子，那就別裝熊！」

小五公子笑着睜開了眼，十分冷靜的說道：「婆婆可是被這羣東西請出來，對付我的？」

「放屁，憑他們也配，我是……」

「既然婆婆不是被他們請出來的，好極了，先請坐着，反正我不走，咱們不論有仇抑或有恨，等會兒解決不遲，先讓我打發了這些纏腿的小鬼，好不？」

追魂婆婆想了想，一點頭，好大胆，就坐到小五公子的對面。

這時，破車旁的三猛漢，已經和先到的五位談好了條件，各取各的！

棺材好重，五個人抬一口，勉勉強強的抬下車來。

三猛漢也抬下一口，已全累的臉上暴出青筋！

老太婆看到這裏，雙眉一皺，掃了小五公子一眼，不知她心中想些甚麼。

夜叉婦人這時一步跨到車旁，揮手沉聲道：「別惹老娘發火，全給我滾！」

三猛漢中的老三，才待瞪眼開口，老大示意，搶先笑着說道：「這位大嫂，恕我們『唐山三義』的眼拙，不過不論大嫂妳是那道的朋友，總不能不顧武林道義，大嫂妳上眼瞧，車上還有兩口棺材，剛剛我們八個人會商量好，東西是見者有份，他們五位取其一，我們三人取其一，留下兩具，妳大嫂和那位『鬼王』朋友，各獲其一，所以說這全憑運氣，不得反悔，大嫂，妳就拿妳的那份走吧！」

六醜鬼王也到了車前，沒等夜叉婦人

開口，已拍手道：「這是老夫數十年來，第一次聽到的分贓上策，可見今日武林年輕朋友，比老夫行道之初聰明多了！」

話聲一頓，轉向夜叉婦人道：「你佔先，請先選取。」

夜叉婦人楞了一楞，陰陰一笑道：「鬼王，你現在似乎手和心全變軟了嘛？」

「未必！」鬼王冷冷的答了兩個字。

「鬼王你先！」夜叉婦人多了個心眼，虛讓鬼王。

鬼王笑笑，道：「妳最好是取了妳那一份走，我這是好心，不管怎麼說，我們是同時出道的人，懂？」

懂！夜叉婦人眞的懂，道：「鬼王，一言爲定？」

「放心，我不差這一份！」

夜叉婦人放心了，躍上破車，雙手去托棺木，棺木是被托起來了，不過夜叉婦人却已發現，本身功力不足托着棺縱身下車，頓即一楞！

棺材她見的太多，這樣重的可還第一次碰上，它重的不應該，重的奇，重的太過邪行！

楞歸楞，仍要下車，提足力，小心些，輕輕縱，總算托着棺材下了車。

她想放落，鬼王却適時陰森森地一笑道：「夜叉婆，我說我早已認出妳是誰，妳相信嗎？」

夜叉婦人心頭大凜，急退數步，才要放下棺材，鬼王一步逼上，道：「托着吧，千萬不能留給我下手的空隙，否則我就許犯了當年脾氣，乘機下手！」

夜叉婦人還眞的不敢放落棺材，因爲棺材太重，拋扔的話，遠不出三尺，一定有「拖拉沉力」，雖是微一拖沉，在面對像鬼王這般高手下，已足够出手使自己死於當場！

但是不放落的話，棺材的重量，遲早也將使自己失力，她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退！退離鬼王遠些，越遠越好。

她退了，奈何鬼王步步進逼，夜叉婦人慌了，厲聲道：「鬼王你意欲何爲？」

鬼王獰笑道：「目下能使老夫多費事的人，只有妳一個，妳早就應該知道我想幹甚麼才對！」

夜叉婦人突然揚聲對三猛漢及另外五人道：「你們現在應該知道，這六醜鬼賊，不會叫你們稱心如意取走東西的！」

其實，三猛漢及五高手，業已聽出鬼王言下之意，在夜叉婦人提醒他們之後，已放落所抬棺材，緩步圍了上去。

鬼王暗驚，才待解說，夜叉婦人已接着喝道：「你們聽明白，咱們合力除掉鬼賊，我只取我的一份，鬼賊留下的一份，歸你們八個人分！」

鳥都爲食亡，人又怎能不爲財死，八人不約而同提刀撲向鬼王。

六醜鬼王不論功力多高，也難力敵八大高手，迫得移動腳步左避數丈。

夜叉婦人乘機放落棺材，緩緩運提眞力，牙已咬出响聲，目射毒光罩着鬼王。鬼王已知弄巧反拙，退自不肯，心一橫，準備暴施全力先解决了阻路的八人！

詎料夜叉婦人在調息一週天後，面色陡變，倏地目光掃向小五公子。

小五公子竟向她頷首微笑，目光向亭中石槐上一掃，示意夜叉婦人入亭坐候。

夜叉婦人不能放心，再次以目光探問，獲得了滿意的回示，遂步入亭中而坐。

她剛剛坐好，心中一動，揚聲向外面的八個人道：「朋友們不必現在和這鬼兒子硬拚，請回亭中，我自有辦法對付他，看他如何取走這些東西！」

八高手誰又願意眞的拚命，聞言想及棺木重量，不約而同旋身退步，果然聽從夜叉婦人的話，回到亭中。

六醜鬼王不明所以的楞在車旁，仔細想了想，搖搖頭，最後下了决心，驀地一聲胡哨，不遠處樹林中，奔出雙騎，刹那到了鬼王面前。

鬼王揮手道：「快，把馬駕到轅上，快！」

雙馬代替了小五公子那匹瘦馬，二人立一飛上轅頭，執鞭在手，鬼王一對綠眼橫掃小五公子後，提聚眞力搬動棺木，又將三具業已搬下車的棺材，重裝車中。

裝好棺材，他正要取下「車頂」的人字支柱，和輪下墊石，小五公子適時悄對老太婆道：「婆婆稍待，這鬼王橫行半世，我要打發了他。」

追魂婆婆道：「我等你，小心喲，六醜鬼王不簡單。」

夜叉婦人不知何故突然接口道：「放心，他死定了！」

追魂婆婆面上神色一變道：「妳怎麼知道？」

夜叉婦人道：「不信就仔細看，頂多三招，鬼王就眞的變成了鬼！」

她們談論間，小五公子已到了破車旁邊，冷冷地對六醜鬼王道：「喂，這車可不是你的，少動！」

鬼王獰笑道：「老子沒動手前，是你的，現在它是老子的了！」

小五公子冷哼出聲道：「聽明白，四口棺木重萬二千斤以上，就憑你這四蠢馬，拉不走的。」

這話鬼王相信，剛才他搬動棺木，心裏有數，不過他早有打算，道：「有老夫在，多重也不是問題！」

小五公子笑道：「別太過自信，只怕你連一口棺材都抬不動！」

六醜鬼王獰笑道：「你小子不瞎，應該可以看到，老子剛剛才把三口棺材抬到車上！」

「不錯，那是剛才，現在你只要能够搬下一口棺材，這車和車上的一切，我作主送給你了。」

「小子，這當眞。」

「錯不了，但是你也要放光棍點，辦不到的時候怎麼說？」

「簡單，老子命一條，給你啦！」

「鬼王，你的話使人難信，剛才對付那位大娘就能證明！」

「笑話，天下誰不知道，我六醜鬼王儘管行事剛愎，有我無人，但是却一言九鼎，守信不渝！」

「鬼王，再解釋解釋剛才對夜叉婆的事可好？」

「當然好，我沒答應她什麼，假如我說過她取一份我絕不阻攔，你小子放心，我就絕對不會攔她！」

「一生從不背棄所言？」

「老夫從不背棄所立信約！」

「好，我信任你，請吧。」

鬼王看看小五公子，幾乎疑心這趕車的髒骯及有瘋病，他猶豫難決，亭中的老太婆已開口說道：「小鬼頭，別小看了人家，你聽說過小五公子背信來嗎？動手抬棺吧！」

六醜鬼王剛剛一心在打棺材的主意，沒有去聽老太婆和小五公子的對話，此時神色一變，轉對小五公子道：「喂喂，你是那以黃金萬兩賑濟災民的小五公子？」

小五公子笑道：「不値一提！」

六醜鬼王又叮問一句道：「殺白瑞，除白猛，義助陸路通破獲公孫鳳死案，擒捕馬龍飛的小五公子？」

「不敢，正是在下！」

「請問，棺材中到底是什麼？」

「是先父及父摯高大俠夫婦及其掌珠的屍骨！」

「這太重了些吧！」

「不錯，棺木是小長白的『鐵心杉』製成，所以很重！」

「不是我鬼王不信，這樣重的東西，憑這輛破車，如何承受得了？還有那一匹瘦馬……」

「不敢相瞞，車是借自『車神』王道婆的『黃帝日月輦』，馬是『馬王』李仙洞的『瘦神龍』，所以勉强支持！」

六醜鬼王對這車和馬，已聽先前不辭而去的兩老說過，只可惜他沒見過這車和馬，所以他不相信，如今，已不容他不信了。

相信之下，鬼王把頭一點道：「第一，爲你救過無數災民，第二，我心儀你小五公子的爲人，第三，冲着王道婆和李仙洞，小朋友，不論你棺材裏是什麼，我放棄了！」

話鋒一頓，一聲暗笑又道：「不過我放棄之後，却仍要托一次棺材給你看看，好堵住那夜叉婆的臭嘴！」

說着，他已步向破車，雙手提力就待托抱棺木。

小五公子一步而前伸手攔住，道：「前輩不必了。」

鬼王一瞪眼道：「你是什麼意思？」

小五公子長嘆一聲道：「前輩在兩個時辰之內，用不得力，此時別說這種沉重東西，十斤以上全提不得。」

鬼王一楞，道：「說清楚些！」

小五公子又一聲長嘆道：「前輩可知道『妙人毒手』袁公此人？」

「知道，又怎麼樣？」

「棺中經他施展手脚，就是提聚眞力托捧過棺材的人，立即中毒，此毒兩個時辰之後自解，但在這兩個時辰內，功力盡失，動不得眞力！」

「雷小五！」六醜鬼王又氣又惱之下，怒聲道：「這不像你應該幹的！」

小五公子還沒有答話，追魂婆婆冷冷地自亭中開了口，道：「以你的身份，路刼棺木，這難道就是應該幹的？」

六醜鬼王無言可答，因爲追魂婆婆是今天唯一沒打棺材主意的人。

小五公子這時道：「前輩若能聽我解釋，請亭中坐。」

六醜鬼王目下業已知道小五公子之能，別說這時已失去功力，就算功力仍在，只怕也非敵手，有這台堦自然臨之而下，於是頭一點道：「好的很，我也正想聽聽內情。」

他大步回到亭中，依舊坐在原先他所坐的地方。

小五公子一視同仁，對三猛漢子五高手道：「八位也請小坐如何？」

八人全沒聲，魚貫入亭坐下。

小五公子這次沒坐，立於亭口道：「古人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警句，誠然，在下不敢相瞞諸位，棺材中確實是四具屍體，剛才我曾說過，一具是先父殘骸，一具是高大俠高飛雨，昔日雲燕十八友的高二俠，另一具爲高夫人，最後一具是高氏的獨女小喬（其實高飛雨父女並沒有死，但小五公子復仇後搬取屍骨，秘洞中竟發現一大一小兩具枯骨，誤當高氏父女昔日全已遇害，至於兩具枯骨何來，當有交待）。」

夜叉婆由不得問道：「若以『鐵心杉』盛殮令尊人，這當然沒話可說，以四具『鐵心杉』材，放置四具屍體，你難怪沒人相信！」

「不錯，當時在下只顧眷戀舊時情義，沒有想到其他，當一切完成，車，馬借妥後，王道婆，李仙洞及袁公諸前輩，才提醒在下，一路恐有是非，但箭已在弦，不得不發，袁公才在棺上塗以妙毒，聲言給刼奪者個好的教訓，沿途大小已有百數十次事件，天幸最後總算平安……」

六醜鬼王突然接口道：「殮屍之時，李仙洞，袁公等三人在場？」

追魂婆婆冷冷地接上話，道：「這還用問，袁公什麼時候多管過並未目睹的閒事來！」

六醜鬼王一聲長嘆，突然站起身面對小五公子道：「算我老來走了背時運，告辭！」

他說去就去，功力暫失，步履仍快。

也許是他先前兩個包金子八兩，開罪了追魂婆婆，她嘿嘿兩聲道：「醜鬼，你就這麼走？」

六醜鬼王錯會了意，沉聲道：「別看我功力暫失，妳如果想打上一架，我仍然奉陪到底！」

追魂婆婆沒理他，接着說道：「人無信不立，醜鬼，別忘了你和雷小友已立過約信！」

對！六醜鬼王呆在亭中，作聲不得。

不錯，那時候並不知道功力已失，但約信是約信，已約的信言，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容反悔！

於是他猛一跺脚，一伸脖子，道：「好，雷小友，取把刀來，咱的頭在此！」

夜叉婆笑了，道：「這也是爲了要堵俺夜叉婆的嘴？」

「少廢話！」六醜鬼王沉聲道：「憑妳還不配我鬼王和妳定約呢，哼！」

小五公子急忙向前，拱手道：「前輩，那是玩笑，不能認眞。」

「笑話，約信豈能以兒戲玩笑視之，砍！」鬼王伸長脖子，一再催促。

追魂婆婆笑了，道：「醜鬼，說實在話，我是服了你，不愧是條好漢子。」

「妳也少說點廢話！」鬼王喝止追魂

婆婆，人仍動也不動逼着小五公子下手。

適時，一聲朗朗長笑自亭外傳來，大家不禁目光齊集掃去，追魂婆婆和夜叉婆及鬼王，只認識頭前三位，一是那李仙洞，一是那王道婆，另外一位，正是救人施毒皆無二的袁公。

小五公子却認出了三奇客背後的兩位，正是雲燕十八友的二爺，大俠高飛雨父女。他跑上前去，根本就忘懷了所以，把小喬抱住，打着轉道：「妳……妳長的這麼大……」

他臉紅了，急忙的鬆了手，小喬的粉臉，早成了一團紅雲，若不是他一句「長的這麼大」提醒自己，此時候不仍在緊抱着小喬轉圓圈呢。

他臉雖然紅，話仍不停，追問一切，並說及秘室枯骨事。

高飛雨答的明白，當年已知秘室必被發現了，已然遷出，枯骨是第三年上，重返舊地，發現一高一矮兩名淫賊，以秘室爲巢而作惡，遂誅戮之，本待掩埋，白瑞親信馬隊突至，才只好避走，致遺屍久成枯骨。

小五公子沒氣，雖然這是兩具淫賊枯骨，但人死無仇寃，不過小五公子却不能再讓他們安穩的睡這「鐵杉心」棺，立卽開棺，取出枯骨，就地埋葬。

這樣一來，大家方始相信，棺中眞無珍寶，而是屍骨。

小五公子問及高飛雨，怎會巧遇三奇客，袁公代答道：「是人家父女，偵知你在京師的事情，潛入遼東，不計生死的找你。」

小五公子料知必有原因，追問之下，才知道中原果已發生了震天奇變。

獨眼闖賊，賊兵百萬，攻一城則洗清一城的金銀女子古玩珍寶，因之勢如破竹已近京畿！

大明宋軍，望餉，餉不到，要粮，粮不接，大官富紳，無不相率奔逃，守軍焉有戰志！

賊兵團圍京畿，金殿上，思宗找不到除王華恩外其他的太監，親留雲殿，召文，文不至，宣武，武不朝，大勢去矣！

小五公子蓬髮倏張，泥灰揚甩丈外，急聲追問高飛雨道：「這是多久的事？」

高飛雨含淚答道：「十天了，目下也許……也許已經沒有了大明朝！」

小五公子恨聲道：「思宗雖不昏庸，但却耳軟剛愎，殺袁帥，已令邊陲危在且夕，朝官文者貪生而愛財，武者怕死而喜貨，上下爭利，國胡不危！」

說到這裏，他突然轉向八名高手及追魂婆婆等人道：「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明帝無德失政誤國，但百姓無辜，闖賊亂黨，焉能容其橫行，在下懇求諸位以天下蒼生之生爲生，拯萬民於水火，那位願意，請站向在下身側！」

包括追魂婆婆在內，全步出亭外立於一綫。

鬼王適時笑對追魂婆婆道：「怎麼，妳不替孫女兒報仇啦？」

追魂婆婆一笑道：「是你說了眞話，殺鳳兒的是馬龍飛，擒馬龍飛的是他小五公子，說來對寒家有恩，我怎能仇對！」

一切化解，談及大事，三奇客聲言暗中相助，先行偵敵，走了，小五公子只帶了高夫人及其父骨骸棺木，與羣俠加鞭登程，進入山海關口。

當他們在過了關口後，已獲消息，闖賊獲得奸宦力助，打開京畿城門，已兵佔了京師。

消息又到，那位天生聰明，並懷大志，但耳根太軟，個性剛愎的「思宗」皇帝，已用三尺玄綾，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進而也結束了大明朝兩百七十多年的錦綉天下。雖說思宗剛愎，雖說他曾因耳軟誤殺柱石之臣，但最後仍能死殉山河，並覆面而亡，自言羞見泉下列祖列宗，乃不愧是位知恥的勇者！

小五公子一行，在中途非兵家必經地方，安置了棺木，藏好了那輛寶車，「瘦神龍」已成了他的坐騎，是李仙洞送給他的，這時已悄悄到達京師西郊。

烏壓壓賊兵掩住了大地，營連數十里，入夜火明如無休止的長龍。

高飛雨潛入賊營，偵得機密，東側百座大營，正是闖賊親軍，闖賊座下十六高手，有八名就在東營之中。

打虎去爪牙，殺蛇抓七寸，小五公子決定夜襲東營，他要一個人來對付四名高手，鬼王，追魂婆婆，夜叉婆和高飛雨，每人對付高手一名，小喬和另外的五高手，放火誘敵軍心大亂，三猛漢要全力殺入營中，一切商定，二更行事。

二更，東營首先火發，一發連營數十座，頓成燎原之勢不可收拾。

接着小五公子身先他人，踏入賊營，所到之處人頭翻滾如同切瓜剁菜！

三猛漢如天神般降，賊兵賊將遇之則亡交錯卽死，闖賊親信八弟兄，更是連一人也沒逃出，全死於一羣無敵俠士手中。

三更，東營已成空營，火紅了半片天，血流成一條河。

四更，闖賊八高手俱皆陣亡。

五更天亮，小五公子等人如神龍般倏忽消失，而闖賊賴以闖殺天下的無戰不勝的東營軍，生逃出來了僅三百餘名。

消息立卽傳入江湖，闖賊也知道了內情，而小五公子殺人，放火，却被天下百姓視爲天神般的大英雄，正當大英雄要再有作爲時，吳三桂竟攢刀山喝血酒，請來了一隻兇狠殘暴陰險的「無義虎」多爾袞，趕走了「獨眼狼」李自成！

清軍，吳軍如狂飈之掃浮雲，嚇走了李自成，也逼使小五公子等奇俠，暫隱於野，小五公子走筆至此，全篇結束，其他事蹟，容於另篇獻敬，並盼指教。（完）

·下期預告· 馮 嘉著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鐵腕蛇心」

神秘的針藥使司馬洛氣力消失，使他比文弱書生更乏力，而他的對手都是赳赳武夫，還有力大無窮的韓國高手，他必須及時脫出這些人的圍困，去破壞一個征服世界的大陰謀。

兩期完新穎俠情小說

快活院（上）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明珠充魚目　慧眼識英雄

這兒是座客棧，是酒樓，是勾欄妓院，也是個賭場飯館！

這兒是當地首屈一指的最好住處，也是第一等最好的吃喝地方！

是找樂子的溫柔鄉，也是找刺激的銷金窟！

這兒能讓你住得舒服，包您吃喝得愜意，包您玩個淋漓至興，也能讓您賭個痛快！

這兒您要甚麼有甚麼，住、吃、喝、嫖、賭，樣樣俱全，而且都是第一等，最高級的！

講住，單是房間裏的那張床，不用躺上去，光是看上一眼，就能讓你覺得打心眼兒裏舒服起，躺上去，那就更不用說了，直能令您渾身舒服得不想起來，那怕是睡不着，睜着眼睛躺着，也會不想起來！

講吃，天下的名菜，這兒沒有個做不出來的，只要您能說出個名兒，廚房裏就能替您做出來！

說喝，天下各地的名酒，這兒是應有盡有！

說嫖，這兒的姑娘，個個都是花朵兒般的美人兒，無一不是人間絕色，而且都是經過訓練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莫不嫵媚動人恰到好處！

多一分則嫌做作，嫌濃！少一分則不夠味兒，嫌淡！

至於賭，這兒是牌九、骰子、單雙、押寶，甚麼都有，而且賭注沒有限制，您想賭多大都可以！

據說年多以前，曾有位豪客在這兒賭了三把，第一把他還贏了，只不過輸了兩把，就輸掉了每顆價值千両的百顆明珠！

總之，這兒的一切都是包君滿意，決不會讓走進這兒的客人稍皺一下眉頭，掃了興頭！

不過，這兒雖然是甚麼都有，樣樣都是第一等，最好的，但是您得捨得化銀子，而且得大把大把的化，才能玩得愜意痛快！

×　　×

這兒究竟是甚麼地方？這地方叫甚麼名字？

這地方是長安城外未央宮的對面，距離未央宮大約半里多路，與未央宮遙遙相對。

這兒的名字既不叫甚麼樓，也不叫甚麼棧，這兒的名字很特別，很怪，叫做「三美一樂快活院」。

三美，是酒美，菜美，姑娘美，一樂，是賭樂！

「快活院」不但是長安地方首屈一指，最好最高級的地方，且是方圓千里無人不知的地方！

「快活院」的一切都很講究，很氣派，連裏面的伙計，打雜的下人也都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

「快活院」已經開了將近有十年的歷史了，但是「快活院」的東家是誰？不用說外人不知道，就是「快活院」各部門的負責人和賬房先生也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從未見過東家，這「快活院」上上下下，見過東家的人祇有一位，也就是負責這兒一切事務的總管事——蒲劍飛。

蒲劍飛，出身關外武林，外號人稱「閃電手」，是個亦俠亦盜响噹噹的人物！

他一身所學不俗，功力高絕，在關外武林道上提起蒲劍飛三個字，幾乎是無人不知。

以蒲劍飛那等在關外武林中的身份人物，竟在這「快活院」幹上了總管事，而且是從開張幹到現在，這實在不得不令人感覺奇怪！覺得納罕！



「快活院」的基業雖然不小，總管事的身份職位也雖然不低，但是却委屈了蒲劍飛那一身十分不俗高絕的武學功力！

由於此，一些武林中人便不由的聯想到了「快活院」的東家，必定是位十分不凡的人物，不然，蒲劍飛絕不會得在這兒幹這個總管事！

×　　×

「快活院」的對面，有一片很大的馬棚。

說這馬棚很大，一點兒也不誇張，它足足可以容納一百四馬！

管馬棚的一共有五個人，一個是領班，都是三十多四十歲不到的粗壯漢子！

不！應該說只有四個是粗壯漢子，其中一個應該除外！

那是個年輕的小伙子，看起來像似有二十六七的年紀，其實今年才只剛滿二十一歲。

他名叫小虎子，來自關外。

據他自己說，他從小就是個孤兒，由一位老野藥郎中把他帶大的，他只知道自己姓羅，其他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三年前，那位把他帶大的老野藥郎中故世了，他就揹着老郎中的藥箱子，在關外混了兩年。

因為他不懂得採藥，老郎中留下的剩藥用完了，他也就混不下去了，於是他就把藥箱子丟了進了關，來到了這兒。

小虎子皮膚黑黑的，個頭兒不太高，體格壯壯的，長得很結實。

臉孔不算俊，但却稱得上「英挺」二字，濃眉大眼，懸胆般的鼻子，端端正正

的一張口，嘴唇兒不薄不厚！一口牙齒很白很白！

他性情很忠厚憨直，似乎有點兒傻味，見了人總愛傻傻地咧嘴一笑！

管馬棚的領班也是關外人，名叫何大剛，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爽漢子，就是脾氣躁些兒，練過兩年拳脚功夫，手底下馬馬虎虎算是過得去。

小虎子剛來到這兒時，馬棚裏恰好少一個人手。

何大剛見小虎子有點兒傻傻的，樣子很老實，在問清楚了小虎子是個孤兒，沒地方去之後，便要小虎子留了下來。

別看小虎子有點兒傻傻的樣子，見了人總是愛咧嘴傻笑，可是，有時却是挺聰明的，聰明得簡直令人驚奇！嘆服！

小虎子雖然沒有練過功夫，個頭兒沒有何大剛他們四個高大，體格也沒有他們四個那麼粗壯，但是却很有些傻力蠻勁！

有一次，有匹馬發了野性，一個管馬的粗壯漢子上去，不但沒能降住牠，反被踢了一蹄子！

另一個管馬的粗壯漢子和何大剛一齊動手，二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結果仍是不行，降不住！

小虎子上去了，一隻手扣住馬轡頭，一隻手按着馬頭頂，使上了蠻力，硬把那匹馬拉按得抬不起頭，兩隻前蹄彎屈跪在地上不動了，出奇的服貼！

這情形，看得何大剛和另外的三個粗壯漢子全都不禁瞪大了眼睛，楞住了！

何大剛對小虎子豎起了大拇指頭，佩服地：「小虎子，你眞行！」

小虎子咧着嘴，露着他那一口又整齊又白的牙齒，傻笑兮兮地：「何大哥，我眞的很行麼？」

何大剛臉容正色地說：「小虎子，我和張成兩個全力都降不住牠，你一個人就降得牠服服貼貼的，不是眞行是什麼？」

何大剛說的雖然是實心實話，也是事實實情！

可是，小虎子他却突然一搖頭說：「何大哥，您完全錯了，這根本不是我行，我只不過是利用機會取了巧，而這機會也是您和張大哥給我的！」

何大剛一怔！凝目問道：「小虎子，你這話有道理麼？」

小虎子傻傻地咧嘴一笑道：「有，那匹馬經您和張大哥二位合力降治，牠已經乏力了，所以我一上去，牠便沒了轍，不得不服貼了，這看起來好像是我降服的，事實上完全是您和張大哥的功勞！」

這番話說的頭頭是道，確實有點道理，何大剛本是個直腸子的粗豪漢子，聽後竟然覺得不錯的點頭哈哈大笑了。

何大剛待小虎子本來就很好，自此以後，他待小虎子更好了，就像親兄弟一樣的，他有什麼好吃的好喝的，總少不了小虎子的一份！

馬主人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看樣子和蒲總管事好像是熟人，但是又好像並沒有什麼深交情，要是有交情，大姑娘就不會得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了！

大姑娘生得很美，黛眉，美目，烏黑的眸珠子，明亮照人！

瑤鼻，檀口，一口貝齒又白又整齊，背後梳着一條烏油油的大辮子。

事後大姑娘聽說了這件事，大姑娘嘴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心裏却很爲驚詑，一雙美目不由十分注意地，深看了小虎子一眼！

× ×

小虎子來到「快活院」已經有七八個月了，大夥兒都知道他有點兒傻氣以外，人很隨和，人緣也挺好，就是不會武功！

馬棚旁邊有兩株大楡樹，小虎子沒事的時候，總喜歡靠着大楡樹懶散的躺着。

他，就是那麼個人，沒事兒的時候，總是一副懶洋洋的勁兒！

不過，你如果因爲他沒事兒而懶洋洋的，想找點事兒讓他提提精神的話，除非是他該做的事情，你最好免開尊口！

否則，他是會給你個不理不睬，就是天塌下來他也不管！

× ×

午后。

今天午后和往常的午后一樣，小虎子在忙完了他自己該做的事情以後，便跑到那株大楡樹底下，背倚着樹幹，閉上眼睛，懶洋洋地躺着。

可是，他剛躺着沒多一會兒，有人朝着小虎子走了過來。

小虎子雖然閉着眼睛躺着，但是並未睡着。

從那走過來輕盈的脚步聲音，從空氣裏傳過來的那淡淡香味兒，小虎子不用睜開眼睛看，已經知道是什麼人走過來了。

小虎子心裏不禁跳了一下，在希望地：「最好不要是找我的……」

他希望雖是如此，但事實却不然！

朝他走過來的是那位大姑娘，大姑娘走到他面前停步站立，開了口，响着她那甜美的聲音：「喂！小虎子，去把我的馬兒牽出來！」

小虎子沒睜開眼睛，沒開口，仍然懶洋洋地躺在那兒，沒動！

大姑娘黛眉兒微微一揚，小蠻靴在地上蹴，蹴了小虎子一頭一臉的灰土！

小虎子眞好修養，他仍然閉着眼睛躺在那兒沒動，也沒開口！

大姑娘兩條黛眉兒微蹙了蹙，倏又一揚地說道：「小虎子，你要再不睜開眼睛說話，我可要給你再來一下子了！」

小虎子一聽這話，知道再不睜開眼睛是不行了。

於是，他睜開了眼睛，但躺在那兒仍然沒動，沒開口說話。

大姑娘穿着一身翠綠衫袂，嬌靨兒上薄施脂粉，模樣兒顯得既美又俏又動人！

大姑娘是成心找小虎子的麻煩，小虎子不開口說話，不去替她把馬牽出來，她自然不會就此算完！

大姑娘道：「小虎子，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小虎子道：「我聽見了。」

大姑娘道：「那你爲什麼還躺着不動，不去替我把馬牽出來？」

小虎子道：「那不該是我的事。」

大姑娘道：「但是，我却要你去牽出來！」

小虎子翻翻眼睛道：「爲什麼要我去牽？」

大姑娘道：「我高興。」

小虎子搖頭道：「我不高興。」

大姑娘道：「我偏要你去牽！」

小虎子像是犯了傻勁兒，道：「我偏不去！」

這一來，大姑娘可有點下不了台了，生氣地高高地揚了一雙黛眉兒！

適時，何大剛過來了，連忙打圓場地笑說道：「姑娘，您別生氣，這不該小虎子的事兒，我去替您牽出來好了！」

大姑娘忽地一搖頭道：「不行，你不能去牽！」

何大剛一怔！道：「爲什麼？」

大姑娘道：「你降不住牠，你去牽一定會被牠踢傷！」

小虎子却飛快地接口說道：「我說不會！」

大姑娘道：「要是會呢？」

小虎子搖着頭，道：「我說不會就不會！」

大姑娘道：「萬一會怎麼辦？」

小虎子道：「絕不會有萬一！」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你憑什麼說絕不會有萬一？」

小虎子道：「憑我的感覺！」

大姑娘道：「你敢保證？」

小虎子瞪眼道：「這是什麼意思？」

大姑娘忽然微微一笑道：「只要你敢保證，我就讓他去牽！」

小虎子有點無可奈何的，懶洋洋地道：「好吧，如果妳一定要我保證，我保證就是！」

大姑娘沒再多說什麼，轉朝站立在一邊的何大剛揮揮手道：「你去牽馬吧！」

何大剛略微猶豫了一下，大踏步的走向馬棚。

那匹馬拴着的地方，距離小虎子大約有四丈多五丈不到那麼遠。

何大剛走向馬棚，大姑娘站在那兒，一雙美目却眨也不眨的望着小虎子。

小虎子心裏暗暗直皺眉頭，可是却又不便說什麼。

馬棚裏傳過來馬叫聲和何大剛喝叱的聲音。

大姑娘的嬌靨兒上泛起了一絲淡淡的笑意，小虎子却霍地坐直了身子抬手朝馬棚裏一揚，神情有點緊張地說道：「姑娘，妳看……」

倏然，大姑娘嬌靨兒上的那一絲笑意消失了，美目中異采飛閃，語含雙關地道：「小虎子，你眞行！」

對於這句「雙關語」的意思，不知道小虎子是根本沒聽懂，還是成心裝傻，他朝大姑娘咧着嘴，傻傻地笑了笑，沒有接話。

何大剛牽着大姑娘的那匹馬走過來，大姑娘伸手接過馬韁繩，看也沒看何大剛一眼，却望着小虎子笑道：「你自己去牽匹馬出來，跟我走！」

小虎子一怔！道：「去那裏？」

大姑娘道：「陪我蹓馬去！」

小虎子身子往大楡樹幹上一靠，懶洋洋地道：「姑娘自己去吧，我沒興趣！」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你不願意陪我？」

小虎子道：「我小虎子雖然傻，但是還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沒有那個福份！」

何大剛在旁輕咳了一聲，正要開口，小虎子似是已經明白他的心意地，連忙攔阻地說：「何大哥，你別開口，你開口也沒有用！」

何大剛皺了皺眉頭，只好轉朝大姑娘說道：「姑娘，我看算了，你就別要他陪你……」

大姑娘倏然一搖頭道：「不行，你別管，今天我非要他陪我去蹓馬不可！」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微一挑，道：「姑娘憑什麼非要我陪妳不可！」

大姑娘道：「就憑我看出你不是個看馬管馬的料！」

小虎子道：「姑娘以爲我是個什麼樣的料？」

大姑娘倏然一笑道：「你是個什麼樣的料，你自己心裏應該比別人明白，我這個人可從來不大願意揭人家的隱私！」

小虎子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姑娘，妳……」

大姑娘接口道：「我怎麼樣？我一個姑娘家，讓你陪我去蹓馬，我都不怕，你一個大男人家，又怕的什麼？怕我坑你謀害你？」

大姑娘這張小嘴兒可眞夠厲害，眞會說話！

小虎子眉鋒皺了皺，道：「姑娘我這不是怕什麼，而是……」

大姑娘截口道：「既然不是怕什麼，你還說個什麼而是的？昂藏軀，鬚眉漢，別不如我一個姑娘家爽氣，去馬棚牽馬出來吧！」

這話，說得小虎子揚起了兩道濃眉，倏地一點頭說道：「好吧，姑娘既這麼說，小虎子就陪姑娘蹓一回馬就是！」

大姑娘美目異采一閃，笑道：「早這麼乾脆不就結了！」

小虎子深看了大姑娘一眼沒接話，站起身子邁步走向馬棚，牽了馬匹出來。

× ×

這是個視野廣闊的荒野地方，週圍百丈以內一片空蕩，所有的景物一目瞭然！

大姑娘忽然勒馬停住，望着小虎子嬌笑地一笑，說道：「小虎子，你看這地方還清靜麼？」

小虎子目光朝四週望了望，點頭道：「很清靜。」

大姑娘道：「我們就在這兒談談，如何？」

小虎子眼睛一直，傻傻地道：「談什麼？」

大姑娘微微一笑道：「小虎子，俗話說得好，『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要不是已經看出了你，就決不會得費那麼多口舌，要你陪我出來蹓馬了！」

擰腰下了馬背，將馬拴在一株小樹幹上，矮身在草地上坐下，望着小虎子一笑，又道：「下馬坐下來好好的談談吧！」

小虎子只好翻身下馬，將馬拴在另一株小樹幹上，走近大姑娘對面，懶洋洋地坐了下來，仍是一樣傻傻的樣子，望着大姑娘翻翻眼睛問道：「姑娘，妳看出我什麼了？」

大姑娘嬌靨神色忽然一正，說道：「

閣下，別再反穿皮襖裝下去了，我已經看出你是個身懷奇學絕藝的武林高人！」

小虎子心神暗暗一震！兩道濃眉微揚了揚，口齒微動，看樣子他似乎要說什麼的，但却又忍了下去未說！

大姑娘眨眨美目道：「你想說什麼，爲什麼不直說出來？」

小虎子心中暗吸了口氣，道：「姑娘，我承認我練過幾天功夫，但那只是一點防身的莊稼把式，不能說是奇學絕藝，我更不是什麼『武林高人』！」

大姑娘微微一笑，道：「是莊稼把式也好，是奇學絕藝也好，那都沒有什麼緊要。」

語聲一頓，美目一凝，問道：「你願意和我誠實的談談麼？」

小虎子道：「那得要看姑娘談些什麼事情！」

大姑娘道：「就談談你自己的事情，如何？」

小虎子平常的那副傻樣兒消失了，微一沉思道：「姑娘可是想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大姑娘道：「不錯，還有你的尊姓大名？」

小虎子道：「我名叫小虎子。」

大姑娘道：「我知道你叫小虎子，但是，我不以爲是你的眞名！」

小虎子道：「事實上，這就是我的眞名！」

大姑娘道：「你尊姓？」

小虎子道：「我姓羅。」

大姑娘美目凝注地道：「你另外沒有名字？」

「沒有。」小虎子搖搖頭說。

大姑娘道：「這麼說，你應該叫羅小虎了？」

小虎子道：「不錯。」

大姑娘道：「請問出身來歷？」

小虎子道：「我從小就是個孤兒，父母雙亡，由一位好心的老野藥郎中把我帶大的。」

大姑娘道：「這我知道，我是在問你的師承？」

小虎子搖頭道：「我沒有師承，也未拜過師父！」

大姑娘道：「那你的武功是跟什麼人學的？」

小虎子道：「就是把我帶大的那位老野藥郎中，他老人家也是我的義父！」

大姑娘話題一改，問道：「你來快活院有什麼目的？」

小虎子道：「姑娘可是認爲我必是有目的？」

大姑娘道：「難道沒有？」

小虎子搖頭道：「確實沒有！」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沒有目的，爲何要隱瞞一身武功裝傻，幹那刷馬看馬的粗活兒？」

小虎子道：「姑娘這是要我說出個道理來？」

大姑娘道：「你要是願意說，我當洗耳恭聽！」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我不想在江湖上討生活，與人爭强鬥狠，爭名奪利，如此而已！」

大姑娘道：「你這是實話？」

小虎子答道：「我句句由衷，都是實話！」

大姑娘螓首一搖，道：「但是我却不信！」

小虎子道：「姑娘要是不信，我就無可奈何，只好聽由姑娘怎樣去想了！」

大姑娘眨眨美目，話題倏又一變問道：「對於快活院的生意你認爲怎樣？」

小虎子道：「姑娘此問我不大明白，不知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大姑娘道：「我是指經營方面，是好是壞？」

小虎子微一沉思，道：「好壞兩者都有。」

大姑娘道：「好在何處？」

小虎子道：「好在不論吃喝玩樂，都能使人盡興，使人有舒服快意的感覺！」

大姑娘道：「那壞處大概是在色與賭上，對不對？」

「不錯。」小虎子一點頭道：「色能令人沉迷傷身，賭能令人傾家蕩產淪爲奸盜，因而喪命！」

大姑娘點了點螓首，美目倏又一凝，問道：「你知道快活院的東家是誰麼？」

小虎子搖頭道：「我不知道。」

大姑娘道：「你想不想知道？」

小虎子目光微凝道：「姑娘知道？」

大姑娘道：「要是不知道，我就不會這麼問你了。」

小虎子神色淡漠地輕「哦」了一聲，道：「姑娘說的是。」

大姑娘美目眨道：「你怎麼不問？」

小虎子道：「問什麼？」

大姑娘道：「你不想知道東家是誰人麼？」

小虎子搖頭道：「東家是誰都是一樣，與我也都沒有關係，我何必要問，又何必定要知道！」

大姑娘倏然一笑，道：「你這人也眞怪，別人都想知道快活院的東家是誰，並且不惜想盡辦法去探聽這秘密，而你竟然不想知道！」

小虎子淡淡地道：「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大姑娘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你果然衆與不同！」

小虎子道：「謝謝姑娘誇獎！」

大姑娘笑了笑，又問道：「你覺得你現在的環境工作怎樣？」

小虎子道：「很好。」

大姑娘道：「想不想另外換個環境工作？」

小虎子搖頭道：「目前我還不想，對於眼前的環境工作我很樂意！」

大姑娘道：「你不覺得這環境工作太委屈了你自己，辜負了你的一身所學？」

小虎子道：「我不以爲是！」

大姑娘眨眨美目道：「難道你願意就這樣幹一輩子這種刷馬看馬的工作？」

「當然不。」小虎子搖搖頭道：「我只是目前還不想換，不想動而已！」

大姑娘道：「你倒是個很能安於現狀的人！」

小虎子淡淡地道：「我這個人向來很知足，安於現狀也就是知足，俗話說得好

，『知足常樂』！」

大姑娘深深地看了小虎子一眼，默然未再說話。

小虎子也默然着沒有開口，不過，他心裏却在猜測着大姑娘的身份，和快活院有什麼關係，她和他談這些話的用意是什麼？是善意還是惡意？……

他正在暗自猜想間，大姑娘突又美目一凝，望着他道：「小虎子，你怎麼不問我？」

小虎子一怔！眨眨眼睛道：「問妳什麼？」

大姑娘道：「難道你不想知道我是什麼人？」

小虎子道：「姑娘如是願意告訴我，我當然是求之不得，不過……」

大姑娘接口道：「如是不願意告訴你便就算了，是不是？」

小虎子點頭道：「不錯，姑娘如是不願意告訴我，那便是有什麼難處，我又何必强人所難！」

大姑娘美目不由異采一閃，說道：「小虎子，就憑你這兩句話，足見你的胸襟氣度之不凡，實在讓人由衷的佩服！」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謝謝姑娘的誇獎！」

大姑娘說道：「我姓楚，名叫湘芸，家住在石樓堡。」

小虎子淡然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楚姑娘，我失敬了！」

楚湘芸道：「以後你就叫我的名字湘芸好了！」

小虎子搖頭道：「承蒙姑娘抬愛，不過，我還是叫妳楚姑娘的好！」

楚湘芸凝目道：「爲什麼？」

小虎子道：「我請問姑娘，石樓堡楚堡主是姑娘的什麼人？」

楚湘芸道：「是我爹。」

小虎子道：「石樓堡名滿武林，令尊乃當代武林大俠，姑娘則是名門千金的身份，而我却只是個替人刷馬看馬的小伙計，身份相差懸殊，我怎能直呼姑娘芳名，讓人誹議！」

楚湘芸黛眉微微一皺道：「小虎子，我爹雖然是當代武林大俠，但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並不計較你是什麼身份！」

小虎子道：「姑娘雖然不計較我的身份，可是，妳總是妳爹的女兒，令尊爲了他在武林的威望顏面，他不可能不計較，也決不會容許姑娘交我這麼個朋友，有損他的顏面！」

楚湘芸美目倏然一凝道：「小虎子，你不是不願交我這個女兒家的朋友？」

小虎子搖頭道：「那怎麼會，以姑娘的人品才貌，我小虎子只有自慚形穢，不敢高攀！」

楚湘芸道：「你這是眞心話？」

小虎子道：「我句句由衷，皆發自肺腑！」

楚湘芸甜美地一笑道：「那麼你爲何還要顧慮……」

小虎子接口說道：「姑娘，我顧慮的乃是事實，現在我們別談這個問題了，承蒙姑娘看得起我小虎子，只要我將來稍有出息成就，我不會忘記姑娘的這份抬愛情誼的！」

楚湘芸美目凝注地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小虎子濃眉一軒道：「楚姑娘，妳既然看得起我，就應該相信我是個言出如山的昂藏鬚眉！」

楚湘芸美目異采一閃，道：「小虎子，你原諒我一時失言！」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姑娘無須客氣！」

話鋒一轉，說道：「時間已經不早，我們該回去了！」

楚湘芸抬頭看了看天色，辰光果然不早了，就這麼一會兒工夫，太陽已經快將西下了。

她深看了小虎子一眼，站起嬌軀，走向拴馬處解開馬韁繩，擰身上了馬背。

小虎子也去解開馬韁繩，騰身上馬隨後。

× ×

晚上，初更正半。

楚湘芸獨個兒坐在房間裏的桌前，一隻玉肘擱在桌上，柔荑兒托着粉腮，一雙美目怔怔地凝望着桌上的燈花兒出神。

突然，房門上响起了「篤！篤！篤！」兩聲輕响，楚湘芸放下托着粉腮的柔荑說：「是三叔麼？請進來吧！」

門推開了，竟是「快活院」的總管事蒲劍飛。

楚湘芸坐着沒動，淡淡地道：「三叔請坐。」

蒲劍飛跨步拉開一張椅子，在楚湘芸的對面坐下，問道：「怎麼樣？有收穫沒有？」

楚湘芸道：「三叔，他看來像是傻傻的樣子，其實心機才智兩皆高明得很！」

蒲劍飛微笑道：「這才眞是『大智若愚』！」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問出他的來歷沒有？」

楚湘芸搖頭道：「他告訴我的和三叔所知道的完全一樣。」

蒲劍飛道：「關於他隱瞞武功裝傻隱身此地的目的是什麼？他怎麼說的？」

楚湘芸道：「他說，他只是不願在江湖上討生活，不願與人爭强鬥狠，爭名奪利！」

蒲劍飛微一沉思道：「他武學功力如何？很高麼？」

楚湘芸點頭道：「應該稱得上高絕二字！」

蒲劍飛道：「妳可是已經試過他？」

楚湘芸道：「沒有。」

蒲劍飛道：「那妳怎知他武學功力該稱得上高絕二字了？」

楚湘芸道：「我是猜想的。」

蒲劍飛忽然一笑道：「光是猜想豈能作準，必須試試他才能確定！」

楚湘芸眨眨美目道：「三叔打算讓誰試他？」

蒲劍飛道：「我自己試他。」

楚湘芸道：「三叔，我希望您最好別去試他！」

蒲劍飛不由微微一怔，問道：「爲什麼？」

楚湘芸道：「三叔別問爲什麼，我敢說他不是個奸人惡徒！」

蒲劍飛道：「萬一是個奸人惡徒，是爲了打我們快活院主意來的，怎麼辦？」

楚湘芸螓首一搖道：「三叔，我想他不會是！」

蒲劍飛道：「他也許確實不是，但是凡事不能不預防萬一！」

楚湘芸道：「三叔，他隱身在這院已經七八個月了，要是有什麼圖謀目的，早該動手了！」

蒲劍飛笑笑道：「湘芸，妳這話雖然不錯，但是臥榻之旁睡了隻老虎，三叔怎能放心！」

楚湘芸眨眨美目道：「三叔所言雖甚有理，但是我不要三叔試他還有另外的原因！」

蒲劍飛目光一凝，問道：「還有什麼原因？」

楚湘芸道：「三叔如果試他，很可能會遭致難堪！」

蒲劍飛道：「湘芸，妳的意思可是說三叔可能不是他敵手？」

楚湘芸螓首微微一點道：「可能不是他十招之敵！」

蒲劍飛臉色不禁倏然一變，道：「湘芸，妳這麼說，必是已有所見，妳該對三叔說實話！」

楚湘芸便把午後要小虎子去馬棚替她牽馬的經過述說了一遍，問道：「三叔，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嗎？」

蒲劍飛微一沉思道：「可是他於那突然抬手一指之間，暗發指力，點了馬的穴道？」

楚湘芸點着螓首道：「一點不錯，當時他距離馬棚將近有五丈遠。」

語聲一頓，問道：「三叔有那等功力，辨得到麼？」

蒲劍飛聽得神情不禁一呆！搖頭道：「妳爹或者能辨得到，三叔可沒有那份功力！」

語鋒一頓，凝目問道：「湘芸，妳問過他武功是跟什麼人學的沒有？」

楚湘芸道：「據他說是跟那位把他帶大，也是他義父的老野藥郎中學的！」

蒲劍飛雙眉微蹙，沉思自語地道：「那會是武林中的那一位？……」

楚湘芸道：「三叔生長關外，難道從沒有聽說過？」

蒲劍飛搖頭道：「要是聽說過，三叔就不會不知道是那一位了！」

楚湘芸美目眨了眨，問道：「三叔，您還要試試他麼？」

蒲劍飛默然了刹那，道：「湘芸，這快活院的生意，雖然不是什麼大生意，但是每月的收入甚爲可觀，咱們每年捐出的賑災銀子，有半數是靠這兒的收入，妳爹把這兒交給三叔，這兒要是出了什麼事，三叔拿什麼臉去見妳爹！」

楚湘芸道：「這麼說，三叔還是要試試他了？」

蒲劍飛想了想道：「三叔想安排個機會和他談談，探出他的來歷！」

楚湘芸螓首微搖地道：「我看用不着，三叔也決不可能會從他口中探出什麼來的！」

蒲劍飛眉鋒不禁微微一蹙，說道：「那麼……」

楚湘芸含笑接口說道：「我已經決定在這兒多留幾天，這件事情還是由我來好了！」

話鋒一頓，道：「三叔，您放心回房去休息吧，我也要休息了！」

蒲劍飛點了點頭站起身子，道：「那麼妳休息吧！」

話落，邁步出房而去。

× ×

楚湘芸來「快活院」已經是第七天了，自從第三天的午後開始，這幾天來，她每天午後都要小虎子陪她出去蹓一回馬。

「快活院」的上上下下，除了總管事蒲劍飛以外，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楚湘芸的身份，也沒有人知道小虎子身懷高絕的武學功力！

「快活院」所有的人都很羨慕小虎子，都說小虎子交上了桃花運，有這麼一位美麗的大姑娘看上了他！

就拿何大剛來說吧，他就私底下對小虎子說道：「小虎子兄弟，聽說那位大姑娘是個很有來頭的千金小姐，她對你挺不錯的，你可得要好好的對她，順着她點兒，這對你的將來前途，飛黃騰達會有很大的幫助！」

七八個月的相處，小虎子已十分了解何大剛的性情爲人，是個心腸很好的粗豪直爽漢子！

對於何大剛的這種好心話，他只有傻笑地點點頭。

× ×

今天，正是楚湘芸來到「快活院」的第七天。從早上一開始，天色就陰沉沉地下着毛毛雨。

午後，在馬棚旁邊的一間屋子裏，何大剛和另三個粗壯漢子在聊天，小虎子則獨個兒躺在炕上閉着眼睛養神。

他心裏在暗想：「今兒個大概可以休息休息，她大概不會找我了！」

突然，酒樓部門的伙計大順子，像一陣風似的奔了進來：「嗨！小虎子，別躺着了，快起來吧！」

小虎子懶洋洋地睜開眼睛：「什麼事兒？」

大順子道：「大姑娘要我來叫你！」

小虎子皺皺眉頭道：「今天外面下雨，又不能蹓馬，她要你來叫我做什麼？」

大順子道：「這我怎麼知道，她要我來叫你，我就來了。」

小虎子道：「她在那兒？」

大順子道：「在樓上雅座裏等你，看來今兒個你有頓好的吃喝了！」

小虎子咧嘴笑了笑，翻翻眼睛，忽地搖頭道：「你去告訴她，就說我不去！」

大順子不禁一怔！道：「小虎子，你這是怎麼了？」

小虎子道：「沒有怎麼，只是我不想動！」

大順子瞪着眼睛道：「小虎子，你怎麼可以這樣？」

小虎子道：「爲什麼不可以這樣，我又不吃她的飯，她叫我我就得聽她的，非去不可！」

大順子道：「小虎子，你雖然不吃她的飯，可是咱們的賬房先生和管事的，對她都巴結得不得了，你要是不去，賬房先



大順子掀起門簾，楚湘芸已站起嬌軀伸手肅請小虎子進內。

生和管事的一定會不高興！」

小虎子道：「他們巴結她，那是他們的事，他們不高興也是他們的事，與我何關！」

大順子道：「與你雖然無關，與我却有關係！」

小虎子道：「我不去是我的事，與你又有個什麼關係？」

大順子道：「賬房先生和管事的一定會怪我不會說話，必是說我說話不小心把你給得罪了，所以你才不去，而且大姑娘她還……」

小虎子接口問道：「大姑娘她還會怎樣？」

大順子遲疑了一下，說道：「大姑娘要我來叫你，她還特地賞了我五兩銀子，我已經收下了，你要是不去，那我這五兩銀子……」

小虎子淡淡地道：「那還不簡單，你要是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就退還給她好了！」

大順子雙眉微皺了一皺，說道：「小虎子，看在五兩銀子的份上，你幇幇我的忙，我大順子決不會忘了你小虎子的好處的！」

何大剛在旁勸說道：「小虎子兄弟，大順子既這麼說，你就幇幇他的忙去一趟吧！」

小虎子默然了刹那，懶洋洋地由炕上坐起來下了地說道：「走吧！大順子。」

說着，脚下已大踏步的往屋外走了出去。

× ×

「快活院」的這座酒樓有個頗爲不俗的名兒，叫做「不醉樓」。

小虎子來到「快活院」雖然已七八個月了，今天還是第一回登上「不醉樓」。

樓上，地方可眞够大的，光是普通座位就有十多張桌子，另外還有七八個房間雅座。

大順子帶着小虎子上了樓，走到一間門簾兒垂放下的雅座房間門口，大順子輕咳了一聲說道：「姑娘，小虎子來了。」

雅座裏立刻傳出楚湘芸那甜美的話音說道：「快請進來吧！」

大順子伸手掀起門簾兒，楚湘芸已經站起了嬌軀，一抬皓腕，含笑說道：「請坐。」

大順子在旁看得不禁目露羨慕之色地暗道：「她對小虎子可眞客氣！眞好！」

小虎子跨步進入雅座，拉開一張椅子坐下，問道：「姑娘找我有什麼事兒？」

楚湘芸眨眨美目道：「我一個人在房裏閒着無聊悶得慌，找你來陪我聊聊。」

語聲一頓，美目一瞥一旁的大順子，望着小虎子問道：「要吃點兒什麼？」

小虎子搖頭道：「我剛吃過午飯沒多久。」

楚湘芸微笑道：「那就隨便吃一點兒好了！」

小虎子道：「姑娘要吃什麼自己吃吧，我什麼也不要。」

楚湘芸微一沉吟道：「那麼你陪我到樓下各處走走吧！」

小虎子猶疑道：「姑娘，外面在下着雨呢！」

楚湘芸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就在這『快活院』裏走走，並不是要到外面去。」

小虎子道：「姑娘可知道這『快活院』裏地方雖然很大，但是有些地方却很不適合姑娘去！」

楚湘芸道：「這個我也知道，我想到『人性館』裏去開開眼界。」

小虎子沒再說什麼，站起身來走出了雅座。

× ×

「人性館」，是吃、喝、嫖、賭四個字中最末的一個字「賭館」。

「人性館」這名兒似乎很別緻，但却是個最切合實際的名字。

因爲從一個「賭」字上面，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好貪，豪放，善與惡的本性！

「人性館」就在「不醉樓」樓下的隔壁，穿過一座院子就是，地方比「不醉樓」更大。

一座大敞廳包羅萬象，凡是賭的花樣無所不有。

在大敞廳的後面，另外有幾個房間，那些房間也是供賭用的，不過，凡是進入那些房間裏的賭客，都是穿着整齊斯文的一些人物，不像大敞廳裏樣的亂哄哄的，龍蛇混雜一起！

小虎子和楚湘芸走進大敞廳，跟小虎子認識的一些人立刻朝小虎子投射着驚訝的目光！

他們驚訝的不是因爲小虎子和大姑娘走在一起，而是驚訝從來不願踏進「人性館」一步的小虎子，今天竟然進來了。

平常在這一帶做販馬生意的劉二，一面把莊家賠給他的銀子，往小皮口袋裏塞，一面高興的朝小虎子開玩笑地，說道：「小虎子，怎麼，你想桃花運和發財運一把抓！」

這話，楚湘芸和小虎子都聽得懂是什麼含意。

楚湘芸她沒在意，小虎子則習慣地咧嘴一笑說道：「劉二哥，您別開玩笑了，我那兒有那麼好的福份！」

劉二哈哈一笑道：「小虎子，別說那麼洩氣的話了，來！試它兩把看看！」

小虎子笑笑道：「劉二哥，你這麼一說，我倒眞想試它兩把看看，可惜……」攤了攤雙手，道：「我沒本！」

劉二揚眉道：「沒本沒有關係，我這兒有，今兒個我手氣不差，贏了不少！」拍了拍手裏的小皮口袋，說道：「要多少你自己拿好了。」

小虎子搖搖頭道：「謝謝你，你劉二哥又不是不知我小虎子沒錢，輸了，我拿什麼還你，你還是留着自己慢慢玩吧！」

劉二粗豪地笑說道：「小虎子，別盡說洩氣話了，來！玩兩把試試看，反正我是贏來的，輸了決不要你還，靠着大姑娘的鴻福，說不定你會大贏特贏呢！」

目光一瞥楚湘芸，又道：「大姑娘，您說對麼？」

楚湘芸點了點頭，望着小虎子嫣然一笑道：「我們就玩兩把試試運氣看！」

說着移步走向賭枱旁邊，抬起一隻玉手，自懷裏取出一隻銀盒兒，美目一眨，望着小虎子問道：「下多少？你說個數目吧！」

小虎子心念暗轉了轉，道：「我不知道那銀盒兒裏是什麼東西，值多少錢？我怎好說數目，還是妳自己決定吧！」

楚湘芸微微一笑道：「沒有關係，你隨便說好了。」

小虎子沉思翻了翻眼睛，抬手伸出了一根手指頭說道：「就這個數目如何？」

楚湘芸道：「一千兩？」

「不是！」小虎子搖一搖頭道：「一萬兩！」

圍在賭枱四周的人一聽，立時全都不禁瞪大了一雙眼睛，驚訝地望着小虎子。

楚湘芸似乎沒料想到小虎子會說出這個驚人的數目，神情不由微呆了呆，但旋卽點着螓首問道：「下在什麼地方，大小還是單雙？」

小虎子忽然望着劉二問道：「劉二哥，上一把開的是單是雙？」

劉二定了定神，道：「小虎子，你眞要賭那麼大？」

小虎子淡淡地道：「要賭嘛就賭大的才够刺激，要不就乾脆別賭！」

劉二點了點頭，說道：「上一把開的是單。」

小虎子轉向楚湘英毫不思索地說道：「那就下在單上好了。」

他說來神情輕鬆，對於一萬兩銀子就像是一兩銀子樣的不在意！

楚湘芸絲毫沒有猶豫，將手裏的銀盒兒往上放，朝當莊的說道：「一萬兩。」

「人性館」的賭注雖然沒有限制，但是一注下一萬兩的賭客實在不多見。

何況賭的又是一個賭三個的單雙，押中了，莊家就得賠出三萬兩銀子，這數目實在太驚人！

當莊的不由微怔了怔！神情畧微遲疑了一下，望着楚湘芸問道：「姑娘！您這銀盒兒裏是什麼東西？」

這難怪當莊的要問，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銀盒兒裏是什麼寶貝，値不値一萬兩銀子？當莊的又沒有看到，他怎能不問？

楚湘芸黛眉沉微揚了揚，道：「你不會先看看麼！」

當莊的沒再說話，一伸手就去拿銀盒兒。

這時，一個清朗的話音傳了過來，說道：「程立，不用看了，那銀盒裏的東西可值十萬兩以上！」

當莊的程立抬眼望去，敞廳門口站着總管事蒲劍飛。

程立心裏雖然有點兒好奇，很想打開銀盒兒看看裏面究竟是什麼寶貝，竟値得上十萬兩的銀子？

但是，總管事已然說了話，叫他不要看了，他只好放下銀盒兒，雙手捧起寶缸，高舉着連搖了三搖，輕輕地放下。

揭開寶缸蓋，站在程立旁邊的助手大妞兒，立刻張開了櫻桃小嘴兒揚聲喊：「么三五六，十五點兒，大！單！」

劉二高興得眉飛色舞的伸掌一拍小虎子的肩胛，大笑着說道：「小虎子，怎麼樣，咱說的沒錯吧，你的財運來了！」

小虎子咧嘴笑了笑，道：「謝謝你劉二哥，待會兒一準請你吃紅！」

當莊的助手大妞兒，把一堆三萬兩的銀票跟銀盒兒一起推到楚湘芸的面前，楚湘芸伸手收起了銀盒兒，望着小虎子問道：「現在押什麼？」

小虎子眨了眨眼睛，忽然一搖頭道：「算了，俗語說得好『得意不可再往』，

贏這一把已經很够了！」

楚湘芸含笑地拿起那一堆銀票，往小虎子手裏一塞，說道：「這是你贏的，你收起來吧。」

小虎子沒說一個「謝」字，把銀票揣進懷內，說道：「我們走吧！」

楚湘芸道：「去那裏？」

小虎子道：「贏了三萬兩銀子，到隔壁樓上喝兩杯慶祝慶祝去！」

楚湘芸點頭一笑，和小虎子往敞廳門外走去。

這時，一衆賭客中，正有兩雙灼灼的眼睛注視着小虎子和楚湘芸的背影，嘴角掛着陰森的冷笑！

× ×

小虎子和楚湘芸上了「不醉樓」，大順子連忙迎上來招呼二人進入五號雅座落了坐，倒了茶。

大順子退出了雅座，小虎子伸手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說道：「楚姑娘，妳惹了禍了！」

楚湘芸一怔！問道：「我惹了什麼禍了！」

小虎子目光倏然一凝，道：「妳那銀盒兒裏是什麼貴重東西？」

楚湘芸眨眨美目道：「可是有人看上我的銀盒兒了？」

小虎子點頭道：「總管事那句値得十萬兩以上的話，實在够讓人動心垂涎！」

楚湘芸黛眉微微一揚，道：「是什麼人？」

小虎子搖頭道：「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楚湘芸美目一眨，道：「他們是幾個人？」

小虎子道：「最少是兩個。」

語聲一頓，說道：「楚姑娘，妳還沒有告訴我，那銀盒兒裏什麼東西呢？」

「我眞糊塗！」楚湘芸笑說着，伸手從懷裏取出那隻銀盒兒朝小虎子面前桌上一放，說道：「你自己打開看看吧！」

小虎子沒伸手去動那銀盒兒，淡淡地道：「姑娘自己告訴我好了。」

楚湘芸美目微凝地道：「你不想親眼看看？」

小虎子搖搖頭道：「姑娘自己告訴我也是一樣。」

楚湘芸嫣然一笑，說道：「是一面令牌，你相信不？」

「相信。」小虎子點頭道：「是什麼令牌？」

楚湘芸道：「是這兒『快活院』的快活令。」

小虎子有點意外地一怔！道：「總管事知道麼？」

楚湘芸道：「知道。」

小虎子濃眉微微一皺，道：「他既知道，那他爲何要說那種引人動心的話？」

楚湘芸沉思地眨了眨美目道：「他大概不願讓人知道我的身份。」

小虎子目光微凝道：「這兒沒有人知道妳的身份？」

楚湘芸道：「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小虎子默然沉思了刹那，問道：「這兒的東家是令尊麼？」

楚湘芸點頭道：「正是我爹。」

小虎子目中掠過一絲異色地說道：「據說石樓堡爲當世武林富豪之家，令尊又是名滿武林的當代大俠，爲何要做這種生意？」

楚湘芸忽然嘆了口氣，道：「那是過去之說，現在已經完全不同，情況一年不如一年了！」

小虎子道：「爲什麼？」

楚湘芸眨眨美目問道：「你聽說過十年前那次轟動天下武林的大刼鏢案麼？」

小虎子道：「聽說過，據說那件案子做得極爲乾淨俐落，十六名護鏢的一流武林高手，三十二名車伕，四名趟子手，五十二人全被殺絕，無一生還，可說是武林近百年來最大的一件刼鏢血案！」

楚湘芸點了點螓首，道：「你知道那次鏢銀的總數是多少麼？」

小虎子道：「聽說總數百萬之鉅！」

語聲微微一頓，倏然凝目問道：「那與府上有什麼關係？」

楚湘芸道：「那被刧的百萬鏢銀，和五十二位死難者家屬的撫邺費用，全是我爹賠出的！」

小虎子微一沉思道：「這麼說，當年名震北六省的四海鏢局實際東主該是令尊，不是那位『閃電劍客』司徒吟風了！」

「不錯。」楚湘芸點頭道：「我爹正是四海鏢局的眞正東主，不過此事迄今，武林中尙還無人知道！」

小虎子道：「這兒的總管事，他可知道？」

楚湘芸點頭道：「知道，他是我爹的拜弟。」

突然，小虎子話題倏地一變！說道：「楚姑娘，我想明天就離開這兒，到江南去。」

楚湘芸不禁一怔！隨卽會意地道：「這兒不是很好嗎，爲什麼要到江南去？」

小虎子道：「我想換個環境，到江南去找別的事兒幹。」

雅座門外響起了一聲輕咳，說道：「楚姑娘，老朽可以進來麼？」

楚湘芸聞聲知人，立刻說道：「請進來吧。」

門簾兒一掀，蒲劍飛含笑地跨步走了進來。

小虎子連忙站起身子，神情故作侷促的樣子說道：「總管事請坐。」

蒲劍飛含笑擺手道：「別客氣，小虎子你贏了三萬兩銀子，我特地來向你道賀的！」

小虎子咧嘴一笑道：「謝謝總管事，其實這完全是靠楚姑娘的鴻福！」

蒲劍飛笑了笑，目光倏地一凝，道：「聽說你明天就要離開這兒到江南去，是麼？」

小虎子訕訕地道：「總管事已經聽到了？」

蒲劍飛道：「我趕上了巧。」

語鋒微微一頓，問道：「江南可有熟人朋友？」

小虎子搖頭道：「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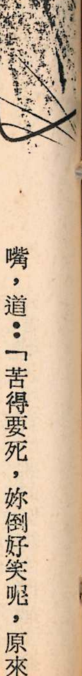
蒲劍飛道：「在江南我倒有幾個熟朋友，你要是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你寫幾封介紹信，明兒個你臨走的時候到賬房間裏拿好了。」（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無心練武，其父射日劍白長虹攜之往投點蒼掌門玄清，要强迫他練武，抵步後，適遇玄清走火入魔，白長虹乃助之打通經脈，事後白長虹有事遠行，獨自離去。那晚，點蒼發生大變，爲潛伏觀中的無量宗掌門吳劍南勾引百毒門高手猝襲，點蒼自掌門玄淸道長以下悉數遭難，獨白雲飛逃出生天，澈夜奔逃，體力不支，終昏倒山間，醒來，發覺身臥竹樓，訝怔間，驀聞縷縷清越歌聲自樓外傳來，白雲飛循聲而往，睹一小花鹿竄入樹林，歌聲隨然而止，遙聞一陣嬌呼小花之聲傳自樹林——



毒山逢艷女　死獄救奇人

白雲飛咦了一聲，忖道：「這就是那唱歌的人……」

樹枝一陣搖晃，自林後走出一個赤足短衫的年輕女孩子。

她肩上扛着一根銀白色藥鋤，左手提着一個紫色竹籃，輕盈的踏着步子而來。

白雲飛一震，忖道：「這個女孩子好漂亮！」

那個少女雲髻低挽，眉細若黛，唇紅如硃，挺直的鼻子兩顆烏溜溜的眼睛，有似那碧綠的滇海一樣清湛。她剛一走出矮林，便看到白雲飛怔立在這邊。頓時，她叫了聲道：「喂！誰叫你走出來了。」

白雲飛左右一看，沒見到人影，才知道那少女是對自己說話，他臉上一紅，忙躬身一禮道：「姑娘！」

但是他才一躬身，便覺腰肢酸痛，立即站立不穩，跌倒於地。

那少女噗哧一笑，走了過來道：「甚麼姑娘不姑娘的，我跟你說，你原來中了毒，全身無力，不要走出竹樓你偏要出來，這下可跌了一交吧！」

白雲飛自地上爬起來，怔怔道：「姑娘，你是在甚麼時候跟我說的這些話？」

那女孩眼珠一轉，哦了聲道：「我是今晨對你說的，那時你還昏迷不醒呢！」

白雲飛苦笑一下，忖道：「我昏迷不醒，又怎能聽到妳說的話？」

那少女放下藥鋤，自竹籃裏拿出一枝紅色的草來，道：「今早我要來採藥，却發覺你躺在我的『翠羽樓』裏，還把我的竹樓弄得好髒，起先我很不高興，但是後來看到你臉上泛着黑氣，才曉得你是中了毒才昏倒的，所以我就趕快採藥來給你解毒！」

她說話很快，聲音婉轉清脆，好似黃鸝鳥在枝頭輕叫一般，聽來悅耳無比。

白雲飛痴痴道：「你說話眞好聽！」

那少女細眉一皺道：「你是怎麼了！喂，我告訴你呀，趕快把這根草放在嘴巴裏細細咬爛吞下去，否則你在日中的時候就會毒發死去。」

白雲飛接過那根紅草，吶吶的道：「妳要我吃草？」

那少女噗哧一笑，右頰現出一個小酒渦來，她笑着說道：「你又不是羊，誰叫你吃草來了，我是想你若就這樣將紅草咬爛，比較煎湯喝更好！」

白雲飛道：「姑娘我眞的中了毒？」

「哼！」那少女小嘴一呶道：「你若不信便算了，隨你去死！」

白雲飛忙道：「姑娘！我這就吃草，妳別生氣。」

那少女回嗔作喜，道：「誰要你吃草？這是要你吃藥。」

她看着白雲飛將紅草放進嘴裏，不由得撇嘴一笑。

白雲飛好不容易才將那根紅草吞進肚裏，却看到那少女嬌柔的笑容，他撇了撇嘴，道：「苦得要死，妳倒好笑呢，原來妳是要騙我上當！」

那少女道：「我是毒門中人，怎會騙你呢？」

「毒門？」白雲飛突然一驚，問道：「是不是百毒門？」

那少女點頭道：「是呀！你怎麼也知道？」

她看到白雲飛臉上突然蒙上一層鮮紅的顏色，忙道：「你快彎下腰來！」

白雲飛肚子裏咕嚕嚕地响起，一股鉅痛湧了上來，他的頭上立時泛起汗水，臉色通紅……

陡然之間，他雙手一按肚子，「哇」的一聲，吐出一灘黃水。一股腥臊之氣撲上鼻來，他幾乎栽倒地上。

那少女伸出手來，將他一把揪住，身形旋動裏，躍出六尺之外。

她振臂一揮，將白雲飛揪了出去，「噗咚」一聲，掉進滇海。

白雲飛一掉進滇海，只覺水寒刺骨，凍得他連打兩個寒顫！

但是他畧一划動雙臂，便覺得小腹之中，一股熱流冒了上來，剎時遍佈全身，將那股寒意驅除乾淨。

那少女咭咭笑道：「你這人不老實，該要你吃點苦頭！」

她看到白雲飛在水裏，一浮一沉的，似乎不大會游泳，忙道：「喂！你會不會游水？」

白雲飛惱怒道：「我不要妳管。」

「哼！我偏要管！」那少女右手一抖，紮在她腰際的一條帶剎時飛了起來。

白雲飛眼前一花，身子已經脫水而起，被那條彩帶纏住腰部，帶上岸來。

他全身水漬，頭髮披散，狼狽無比的望着那個少女。

「喂！」那少女柳眉一挑，突然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白雲飛怒惱的說道：「妳問這個幹什麼？」他接着又問道：「妳為什麼把我拋進水裏？」

那少女哼了聲道：「你這人眞不知好歹，剛才你毒性外散，若不浸在水中，等會還是循着毛孔滲進體內，我花了半個時辰採紅草給你，又是為什麼？」

白雲飛恍然道：「哦！這樣該要謝謝姑娘了！」

那少女搖了搖手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白雲飛道：「在下白雲飛。」

「白雲飛？」那少女唸了一下，抬起頭來，指着天上的白雲道：「就是那片飛移的白雲？」

白雲飛道：「姑娘說笑了，不過在下的確是姓白，名雲飛。」

那少女笑道：「你的名字很好……」她想了一下，又道：「你怎麼不問我的名字？」

白雲飛躬身道：「請教姑娘芳名如何稱呼？」

那少女一噘嘴道：「我叫夏馥萍，喂！白雲飛，你說我這名字好嗎？」

白雲飛連忙點頭道：「好！姑娘的名字的確很好。」

夏馥萍望了白雲飛濕濕的衣衫，問道：「你眞是個呆子，身上這麼濕濕的也不難過嗎？」

白雲飛苦笑一聲，撩了撩披散的頭髮道：「難過又有何用，我也沒有什麼衣服好換！」

夏馥萍想了一下，詫異的道：「你又為什麼昏倒在我竹樓裏呢？」

白雲飛想起整夜奔波，逃避那無量宗主吳劍南的殘殺整個點蒼山的大火，受盡了痛苦的煎熬，不由得心裏一陣難過。

他輕輕嘆口氣，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夏馥萍道：「你不是雲南人？這是滇海你還不知道呀？喂！你到底是從那裏來的？」

白雲飛道：「我從點蒼山來的。」

夏馥萍睜大眼睛，說道：「你是點蒼派的？」

白雲飛想要點頭承認，但是想了一下，却仍然搖了搖頭。

夏馥萍道：「我曉得你不會武功。」她想了下又道：「喂！你想不想學武功？」

白雲飛搖了搖頭道：「我最討厭學武功了。」

他只覺身上濕濕的很是難受，所以抖了抖衣衫。

「哦！」夏馥萍道：「我倒忘了你身上濕濕的，喂！你跟我來。」

她將藥鋤和竹籃拾了起來，朝白雲飛望了一眼，道：「你也是個小獃子，連衣服濕了也不曉得換下來，而且還不願學武功！」

白雲飛默然不理會夏馥萍，他暗忖道：「我是不好意思在妳面前脫衣罷了，至於說練武，哼！我爹逼着我練都不願，人各有志，我怎會是小獃子？」

夏馥萍道：「我帶你到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去，再叫你看一個世界上最怪的人，你可願意？」

白雲飛搖了搖頭道：「我還有事要辦，我要趕到青城山去。」

夏馥萍凝望着白雲飛道：「你可願意為我做一件事？」

白雲飛見對方眼中射出一股逼人的眼神，他心中怦然一跳，只覺得自己實在不能抗拒她的要求。

他點了點頭，道：「我答應你。」

夏馥萍道：「那麼你跟我到本門白玉峯寶庫裏去。」

「白玉寶庫？」

白雲飛眼中露出一股難以言喻的表情，他沉聲問道：「妳是百毒門的？」

夏馥萍點了點頭，道：「對呀！我爹就是門主夏鞏仞。」

白雲飛掉頭就走，理也沒理夏馥萍。

夏馥萍一愣，說道：「喂！你到那裏去？」

她見白雲飛假裝沒有聽到，怒道：「白雲飛！你是不是人？」

白雲飛猛然回頭，雙眉斜起，怒道：「妳說什麼？」

夏馥萍道：「我救了你一條命，你還答應願意為我做一件事，如何掉頭便走？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說話不算話，我還罵得你錯呀？」

她說話快速無比，犀利得好似一枝劍揷進白雲飛的心裏一般，使得他連說話的理由都沒有，只有默然的低着頭。

夏馥萍吁了口氣道：「我看你老實得很，誰知你竟會這樣……」

她担起藥籃，束起彩帶，掉過頭便往矮林去。

白雲飛叫道：「夏姑娘！」他追了上去，道：「我願意跟妳到白玉峯去。」

夏馥萍回嗔作喜，掉過頭來道：「好吧……我們……」

她見到白雲飛步履之間，輕靈無比，詫道：「你是練過武功嘛！」

白雲飛搖了搖頭，說道：「我是因為常跟我爹跑路，脚程才練出來，有什麼不對嗎？」

夏馥萍搖搖頭道：「你別作聲，跟着我來。」

她向着右側飛躍而去，隨着她身形移動，彩帶飄拂，輕靈美妙，正似凌波仙女，姍姍而去……

白雲飛目光落在那雙雪白的足踝上，心湖漾起一絲漣漪，他暗自忖道：「我從來都沒有見到有如此美好的女孩子，也沒有與她們說過話，但是現在却能够一點都不畏懼的說了出來，這眞是奇怪！」

思忖之際，他穿過矮林，來到一條狹谷之中。

夏馥萍回過頭來，只見白雲飛都不落後的緊隨着自己，她暗暗稱奇，身形稍為慢了一點，說道：「我們這時走的是後山秘道，前面都是本門弟子，所以不能帶着你上白玉峯去，因為那已被我爹爹劃為禁

地。」

白雲飛吼道：「妳又為何要帶我到那裏去呢？」

夏馥萍道：「我要你救一個人。」

白雲飛苦笑道：「你又不是不曉得，我一點武功都不懂，怎能够救別人？到了妳們毒門禁地，恐怕連命都不保呢！」

夏馥萍笑道：「正是要你不會武功才行，否則我還要把你帶上山去？」

白雲飛詫異的道：「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夏馥萍道：「有一個武功很高的怪人，他一生之中以一枝大烟桿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一天他碰到我爹爹，却為了不服氣我爹弄毒本領，所以和我爹打賭……」

白雲飛好奇的問道：「他們可是賭妳爹弄毒的本領？」

夏馥萍點頭道：「那大烟桿自恃本領高强，所以賭我爹不能對他施毒，誰知道我爹僅與他說幾句話的工夫，便已對他下了毒，使他連忙運氣逼阴毒性……」

她鑽進了一個山洞，喊道：「喂！你小心着。」

白雲飛小心的鑽進山洞，發覺裏面寬敞無比，一條石階直通而上，抬起頭來只看到黯淡的光綫透下。

夏馥萍道：「循着這石洞上去便到了寶庫，那個大烟桿就被困在裏面，一直不能出來。」

白雲飛問道：「那大烟桿困在洞裏有多久了？」

夏馥萍道：「到現在，已有十七年之久了！」

白雲飛一驚，道：「什麼？十七年了！怎麼這樣久？」

夏馥萍笑了下，道：「我爹聰明無比，他知道本門困不住大烟桿，所以跟他打賭，要他答應自動到白玉峯來，由我爹用八根毒蛛絲將門封住，非要等有一天，來一個絲毫不會武功的人能將蛛絲解開，他也就自由了。」

白雲飛想了下，道：「這樣一來，他豈不是永遠不能出山了嗎？妳想想，令尊若不願他脫困而去，怎會讓不懂武功的人接近那寶庫呢！」

夏馥萍深深地看了白雲飛一眼，含着讚賞的目光，道：「一點都不錯，我爹就因為這樣，把白玉峯劃為禁地，不許任何人接近。」

她頓了頓又道：「我從小看着他，一直想放他出去，但是却一直不敢，當然，我會武功是不能解放他出去的。」

白雲飛詫道：「這又為什麼呢？」

夏馥萍突地將食指放在唇上，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不要說話，現在我們可以上去了，因為我爹已經走了。」

她放下藥鋤，朝石階行去，緩緩往上攀登。

白雲飛跟着夏馥萍，一直爬了七十個石階，方始到正頂端。

夏馥萍伸手一推，一道閘板移了開去，她伸出頭去，望了一眼，便躍上石室。

白雲飛一踏上石室，便聽到一聲沉鬱的喝聲：「王八羔子，你是什麼人？」

夏馥萍身形一閃，自石門後現身出來，她叫道：「大烟桿，是我！」

那人大笑道：「呵呵，王八羔子，小鬼精靈妳敢騙我，那明明是個臭小子！」

夏馥萍側過頭來朝白雲飛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拉着白雲飛往裏面走去。

白雲飛被夏馥萍柔荑一拉，不由自主的跟了過去，他走了兩步問道：「那大烟桿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夏馥萍還未說話，裏面那人吼道：「誰敢說我大烟桿歐陽空是壞蛋？我打爛他的嘴！」

白雲飛宏聲道：「哼！是我說的，怎麼樣？」

夏馥萍臉色一變，趕忙將白雲飛拉着回頭就走。

那人哈哈大笑，喝道：「你們替我回來！」

白雲飛只覺全身一緊，一股力道將自己牽得往後退去，竟然停不住脚。

他吃了一驚，趕忙用力一掙，但是却絲毫不能動彈，硬是被那股勁道拖過去。

夏馥萍焦急的道：「大烟桿，他一點武功都不會！」

那人大叫一聲，道：「什麼？他不會武功！」

白雲飛只覺束住全身的勁道一鬆，自己立身不住，一交跌在地上，直把他跌得腰痠腿疼！

他憤怒的抬起頭來，只見八條晶亮的蛛絲黏在門檻之上，將整個門都封住了，在蛛絲網後，一雙碩大的羊毛鞋出現在他的眼簾。

他立起身來，眼光一轉便看到那人，這一看之下登時嚇了他一跳。

敢情那人穿着一身長約四尺的羊皮皮襖，套着一條羊毛袴子，再加上亂糟糟的虬髯，幾乎不像是人，倒像是一條老羊。

那怪人一個紅通通的大酒糟鼻子，和一雙細細的眼睛配在一起，湊成了極不調和的形像。

他手持一根粗如人臂，長有四尺的大烟桿，朝着白雲飛哈哈一笑道：「王八羔子的，你總算來了。」

白雲飛一愣道：「你認識我？」

大烟桿自坐着的石床上站了起來，猛的吸了口烟，咕嚕一聲，濃濃的白烟噴得白雲飛一臉都是，只嗆得白雲飛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歐陽空挺起個大肚子，道：「小王八羔子的，連這口都受不了，看來眞是不會武功了，好好！小精靈鬼，妳這下可幫到我的忙了。」

白雲飛擦了擦臉上的眼淚，沉聲道：「在下雖然不會武功，也不願使你脫困而出，因為像你這等人，只有為害別人！」

大烟桿一拍肚皮，「拍」的一聲，喝道：「放你奶奶十八個連環屁，我歐陽空什麼時候被人當面罵過，你這小王八羔子的！」

他舉起大烟桿一點，一溜勁風疾射而出，打在白雲飛「啞穴」之上，隨即見他一揮一轉，白雲飛立即被擊得跌出四尺之外，「拍達」一聲，重重地摔了下去。

夏馥萍跺了跺脚道：「唉！大烟桿，你到底幹什麼呀！」

歐陽空氣呼呼的道：「我可從沒遇過像這樣楞小子，竟敢當面頂撞我，若依我

早年的脾氣，早就宰了他，餵王八去。」

夏馥萍噗哧一笑，道：「你這麼大的年紀了，還跟小孩子計較這些！」

她面色倏的一整，嚴肅的說道：「我是要他來救你，若是弄惱了他，他不替你解開蛛絲，那麼你還是出不去！」

歐陽空一愣，眼光連轉之下，隨即咧開大嘴，笑道：「呵呵！我跟他開玩笑，他是不會着惱的！」

夏馥萍小嘴一呶，道：「誰像你這樣嬉皮笑臉的！」

她趕忙將白雲飛扶了起來，道：「別理他，他又在裝瘋！」

歐陽空叫道：「喂！小朋友，我跟你開玩笑，你不會發脾氣吧！」

白雲飛看到歐陽空一嘴的大鬍子，不住的抖動着，臉上滿是歉疚之色，不由得怒氣全消，搖了搖頭道：「算了，我也不跟你多說，但是你不能叫我小朋友，我叫白雲飛。」

歐陽空一拍肚皮道：「好，白雲飛這個名字眞好。」

他衝着夏馥萍擠了擠眼，又做了個鬼臉道：「小精靈鬼，妳眼光眞不錯呀！」

夏馥萍啐了一口，道：「呸！你這老不修的，老是亂放……」

她說到這裏，竟然說不下去了，臉上紅紅的……

歐陽空趕緊接上道：「老是亂放屁，對吧！」

夏馥萍臉孔漲得通紅，一跺脚，拉着白雲飛道：「走！我們別理他，讓他關個一百年！」

歐陽空叫道：「喂！白雲飛，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

白雲飛掉過頭來，望着歐陽空。

歐陽空拿起大烟桿在牆上敲了敲道：「白雲飛你可要學武功？要的話馬上拜我為師。」

白雲飛搖了搖頭，說道：「我不願學武！」

歐陽空跳了起來道：「什麼？你這小傻瓜，學了武功天下那裏都可去得，為什麼不願？」

白雲飛仍然搖了搖頭，坦然道：「我的天性就是不願學武！」

歐陽空道：「你若不學武，怎能配馥萍那小精靈，豈不是要被她欺負了嗎？」

「啐！」夏馥萍道：「狗咀裏長不出象牙！」

歐陽空抓頭搔腮的想了一下，道：「白雲飛，我可使你成為武林中第一人，你可願跟我學武？」

白雲飛望了歐陽空一眼道：「你若是天下第一人，怎會被人困住？」

歐陽空哇地一聲跳了起來，潑口大罵道：「王八羔子的，夏聾仞那老混蛋卑鄙無比……」

夏馥萍一聽，臉上泛怒，叱道：「大烟桿，你幹嗎罵我爹爹？」

歐陽空尷尬地笑了笑道：「好，你爹是個大好人……」他衝着白雲飛嘆了口氣道：「我一生就栽了這個觔斗，跟毒神夏聾仞放毒的本領作對，結果被困在這個洞裏，眞他媽王八羔子的倒霉！」

白雲飛被歐陽空那一臉滑稽像逗得一樂，忍不住笑了起來。

歐陽空又道：「你想想看，我這一身武功，怎會連這八根蛛絲都弄不斷？我只是一生最講信諾，非要不會武功的人替我解開蛛絲，而你又是不會武功，所以我想傳授你武功，請你先替我扯斷蛛絲，唉，誰知道你又不願意！」

他重重地嘆了口氣，在身上的毛襖上抓了幾下，突地道：「喂！我不要你做我的徒兒，就算你是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武功全都送給你，可以不可以？」

夏馥萍哼了聲道：「大烟桿，你的鬼計我知道，你想把全部武功送給他，而你變成全不會武功，可以自己弄斷蛛絲，哼！你別想！」

白雲飛苦笑一聲道：「我是的確不想學武功……」他頓了下又道：「但是我願意替你弄斷蛛絲！」

歐陽空兩眼睜得老大，喜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白雲飛伸出手去，正想要扯斷蛛絲，却被夏馥萍一把拉住。

她朝白雲飛眨了眨眼道：「你若替他解開蛛絲，那麼便與毒門為敵，以後我爹找上你，該怎樣？」

歐陽空一拍肚子，大烟桿一揮，勁風呼呼飛旋，喝道：「白雲飛別怕，若是那毒神老混蛋敢找你，我大烟桿不打得他屁滾尿流才怪！」他看到夏馥萍一瞪眼，趕忙咋舌，將話吞了回去。

他眼珠一轉道：「喂，白雲飛，你若替我扯斷蛛絲，出去後，我答應你三個條件！」

白雲飛想了下道：「好吧！就此一言為定！」他踏前一步，伸手一撥，便將八根蛛絲扯斷。

歐陽空狼嘯一聲，身形如鳳飛旋而出，大烟桿連揮之際，整座石屋碎裂，「轟隆」一聲裏，石屑飛揚開去……

他哈哈大笑道：「今日我可要將夏聾仞那老混蛋的毒子毒孫打得半死不活，出出這口鳥氣！」

他身形一動，已將白雲飛挾住，如電閃星逝，躍出白玉峯外。

日正當中，陽光炎熱的照射着。

自幽深的石洞裏傳來夏馥萍嬌柔的呼喚聲，她叫着奔了出來。

但是，白雲飛已被歐陽空挾着躍出洞外。

歐陽空十七年來困於這石洞中，不得半點自由，這下一旦脫困，高興得狂笑一聲，毫不停頓的自洞口躍下山去。

宏亮的笑聲有如一連串響起的悶雷，在山中迴盪開去，直震得白雲飛耳鼓隱隱生痛。

他眼見那通往洞口的層層石梯在眼前急速閃過，身上被山風一逼，使得呼吸都為之一窒，難過無比。

望着飛快上升的重重樓宇，他趕緊轉移視線往上望去，陡然之間，他看到立在洞口的夏馥萍湧身躍了下來。

他心中一震叫道：「馥萍，妳……」

歐陽空左手挾着白雲飛，正自空躍下之際，突然白雲飛掙扎了一下，幾乎掙脫他的手肘。

他破口大罵道：「王八羔子，你想死

啦！」

他用勁一挾，右手烟桿倏然斜伸而出，敲在石階之上，「叮」一點火星迸出，藉着那一頓之勢，他那急速降落的勢子，立刻便緩了一緩。

白雲飛被歐陽空那一挾，幾乎連肋骨都斷了，他大叫一聲：「你把我的骨頭要挾碎了，還不放鬆手！」

歐陽空用煙桿在白雲飛身上一戳，道：「小子別叫，我知道你急什麼！」

他右手平伸，身形一兜一轉，翻了兩個觔斗，飄身落地，立即便將白雲飛放了下來。

白雲飛半邊身子幾乎都已麻木了，他脚步方一落地，立即便抬起頭來，往峯腰的石洞望去。

夏馥萍飄身而下，身上彩帶繚繞，裙裾揚起，有似一蕾鮮艷美麗的花朵，自空飄降下來。

白雲飛不料夏馥萍竟會藉着衣裙被大風鼓起的浮力，而緩緩飄身落了下來。

此刻，在他的眼裏，夏馥萍正像一個仙女乘着浮雲，御着微風冉冉降臨塵世，所以剎那間，他幾乎楞住了。

歐陽空哈哈一陣大笑，寬大的袖子一揮，一股微風颯然揚起，隨着眼前一花，夏馥萍便落下地來。

一股馥郁的香風輕颺而起，歐陽空左手疾伸，一把扣住夏馥萍的手腕，道：「好個丫頭片子，妳膽子可不小，這麼高的山妳也敢跳下來，不怕摔斷腿？哼！追男人連命都不要了！」

夏馥萍臉色原本蒼白無比，此刻一被歐陽空責罵，立即紅了起來，她振臂一揮，掙開了歐陽空的手，啐道：「呸！老不正經的，胡說八道，小心爛掉舌頭！」

歐陽空兩眼一瞪，道：「嘿！妳敢對老人如此，我馬上便將這傻小子帶走！」

夏馥萍雙頰紅馥馥的，望着歐陽空臉上那種似笑非笑的怪異表情，她哼了一聲，道：「你敢！」

歐陽空皺了皺眉頭，肅穆地道：「我不敢！我再也不敢了！」

夏馥萍一見歐陽空那種滑稽樣子，想到自己那種情急的表情，不由得嘴角露出了一絲嬌羞的微笑。

白雲飛見夏馥萍與歐陽空在鬧着玩，臉上那種淡淡的薄暈直逗得他遐思不已。

這時看見夏馥萍羞怯地一笑，那有如櫻桃的紅唇綻破開來。露出了編貝似的玉齒，頓時之間，他為那迷人的美麗震懾住了。

夏馥萍烏黑的眼珠輕輕一轉便看到白雲飛那種痴呆的表情，陡然，她的臉頰漲得通紅，長長的睫毛闔了起來。

她那濃密的睫毛眨動了一下，立即又睜開眼睛。

但是當她看到白雲飛仍自凝目注視着她時她不禁嬌嗔道：「喂！你怎麼啦？」

白雲飛紅着臉慌忙別轉頭去，眼光瞥處，他見到一個全身黑衫，身材魁梧的老者有如流星隕石似的飛躍而來。

他臉上泛起驚詫的表情，張開嘴來正待說話，却聽到歐陽空揶揄的笑道：「天下那有像妳這樣的女孩子，臉皮這樣厚，怪不得老毒物……」

「哼！」一聲冷漠陰澀的哼聲響起，風聲微颯，那個黑衫老者已經來到跟前。

他臉色陰沉地道：「老煙蟲，你敢罵我的女兒？」

歐陽空禿眉一揚，道：「王八羔子的老毒物，你來得正好……」肩膀一動，大煙桿疾伸而出，經空中一揚，喝道：「呸！先吃我一桿！」

那黑衫老者冷哼一聲，身形微動，已閃出四尺開外，他兩指平劃而出，「嗤」地一響，順着那擊來的煙桿敲去。

歐陽空低嘿了一聲，長大的煙桿陡然一沉，有似一條靈蛇似的一縮一吐，碩大的煙鍋對着那迅捷劃來的兩指迎去。

那黑衫老者見歐陽空那枝大煙桿的煙鍋之中殘留着不少未燒盡的煙絲，隨着煙桿抖動，裏面立即冒起青煙。

他曉得自己兩指一被煙鍋罩住，裏面的煙火足可便使手指燒爛，他罵道：「好個混賬的老煙蟲，你的心好狠。」

喝聲之中，他右手兜一大弧，左掌五指伸開，倏然反拍而出，一式「孔雀開屏」擊出。

歐陽空嘿嘿一陣怪笑道：「好一式孔雀開屏，你且看我的毒蛇放屁！」

他將煙桿一抖，一蓬烏影排空而出，好似黏着對方的手掌似的，將那奧妙揮到的五指阻住。

隨着身形移動之際，一股臭味揚溢，那仍在燃燒的煙碴，「波」地一聲疾射而出，自對方掌影的空隙穿過。

那黑衫老者已經不及閃開，身上頓時被那一團燃燒着的煙碴擊中胸前。

「嗤」地一聲，他那黑色的長衫燒出一個大洞，一股焦味溢出。

他嘿地一聲，掌心力道一吐，身形移出八尺之外。

歐陽空哈哈大笑道：「老毒物，我這招『毒蛇放屁』如何？」

那黑衫老者鐵青着臉，右手迴指一揮將粘在衣衫上的煙碴彈去。

他陰沉地道：「老煙蟲，你這手功夫可太卑鄙，像是下三流的毛賊！」

歐陽空笑容一斂，臉色一沉道：「放你奶奶十八個連環屁，我老人家受了這十七年的寃氣，讓你抽一桿還不好？惹得我火大，燒了你這烏百毒谷！」

白雲飛剛才正在為這兩個奇人的迅捷如電奧秘無比的絕技懾住心神，這時竟不料歐陽空竟又開口罵起來。

那粗鄙的語句使得他皺眉不已，他暗忖道：「這老人家也眞是個怪物，說話一點都不考慮，亂罵一通……」

夏馥萍輕皺秀眉，叫道：「喂！老怪物，你怎麼能這樣罵我爹爹！」

歐陽空一瞪眼道：「這還不是妳那王八羔子的老毒物……」

夏馥萍娥眉倒豎，叱道：「你還敢亂說，我要把你……」

歐陽空舌頭一伸，趕忙臉上堆笑，拱手道：「不敢，不敢，姑奶奶妳嘴上留點德吧！」

白雲飛覺得奇怪無比，想不到歐陽空這等高強的本領，豪放不羈的性格竟會害怕夏馥萍。

他目光一轉之際，突地接觸到兩道冷

颯的寒芒，頓時好似全身都掉入冰窟，不由打了個寒顫。

那黑衫老者望了望白雲飛，冷漠地哼了聲道：「是這個小子扯斷蛛絲放你這老煙蟲出來的？」

歐陽空得意地道：「嘿！你以爲可將我困上個八十年，讓我老死洞裏？沒想到眞有這一點武功都不會的混小子放我出來吧？」

那黑衫老者沉聲道：「你是何人？怎麼進來的？」

他不問白雲飛會不會武功，顯然他是相信歐陽空不會說謊話的，因爲過去十七年來他能靠着那八根蛛絲，便困住了歐陽空，也就是仗着歐陽空一諾千金永無更改的怪脾氣。

白雲飛望了望那黑衫老者，理都沒有理會。

那黑衫老者臉上肌肉一陣抽搐，鐵靑着臉色道：「馥萍，他是怎麼進來的？」

夏馥萍臉色微變，紅潤的薄唇蠕動了下，訥訥地道：「爹，他……」

「哼！」那黑衫老者沉聲道：「他怎麼啦？快說！」

白雲飛一見夏馥萍那種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由得心裏泛起一股難言的滋味，他說道：「在下白雲飛，是走路來的！」

那黑衫老者眼神中的鋒芒驟然大盛，盯住白雲飛說道：「你是從那裏進來的？」他說話之間，右手緩緩擧了起來。

歐陽空怪叫道：「王八羔子，老毒物你想以大欺小，嘿，他可眞是一點武功都不會囉！」

那黑衫老者擧起的手掌慢慢變爲漆黑，在陽光之下閃出懾人的詭異光芒。

歐陽空嘿了一聲道：「你這手毒功還是老樣子，別來顯威風給後輩看了，讓我見識見識這麼多年來，你這手毒掌功有何進步？」

他左手一帶白雲飛道：「你走開點，那老毒物比狼還狠，就因爲心毒如蝎，所以才當上毒門的掌門人！」

白雲飛驚詫道：「他眞是毒門掌門人？那麼是夏馥萍的……」

歐陽空一瞪眼道：「你眞不知道他就是那小精靈鬼的老子，毒神夏鞏仞？」他眼珠一轉，嘴角似笑不笑地道：「我也想不到這王八羔子的老毒物會生出這個像鮮花似的大閨女，看來眞是他奶奶的祖上積德！」

毒神夏鞏仞臉上顏色變了幾次，他幾乎要被歐陽空氣得吐血，大吼一聲道：「老煙鬼，吃我一掌。」

他欺身出掌，一股犀利的勁風削將出來，帶着一蓬腥臊揚溢而出。

歐陽空一拉白雲飛，連退十步之外，道：「你退得遠一點，別讓毒風碰上！」

他說話之間大煙桿朝羊毛皮襖的背後領子一揷，雙掌一搓，緩緩拍了出去。

勁風漩激而出，尖細的嘯聲響起，歐陽空隨着雙掌抖出之勢，連跨八步，在地上留下了八個深深的脚印。

「嘭，嘭，嘭——」

一連三聲巨響，有似悶雷暴起，歐陽空雙掌突然懸在空中與夏鞏仞那雙烏黑的手掌相觸，立卽他們雙掌貼住沒有分開。

夏鞏仞眼中射出駭人的鋒芒，手上變得更加烏黑起來，一條條的靑筋暴起，有如蚯蚓的蠕蠕而動。

「哼！」歐陽空悶哼一聲，全身灰白的羊毛襖一陣波動，每一根羊毛都豎了起來。

夏鞏仞臉上滲出點點汗珠，臉色變得蒼白……

歐陽空滿頭亂髮倏然豎了起來，他似莽牛樣的跨前兩步，雙掌一抖，大喝道：「去你奶奶的蛋！」

夏鞏仞脚下一浮，被那股大力一推，直飛十步之外，幾乎跌倒於地。

歐陽空滿頭亂髮軟了下來，他深吸口氣平靜地道：「十七年來，你這毒功也不見得有何精進！」

他疾行兩步，煙桿一兜，沉聲喝道：「你且看我這一招！」

桿影一立，陡然之間，那枝大煙桿自一個奇奧的方位擊出，他的巨大的身形有似陀螺疾轉，桿影紛亂……

夏鞏仞悶哼一聲，身形一晃，却連連翻起四個筋斗，又跌出七步之外。

夏馥萍尖叫一聲道：「爹！」她忍不住飛跑過去。

夏鞏仞翻身躍了起來，臉孔鐵靑地道：「你這是什麼功夫？」

歐陽空嘿嘿一笑道：「怎麼？摔了四個筋斗還嫌不够？哼！若不是看在你那寶貝女兒的面上，早就叫你躺在地上了！」

夏鞏仞冷澀地道：「你今日也別想走出百毒谷了！」他目光一閃，又道：「這谷裏我已埋伏了二百門人，佈了五個毒陣，就算你脅生雙翅也逃不出去！」

歐陽空瞪大雙眼道：「夏鞏仞，十七年前我們是怎樣約定的？」

夏鞏仞傲岸地道：「我們是約好你若能擋得我所施之毒兩天之久，便算我輸，否則你要被我囚困起來，直到有不會武功的人將那蛛絲扯斷方能恢復自由！」

歐陽空哈哈一笑道：「就這麼這一句話，我現在是否恢復自由了？」

「一點都不錯！」夏鞏仞陰沉地望了下白雲飛，目中儘是怨毒之意。

歐陽空臉上笑容一斂，正色地道：「那麼你還來這一套，豈不是有背約言？」

夏鞏仞睨着白雲飛，冷冷道：「但是我並沒說不可以留下那放你出來的人！」

歐陽空一楞，心中勃然大怒，登時雙眉聳起，破口罵道：「好個王八羔子老毒物，你心計用得好深，怪不得筱芳……」

毒神夏鞏仞臉色一變，目中射出凶毒的神光，狠聲道：「你說什麼？筱芳怎麼啦？」

歐陽空也好似知道自己失言，他閉上嘴巴，左手抓了抓亂草似的鬍子。

夏鞏仞邁進一步道：「老煙蟲，你今日若不將這句話交待淸楚，我拚了毒門自江湖除名也要將你們留下！」

歐陽空禿眉一斜，怪叫道：「姓夏的，你少神氣，我再叫你吃上一記『顚倒乾坤』，翻你二十個大筋斗！」

夏鞏仞哼了一聲道：「想不到關了你這十七年，竟然被你練成這種功夫！」他眼睛一瞪，狠聲說道：「但是你若要憑着這個便能離開此地，除非要使毒門弟子死

絕！」

夏馥萍渾身一顫，叫：「爹，你爲什麼……」

夏鞏仞猛然側身，厲聲叱道：「走開！誰叫妳多嘴？」

白雲飛只見夏馥萍滿臉驚惶錯愕，掩着臉哭泣地踉蹌而走，他的心裏立刻泛起了一股憤意。

陡然之間，他踏一步，大喝道：「且慢！」

夏馥萍愕然的回過頭來，眼裏閃爍着淚光，詫異地望着他，臉上兩道淡淡的淚痕使得她看來更是令人憐惜。

白雲飛眼光閃過她嬌柔的身軀，凝注在毒神夏鞏仞臉上，此刻，他只覺心裏充溢着憤慨，再也不怕對方那冷峻冰寒的眼神了，他沉聲道：「你身爲一門之長，竟然不明是非，不守信諾，死死的糾纏着歐陽前輩，這等行爲連一個武林後輩也不如，哼！眞虧得你能說得出口！」

夏鞏仞怒道：「小子，你說什麼？」

白雲飛大聲道：「我說你卑鄙無恥，不知認錯，竟然要整個毒門弟子都爲你一人的私慾而賣命……」

夏馥萍尖聲大叫道：「雲飛……」

一道黑影凌空而來，窒人的腥風似巨山傾倒，當頭壓了下來，白雲飛語聲立時一頓。

歐陽空怒喝道：「鼠輩敢爾！」

一道桿影排空擊出，那股沉猛的勁風立卽迴旋而開，好似被一層鐵壁擋住一樣，未能攻了過來。

一溜烏影嗤地一聲急嘯而起，那道黑影立卽倒飛開去。

「啊——」悽烈的慘叫聲中，歐陽空左掌一豎，已與夏鞏仞對了六掌。

他怒目喝道：「好個不要臉的老毒物，竟敢暗算一個手無寸鐵，不知武功的後生晚輩。」

夏鞏仞湧身後退，迅捷地側首望了一下，已見自己門下外三堂的紅蝎堂主頭骨被歐陽空擊碎，流得滿臉鮮血死去了。

他陰森地一笑，撮唇一呼，刹時之間，那站在遠遠的毒門弟子都圍攏過來。

他喝道：「佈靑蛇，金蜈兩陣！」他頓了頓，側首問道：「白蜍堂主彭玉欽何在？」

一個瘦削老者自他身後走了過來，拱手道：「彭玉欽在此聽令。」

夏鞏仞問道：「你剛自點蒼趕回，昨晚辛勞了，帶你堂下弟子去休息！」

那領下有着山羊鬍鬚的彭玉欽恭聲道：「領門主令諭！」他作了一禮又道：「無量宗主吳劍南交來之千年伏苓兩本，及黑翼金尾蜂三籠已帶回交與孟長老……」

夏鞏仞道：「嗯，我知道了，你且下去休息！」

白雲飛見那白蜍堂主彭玉欽就要走了，忙叫道：「站住！」然後問道：「你可是受吳劍南之請，到點蒼去的……」

彭玉欽側過頭來冷冷瞪了白雲飛一眼，哼了一聲沒有說話，臉上全是輕蔑的表情。

白雲飛焦急地問道：「點蒼是否沒有人逃生……」

彭玉欽陰陰地道：「哼！點蒼弟子三百餘人，沒有一人逃脫鉅毒，烈火，兵刃之下，從此點蒼自江湖除名！」

白雲飛心頭大震，幾乎要昏倒過去，他的眼裏，濕了，心裏泛起一股强烈的怒火。

他怨毒地凝視着彭玉欽，堅毅地道：「我也要將毒門全部毀滅，自江湖除名！」轉臉怒視夏鞏仞道：「姓夏的，你等着吧！」

夏鞏仞嘿嘿一聲道：「小子！你是點蒼派的弟子？」

白雲飛擦了擦流下臉頰的眼淚，道：「你不須多問，五年之內，我必定會親手殺死你！」

「啊！不！」夏馥萍尖聲叫道：「白雲飛！你不能這樣！」

夏鞏仞叱道：「彭玉欽，把她帶回交給她師父！」

白雲飛望着夏馥萍哭着而去，但是他却不敢多看，低下頭來，他的眼淚又簌簌流下。

他心中喃喃地道：「我與妳已是仇人了，我再也不能見妳……」

歐陽空一拍白雲飛肩膀，說道：「好小子，別哭，你若是喜歡那小妞，別怕什麼，我一定盡力幫助你！」

夏鞏仞臉色鐵靑，道：「今日你們還想出得去？」他一揮手，那些毒門弟子，都手持一個竹筒緩緩的行了過來。

歐陽空目光一閃，毫不在意地道：「就憑這區區毒物，便想要我們留下？」

夏鞏仞理都沒理歐陽空，大喝一聲道：「毒蛇出洞，金蜈行空——」

那前面一排毒門弟子立時將手中竹筒往地上一抛，刹時一條條的小蛇自竹筒口鑽了出來。

「嗡——」刺耳的怪聲倏然響起，空中一片金光閃爍，數不淸的金翼將目光都遮住了。

白雲飛抬頭一看，只見那飛在空中的都是一條條生着翅膀的金黃色蜈蚣，頓時臉色一變。

歐陽空右手往懷裏一掏，一道銀光閃爍而起，他肅容道：「小子，快將這銀軟甲穿上！」

白雲飛看見歐陽空手裏拿的是一件背心似的軟甲，銀光閃閃，不知是什麼東西織成的。

他還在猜疑之際，夏鞏仞大喝一聲道：「老煙鬼！你敢將我銀縷寶甲偸去？」

歐陽空大煙桿往外一揮，說道：「小子，你還不快穿上，否則會給這些毒物咬死！」

白雲飛趕緊將那銀色軟甲接過手中，也不管爲什麼那軟甲如此寒涼，往身上便套了上去。

歐陽空得意地道：「我挖了條地道通到你那寶庫裏，把你們庫裏值錢的東西都搬來了！喏！這是殷時的小香爐，這是漢時的古玉玦……」他從懷裏一樣一樣的掏出許多東西，又一樣樣的塞進懷裏。

夏鞏仞身爲毒門掌門，弄毒功夫高明無比，在江湖上被尊稱爲毒神，可從未被人這等侮辱過，剛才連翻幾個筋斗已算是丟人了，現在又被歐陽空當面嘲笑一番，氣得幾乎要吐血。

夏鞏仍做夢也不會想到歐陽空會挖個地道潛入寶庫之中，將自己心愛的珍藏古物盜了出來，所以一時之間，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歐陽空做了個怪樣，道：「我們這樣融洽的相處了十七年，照理你應該送點禮物給我，作爲惜別的紀念，所以我乾脆揀我自己喜歡的拿，這樣你也自在，又不會失禮，老毒物，你說可對？」

夏鞏仍大吼道：「對你的屁！」他臉孔漲得通紅，一揮手道：「黑蛛堂主龍在天，青蛇堂主靳平，金蜈堂主古洪，藍蜥堂主宋學彪，聽令——」

在他身後立着的四個身着四種顏色衣衫的老者齊都拱手爲禮，沉聲道：「聽門主令——」

夏鞏仍右手中指之上，戴着一枚雕着獠牙鬼頭的碩大指環，隨着他右手抖動，指環之上泛出烏黑的光芒，閃爍生輝。

他臉上肌肉不住的扭曲着，強自抑制住激動的情緒，沉着嗓音喝道：「佈下千毒大陣！」

黑蛛堂主龍在天長嘯一聲，身形急翻而起，朝北邊躍去，青蛇堂主靳平輕哼一聲，往東方躍去。

金蜈堂主古洪怪嘯一聲，往南方躍去，藍蜥堂主，默然不作一聲，身形一側，躍向西方而去。

他們行動迅捷無比，刹時便在那些毒門弟子之外立好，齊都肅然的凝注在場中的歐陽空身上。

夏鞏仍咬牙道：「今日我要使你們屍首無存，挫骨揚灰……」

歐陽空禿眉一揚道：「好毒的老毒物，你關了我這麼久，使我受盡了孤寂寥落之苦，今日我沒把你宰了，你倒要使我們挫骨揚灰！」

他話聲未了，夏鞏仍大喝一聲，刹時，一陣柔細的笛音響了起來，蠕蠕而動的青蛇，齊都昂着頭，緩緩爬行過去。

滿空嗡嗡之聲大響，那些長着細薄翼片的百足金蜈，齊都迂迴攻襲而下……

歐陽空大喝一聲，左掌兜起一個大弧，迴旋劈將出去，掌勁如刀削出，頓時將空中飛撲而來的金蜈擊得掉落不少。

左掌迅捷地伸入懷中，掏出一個紫色玉瓶。

夏鞏仍怒喝道：「老烟鬼，你拿的是什麼？」

歐陽空哼了聲道：「海南龍涎香！」

他飛快地將玉瓶塞子打開，將裏面的粉末齊都倒進烟鍋之中。

夏鞏仍大喝一聲，道：「快將金蜈收起！」

歐陽空手持火石，冷笑道：「你這話說得太晚了。」

一點火光爆出，射在烟鍋之中，一縷輕烟立即嬝嬝而起，濃郁的香味隨風飄散開來……

那些飛在空中的金蜈正在往下飛襲之際，突地一陣騷動，紛紛斂着金翼急速墮下地來。

白雲飛被那股濃郁的香味一熏，胸中舒暢無比，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兩口。

歐陽空眼光閃處，瞥見白雲飛不住深深地呼吸，他怒罵一聲，飛起一掌，摑在白雲飛臉上。

白雲飛身形一幌，幾乎跌倒於地，他劍眉一揚，抗聲道：「你幹嗎打我？」

歐陽空罵道：「王八羔子！你想找死？這龍涎香可是吸得？你沒看見蜈蚣？」

白雲飛抬頭一看，只見滿空密佈的金蜈此刻掉落大半，其餘的都四散逃走，攝動的翅膀也都顯得無力……

他驚詫地道：「這香……」

「這是海南的龍涎香，最是這些毒物的剋星，但是人也不能多吸，否則會經脈抽搐而死！」

夏鞏仍咬牙切齒，望見那些畏縮不前，蜷曲着身子的青蛇，氣得直發抖。

歐陽空睨了一下道：「老毒物，你可沒想到我會把你寶庫裏的龍涎香也搜到了吧！」

他狂笑着又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夏鞏仍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金蜈堂主古洪飛躍過來，驚道：「門主，你怎麼啦？」

夏鞏仍擦了擦鬚上的血漬，道：「你們守住方位，今日我非要親手將他殺死，否則不能解我的恨！」

金蜈堂主睨了歐陽空一眼，肅然道：「門主，你要施出『無影之毒』了？」

夏鞏仍沉聲道：「你走開一點。」

他撮唇一吹，發出一陣怪音，刹時毒門子弟都走個乾乾淨淨，那些青蛇也都紛紛躲進草叢之中，一瞬間，整個草坡都走得乾乾淨淨的，只有那四個老者分立八丈之外，嚴肅地望着這邊。

歐陽空手持着大烟桿，臉色立即凝重起來，他喃喃地道：「無影之毒……」

他昂起頭來，問道：「老毒物，你又要擺什麼噱頭？難道就憑這句話便能唬住我不成。」

夏鞏仍雙掌一搖，目中射出凶殘的光芒，凝視着歐陽空，停了一下，他緩緩地向前走了兩步。

歐陽空心中忐忑，一推白雲飛道：「你走開點，老毒物要跟我拚命了！」

夏鞏仍低喝一聲，身形陡然疾轉，黑色的大袍一陣抖動，已躍在空中。

歐陽空脚下一旋，正面對着毒神夏鞏仍，但是當他瞥見那玄黑色飄起的大袍時，腦中靈光一現，不由暗叫一聲道：「不好，這王八羔子佔住上風是要想利用風力將那毒粉洒出……」

他大喝一聲，身如急矢彈起，大烟桿揮動之下，連攻八桿，有如狂風暴雨，驚濤駭浪，威猛無儔的捲將過去。

夏鞏仍冷哼一聲，十指驟然一彈，十縷勁風成束射出。

歐陽空清吟一聲，身形平空移出六尺，避開那束勁氣。

夏鞏仍大袍一展，一陣輕風飄過，帶着一股清香……

歐陽空只覺胸口一悶，全身都攣了起來，他大叫一聲，烟桿急劇而出，奧秘無比的擊了下去。

「嗤啦」一聲，烟鍋劃破那揚揚在空中的黑袍，敲在夏鞏仍的肋下「志堂穴」。

夏鞏仍悶哼一聲，從空中跌了下來，「叭噠」一聲摔在草坡之上。（未完）

七代劍

幾番生死情仇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婆婆對陳鑫二十年來的積恨冰釋後，相偕往找慕容燕，戚明星不想跟他們一道，便獨自往鐵船幫找越西鴻了斷，那日途經匽城，驀見南蠻王向郊外急馳，戚明星急跟踪，在一密林中發現南蠻王正向第二代三花娘子尋仇，戚明星原擬現身阻攔，但發覺抬轎伕與隨轎侍婢並非原人，心中生疑，乃隱伏不動，迨轎中發出火槍，傷害了南蠻王後，戚明星才現身奪去火槍，斥責轎中人假冒第二代三花娘子，轎中人不認假冒，並要戚明星迫她出轎以辨眞僞，轎中人聲稱如戚迫她出轎得娶她爲妻——

戚明星氣爲之結，一時竟不知如何來對付她，呆了半晌之後，忽然計上心來，朗笑一聲道：「我不想攻轎了，但妳恐怕非自動出轎不可，否則妳將死在轎中！」

「第二代三花娘子」脆笑道：「哦，怎麼說呀？」

戚明星身形一閃，旋風也似的欺上那四個青年轎伕，用手中的火器迅速的點中了他們四人的昏穴，然後再一個旋身，又以奇快無比的手法點倒了那兩個侍婢，這才哈哈大笑道：「好了，現在沒有人爲妳抬轎，也沒有人服侍妳，妳要是不自動出轎，就得餓死在轎中！」

他自認這一着十分高明，是一步克敵制勝的妙棋，因之說完之後，又發出得意的大笑。

「第二代三花娘子」等他笑夠了，才接着笑道：「戚明星，你眞聰明！」

戚明星微一躬身笑道：「過獎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慢慢的說道：「我眞想不通，家師行道武林十多年，爲什麼始終沒有一人想到要以這種手段來迫她出轎。」

戚明星一怔道：「妳說什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是說，你點倒我的轎伕和侍婢，也是攻轎的手段之一，這一手確實高明至極，現在我非被迫出轎不可了。」

她把「被迫」兩字說得很重，意謂自己將「被迫」出轎而非自動出轎。

戚明星聽了有些着忙，道：「胡說，這不能算是攻轎，所謂攻轎，應該是我以武力對付妳，使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打岔道：「不，你這樣做便是攻轎，因爲他們六人和我是一個整體。」

她微微一頓，繼之嬌笑道：「好啦，現在你贏了，我只好出轎和你相見啦！」

說着，伸手微撩轎簾，要出轎了！

戚明星心頭發慌，忙道：「等一下，妳出轎做何打算？」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當然是嫁給你啦！」

戚明星一步跳近那四個青年轎伕，手中火器一連點出，迅速的解開了他們的穴道，然後轉身跳到樹下，探臂攬起業已陷入半昏迷狀態的南蠻王，拔步便「逃」！

「第二代三花娘子」格格大笑道：「戚明星，你簡直不像個男人！」

戚明星不理她的譏笑，攬着南蠻王疾奔出林，一直奔出數里，來到一處僻靜無人的山脚下，才將南蠻王放下來。

南蠻王由於肩下被火器炸開一個傷口，血流不止，這時已昏死過去了。

戚明星察看過他的傷口，發現沒有傷及要害，當即解開包袱，取出止血傷藥爲他撒上，再撕下他一塊袍布揉成一團，塞住傷口，然後用腰帶將傷口緊緊綁起來。

對於南蠻王這個人，他並無一絲好感，但是他不願見他死去，因爲他有很重要的話要問他，那是關於海友蘭失踪之謎，因爲這個南蠻王曾說過知道海友蘭的下落，他要問他一個明白。

經過止血後不久，南蠻王悠悠甦醒過來了，他微微睜開眼睛，注視戚明星有頃，才開口道：「是你救了老夫？」

戚明星點點頭。

南蠻王似覺意外，問道：「你爲何要救老夫？」

戚明星道：「過去我殺人很多，現在自覺應該多救幾個人來補償。」

南蠻王面上浮現一絲令人莫測高深的微笑，道：「你認爲像老夫這樣的人也該救麼？」

戚明星點頭道：「當然，因爲你也是個人，雖然我不認爲你是個好人，至少還罪不致於死。」

南蠻王轉動眼睛向左右瞟視一眼，道

：「這是什麼地方？」

戚明星道：「一處山脚下。」

南蠻王道：「那小賤人呢？」

戚明星說道：「不知道，可能已經走了。」

南蠻王道：「你怎麼對付她的？」

戚明星道：「我點倒了她那四個轎伕和二個侍婢，只道那樣她就非自動出轎不可，誰知她竟稱我那樣做也是攻轎的手段之一，換句話說，她認爲我是在迫她出轎，竟要出轎和我相見，我只好帶着你落荒而逃。」

南蠻王詫異道：「你爲何不敢和她相見？」

戚明星道：「和她相見，就得娶她爲妻，這個我可不幹！」

南蠻王不禁一笑道：「娶她爲妻又有何不可？」

戚明星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她根本不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她是冒牌貨！」

南蠻王道：「老夫還以爲她換了轎伕和侍婢，倒沒想到她是冒牌的，但你既知她是冒牌的，又何妨怕和她相見呢？」

戚明星一怔道：「哦……」

南蠻王笑道：「她既然不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你迫她出轎，自不須依照她的『規定』娶她爲妻。」

戚明星一想不錯，頓足大叫道：「對，我眞傻，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南蠻王哈哈一笑道：「大概你心中只有一個慕容燕，因此一聽她要出轎，就被她唬倒了。」

戚明星劍眉一揚道：「你現在能不能行動？」

南蠻王搖搖頭道：「不成，老夫的傷口痛得要命，你要見她，自個追上去。」

戚明星雖然很想弄明白她的來歷，但覺尋找海友蘭更要緊，故搖搖頭道：「算了，下次遇上時，再迫她出轎不遲。」

南蠻王道：「你確定她是冒牌貨？」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她打三朵花的手法不高明，根本不能與上次那個第二代三花娘子相比，而且我雖然沒看見她的容貌，但聽她談吐就覺得比上次那一位差得太多了。」

南蠻王道：「上次那個比較文靜冷冰，這一個有些妖裏妖氣，是麼？」

戚明星道：「正是。」

南蠻王道：「但三花娘子也有些妖裏妖氣啊。」

戚明星道：「不管怎麼說，我敢斷定這一個絕對不是眞的。」

南蠻王道：「那麼，你知道她爲何要冒充爲第二代三花娘子？」

戚明星道：「不知道，可能有某種陰謀，或則是有意與三花娘子過不去。」

南蠻王一想到三花娘子，面上便露殺氣，恨恨地道：「那賤人竟敢殺了老夫的兒子，老夫非將她碎屍萬段不可！」

戚明星道：「你知不知道你兒子是怎麼死的？你是他的父親，死了兒子自是十分可悲，但是你要知道——」

南蠻王很不高興的截口道：「別跟老夫說教，老夫不聽這些！」

戚明星說道：「你要報仇也可以，但你到底要找三花娘子，或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南蠻王道：「兩個都要！」

戚明星一笑道：「難怪人家稱呼你爲南蠻王，看來你眞是蠻不講理！」

南蠻王道：「不講理又怎樣，哼！」

戚明星歛去笑容，正色道：「我要警告你，你要找三花娘子報仇我不反對，但是你若敢動第二代三花娘子的一根汗毛，我決不饒你！」

南蠻王哈哈大笑道：「你若是怕老夫傷害第二代三花娘子，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乘此把老夫宰了！」

戚明星道：「我大殺門不在這種情形之下殺人。」

南蠻王笑道：「你可別後悔！」

戚明星道：「不，將來後悔的可能是你。」

南蠻王沉思半晌，忽又笑道：「這樣好了，看在你救老夫的情份上，老夫可以改變報仇的方式……」

戚明星問道：「怎麼改變？」

南蠻王道：「老夫若殺了三花娘子，便不殺她的傳人，若殺了她的傳人，便不殺她。」

戚明星道：「這就是說：你若先找到第二代三花娘子，還是要殺她？」

南蠻王道：「不錯，一命還一命！」

戚明星冷笑道：「你兒子有取死之罪，第二代三花娘子可沒有，這一點你要攪清楚！」

南蠻王道：「老夫不管這許多，總之她們師徒非有一個償命不可！」

戚明星已然深知他是個蠻不講理的惡霸，當下不想再跟他多說，轉換話題道：「好了，現在暫時不談這些，我問你，我救了你的老命，你該如何謝我？」

南蠻王笑道：「嘿，居然向老夫討起人情來了！」

戚明星道：「你既不接受我的要求，我自然要討人情。」

南蠻王道：「對不起，老夫不打算報答。」

戚明星怒道：「爲什麼？」

南蠻王道：「理由有二，第一：剛才你自己說了，你過去殺人太多，現在應該多救幾個人來補償，所以老夫用不着報答你，第二：老夫並未要求你救我，是你自己多管閒事，所以老夫沒欠你的情，不須報答！」

戚明星大怒道：「他媽的，你簡直不是人！」

南蠻王露出蠻橫的惡笑道：「老夫乃是南蠻王，比人高一等，高一等的人是不必跟人講道理的！」

戚明星氣極，一脚踩上他的傷口，南蠻王登時痛得大叫，右脚猛抬，飛踢戚明星小腹，戚明星一把抓住他的脚，踩在他傷口上的脚繼續用力踩下！

南蠻王殺猪般的直叫，最後實在忍受不住了，只得軟化下來，道：「罷了！罷了！你要老夫怎樣報答，說一句便是！」

戚明星道：「第一：我要知道海友蘭的下落！」

南蠻王道：「這個……」

戚明星沉容道：「快說！」

南蠻王道：「老夫只是猜測有個人可能會擄去海書郎的女兒，至於是不是，却不敢確定……」

戚明星道：「你說出來便是！」

南蠻王道：「鬼鴇母！」

戚明星追問道：「鬼鴇母是誰？」

南蠻王道：「武林中一個神出鬼沒的老婆子，她武功很高，但是愛錢如命，專門擄刼武林著名人物的女兒去讓她們賣淫，海書郎之女失踪的消息傳出後，老夫就猜想到可能是她幹的。」

戚明星聽得胆戰心驚，急問道：「她住在何處？」

南蠻王叫道：「你先把脚拿開，好讓老夫細說，你這樣踩着老夫，可痛死老夫了！」

戚明星縮回脚，道：「快說，鬼鴇母住居在何處？」

南蠻王喘了幾口氣，才答道：「她住在何處，根本沒有一人知道，因爲她行踪飄忽不定，而且她一年也難得露面一次，替她拉客的是她手下的五個龜奴，那五個龜奴的身手也十分厲害……」

戚明星道：「我從未聽說過『鬼鴇母』這個女人，你不是胡謅的吧？」

南蠻王搖頭道：「不，是眞的，老夫五年前就曾見過她一次——你可記得五六年前，南方武林世家『八卦堡主程有儀』的女兒程愛娥失踪之事？」

戚明星點頭道：「記得。」

南蠻王道：「程愛娥便是被鬼鴇母擄刼去的，這件事至今只有老夫一人知道，而且，老夫還是程愛娥的第一個客人。」

「哦？」

「有一天，老夫碰上鬼鴇母，當時老夫也不認識她，她自我介紹之後，就問老夫有沒有興趣玩女人，老夫問她玩什麼樣的女人，她就說是武林中著名人物的女兒，而且保證是處女，老夫覺得有意思，就同她談價錢，她開口就要五千兩銀子，老夫嫌太貴，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最後以叁千兩銀子成交，她於是帶老夫到某一處荒僻的地方，那兒停着一輛華麗的馬車，那程愛娥就在那馬車中……」

「你怎麼知她是八卦堡主程有儀的女兒？」

「程愛娥親口告訴老夫的，她偷偷哀求老夫救她回家，老夫沒……沒答應，因爲她很漂亮……」

「之後呢？」

「老夫從她嘴裏得知鬼鴇母的一切，據說鬼鴇母陰毒無比，凡是武林著名人物的女兒，只要人長得漂亮，她就設法予以擄刼，以高價給人開包，而鬼鴇母拉客的對象大半是有錢的黑道人物，那些人一聽到是某某人的女兒，都覺得有意思，因此不惜花大錢去玩。」

「後來你有沒有去通知八卦堡主程有儀？」

「沒有，老夫玩了他女兒，怎好再去通知他，不過老夫曾去八卦堡暗中打聽，證實老夫玩的那個姑娘，確實是程有儀的女兒。」

「三四年前，我好像聽說形意門掌門人吳居福的女兒也神秘失踪了，莫非也是鬼鴇母幹的？」

「大概不錯，總之她專找武林著名人物的女兒下手，不是著名人物的女兒，再漂亮她也不要。」

「按說她幹這種勾當十分驚人，爲什麼知道的人不多呢？」

「老夫剛剛不是說了麼，她拉客的對象均是有錢的黑道人物，譬如老夫玩了程有儀的女兒，老夫若說出去，程有儀不找老夫拚命才怪，所以是玩過鬼鴇母手下姑娘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敢傳揚出去。」

「鬼鴇母多大年紀？」

「約五十來歲。」

「模樣呢？」

「很醜，但喜歡打扮，臉上塗脂抹粉，穿得很漂亮。」

「她都是用馬車，載送姑娘到處賣淫的？」

「可能是的。」

「上次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她的？」

「蘇州城外。」

「你說她手下有五個龜奴，他們多大年紀，相貌有何特徵？」

「年紀四十到五十不等，不過，老夫只見過其中的一個，他年約四十五——不，現在應該五十出頭了，那傢伙長着一對招風耳，嘴巴尖尖的，老夫就只記得這麼多。」

戚明星道：「他們拉客時，若是對方無興趣——」

「那他就完了。」

「嗯？」

「鬼鴇母或五龜奴會把他幹掉，以免他宣揚出去。」

「海大俠的女兒失踪時，年僅十二歲，難道鬼鴇母會迫她去賣淫？」

「十二歲的少女孩當然不能接客，但鬼鴇母可以把她養大再讓她接客呀！」

戚明星道：「唔，她現在已是十五歲的小姑娘了……」

「那就差不多可以接客了，不過海書郎乃是天下第一奇俠，他的女兒身價之高是別的姑娘所無法相比的，鬼鴇母可能不會輕易把她賣掉，她必會叫出最高的價錢，我看誰要玩海姑娘，非得花上萬把兩銀子不可！」

「哼！」

「要是海姑娘果眞落入鬼鴇母之手，要是你能在最近找到她，也許還有機會救回她清白之身，不過，這個希望是很渺茫的。」

「你說鬼鴇母用馬車載送姑娘賣淫，是不是每次只送一個？」

「是的。」

「那麼，她一定有一所收藏姑娘的地方。」

「當然。」

「你認爲那地方會設在何處？」

「這就不得而知了。」

「你還知不知道誰會玩過鬼鴇母的姑娘？」

「不知道。」

戚明星沒有繼續發問，他憂心如焚的來回踱步，一會之後，才住足沉吟道：「我想……她既然有一所收藏姑娘的地方，而她又用馬車載送姑娘賣淫……嗯，馬車每次又只載送一個姑娘，所以她收藏姑娘

的地方，可能就在蘇州一帶……」

南蠻王道：「不錯，她不可能開着一輛馬車遠離收藏姑娘的地方，那太不方便了。」

戚明星一抿嘴唇，說道：「我得去找一找看——咱們後會有期！」說着，拔步便走。

南蠻王道：「等一下！」

戚明星住足道：「什麼事？」

南蠻王坐起身子，道：「老夫也想南下找三花娘子，咱們一道走吧。」

戚明星道：「你現在能够趕路？」

南蠻王慢慢站起，道：「大概可以，到了城市，老夫可以買馬騎。」

戚明星道：「我身上的銀子已不多，買不起馬了。」

南蠻王道：「銀子老夫有，老夫可以買一匹送你。」

戚明星覺得跟這個老毒物走在一起不大安全，可能會着了他的手脚，但是轉而一想，又覺跟他一起走也有個好處，萬一他遇上第二代三花娘子，自己便可阻止他殺人，當下點頭道：「也罷，咱們一起走便了。」

於是，兩人尋上官道，往南而行，南蠻王因失血過多，無力疾行，戚明星只得耐着性子跟他慢慢走，這天薄暮時分，才走到西平縣城，南蠻王已感疲倦不堪，要求在城裏過一夜，戚明星也不反對，兩人乃投入一家客棧，各開了一間上房。

兩人在客棧吃過晚飯，南蠻王取出一片金葉遞給他，說道：「你去打聽一下，看這城中有無馬匹出售，有的話就買兩匹回來。」

戚明星接了金葉，即出棧而來。

半個時辰後，他牽着兩匹健馬回到客棧，交給店小二照料，回到南蠻王的房間，正見南蠻王手上拿着那支火器在研究使用方法，不禁面色一變道：「哼，你拿它幹麼？」

原來，他剛才離開客棧時，因覺帶着它不方便，便把它藏在自己房中的床板下，現在南蠻王拿着它，證明他是在自己離去時，進入自己房中找出來的。

南蠻王面露奸笑道：「這種火器十分厲害，老夫要研究研究……」

戚明星不悅道：「研究它幹麼？」

南蠻王笑道：「殺人啊！」

戚明星道：「不行，那東西必須毀掉它，它的威力已超乎一切暗器之上，用它殺人，勝之不武！」

南蠻王擧起那支火器，對準着他，哈哈大笑道：「這裏面還裝着一顆彈丸，老夫只要扳動下面這扳柄，大概就可轟的一聲，……」

戚明星冷笑道：「你要殺我？」

南蠻王搖搖頭道：「不，老夫只想佔有它，除非你不給……」

戚明星情知那火器厲害萬分，一旦發出，很不容易避開，同時他也知道對方是個毫無人性之人，自己若說不給可能馬上就要死在那火器之下，當下只得換上笑容道：「那裏面既然只有一顆彈丸，你要它又有何用，你頂多只能打死一人。」

南蠻王道：「老夫要拿回去好好研究一番，也許彈丸可以自製呢！」

他接着目閃兇光，咧嘴一笑道：「怎麼樣？送給老夫如何？」

戚明星道：「我本來就不想要它，你要就送給你，不過我認爲你如用它殺人，必會引起武林公憤，你最好考慮考慮。」

南蠻王笑道：「老夫若能研究出自製彈丸的方法，管他媽的什麼武林公憤，即使是海外三仙或白髮魔君，竺七爺，老夫也不怕了！」

戚明星掏出一把銀子放到桌上，道：「我已買得兩匹馬，這是找回的銀子。」

南蠻王道：「好，你回房睡覺，咱們明日動身。」

戚明星轉身欲出時，南蠻王忽又叫住他，嘿嘿獰笑道：「記住，你已答應把這支火器送給老夫了，今後一路上可別動歪腦筋，否則這支火器會打碎你的腦袋！」

× ×

第二天，兩人即騎馬動身，一路取道南來。

南蠻王念念不忘要爲兒子報仇，每到一處一方，就向人打聽第二代三花娘子的行踪……

南行數日，兩人自信陽轉向東行，於第四天進入皖境，這時南蠻王的傷勢已漸復元，他向戚明星問道：「你是打算先去鐵船帮找越西鴻算帳，或是先赴蘇州尋找海友蘭？」

戚明星道：「越西鴻遲早跑不了的，我決定先赴蘇州尋找海友蘭。」

南蠻王道：「那麼，老夫陪你到合肥，然後咱們便分道揚鏢，老夫要趕回南方看看，說不定我南蠻門已被三花娘子攪得一場糊塗了。」

戚明星道：「你若是要回南方現在就可以走，不必陪我。」

南蠻王道：「不，老夫要再跟你幾天，因爲……」

戚明星見他不說下去，偏頭望他問道：「因爲什麼？」

南蠻王微笑道：「老夫有一種預感，跟着你較有希望找到第二代三花娘子！」

戚明星沉下臉道：「如果你作此打算，那你就錯了，我決不容許你傷害她！」

南蠻王笑道：「現在咱們別鬥嘴，到時候再說吧。」

戚明星擧臂遙指前面一座城池，道：「那是六安城，我肚子餓了，咱們趕一程，入城去吃飯。」

說畢，縱騎疾馳。

他並不眞的餓，他只想讓對方吃些苦頭，因爲，他知道對方的傷口尙未完全復合，在縱騎飛馳之下，可使對方的傷口破裂。

南蠻王竟然看穿了他的心意，獰笑一聲道：「小子，你給我慢下來！」

戚明星不理，繼續向前飛馳。

南蠻王大喝道：「站住！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戚明星回頭一看，只見他手上已拿着那支火器，正對準着自己的背部，不由心頭一凛，只得勒慢坐騎，笑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的馬跑不動麼？」

南蠻王冷笑一聲，道：「哼，你知道老夫傷口未癒，存心捉弄老夫，打諒老夫不知道？」

戚明星笑了笑，說道：「你眞差勁，那點小傷已經要不了你的命了，你還怕什麼？」

南蠻王寒臉道：「少嚕嗦，你不聽話，老夫先打你一個大窟窿！」

戚明星聳聳肩，未再搭腔。

不久，已抵達六安縣城門下，南蠻王每到一地，總是不忘打聽第二代三花娘子的行踪，這時來到城門下，看見路邊有個賣水果的老人蹲在那裏，便勒住坐騎，向那老人問道：「喂，借問一聲，你老兄可會看見有一頂大紅轎進入此城？」

那賣水果的老人答道：「什麼樣大紅轎啊？」

南蠻王道：「轎上繡着三朵桃花，由四個青年轎伕抬着，另外還跟着兩個侍女——有沒有？」

那賣水果的老人側頭想了一下，點頭道：「有的，有的，大約是個把時辰之前，確有那麼一頂紅轎入城，那兩個姑娘還向老漢買了兩斤水果哩！」

戚明星聽得心頭一沉，暗叫道：「糟了，如果這老人所說屬實，那麼她一定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他所以斷定她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是因上次是在豫中城見到那個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而他和南蠻王由西平縣騎馬到此已走了將近千里路，雖然他們走得不快，總比轎行的速度要快上數倍，以此推斷，那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是不可能趕在他們前面來到此地的，故可以斷定老人所看見的那頂紅轎如是「第二代三花娘子」，那必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那個對自己冷若冰霜的第二代三花娘子——王小鳳！

所以，他聞言之下，一顆心就往下直沉。

而南蠻王聽了却大喜過望，又急急的追問道：「眞的？你有沒有看錯？那轎上當眞有三朵桃花？」

老人道：「沒錯，那三朵桃花是銀色的，繡的可眞漂亮。」

南蠻王高興極了，又問道：「你說她們入城已有個把時辰？」

老人點頭道：「差不多有了。」

南蠻王謝都不謝一聲，立時縱馬直馳入城，戚明星現在的心情，就像初見獨孤婆婆一樣，很怕他追上第二代三花娘子，故一點也不敢怠慢，隨亦縱騎跟入。

他已打定主意，一旦南蠻王追上第二代三花娘子，自己只有跟他拚了，絕對不能讓他傷害到她。

雙騎馳入城中街道，南蠻王橫衝直闖的在幾條主要街道上搜索，結果均未見到那頂紅轎的影子，他於是下馬到處向人探問，最後問到一個路人，那人表示確曾見到那頂紅轎，說它早已出城去了。

「往哪個城門出去的？」

「東城門。」

南蠻王一躍上馬，策騎便向東城門疾馳。

轉眼工夫，兩人已馳出東城門，南蠻王仍是一馬當先順着官道向前疾追……

一口氣奔馳二十多里路，只見前面遠遠的路上，果然有一頂紅轎在路上慢慢走着！

南蠻王一見大喜，連連猛催坐騎，疾追上去。

戚明星也緊追不捨，心頭怦怦直跳，暗暗祈禱道：「老天保佑，但願那頂紅轎不是她的……」

俄頃，雙騎已然追近前面那頂紅轎，戚明星一看心就涼了，因爲那頂紅轎的的確確是第二代三花娘子的紅轎，是他心目中眞正的那個第二代三花娘子！

那四青年轎伕，那春花秋月二婢，都是三花娘子的原班人馬！

這時，走在前面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已發覺有人追上，即命轎伕停下，啓口問道：「春花，妳看看是誰追上來了？」

春花一看是南蠻王和戚明星，臉色一變道：「是南蠻王和戚明星！」

「哦？」

這一聲「哦」字甫落，南蠻王已然衝近轎側，大笑道：「小賤人，這回妳是揷翼難飛啦！」

戚明星大喝一聲，縱離馬鞍，一掌便向南蠻王背心拍去，叫道：「南蠻王，咱們先來吧！」

南蠻王身形一翻，滾鞍下馬，雙脚落地時，手上已握着那支火器，厲叱道：「別動，一動就打死你！」

戚明星一掌拍空時，緊接着拔出無鋒寶劍直刺而出，他爲恐第二代三花娘子傷在那支火器之下，故決定奮不顧身要跟他拚了！

南蠻王正打算以火器中的唯一那顆彈丸對付第二代三花娘子，當然捨不得用它來打死戚明星，這時一見唬不倒他，心中大怒，使用那支火器架開他刺到的一劍，吼叫道：「小子，你眞眞不想活了！」

「是啊！」

戚明星口中答着，又一連發出五劍，劍劍凌厲，乃是大殺門的絕招！

南蠻王一時被他的氣勢所奪，被迫退了數步。但他很快就冷靜下來，猛可一招「敲打金鐘」震開戚明星的一劍，繼之發動攻勢，絕招綿綿而出，就在轎前與戚明星大打出手。

戚明星這回是抱定必死之心要救第二代三花娘子，故毫不示弱，奮力硬擋硬架，拚命的搶攻，把所學武功，全力發揮出來。

大殺門的劍法本就勝過南蠻王的武功，再加上海外三仙的三絕招和得自秘洞的四派絕技，他很快佔盡了上風，但南蠻王也很機警，一看在招式上無法取勝，立刻改變戰畧，以避實擊虛的手法迎戰，一見無法破解的招式，他就往後縱退，再以左掌推出怒濤般的劈空掌反擊過去。

戚明星自知功力遠不如他雄厚，一看他發出劈空掌，也只好後退閃避。

轉眼間，兩人已鬥了一百招以上，戚明星雖然佔了上風，却是也始終傷不到對方。

再戰數十招後，南蠻王似已按捺不住了，突然厲吼道：「小子，你再不住手，老夫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戚明星不理，繼續緊攻不停。

南蠻王頓如被激怒的一頭野獸，又發出一聲焦雷也似的吼叫，手中火器運出十二成功力，猛然橫磕戚明星攻到的一劍！

「噹！」

一聲銳响，戚明星手臂頓感一麻，手上的寶劍竟然握不牢，被震得脫手飛上半空！

南蠻王最怕的就是他那一身神奇莫測的劍法，這時一招打飛了他的寶劍，不禁面色一喜，乘勢猛欺，手中的火器直吐，對準他心窩點去。

這一招看雖平凡，但速度奇快無比，而且時間部位拿捏得恰到好處，可謂是一招挺厲害的殺手！

戚明星趕忙一側身，但仍未能完全避開，腰部頓被火器擦過，頓時衣裂皮開，他大叫一聲，左掌陡揚，發出武當玉眞子的「玄玄散手」中的一招「玄之又玄」！

顧名思義，這一招「玄之又玄」乃是「玄玄散手」中最奇妙的一手！

但見他左掌揚處，立聞「砰！」然一响，掌心已然結結實實的擊中南蠻王肩下的那處傷口，南蠻王也大叫一聲，仰身倒了下去！

戚明星正待乘機，欺身上前痛下殺手之際——

「轟！」

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巨响由南蠻王手上那支火器腔孔中發出！

戚明星只覺左臂上一痛，低頭一看，赫然發現臂上已被炸開一個杯口大的傷口，臂骨露了出來，接着，鮮紅的血如泉湧出！

南蠻王一看沒打中他的要害，立時翻身跳起，身形一縱，勢如餓虎撲羊，朝他猛撲過去。

他打算乘着戚明星受傷之際，再次痛下殺手，收拾戚明星之命，但就在他身形剛剛縱臨戚明星身前的一刹那間，忽聽他狂號一聲，右手往左眼上一掩，跟着，身形往旁一掠而開，怒聲大吼道：「小賤人！妳——」

只說到一個「妳」字，他已痛得叫不出來了。

原來，他左眼上已中了一朵銀色桃花，整隻左眼，已被打碎，血由指縫流了出來！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啓口冷冷道：「南蠻王，我看你的死期到了！」

轎簾微動，又一點銀星如電射出！

南蠻王慌忙倒地滾開，隨之人如飛魚疾縱而起，落荒逃去了。

他眞是逃得很快，只一眨眼間，已逃出數十丈，又一眨眼間，人已在荒野上縮小成一個小黑點。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了幾聲，接着道：「春花秋月，看看他的傷勢！」

春花秋月應聲上前，察看戚明星的臂傷。

她們看見戚明星臂上被炸開一個傷口，嚇得花容失色，齊聲叫道：「啊哎！怎麼傷的這樣重？」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冷的問道：「怎麼樣？」

春花道：「他臂上被打掉一大塊肉，好大好大的一塊肉哪！」

這時，戚明星已痛得忍受不住，面色蒼白，渾身發起抖來，但他却很「開心」的强笑道：「不要緊，死不了的！」

秋月急急道：「快坐下，我來替你止血！」

戚明星依言坐下。

秋月急急忙忙掏出一條香帕，緊緊的綁住他傷口的上部，接着向春花道：「快拿藥來！」

春花一步跳到轎前，伸手入轎，道：「姑娘，快把那瓶雲南白藥給我！」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取出雲南白藥給她。

春花接了藥，又一步跳到戚明星的身邊，拔開瓶塞，將雲南白藥撒在戚明星的傷口上。

雲南白藥乃是止血的靈藥，藥撒上不久，血果然慢慢止住了。

戚明星向她們投之以感激的眼光，道：「謝謝！」

秋月道：「還謝什麼？你戚相公捨命救我們姑娘，應該是我們姑娘向你道謝才對呢！」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冷問道：「血止了麼？」

秋月答道：「止了。」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那麼，咱們該上路了。」

秋月急道：「不成，戚相公傷的這麼重，咱們豈可撇下他不管？」

春花接口道：「是呀！戚相公腰上還有一傷——來，戚相公你躺下來，我再給你敷藥！」

戚明星强笑道：「不必了，這個傷由我自已來處理，我身上也帶有傷藥。」

春花却不由分說的把他推倒地上，動手爲他敷藥包紮腰傷……

秋月問道：「那老怪物剛才打出的是什麼暗器，竟然這樣厲害？」

戚明星答道：「那是一支由外國傳來的火器，裏面裝有一種彈丸……」

秋月道：「他怎麼得來的？」

戚明星道：「是我從另一位『第二代三花娘子』手中搶來的，後來被那老怪物偸去，他準備用它來對付妳們姑娘。」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一聽到「另一位第二代三花娘子」一語，似乎震動了一下，脫口道：「你說什麼？你見到另一位第二代三花娘子？」

戚明星道：「是的，我在豫中城，發現了那老怪物，我看他匆匆出城，即予跟踪，後來竟在城外遇上了另一位第二代三花娘子……」

當下，便將遇見那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的經過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第二代三花娘子似乎很詫異，道：「哼，居然有人冒充我，她爲什麼要冒充我呢？」

戚明星道：「不知道。」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你既知她是冒牌貨，爲何不迫她出轎？」

戚明星發窘，說道：「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以爲迫她出轎就得娶她爲妻，所以，當她要出轎的時候，我只好趕緊跑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冷哼一聲道：「她冒充我必有某種陰謀，我得找她去——起轎！」

那四個青年轎伕聞令之下，立刻將轎

抬起，準備走了。

春花叫道：「等一下，這位戚相公要有人照顧呀！」

第二代三花娘子怒道：「春花，妳越來越不聽話了，想討打麼？」

春花吸吸嘴，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

戚明星嘆了口氣，道：「小鳳，我知道妳永遠不會原諒我，但是妳難道不能聽我的解釋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似乎又震動了一下，隨之以詫異的聲音道：「誰是小鳳？」

戚明星苦笑道：「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

戚明星道：「是的，妳一定是王小鳳，我……我沒有猜錯，是吧？」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道：「你猜錯了，我的姓名不叫王小鳳，我也不知道王小鳳是何許人！」

戚明星激動地道：「不，妳一定是王小鳳，否則妳沒有理由恨我，更沒有理由要殺我！」

第二代三花娘子沉默下來，過了良久良久，才又冷冷道：「告訴你，我不是王小鳳——春花秋月，咱們走吧！」

春花秋月甚不忍，又不敢違抗她的命令，只得丟下戚明星，一齊走了過去。

戚明星道：「等一下再走如何？」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戚明星道：「如果妳不是王小鳳，請回答我兩個問題……」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說。」

戚明星道：「第一：妳爲何恨我？」

第二代三花娘子沒有回答。

戚明星催促道：「說啊！」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沉默了半晌，才道：「因爲……我不喜歡你這種人！」

戚明星苦然一笑道：「不喜歡就該恨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沒有回答。

戚明星道：「請據實回答如何？」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已經回答了，不管你滿不滿意，就是這句話！」

戚明星說道：「好吧，那麼，再回答我第二個問題，那天，妳爲何說『眞想殺我』？」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有個叔叔，他死在鐵船幫手裏……」

戚明星道：「是我殺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但那時你是鐵船幫的十鷹之一。」

戚明星苦笑道：「可是，我現在不是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所以我只說『想』殺你，而沒有眞殺你。」

戚明星長長一嘆道：「妳的理由都很牽强，妳沒有說實話，這證明妳是王小鳳不錯！」

第二代三花娘子忽然笑了起來，道：「王小鳳是你甚麼人？」

戚明星痛苦地道：「妳明明就是王小鳳，爲何不承認呢？」

第二代三花娘子脆笑道：「假如我是王小鳳，那麼你要告訴我一些什麼？」

戚明星道：「假如妳不是王小鳳，我就用不着告訴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既然如此，咱們之間已無話可說了——走！」

四轎伕拔步便走。

戚明星急道：「慢着！」

第二代三花娘子喝令停轎，冷冷問道：「你還有話要說？」

戚明星慢慢站立起來，說道：「要是我能够迫妳出轎，妳是否一定非嫁給我不可？」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冷一笑道：「你想迫我出轎？」

戚明星點點頭道：「是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如果你能迫我出轎，我當然只好嫁給你了。」

戚明星道：「能否破例一次？」

「何謂破例？」

「要是我能迫妳出轎，請不要逼我娶妳爲妻，如何？」

「你的意思是只想看看我是誰？」

「是的。」

「這雖然有違我三花門的規律，但是我可以答應你，不過……」

「不過什麼？」

「你如失敗，可能會死在我手裏！」

「那我認了！」

「現在麼？」

「是的。」

「可是你的傷很重——」

「不要緊！」

「你最好再考慮一下，我一旦出手，是不會手下留情的。」

「能够死在妳手裏，就等於還了債一樣！」

「也罷，你來試試看。」

她喝令把轎放下，再命四轎伕和春花秋月散開，然後說道：「好了，你可以動手了！」

戚明星走去拾回寶劍，一步一步走到轎前，問道：「我還不太明白攻轎的規律，我是否可以劈壞妳的轎？」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當然可以。」

戚明星道：「那麼請準備，我要出手了。」

他左臂上的傷和腰上的傷雖已不再流血，但仍痛得要命，其實已無力動手了，但是他覺得這是個不可能失去的好機會，他決心弄清楚她到底是不是王小鳳，這個意圖存在他心裏已經很多天了，他不願輕易的放棄。

他仗劍凝視着紅轎，籌思如何出手才能一舉迫她出轎，想了一會之後，忽然起了一個「調皮」的念頭，笑問道：「請問，我可以從任何方向下手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可以，前後左右都可以的。」

他又笑問道：「假如我從後面動手，妳如何打出妳的三朵花？」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聲道：「這個你別管！」

原來，她的紅轎除了前面垂着一面轎簾之外，左右還有一個小窗口，而後面却沒有，這就是說她的三朵花只能從前門和左右兩個小窗口打出，如果敵人由轎後發動攻擊，她是無法打出她的三朵花的。

戚明星自知傷重，可能很難避開她的三朵花，故決定取巧一下，當下笑道：「

那麼，對不起得很，我要由轎後攻妳！」

說畢，轉到紅轎後面。

春花秋月見他要由轎後動手攻擊，神色竟甚不安，連連向他使眼色，意似暗示他不可由轎後動手。

戚明星也發現她們在向自己使眼色，但是他弄不懂由轎後動手攻擊有何不妥，故不予理會，轉到轎後時，隨卽舉劍對準轎頂劈了下去。

他當然無意傷及轎內的她，故出手有分寸，自認這一劍下去只會劈開轎頂和轎壁，絕不致傷到她的身子。

那知一劍劈落轎頂，只聽「噹！」然一响，轎頂竟然分毫無傷！

原來，轎頂竟是鐵製的！

它雕刻着精美的圓形，看上去像是木製的，誰知竟是鐵製的東西！

戚明星由於用力過猛，手臂反被震得發痲，他怔得一怔，立時縮劍改向轎壁刺出！

「叮！」

又是一下金鐵聲响，轎壁亦是分毫無傷！

敢情整個轎都是鐵製的，堅固無比！

戚明星不禁滿面通紅，失聲道：「咦，原來——」

一語未畢，忽聽秋月驚叫道：「戚相公小心！」

戚明星聽得方自一怔，突感背上一陣劇痛，其感覺就如被鷹爪一下抓中似的，痛澈心肺！

他大叫一聲，反手一摸背部，立刻摸到了打在背上的一朶銀色桃花！

他不知道這朶銀色桃花是怎麼來的，事實上他還沒想到這個問題時，已感到腦門一陣發暈，跟着眼前一黑，就此昏迷不省人事……

春花秋月見他昏倒地上，大驚失色道：「姑娘，妳用淬毒的桃花打他？」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道：「有何不可？我早就想要他的命！」

春花叫道：「不行，妳不能殺他，妳答應過我們主母不殺他的！」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妳少嚕嗦！我現在是妳們的主母，我要怎樣幹，就怎樣幹！」

秋月叫嚷起來，道：「可是妳當初曾經發過誓的，妳甚至答應一旦他能迫妳出轎，還肯嫁給他的啊！」

第二代三花娘子怒道：「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如果妳們反對我這樣做，妳們走好了，我不一定要妳們侍候！」

春花，秋月相顧失色，竟說不出話來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哼一聲，又道：「妳們不妨立刻做個決定，如果妳們不以爲然，現在就走！」

春花臉色一黯，愀然道：「姑娘，妳不該這樣恨他，他過去雖然幹過許多壞事，可是他已棄邪歸正，一個人肯棄邪歸正是十分不容易的，妳怎可殺害一個正在力爭上游的青年？」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冷道：「妳說完了沒有？」

春花神情變得很激動，道：「沒有！我還要再說！妳也知道他以前的底細，他以前幹得最絕的是殺死了卓一帆的妻子司馬玉琴，那時的司馬玉琴已將臨盆，卓一帆對他的痛恨不下於妳，他曾經走遍天涯海角要找他報殺妻之仇，可是最後在沙漠上找到他時，他非但不殺他，而且反幫助他擊斃鐵船幫的十二鷹，妳知道卓一帆爲什麼肯原諒他？因爲他知道他殺死其妻是被越西鴻所逼迫的，而且他已看出他已經改過自新，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卓一帆都能原諒容忍，妳爲什麼不能？」

她越說就越激動，一張臉，都脹得發紅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靜靜的聽她說完之後，又以冷冰冰的聲音道：「說完了麼？」

春花掉下了眼淚，哭道：「姑娘，妳心太狠了，我們主母眞是瞎了眼，竟會立妳爲傳人？」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一聲，道：「妳說得一點都不錯，她是瞎了眼——四轎伕，起轎！」

四轎伕應命將轎抬了起來。

「走！」

四轎伕抬着紅轎走了。

春花秋月淚潸潸，站着沒跟去，她們已傷透了心，決定脫離她了！

望着紅轎漸漸遠去，她們只是默默的流淚，直到看不見紅轎，秋月才把視綫移上戚明星，哭着問道：「姐姐，這該怎麼辦？」

春花趨至戚明星身邊蹲下，悲傷地道：「一刻時內如不能替這位戚相公解毒，這位戚相公就沒命了！」

秋月着急道：「而解藥在她身上，這怎麼辦呢？」

春花方寸大亂，搖搖頭道：「我看是沒辦法了！」

秋月眉毛一揚，道：「咱們追上她，合力搶取她身上的解藥如何？」

春花搖頭道：「沒用，咱們絕對不是她的對手，只有白白送死而已！」

秋月咬牙切齒道：「這賤人，我眞沒想到她竟是這樣心黑手辣！」

春花痴痴呆呆的望着昏迷不省人事的戚明星，半晌之後，忽然伸手拔下戚明星背上的那銀色桃花，然後俯下身子，把嘴湊上傷口，吮吸了起來。

秋月懷疑道：「這有用麼？」

春花吐出一口黑血，道：「試試看，至少可以吸出一些毒……」

說着，又低頭去吮吸。

她一連吸出幾口黑血，看看流出的血已變紅色，不禁臉露喜色道：「這樣他大概不致於在一刻時內死去……」

秋月道：「但若無解藥，他遲早還是會死的。」

春花嘆了口氣道：「可不是……」

秋月忽發奇想，說道：「那南蠻王是用毒的大行家，他可能有辦法爲戚相公解毒！」

春花不禁苦笑道：「妳想去找他？」

秋月道：「要是他肯的話……」

春花搖頭道：「他剛才被打瞎了一隻眼睛，如今正自顧不暇，而且他對這位戚相公已痛恨入骨，妳若把他找來，正好要了戚相公的命，不行！不行！」

秋月道：「那怎麼辦啊？咱們總得想

出一個辦法來才行，不能眼看着這位戚相公死去呀！」

春花伸手翻開戚明星的眼皮看了看，忽然驚叫道：「糟了，他瞳子漸漸放大，快要死了！」

秋月大急，伸手搖撼戚明星，喊道：「戚相公！戚相公！戚相公……」

戚明星毫無反應。

秋月不禁哭了起來。

就在這時，忽聽得一個她們最熟耳的聲音在附近响起——

「解藥在此，拿去吧！」

是第二代三花娘子的聲音！

春花秋月同時一呆，抬頭一看，只見第二代三花娘子的那頂紅轎不知何時已返回停在附近的路邊！

而就在她們瞥見那頂紅轎的次瞬間，一顆藥丸已打到她們面前，春花歡呼一聲，伸手接住了藥丸，急急忙忙的揑破蠟殼，將藥丸塞入戚明星的嘴裏。

秋月也高興得跳了起來，大叫道：「好極了！謝天謝地！姑娘妳終於回心轉意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妳們還跟不跟隨我？」

秋月滿口答應道：「當然！當然！只要戚相公不死，我們主僕關係不變！」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有了那顆解藥，他馬上就可醒來，咱們走吧！」

春花道：「等他醒來再走好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我不願再跟他交談，今生今世，我也不想再見到他了——走吧！」

秋月笑道：「姑娘既肯回來救他，又何必急着走呀？」

春花接口道：「對了，姑娘，妳怎麼忽然回心轉意，肯送解藥回來救他？」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我想來想去，覺得剛才若非他挺身而出，我必死在南蠻王那支火器之下，所以我要還他這個情，現在我回來救他，就再也不欠他甚麼了，下次再遇上時……」

春花問道：「妳就要殺他？」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是的，如果他還要攻轎的話。」

秋月道：「他對姑娘，並無任何惡意，而且似乎有情，姑娘何必拒他於千里之外？」

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哼一聲，道：「妳怎知他對我有情，他已答應娶慕容燕爲妻了。」

她微微一頓，繼道：「好了，咱們該上路了，咱們往豫中找那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去！」

春花一瞥戚明星，不忍道：「他渾身是傷，咱們若就此離去，萬一來個壞人，叫他怎麼應付？」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他馬上就可甦醒，而且這兒有兩匹馬，他可以乘馬離開，妳不必替他担心——走吧！」

春花秋月不敢再違拗，當下將那兩匹馬牽去路邊拴好，卽隨着紅轎上路。

當她們消失於遠方道上之後，戚明星果然甦醒過來了，他徐徐睜開眼睛，四下望望，然後突地坐起，脫口道：「咦，我是怎麼啦？」

看清了四周的環境，他才想起剛才發生的事情，但僅知自己中了第二代三花娘子的一朶花昏迷過去，而不知自己是死裏逃生，他摸摸背上的傷，長嘆一聲道：「唉，看來她是永遠不會原諒我的了，除非我能把越西鴻的首級帶到她面前……」

他滿懷惆悵的呆坐了一會，才努力的站立起來，走去解開那兩匹馬，跨上一匹，牽着另一匹，踏上了道路。

他知道第二代花娘子已經走了，他也知道不可能再找到她了，現在他只想找個地方好好養傷，然後前往蘇州找鬼鴇母救海友蘭。

× ×

東行十餘里，來到一處名叫三十里鋪的鎭上，他找到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

他打算在客棧多住幾天，等傷癒再走，那知第二天起床一看，左臂上的傷非但不見好轉，反而更腫痛起來，

他感到不妙，却無計可施，因爲臂上的傷與一般刀傷不同，它是被炸掉了一大塊肉，他知道光敷藥無用，需要請個醫術高明的大夫治療才行，否則不出三日，整條左臂將會報廢。

他找來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你們鎭上可有能爲人治療外傷的大夫？」

店小二搖頭道：「沒有，我們鎭上只有一位大夫，他醫婦人病倒是很拿手，別的就不行了。」

戚明星道：「那麼，麻煩一下，請替我去藥鋪抓幾味藥如何？」

店小二說道：「好的，客官要抓什麼藥？」

戚明星命他取來紙筆，寫了幾種傷藥的名字，遞給他道：「就照這配方買，多買一些不妨。」

店小二應是而去……

但到了第三天，傷口却繼續惡化，已有流膿的現象，痛得使他忍不住呻吟了起來！

第四天，他痛苦的呻吟驚動了一個剛剛住入客棧的房客——

「小二，那房中有人生病麼？」

是個老人的聲音。

「不是病，是傷，那位客官左臂上，不知怎麼攪，有個好大、好大的傷口，這幾天敷藥都無效，看樣子要爛掉了，眞可憐！」

「唔，老夫畧諳歧黃之術，你去問問他，要是他不見嫌，老夫願替他看看。」

「這好極了，他正要找位大夫呢！」

店小二說到這裏，便來敲戚明星的房門，戚明星已聽到他們的談話，心中頓時燃起了希望，連忙道：「門沒門着，請進來！」

店小二推門而入，說道：「客官，有位老人家說懂得醫術，他想替你看看，你意下如何？」

戚明星道：「快請他進來。」

一老者聞言舉步入房。

他年近六旬，修眉朗目，相貌清癯，頷下蓄着一小撮山羊鬚，身穿青衫，手提一隻藥箱，舉動優雅，頗有儒者之風。

戚明星見到這人，心中便生好感，當卽勉强坐起招呼道：「老丈請坐，恕小可有傷在身未便下床行禮。」（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當張弟第一次用拳頭打敗了黑鷹幫的一名幫徒，偕同白天星返回破舊小屋後，白天星向他表白了身份，原來他就是張弟慕名特來七星鎮找尋的一品刀。七星鎮上的人，雖然不是人人都懂武功，但經過幾天來的耳濡目染，已確定能置人於死的武功就是最好的武功，對於刀法，鎮上的人也作如是觀，更信奉快刀馬立所說的任何刀法如出手不夠快便一無可取，十八刀客中誰的刀最快，無疑只有馬立，但實際上馬立却不是第一把快刀，這一說法，是因為翌晨日出的時候，發現馬立被人殺死——

刀客刀下死　奇人奇遇多

血水已被泥土吸乾。

致命之傷只有一刀。

這一刀就像主婦們削蘿蔔一樣，是兜着下巴，由下而上，斜斜地倒削上去的，所以面孔雖只給削去一半，但留下的一半，上下並不對稱。

嘴巴和鼻子留下約有三分之二，左邊眉眼和頭蓋骨，則僅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好俐落的一刀！

沒有人知道快刀馬立在承受這一刀時的感受如何，因為剩下來的半邊面孔，皮肉已經收縮倒捲，誰也無法在這樣一張淒怖的殘骸上，還能看出什麼表情。

不過，有一件事，却是顯而易見的。

從這一刀出手的角度來看，這一刀如果逕取馬立腰腹，也許更易收致命之效。

兇手捨此不為，是不是為了表示：「你們大家瞧瞧，這小子不過徒有虛名。快刀？嘿嘿！比起老子來，他小子還差得遠哩！」

×　×

首先發現屍體的人，是廖府上的兩名長工。

他們起了個大早，本來是想把場地清掃一番，以便第二天的大會繼續進行，沒料到來廣場上，便看到一具血屍四平八穩的躺在品刀台前！

兩人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回府禀報。

廖三爺聽到消息，也為之大吃一驚，他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傳令總管虎胆賈安庭，火速領人趕往現場，不准任何人移動屍體！

然後，他才分別通知府上的四位貴賓，同時向現場趕來。

消息像一陣旋風似的，很快的傳了開去，獲得消息向七星廣場趕來的人，更是來得比旋風還急。

死了一名刀客，已够人吃驚的了，而死去的人，竟是刀客中的快刀馬立，自然更是聳人聽聞！

廖三爺領着「一品刀」，百善大師，三絕道長，以及擎天居士宰萬方等四位貴賓抵達七星廣場時，快刀馬立屍身四週，已經圍起了七八道人牆。

這些趕來瞧熱鬧的人，自然少不了人屠刁横，鐵算盤錢如命，消魂娘子楊燕，七絕拐吳明，黑鷹幫的兩位香主，血爪曹烈，屍鷹羅全，靈飛劍客長孫弘，病書生獨孤洪，以及快口烏八等人。

白天星和張弟到達較遲。

兩人抵達時，圍觀的閑人已被廖三爺一一苦口勸開，快刀馬立的屍身上，也覆上了一張草蓆。

那些閑人雖被勸離現場，但並未立即散去，這時正三三兩兩的聚成無數小堆，在那裏竊竊私議不休，似乎直到這個時候，大家還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遠遠有人抬來一口棺材。

井老闆本人也來了。

這是三天之內，他的第二筆交易。

這口棺材當然是由廖三爺付錢，所以這口棺材也比鬼影子陰風的那一口要堅厚得多。

這口棺材是四個人抬來的。

廖三爺不比錢痲子，所以井老闆不敢怠慢，親自跟來了，他怕廖三爺也許還有別的什麼吩咐。

在七星鎮上混，就等於是吃廖三爺的飯，多一份小心，總是好事。

他料對了！

棺材抬來之後，廖三爺並沒有馬上付他銀子，却順手交給他一幅大紅緝兇告示。

廖三爺道：「拿去鎮上張貼起來，最好就貼在你店前那塊招牌旁邊。」

井老闆躬腰道：「是！三爺。」

廖三爺道：「這副壽材的錢，我明天會差人另外替你送去。」

井老闆又必恭必敬的應了一聲是，才領着那幾個抬棺材的工人，轉身離去。

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多。

各式小販也陸續趕到。

死了一個快刀馬立，驚嘆惋惜的人雖然不少，傷心的人却似乎不多。

白酒，烤麥雀，茴香豆，糖葫蘆的生意仍然好得很。

白天星拉着張弟，向賣白酒的担子走去。

張弟想去看看馬立的遺體。

白天星道：「死人有什麼好看的？你過去沒有見過死人？」

張弟道：「這一次情形不同。」

白天星道：「什麼地方不同？一刀由下而上，削飛了半邊腦袋瓜子，血漿流滿一地，看上去像個摔爛了的西瓜。除此而外，還有什麼？」

張弟道：「你的心腸好狠！」

白天星道：「馬馬虎虎。總比別人還好一點就是了！」

張弟道：「比誰好？」

白天星道：「那個殺人的人。」

張弟嘆了口氣道：「幸虧昨晚我一步也沒有離開過你，否則聽了你這種語氣，我不懷疑你就是那個殺人的人才怪！」

白天星道：「這一點你儘可放心。」

張弟一楞道：「放心？放什麼心？你叫誰放心？」

白天星道：「當然是叫你放心。」

張弟道：「叫我放心？我有什麼不放

心的？」

白天星笑笑道：「我要你放心的意思，就是說，有你這種想法的，絕不止你一個人，這個黑鍋遲早總會……」

張弟搶着道：「這個你也可以放心，如果有人誣賴，我張弟第一個可以證明你的清白！」

白天星笑道：「那只有更糟。」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忽然壓低了聲音道：「生意又來了！這些以後再談。」

張弟眼角一溜，便看到一個人正向這邊走來。

快口烏八！

快口烏八是從左邊耳台後面轉出來的，他抬頭一眼看到白天星，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白天星笑吟吟的迎了上去道：「我正想找你，告訴你一件可笑的事。昨天你走了之後，兩個黑鷹幫的傢伙居然想在我身上撈點油水，結果你猜怎麼樣了？」

烏八臉色稍稍緩和了一些，勉强擠出了一絲笑容道：「結果怎樣？」

白天星笑道：「結果他們找錯了人，被我這位小師弟狠狠揍了一頓！」

烏八一呆，像沒有聽清楚似的，望望張弟，又轉過頭來，瞪大了眼睛道：「你們——原來是師兄弟？」

白天星點點頭，嗯了一聲，好像他和張弟是師兄弟一節，已是人所共知之事實，根本沒有多加解釋的必要一般。

他不理烏八臉上錯愕的表情，笑着接下去道：「更好笑的是，另一個傢伙被我制服之後，竟然說是受你烏兄所唆使，是你烏兄出一千兩銀子，買他們來的！」

烏八的面孔不禁又是一變。

白天星接下去說道：「我聽了，好氣又好笑，覺得這個傢伙，連個像樣的謊也扯不來，實在幼稚得可憐，便沒有再爲難他們……」

烏八忽然嘆了口氣道：「昨天幸虧遇的是賢昆仲，要換上別人，我烏八這口黑鍋可眞就要揹定了。」

他像愈想愈氣，恨恨地又道：「這兩個傢伙是誰，我一定要打聽出來；我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烏八也不是好欺侮！」

白天星左右望了一眼，突然湊上一步，低聲道：「算了，烏兄，別人是爭氣不爭財，咱們是爭財不爭氣；爲今之計，還是賺銀子要緊。」

烏八一怔道：「賺銀子？那裏還有銀子好賺？」

白天星低聲道：「你知道廖三爺這次爲捉拿殺害快刀馬立的兇徒，懸的賞格是多少？」

烏八道：「聽說好像是五千兩。」

白天星道：「帶上我這個小師弟一份，咱們來三一三十一，怎麼樣？」

烏八露出將信將疑之色道：「你已知道那個兇徒是誰？」

白天星道：「目前還不知道。」

烏八道：「你連兇徒是誰都不知道，說了還不等於白說？」

白天星道：「我當然有我的辦法。」

烏八道：「什麼辦法？」

白天星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等會兒再說。」

烏八道：「什麼時候？」

白天星道：「晚上，天黑以後。」

烏八道：「那裏碰頭？」

白天星沉吟了片刻，道：「熱窩是個是非之地，無論如何去不得，去我那裏，也不妥當，我看我們在何寡婦家裏見面如何？」

烏八想了想，點頭道：「也好。」

白天星最後又叮囑了一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可別讓別人知道才好。」

烏八道：「當然！」

等烏八走遠，張弟才皺起了眉頭道：「你怎麼老是歡喜跟這個傢伙打交道？」

白天星笑笑道：「跟這個傢伙打交道有什麼不好？」

張弟道：「你說你不知道殺馬立的兇徒是誰，這話是眞的還是假的？」

白天星道：「眞的。」

張弟道：「不過你却有辦法可以捉到這個兇徒？」

白天星道：「沒有。」

張弟道：「沒有什麼？」

白天星道：「沒有辦法。」

張弟忍不住又皺起了眉頭道：「你既然什麼都不知道，什麼辦法也沒有，你今晚把這傢伙約到何寡婦家裏去，又算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意思大得很。」

張弟道：「說說看！」

白天星道：「不能白說。」

張弟道：「要怎樣才能說？」

白天星笑笑道：「一大碗白酒，兩串烤麥雀！」

×　×

兩串烤麥雀。

一大碗白酒。

這是講好的代價，張弟不僅沒有打折扣，而且還另外自動添買一大包茴香豆。

白天星滿意地點點頭道：「不錯，你漸漸懂事起來了，我這些日子的教化之功，總算沒有白費。」

張弟一聲不响，伸手又把那包茴香豆搶了回來。

白天星一咦道：「這什麼意思？」

張弟檢起一顆茴香豆，投入口中，慢慢的品嚼着道：「這是你教化之功，收效最快的一次，因爲你這幾句話正好提醒了我一件事。」

白天星道：「提醒你一件什麼事？」

張弟道：「你要想聽一個人說話，就不能請他吃太多的東西，免得他的嘴巴閒不下來。」

白天星大笑。

張弟道：「你笑什麼？」

白天星道：「笑你說對了，也做對了，做人就是要這個樣子！」

張弟道：「什麼樣子？」

白天星道：「該忍的時候忍，該爭的時候爭，永遠不要讓別人騎在你頭上！」

張弟道：「你的廢話說完了沒有？」

白天星喝了一大口酒，又連皮帶骨吃了一隻烤麥雀，然後仰頭望望天色道：「還早。」

張弟等着，沒有挿嘴。

白天星忽然轉過臉去道：「你認爲快

刀馬立這次慘遭殺害，以那幾個人的嫌疑最大？」

張弟怔了怔，才道：「難說。」

白天星道：「爲什麼難說？」

張弟蹙額道：「有嫌疑的人太多太多了，細細的想起來，幾幾乎每個人都脫不了關係。」

他頓了頓，接下去道：「人屠刁橫，鐵算盤錢如命，七絕拐吳明，長孫弘，獨孤洪，以及黑鷹幫的人，可說人人都有殺死這位快刀的理由，而另外的那十七位刀客，嫌疑尤重。」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甚至連你我都應計算在內。」

張弟愕然道：「這件事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白天星苦笑了一下道：「各人的事，各人自己心裏清楚，兇徒只有一個，你既能把別人計算進去，別人計算時也帶上我們一份，又何足爲異？」

張弟道：「照你這樣說起來，豈非連主人廖三爺，以及那四位見證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白天星嘆了口氣，緩緩道：「到目前爲止，眞正能置身事外的人，恐怕只有一個。」

張弟道：「誰？」

白天星道：「馬立自己！」

×　×

張弟也去買了一碗酒。

因爲時間還的確太早。

他並沒有酒癮，但坐在一個喝酒的人旁邊，老是看着別人一口口的喝，自己光是檢豆子吃，滋味可也不太好受。

白天星忽然又嘆了口氣道：「所以只有眞正的傻瓜，才會去動那五千兩賞格的腦筋。」

張弟忍不住噫了一聲道：「你這個牢騷倒發得蠻有意思，你說這腦筋是誰先動的？」

白天星道：「我。」

張弟道：「那麼誰是傻瓜？」

白天星道：「你！」

張弟差點跳了起來道：「你說我是傻瓜？」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我哪一點傻了？你倒說說看！」

白天星指指手上的空酒碗，笑道：「你請我喝酒的目的，本意是爲了想問我的話，現在我酒已喝完，連一個字也沒有告訴你，難道你還能說你很聰明？」

張弟眨眨眼皮道：「你想賴帳？」

白天星笑道：「你看我像是個賴帳的人嗎？不過，如果沒有一口酒喝喝，說起話來，也許會有點口齒不清，倒是眞。」

張弟無可奈何，只好又去替他添了一大碗酒。

白天星接過來，喝了一大口，笑道：「這玩藝兒眞妙，只要有一口喝喝，話就來了。」

張弟只是狠狠的瞪着他，提防他又要新花樣。

白天星忽然放低了聲音道：「你可知道官家辦案，一向最頭痛是那兩件事？」

張弟死板板的道：「不知道！」

白天星笑笑，低聲接着道：「第一是怕找不到嫌疑犯。第二，就像現在的這種情形，嫌疑犯太多！」

張弟只是聽着。

他要聽的是正文，這些廢話，他只當耳邊風。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道：「但有一件事，絕錯不了，馬立死了，有人被殺，就一定有兇手！」

廢話！

有人被殺，當然就有兇手。馬立那一刀難道是自己砍下去的不成？

但白天星却顯得很得意，似乎他這一番話，已完全把握住問題的重點。

他見張弟不接腔，只好自顧接下去道：「能一刀殺死馬立的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所以眼前這種局面，也必然早在兇手的預料之中。換句話說，他殺了馬立，只要他自己不說出來，就絕不會有人指出他是兇手！」

還是廢話！

殺人的人，有幾個會告訴別人，自己就是兇手？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道：「所以，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這個兇手是誰，知道兇手是誰的人，只有兇手自己！」

弟弟暗暗冒火。

這不僅是廢話，簡直是胡話了。這小子是故意在吊他的胃口，還是眞的有了酒意？

白天星忽然笑了笑，道：「只可惜這位仁兄，聰明雖够聰明，但還是犯下了一個錯誤。」

張弟不覺脫口道：「什麼錯誤？」

白天星道：「錯在那一刀！」

張弟道：「他應該多砍幾刀，以便混亂別人的耳目？」

白天星搖搖頭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張弟道：「出手的方位不對？」

白天星道：「對了！」

張弟道：「這一刀錯在什麼地方？」

白天星道：「錯在他等於告訴了別人一個秘密！」

張弟道：「什麼秘密？」

白天星道：「這一刀他等於告訴別人，他殺馬立並不完全是爲了私人恩怨！」

張弟道：「爲了那把七星刀？」

白天星道：「這一點我們可以不必遽下斷語，同時這個理由也很難成立。」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因爲快刀馬立並不一定就是七星刀的得主，殺了馬立，還有別人。如果眞是爲了七星刀，他等馬立到手之後，再下手亦不爲遲！」

張弟想想果然有理，於是又問道：「就算這一刀多少帶有點炫耀成份，在兇手本人來說，又有什麼不利之處？」

白天星道：「由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獲得一個結論。」

張弟道：「什麼結論？」

白天星道：「這名兇手如今一定還沒有離開七星鎭，更說不定此刻就在這座七星廣場上！」

廣場上這時到處是人，亂哄哄一片，就像是被通了一棍的馬蜂窩。

張弟四下溜了一眼，忍不住又皺起了眉頭道：「場子上這時少說也有三四千人，就算你的猜測不錯，我們又如何去識別誰是兇手？」

白天星笑道：「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老愛跟烏八打交道，以及爲什麼今晚要約他去何寡婦家裏的原因！」

張弟目光閃動，似乎已有所悟，却又好像一時尙未能完全明白。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微笑着低聲道：「有一點，你必須明白，烏八這個人，一身武功，雖不入流，但在今天的七星鎭上，却是一個相當惹人注目的人物，我雖不敢說他與那個兇手有往還，但我却敢說那個兇手一定時時刻刻均在留意他的一舉一動。」

張弟道：「我明白了！你是在安排香餌釣金鰲，烏八就是你的魚餌，對嗎？」

白天星大笑道：「對啊，這才馬馬虎虎像是我的師弟！」

他笑笑，又道：「怎麼樣，何寡婦那裏今晚去不去？」

突聽一人接口道：「我已經準備了你們三個人的酒菜，不去怎行？」

聲音是從兩人肩後傳來的。

細細的，甜甜的。

聲音中彷彿還滲雜着一股幽幽的蘭馨之氣。

兩人用不着回頭，便聽出是何寡婦的聲音。

張弟溜了白天星一眼，似乎在說：「你瞧瞧烏八這張嘴巴！你還叮囑他別給別人知道，他竟一轉過身子，就去告訴了何寡婦。」

白天星也似乎甚感意外，扭過頭去道，「是不是烏八——」

他一轉過頭，語音突然頓住。

說話的人竟不是何寡婦！

× ×

眼前這人不僅不是何寡婦，而且根本就不是一個女人。

至少第一眼看上去不像一個女人。

不過，白天星和張弟還是馬上就認出了對方是誰。

因爲這人雖然穿着一身男人裝束，但是她顯然並無意要掩飾她的本來面目，使別人誤認她是一個男人。

白天星忽然嘆了口氣道：「我一直把何寡婦當老大姐看待，我們之間也一直無話不談，想不到……」

消魂娘子笑道：「想不到怎樣？」

白天星道：「想不到她還是瞞着我很多事。」

消魂娘子道：「那些事她應該告訴你，而沒有告訴你？」

白天星道：「首先她就從沒提過她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妹妹！」

消魂娘子嫣然一笑道：「她在我面前提你，倒是提過了不少次。」

白天星道：「說我是個不務正業，游手好閒的浪子？」

消魂娘子笑道：「還要難聽些。」

白天星道：「哦？」

消魂娘子笑道：「她說：自從你來了七星鎭之後，她一直在替七星鎭上的一些閨女担心。」

白天星大笑道：「眞有意思！」

消魂娘子道：「什麼眞有意思？」

白天星笑道：「照這樣說起來，至少有一件事，我用不着發愁了。」

消魂娘子道：「那一件事？」

白天星笑道：「老婆。」

消魂娘子微微一笑道：「還有一件事，你也大可以用不着發愁。」

白天星道：「還有那一件？」

消魂娘子笑道：「銀子！」

白天星微微一怔道：「銀子？」

消魂娘子笑道：「是的，銀子。你賺起銀子來，無疑也是一把好手！」

她笑了笑，又道：「別的不說，單是你現在身上那兩根値五百兩銀子的金條，就足够你舒舒服服吃喝個三兩年的了。」

白天星不禁又是一怔道：「烏八——什麼都告訴了你？」

消魂娘子笑道：「我爲什麼要他告訴我？那兩根金條根本就是我交給他的！」

白天星忽然想起了酒。

酒碗就在手上。

碗中還有大半碗酒，他捧起來，骨都骨都一口氣喝得乾乾淨淨。

消魂娘子只是望着他微笑。

她似乎很了解白天星這時候的心情，白天星酒喝完了，她揚手輕輕一招，那賣白酒的漢子，便立卽又送來一大碗。

「這玩藝兒眞妙，只要有一口喝喝，話就來了。」

這是白天星剛才敲張弟竹槓時，對酒下的評語；他並沒有說錯，酒這玩藝兒的確很妙。

他只少交代了一句。

就是酒這玩藝兒也有不妙的時候！

現在的情形就不太妙。

「那個秘密……原來……是……是，……你買……買去的？」

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他幾乎是分

刺客軼事

三國時代的刺客

·神光·

太史公記「刺客列傳」，曾羅列上古時代所有可攷的刺客，誇張處便成爲所稱的游俠。

大抵春秋戰國當時刺客便是「私有死士」，不很直接表達國家思想，而且行刺的動機，又是受人所指使以及策動的。

東漢末年，曹操行刺董卓，便大不同於春秋戰國的刺客。

曹操行刺董卓，完全是英雄氣概。第一是出於自發的「去此奸賊」，第二非由於私利的動機，不見得董卓死後，他便能够取得董卓的權位而以自己代之的。

由於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渲染，曹操在羅氏的筆底下是個大奸雄，但是終曹操一生，未嘗廢帝自尊，比起後來南北朝，隋，唐，動輒以臣廢君，曹操尸其位而行其事，應該算得是淸白的了。

當曹操兵威全盛時代，率領八十三萬大軍向江南挺進，立馬江干，橫槊賦詩，曾對衆將說：「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淸四海，削平天下，……」

又舉槊說道：「我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

這話是他醉後說的，也不過表達他的「大丈夫之志也」而已。

如此的時間地點，如此的豪雄，却不曾有多少僭越的大言，至於一個把握軍政大權的人物，立志「縱橫天下」，未可便作爲奸雄定論的。

如果說，曹操是個「個人英雄主義者」，此話却不過份，由於曹操之行刺董卓，便是由於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所激發而致的。

他在行刺當時，絕不想到甚麼後果，更沒打算到行刺後怎辦！

大抵刺客的作風，古往今來，如出一轍，無非逞一時之快，明知全局推翻力量不够，却不由自主地瘋狂似的盲動，滿足了個人英雄主義的熱望。近代史中如山口之行刺淺沼，都不過是一種盲動。

曹操之所以做刺客，當然亦是一時盲動的結果，這一嘗試，幾乎丟了性命，如果不是陳宮搭救，他後半世的顯赫歷史，早就不存在了。

當然，曹操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在行刺董卓之後，深感盲動之非，回到家鄉，便開始整頓實力，從基本幹起，然後才出現了一個吸取過教訓的「新曹操」。

曹操行刺董卓此風一開，對三國時代，頗有影響，江東的「小霸王」孫策（孫權之兄），就是被行刺死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少反曹的人，也試過不少行刺曹的。

曹操得志後，警衛森嚴，白天不易行刺，祇在午睡的時候。

三國演義寫曹操怕被行刺的心情，是活生生的：他去行刺董卓，正是選擇董卓午睡的時候，既然他知道董卓得勢時，警衛森嚴，非待他睡了很難下手，自己一旦得勢，政敵又何嘗不可如此對他？所以他發明了一「精神防衛」的方法，對部屬揚言他會「夢中殺人」，如果睡着了，有人走近他身邊，會被他在「夢中」殺掉。

曹操又證實他所說的不錯，揀一隨身護衛殺掉，再上床睡，起來詐問：「何人殺吾近侍？」左右講出實情，曹操又故意大哭，顯示夢中「誤會殺人」，這事給他的主簿楊修識破，嘆道：「丞相非在夢中，君在夢中耳。」當然，曹操怎肯讓人揭穿，楊修不免一死。

曹操原就做過刺客，那時是在野，後來防刺客，因他在朝，從來英雄人物顧大體不顧小節，所以他說「寧我負天下人，毋令天下人負我！」就這一句，便無須用其他角度看「曹操問題了」。如果身爲領袖，而想不負天下人，必須不流血統一，甚至刑罰俱無，就算文王也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他行刺董卓，是負董卓，殺伯奢全家，是負伯奢，殺陳宮，是負陳宮，……他負的「天下人」，是太多了，「天下人」當不免也有負之而甘心的，如果「天下人負我」，恐怕曹操不祇地位不穩，甚至連性命也會丟掉。

惟有不顧名譽，金錢，威勢壓力，才能完成一樁不世的功業，曹操正是這一等人。他的一生，從來不顧甚麼名譽，金錢如果買得動，早被董卓收買，威勢更嚇不倒他，所以敢於行刺董卓。看曹操，要看他的細微處，事實上，曹操也確有英雄本色。

當日曹操煑酒論英雄，對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其實是要用劉備給他作陪襯，以顯自己的英雄，他當時雖然沒有道出英雄的「條件」，總之，他個人威勢的成就，便是英雄，生殺而不姑息，豪華而不巧取，便是英雄。這些，劉備都比不上。

三國演義寫曹操頭風病死，死時很痛苦。正史記曹操病死，並沒甚麼神話，總之，他是「壽終內寢」的，曹操生前雖有不少人想暗殺他，都不成功，如果正史不是寫他病死，三國演義恐怕還有更多的渲染，陳壽的三國志，雖是「四史」之一，至今日爲正史，但其以漢祚爲正統，這種見解，已爲學術界所詬病，認爲偏見，左右了對歷史人物的品評，也不該製造一種偏見，本文所論的曹操，認爲是漢末的一個英雄，是就全局去觀察的，正所謂「如無孤在，不知幾多人稱帝稱王」，這情勢很明顯，果無曹操存，就有吳，蜀稱帝稱王，在此前，赤壁戰役，是三分漢室的轉捩點，而情勢却急轉直下，曹操依然具有一種壓倒之勢，到他死，漢帝依然在，祇有曹氏一脈，統一了全局，吳，蜀最終也消滅，這都是曹操一手創下的基礎，司馬氏才能把這基礎接下來的，對歷史批判，雖然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曹操是造時勢的人物，「三國」則是曹操翦滅羣雄以後，殘留下來的局勢，這種時勢是他製出來的，結果，也是他及其下代澄淸這局勢，出現新的統一，曹氏成再勢，司馬氏承其勢。

七八段說出來，不僅語氣不連貫，連字音都含含混混的，咬不清楚。

消魂娘子只笑着回答了一個字。

「是！」

她其實連這一個字都不必回答！銀子是她拿出來的，買秘密的人，不是她，還有誰？

白天星像掙扎似的，又問道：「你，……你買……買去這個秘密有什麼用？」

消魂娘子微笑道：「沒有用。」

白天星一楞道：「沒有用？」

消魂娘子笑笑道：「這一點你應該比別人清楚。」

白天星道：「爲什麼？」

消魂娘子笑道：「因爲你說那位一品刀是冒牌貨，我並沒有向你要證據。你說假的，就是假的。如果這個秘密對我很重要，我又怎會如此輕易就相信你的話？」

白天星忍不住又問道：「既然這個秘密對你毫無價值，你又爲什麼一定要多花這五百兩銀子？」

消魂娘子道：「我這五百兩銀子花得並不寃枉。」

白天星道：「哦？」

消魂娘子道：「我要買的是另一樣東西，我買到了。」

白天星道：「另一樣什麼東西？」

消魂娘子道：「眼光！」

白天星幾乎又要去端酒碗。

消魂娘子接道：「因爲我也看出那位一品刀不像是個正牌貨，而其他的人對這一點却似乎渾然不察，所以當烏八告訴我你有秘密要出賣時，我便有一種預感，我可能找到搭檔了。」

白天星道：「你說什麼？搭檔？」

消魂娘子微笑着道：「是不是嫌這兩個字用得太俗氣？」

白天星道：「我一向很少挑剔別人說話時使用的字眼，不過……」

消魂娘子道：「不過怎樣？」

白天星道：「不過，你應該知道，搭檔有很多種。」

消魂娘子飛了他一眼，媚然一笑道：「不管是那一種，你還担心吃虧？」

白天星道：「最好……」

消魂娘子沒有等他說完，人已站了起來。

她附着他耳邊，悄聲道：「等我們談攏了，我一定會使你後悔實在不該在燕娘那女人身上，白費那麼多的金錢，白費那麼多的氣力！」

× ×

第三碗酒還是滿滿的，放在白天星的面前。

白天星現在就在望着這一碗酒。

張弟兩眼望天，走鼻音道：「這一碗酒，最好拿個葫蘆盛起來，帶回去放在床頭，慢慢品嚐，喝得愈慢，滋味愈好。」

白天星像是沒有聽見。

張弟又哼了一聲道：「只可惜這一碗酒的酒錢，好像還沒有付給人家。」

白天星忽然轉過頭去道：「這女人剛才說的話，你相信不相信？」

張弟淡淡地道：「我的記性不大好，我已忘了她說過些什麼話。」

白天星忽然點點頭道：「是的，我想通了，烏八這次，的的確確是揹了一次黑鍋。」

張弟回過臉來，眼光在白天星面孔上游動，彷彿在察看白天星是不是已經喝醉了？

白天星像自語似的，點點頭，又道：「昨晚那兩名黑鷹翎徒，無疑也是這個女人買通的，只不過由烏八頂上一個名義而已！」

張弟忍不住脫口道：「這種事烏八也肯幹？」

白天星冷笑道：「像烏八這種沒出息的傢伙，只要稍爲給他一點好處，什麼事他不肯幹？」

張弟忍不住問道：「這樣說來，難道這女人也已對你起了疑心？」

白天星道：「那倒不見得。」

他想了想，又道：「這女人也許眞的有事想利用我們，她見我居然能看穿那位一品刀是冒牌貨，覺得我很有兩下子，於是想順便試試我的武功，看我是不是個合格人選。」

張弟道：「她要利用我們幹什麼？」

白天星道：「等今晚去過何寡婦那裏，就知道了。」

張弟道：「我看一定不是好事情。」

白天星道：「那還用說！」

他似乎已經對那碗白酒失去興趣，拿起一隻烤麥雀，慢慢送入口中，輕輕嘆了口氣，隔了一會，才喃喃地道：「現在我只有一件事還想不透。」

張弟道：「什麼事？」

白天星微皺着眉頭道：「收買烏八作眼綫的人，本來是七絕拐吳明，我奇怪這兩天烏八怎會又跟消魂娘子楊燕搭上了關係？」

他思索着，又接下去道：「更奇怪的是，七絕拐吳明居然對這一點視若無睹，如果換了別人，也許不足爲奇，但以七絕拐吳明的爲人……」

張弟忽然笑了笑，說道：「我也許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白天星微微揚起面孔，等他說下去。

張弟道：「這個問題，有兩種解釋。第一：正如你所說的，像烏八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七絕拐吳明當初跟他套親近，也許並不是眞的想他能起什麼作用，而只是投石問路性質，想在這一場是非之中，試探試探別人對他這位七絕拐的看法。」

白天星點點頭。

張弟接下去道：「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烏八的去留，他當然無所謂。你也說過，七絕拐並不是個歡喜出風頭的人物，烏八若是已無利用價值，他自是希望烏八這種人離他愈遠愈好！」

白天星道：「第二種解釋呢？」

張弟道：「第二種解釋一句話就可以說完。」

白天星道：「哦？」

張弟道：「這也許根本就是七絕拐吳明的安排！」

白天星道：「嗯？」

張弟道：「剛才你問我信不信那女人的話，我現在可以回答你：相信！完全相信。只不過需要稍爲修正一下。」

白天星道：「如何修正？」

張弟道：「那就是說：兩根金條是由那女人拿出來的，大概不假，但這兩根金條却可能還是來自七絕拐吳明！」

白天星道：「你意思是說：就連消魂娘子楊燕，也是受了七絕拐吳明利用？」

張弟道：「我對消魂娘子楊燕這個女人，沒有話說，因爲我根本對這一類的女人一無所知，不過有一點，我却可以看得出來。」

白天星道：「那一點？」

張弟道：「這女人絕不是一個輕易會受別人利用的女人！」

白天星一咦道：「你這樣說，豈非矛盾之至？」

張弟點點頭道：「是的——」

他搔搔耳根子，似乎不知道怎樣表達才好。

他知道他的話前後矛盾。

但是，這只是他不善於表達，他實在要說的話，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一點白天星看得出來。

所以，他沒有催逼，他留下時間，讓張弟慢慢去處理心中的一團麻緒。

張弟咬着嘴唇，拚命的想，最後，忽然抬頭，眼中閃着光亮道：「你會不會下棋？」

白天星道：「什麼棋？」

張弟道：「圍棋。」

白天星道：「懂一點，不精。」

張弟道：「那就好辦了！」

白天星道：「這件事跟下圍棋有什麼關係？」

張弟不答，檢起一根串麥雀的竹枝，先在地上劃了個四方格子，然後以竹枝指指點點的道：「我們如今就當它是一局棋。比方說：拿白棋的人，有兩顆孤子在棋盤的中央，但四邊的出路還很多，黑棋若想吃掉這兩子，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爲什麼？」

「因爲白棋可戰可逃。」

「如果黑棋立定決心，非把這兩子吃掉不可，須使用什麼方法？」

「佯作不理，用聲東擊西之法，先在四邊佈子，慢慢的切斷白棋生路，使這兩子最後既不能戰又不能逃，只有束手受縛一途！」

張弟停下竹枝道：「現在你懂了我的意思沒有？」

白天星道：「有點懂了。」

張弟道：「你說說看！」

白天星道：「七絕拐吳明是一顆黑棋子，消魂娘子也是一顆黑棋子，吃掉白棋兩顆孤子的，是很多很多黑棋子的功勞，每顆黑棋子在這一役中，各有其重要性，所以談不上誰利用誰的問題。你要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張弟說道：「對！我要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你認爲我這個比喻打得恰當不恰當？」

白天星道：「恰當——但誰又是白棋的那兩顆孤子呢？」

張弟道：「十八刀客，四公子，以及你我，都有可能，眞象也許只有一個人心裏有數。」

白天星道：「所以我們今後也只有一件事可做。」

張弟道：「設法去找出那個持黑棋的人？」

白天星大笑，拍拍他的肩頭道：「你學得很多，也學得很快，簡直越來越像我的師弟了！」

× ×

日正中天。

午時到了。

那把兩尺八寸，寒光逼人的七星刀，再度被懸上品刀台中央的橫樑。

廖三爺率領四位見證人入座。

刀客魚貫出場。

唯一與第一天不同的是：今天廖三爺與四位見證人神色都很凝重，以及十八刀客已剩下十七位！

右邊耳台，貴賓席上，今天還是坐着六個人。

鐵算盤錢如命。

血爪曹烈。

屍鷹羅全。

靈飛劍客長孫弘。

病書生獨孤洪。

六個人裏面沒有了消魂娘子楊燕，却多了一個粗眉大眼，一身藍衣，神采奕奕，年約二十七八的青年人。

張弟向白天星問道：「貴賓席上今天來的這個青年人是誰？」

白天星道：「武林四大公子中的第三位：鐵三掌蔡龍。」

張弟道：「鐵三掌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就是說這位蔡公子雙掌已練得像鐵一般堅硬，很少有人能承受得了他三招的意思。」

張弟道：「不誇張？」

白天星道：「那要看他對付的是什麼人，就我所知道的，好像還沒有人打破過這個紀錄。」

張弟想了想，又道：「武林四大公子，只出現了三位，還有一位是？」

白天星道：「小孟嘗吳才。」

張弟道：「這位小孟嘗吳才怎麼沒有來？」

白天星道：「可能臨時有事絆住了脚，也不一定，來是早晚一定會來的。」

張弟四下望了一眼，低聲道：「人屠刁橫够不够當貴賓的資格？」

白天星道：「當然够。」

張弟道：「那麼，他爲什麼寧可擠在台下，不坐到貴賓席上去？」

白天星道：「聽說他跟長孫弘等人好像不大合得來，如今四公子有三位坐在台上，他當然不會坐過去。」

張弟想起第一次去熱窩喝酒的情形，覺得這位人屠果然有點怪異。

以七絕拐吳明那種孤芳自賞的性格，他進門時，還跟錢如命和長孫弘等人，虛情做意地嘻哈了一陣，只有這位人屠，獨據一座，誰也不理。

要不是白天星事後提起，他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位屠夫模樣的人物，也會是武林中的一名怪傑。

張弟想到這裏，忍不住低聲又問道：「依你看來，殺死馬立的人，會不會就是這個姓刁的傢伙？」

（未完）

新穎俠義中篇連載

蕭　逸·文
盧　令·圖

搏命揚子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金鱗打死官少亨後，亡命江湖，化名余三，屈身爲戲班中揀場，捕頭馬步超到班中盤詰，幸得春雪紅爲他解圍，馬步超悻然離去。惡霸謝魁請春雪紅赴宴，包藏禍心，欲强擄春雪紅，岳金鱗捨死護衞，以暗勁震傷謝魁打手周同，護衞春雪紅返回戲班。翌日，謝魁查驗周同傷勢，看出爲武林高手內功所傷，心疑是余三所爲，着人往召春雪紅舅父桑二絃到來，要桑居間向雪紅之父春雲奎說項，並向桑二絃責問，雪紅已與人定親，可有其事，桑二絃聞問色變，口中吶吶稱確有其事——

市惠買死士　陰謀擄美人

謝魁冷冷一笑，道：「可是你並沒有告訴我！」

「因爲那門婚事不值得一提！」

「爲甚麼？」

「那是因爲……」桑二絃搓着手，一笑道：「五爺可知道那個人是誰麼？」

謝魁搖搖頭道：「我怎麼會知道！」

桑二絃道：「就是我們班子裏唱鬍子的那個鐵海棠！」

「是他——？」謝魁冷森森的一笑，道：「他也配！」

「他是不配！」桑二絃吶吶道：「只要五爺多給我一點時間，我會想辦法把他們弄開！」

謝魁冷笑道：「我不能再多等了，這件事你要快辦！」

桑二絃皺了一下眉道：「這麼吧，五爺我看爲了一勞永逸，你就……」

說到這裏，把身子湊了過去，低聲細語的說了幾句，謝魁怔了一會兒。

他手摸着下吧，吟哦着道：「這倒也是個法子，花兩個錢我是不在乎，只是萬一他要是不答應呢！」

「那可是他不受抬舉，敬酒不吃吃罰酒，五爺你只好看着辦吧！」

他眉毛一挑，奸險的又道：「五爺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我那個姐夫春雲奎打算宜昌不唱了，要另換碼頭——」

「啊——？」謝魁顯然不知道有此一着，頓時楞了一下！

桑二絃一笑，道：「所以你得想個法子先把班子給留下來！人不能走，到時候還不全聽着你謝五爺的使喚了嗎？」

「嗯……好……」謝五爺頻頻的點着頭，臉上一刹時帶出了笑容——

「好主意！我知道了！」謝魁就手把面前桌上一個裝錢的匣子打開，匣子裏裝着一紮花花綠綠的鈔票！

桑二絃的一雙眼睛可就不由自主的被那些鈔票吸住了。

謝魁拿起了一叠，塞到他手裏：「這個你先拿着，不客氣——不客氣，我用你的地方還多，隨時跟我保持聯繫，你去吧！」桑二絃彎了好幾次腰，却是一句話也

沒說出來，連連打着躬，遂即退出廳外！

× × ×

謝魁的大駕來到了宜昌碼頭上——

他是進出口航業工會的會長，這個工作，雖是個閒差事，可是手底下控制着碼頭上的所有倉庫，船塢，修船廠，以及數百名碼頭工人。

在一番裝模做樣的視察工作之後，謝五爺來到了第三號碼頭上——

許多工人正在用鋼鈎搬運着木箱，繩袋，碼頭上到處堆滿了貨物，顯得零亂十分。

庫房的張主任陪着他到處轉了一轉，指着大堆的木箱，很巴結的道：「這些棉紗，都是會長交待儘快運出，我們列爲第一批優先！」

「很好……」謝五爺是有那麼一點派頭——

那年頭，雪茄在中國還不太流行，只有極少數的人才有得抽，可是謝會長顯然就是這極少數的人中之一！

他把一根六號的雪茄先在鼻子下面抽動着聞了一聞，遂即用嘴把烟蒂咬下來，吐出去！

張主任立刻給他劃了一根火柴，湊過去。

一陣濃烟吐出來，雪茄點着了。

透過那一陣烟霧，謝五爺在注意的打量着一個人——那已經注意他很久了。

這個人足足六尺四五的身材，上身敞着小褂，露出一身結實盤龍虬結的肌肉，胸脯上毛糊糊的生滿了黑毛，好魁梧的一條漢子！

說他是工人吧，他又不是。說他不是工人吧，他間歇的也幫着揷上一把手。

很大很沉重的箱子，別的工人兩三個抬不動的，他走過舉着手裏的鋼鈎，只一下子就把箱子鈎得直立了起來，隨後再上一脚，一手，就把箱子給舉了起來，然後轉手放置在轉運的木帆船上！

這樣的身手力道，顯然是驚人之極！

那漢子似乎行之有素，毫不費力，人家把箱子擱到了他面前，他就照例的一勾，一脚，一手——

每一個箱子他都是施展這種同樣的身手，絲毫不費事的把箱子運到了舷板上！

這人身上是一套裏陽紗的褲褂，一條腿翹在船舷上，嘴裏叨着根烟，頭上還戴着個禮帽，白獵子，靑面子雙臉的一雙布鞋！

只看他這一身穿裝打扮，實在不像個幹粗活的，可是他偏偏就是在幹粗活！

每個工人對他又像是那麼客氣，他的眼睛只要向那一個人看一眼，那個人必定謙卑的向他彎腰笑上一笑！

他實在是很神氣的樣子！

謝魁眼睛還在注意着他——

張主任順着謝魁的眼睛，也注意到了他——

「會長你知道他是誰麼？」

「我正想問你，」謝魁徐徐噴了一口烟，道：「他是誰？」

張主任嘻嘻一笑，道：「會長可聽說過我們碼頭上的黑金剛？」

謝五爺徐徐的噴了一口烟，道：「聽

說過，不是挺愛鬧事的一個工頭麼？」

「對了！」張主任笑着道：「就是他，說起來要不是會長保他，只怕在監獄裏還有得呆呢！」

謝魁臉上頓時蕩漾出一片笑容，點點頭道：「我差一點忘了，是有這麼件事，我好像不止保了他一個人！」

「是六個人！」張主任道：「他就是當中的一個！」

「啊……我記起來了！」

謝魁點着頭，道：「聽說這六個人沒出來，工人都不上工，有這回事吧？」

張主任笑着道：「有這回事，就是因為這個黑金剛，這裏他是老大，我跟他一比，算這個——」

說着他伸出了一根小指頭比了一下，又道：「三號碼頭上的事，有時候我不能辦的，只要他幾句話，就弄成了！」

「啊——？」謝五爺很驚訝的道：「那又是為了甚麼？」

「會長還不知道？」張主任正經道：「這傢伙身上有功夫！七八個大小夥子，別打算能近得了他！」

謝魁聽到了這裏，由不住瞇縫着眼睛笑了。

長久以來，他一直都在留意想找這麼一個人，現在總算找到了。

張主任討好的道：「會長保他們出來的事，我跟他們六個人都說過了，他們很感激！」

謝魁道：「那裏，那裏……這是我應該辦的！」

張主任奉承地道：「我去叫他過來見見會長！」

「不用，不用！」謝魁擺着手道：「這些人，我從來不跟他們打交道！」

張主任怔了一下，責備自己錯會了意，原以為謝魁出身黑道，而且最喜歡和這類的人打交道，誰知居然不是這麼回事！

張主任笑着道：「會長請到庫房裏去坐坐吧——」

謝魁道：「用不着，我這就走，另外還有事！」

× × ×

謝五爺大剌剌的上了自己的人力黃包車，張主任鞠着躬恭送——

謝五爺不但自己坐上車，他的兩個跟班周同，馬二，也都上了車，也都是自備的黃包車！

三輛黃包車一直拉出了碼頭！

謝魁的車在前，周同馬二的兩輛車子在後！

用腳在腳踏板上一連踏踩了幾下，謝魁的車子就慢了下來，接着馬二的車子由後面追了上來。

馬二在車上探着身子，準知道謝魁會關照甚麼！

果然謝魁有話要說——

這傢伙不愧是老奸巨猾，眼睛連瞟也不瞟馬二一眼，沉着聲音，道：「那個黑金剛叫甚麼名字？」

馬二道：「叫乾德門！」

謝魁點點頭道：「你去見他，就說我今天晚上請他吃飯！叫他一個人來！」

「是，我這就去！」

「不要驚動別人！」

「是！我知道！」

謝五爺舉了舉手，座下黃包車快速的前進，周同的車子追着他一道的奔下去！

× × ×

晚宴擺在謝五爺後面花園裏——

如非是謝五爺特別喜歡或者賞識的人，他萬萬不會如此招待，這麼做，似乎別有用心。

菜很精緻，但是並不很多，每一樣都用很漂亮的瓷盤子盛着——

桌子上開了三種酒——貴州茅台，紹興的黃酒，還有一瓶法國陳年的白蘭地。

酒器是純銀的，白蘭地用冰凍着，黃酒卻是溫在錫壺裏——

這一切看在「黑金剛」乾德門眼睛裏，就像是進入到「天方夜譚」的神話裏一樣，半生在江湖裏打滾的他，眞有點目眩五色，不知所視的感覺。

當然最最令他所着迷的，不是這些美麗的銀器和酒，而是高端着銀杯，為他淺淺而斟的那個人！

這個人當然不是禿頂的謝五爺！

是謝五爺的那個漂亮女管家曼嫂！

曼嫂顯然是經過一番特別的刀尺打扮，只見她穿着一件短短的黑色寬領羅衫。

這件衣服的最大長處，是在於可以毫無保留的現出她的曲綫美，現出她誘人的肌膚，透過那件羅衫，曼嫂晶瑩透明的一身丘巒簡直呼之欲出。

此時此刻，再加上她有意做作的一些輕顰淺笑，妖態冶姿，莫怪乎把那位碼頭上的鐵漢「黑金剛」乾德門看傻了！

主人不愧是道兒的高手！

就只這一番佈設，就顯得極工心計！

筵席上只有兩個人——謝五爺和黑金剛，至於曼嫂只算是個執壺送笑的女侍。

「黑金剛」乾德門集「美色」「食色」於一目，三杯酒下肚，內裏早已心裏搖蕩。

他滿滿斟了一杯酒，雙手捧着站立起來道：「會長你老人家對我眞是恩重如山，我乾德門能有今天，可全是你老人家的栽培，我謝謝你老，敬你老人家一杯！」

謝五爺哈哈一笑，道：「不要客氣，你坐下來！」

乾德門一仰頸子把酒乾了。

謝五爺只用嘴唇少少的抿了一下，笑向曼嫂道：「給乾先生斟酒！」

曼嫂玉腕輕舒，拿起了瓷瓶偎過去。

她近得身子貼在了乾德門的身上，臉兒貼在了乾德門的臉上，眉兒吊眼眼兒盪，丁香半吐，吹氣如蘭。

這一杯酒斟滿了，乾德門早已「酒不醉人人自醉！」只把一雙瞪得滾圓佈滿血絲的眼睛盯着曼嫂，只見他喉結跳動，當眞是到了「情發而不可自已」的階段！

曼嫂天生的淫娘，原本就貪愛着乾德門的身材魁梧，況乎又經主人特別授意，自是竭盡所能，肆無忌憚。

郞情妾意，眉來眼去的勾當，看在狡智的謝魁眼中，自是心裏有數。

他算計着時候差不多了，遂即雙手一拍，「叭！」的一聲脆響。

正在意亂情迷，不可自已的兩個人，乍聞此聲，有如當頭的一聲棒喝，雙雙吃了一驚！

謝魁嘿嘿一笑，道：「曼嫂妳先下去，我還有正事跟乾先生商量！」

曼嫂面現桃紅的嚶了一聲「是」！媚目一瞟乾德門請安退出！

乾德門就像心被人家挖走了似的，一下子站了起來。

謝五爺手摸着鬍子，發出了一鼻子沉笑之聲道：「怎麼，你看我這女管家，還中看麼？」

「這——」乾德門一連串的點着頭，道：「太好了，太好了……」

「你喜歡她？」

「我……？」乾德門不自在的笑着道：「會長你眞會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說的是眞的，如果你喜歡她我也許可以攷慮把她送給你！」

「這——」乾德門大喜的道：「會長你老說的是眞的？」

謝魁嘿嘿一笑，道：「我這個人是說一句話算一句話，不亂開玩笑——」

乾德門怔了一下，內心的狂喜已掩不住現在臉上！

只是他馬上又定了下來！

強壓着內心的一腔貪色之火，他吶吶道：「會長你老人家總不會平白無故的把她賞給我吧！」

「你說的不錯，我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把一個心愛的管家送給你——」

「會長的意思是？……」

「很簡單！」謝魁微微一笑道：「只要你答應為我辦事，做我跟前的一個心腹人！」

乾德門嘿嘿一笑，道：「如果這樣，會長也太見外了，會長請放心，我乾德門甘心願為會長所驅馳，刀山劍海，萬死不辭！」

「好！」謝魁頻頻點頭，道：「你總算有一番人心！來！喝酒！」

乾德門一飲而盡，謝魁卻仍然抿了一下酒杯。

謝魁眼睛看着杯中酒道：「你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是很孤獨的！」

他侃侃的接道：「……人的位置越爬得高，越會感覺到孤獨，想要得到人家的諒解也就越困難！」

多少年在黑道，商場打滾下來，他總算也有一點人生的哲學體驗。

可是他畢竟不是一個屬於自我反省的人，冷冷一笑，又道：「這些年來，當然我難免得罪上一些人，有的人更是到處誹謗我，妒忌我……」

乾德門用力放下酒杯，道：「是誰？會長你告訴我，我馬上就要他好看！」

謝魁一笑，道：「慢慢再看吧！」

乾德門道：「會長如果有什麼差遣的話，只管吩咐我，我一定盡力報効，萬死不辭！」

「即使叫你去殺人？」

「我也幹！」

乾德門大聲的應着，然後獰笑了一下，道：「別的忙我也許幫不上，這殺人的忙，會長你只管交待，保險我做的天衣無縫！」

謝魁含笑點了點頭，道：「好，我知道你會答應的，不錯！果然是條漢子，我謝魁欣賞的就是這種人！來！乾一杯！」

乾德門仰首又乾了一杯！

謝魁一笑，道：「聽說你有一身好功夫，可是眞的？」

乾德門道：「在會長跟前不能稱好，不過打遍了江漢碼頭，能說一句還沒有遇見過敵手！」

謝魁道：「要想跟我做事，第一就要講究身手，我是量才而用——」

笑了笑，他才又道：「宜昌碼頭進出口運輸處主任這個位置可又比庫房主任那個差事好多了！」

乾德門點點頭道：「是的——」他忽然心裏一動，抬頭看向謝魁道：「會長的意思是……？」

「哈哈！」謝魁笑聲一歛，道：「以你目前的身份，還不配進出我家這個大門，更不要說坐在我這個座位上，與我喝酒談話了！」

乾德門一陣子臉紅，可是他立刻就體會出對方話中有話，心裏禁不住一陣子狂喜！

謝魁注視着他，微微點頭，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有心想把你提拔到那個位置上去！」

「這——？」乾德門一陣子狂喜，卽席抱拳道：「謝謝會長，謝謝會長！」

謝魁一笑道：「你知道我為什麼提拔你麼？」

乾德門怔了一下，搖搖頭道：「不知道！」

謝魁冷冷的道：「我要所有碼頭內外，都控制在我手裏！你明不明白？」

乾德門點點頭，道：「我明白！」

「我看你還不大明白！」謝魁冷冷一笑道：「我們有很多貨還進不來，常常被查扣，督署我有人，可是平白被他們分了許多好處，心有未甘！」

乾德門頓時會意，恍然大悟的道：「會長是指的黑……貨？」

「當然……」謝魁笑笑道：「現在的運輸主任何元方，是個窩囊廢，而且要錢要得太厲害！」

「他不是也是會長的人麼？」

「過去是，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了！」

謝魁陰險的笑了笑，接道：「當初我是一番好意，開會的時候，特別保舉他出任主任。沒想到他上任以後慢慢跟督署巡閱使公署裏的人混熟了，就不再買我的賬了！」

乾德門忽然道：「好混蛋的東西！」

謝魁道：「所以今年初到現在我們一共下來了七批貨，眞正到手的只有四批，另外三批，都被這個傢伙假借督署的名字給吃了！」

乾德門點點頭道：「我知道這回事！何元方這個人在碼頭上勢力現在最大，除了會長以外，恐怕他誰也不在乎！」

「其實他早已不在乎我了！」

謝魁冷冷的一哼，又道：「今天下午我去碼頭，他事先知道了。竟然有意避開不見，只憑這一點，就知道這個人沒把我看在眼睛裏。」

「有這種事？」

「是張主任說的！」謝魁一笑，道：「我當時什麼也沒說，可是你應該知道，像這種人我當然不會准許他存在的！」

乾德門總算聽懂了這件事！怔了一下，他遂卽道：「我明白會長的意思了！」

謝魁道：「那就下手乾淨俐落點！」

乾德門道：「會長放心，錯不了！」

謝魁冷笑道：「何元方這個人過去我在碼頭上混的時候，他是我一條得力的胳膊，我清楚得很，過去在朝鮮他待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學會了截拳道，這個人不可輕視，你對付得了麼？」

乾德門聞言冷笑，道：「會長放心，他的截拳道碰着我的混元拳可就不靈！」

謝魁一驚，道：「你練過混元拳！」

乾德門鼻子裏哼！一聲，站起來道：「口說無憑，我就練一手給會長看看！」

「那倒用不着！」謝魁道：「我手下的兩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乾德門點點頭道：「周爺，馬爺，我都見過！」

謝魁道：「他們兩個沒什麼眞功夫，可是手腳也却還俐落，我叫他們兩個給你過過手，可施得？」

乾德門嘿嘿一笑道：「會長關照，我怎麼能不遵？不過我手腳重，萬一要是傷着了二位……」

「那還不致於！」

說到這裏，謝魁用力的拍了兩下手，就見周同，馬二自後院現身走過來！

二人似乎早經授意，先已準備好了。

只見他二人一身短打衣靠，褲腳腿紮着，腰上的帶子紮得緊緊的。

馬二手上纏着一條銀光閃閃的鏈子，周同腰上却交义的插着一對短棒。

乾德門看了一眼，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絲傲然的微笑。

他緩緩站起來，把一雙袖子向上挽了挽，先不下場子，却向着謝魁抱拳道：「會長你這是抬舉我，乾德門萬一手下過重，還請原諒我是心軟手强，一動上手我可就是屋頂上開門，六親不認！」

謝魁點點頭道：「好！」他轉過臉來向着花園裏馬，周二人朗聲道：「你們可聽見了！彼此只是印証一下手法，用不着施傢伙！」

馬二笑道：「五爺放心，傢伙只是備而不用！」

說話的當兒，乾德門已走到了馬，周當面正前！

也許是藝高胆大，乾德門打量着當前二人，抱拳一笑，道：「兄弟練的是混元拳，這趟拳共有八八六十四路，這趟拳的訣竅是手跟眼，眼跟步，步跟身，講究的是出手有風，拳拳到肉！」

周同斜着眼來看馬二，臉上帶着不屑的神色道：「乾老弟，廢話少說，手底下見高强！」

話聲一頓，他驀地雙手攢拳，用力的向下一沉，只聽得克克巴巴一陣子骨節响聲。

馬二却也擺開了架子，一陣克克骨响之聲。

顯然是兩個打一個架子！

乾德門打量着二人，身形微微向下一矮，一雙手掌一左一右同時向外分出，看似無奇，其實却是招呼着兩方面的架子！

周同大吼一聲，左右開弓，同時打出了雙拳。

兩拳却走了空招！

同時之間，斜刺裏的馬二猛地把身子欺了過來——

他所施展的顯然是屬於螳螂拳，在他翻動着身子裏，兩隻拳頭車輪似的掄了出去，嗖！嗖！嗖！嗖！一連四拳，這四拳看上去力道顯然要比周同剛才那兩拳要猛多了。

乾德門用雙手交义着迎提住他的第一拳，搪臂迎住了第二拳，縮身擋過了第三拳。

第四拳馬二用的力量最大！

兩個人一觸之下，乾德門小試身手，左手向外一翻，出拳之前先來個引子。只聽得「叭！」的一聲，一巴掌正好打在了馬二臉上！

這一掌力量可眞是不小！

馬二整個人被打得飛了起來，就地一滾摔出了丈許以外。

地上是綠油油的草坪！

馬二總算沒有摔傷，打了個咕嚕，跳身而起，他雙眉一挑，怒容滿面。

看到這裏，一旁的謝魁禁不住大聲的鼓掌叫起好來！

這一聲喊好，對於乾德門不禁生出鼓舞作用，原本還掩藏着有點不能放肆的心理，頓時大爲開釋！

相反的馬周二人却感到是奇耻大辱。

他二人一向是謝五爺身邊的大紅人，現在忽然冒出來一個乾德門，謝五爺青眼相待，一副喜新厭故模樣，早使得二人生出「是可忍孰不忍」之心！

二人嘴裏雖然不便明說，可是心裏那份不自在，只由他二人眼神裏已可窺出一個大概！

馬二身子一滾起來，獰笑道：「乾老弟，你可是眞招呼呀——」

乾德門道：「那裏，那裏，二位老兄多涵，兄弟剛才已經說過了，一動上了手六親不認！」

馬二冷笑道：「好——」眼睛一瞧周同道：「兄弟，人家可是在叫字號了！」一甩頸道：「上！」

「上」字一出口全個人同時撲過來！

馬二是決心要找回面子，他所以爲謝魁賞識，乃是由於他擅於施展手上的這根「鏈子」，而且因此得了個「奪命鏈子」馬老二的稱呼！

「奪命鏈子」這個稱呼的來由，是馬二慣以鏈子勒人咽喉，一經得手，遂卽緊勒對方咽喉，直至對方喉管破裂，一命嗚呼爲止。

這條鏈子不用時可以像蛇般的盤繞在手臂之上，而且不碍衣着，一經施展開來丈許方圓之內就別打算能湊近一個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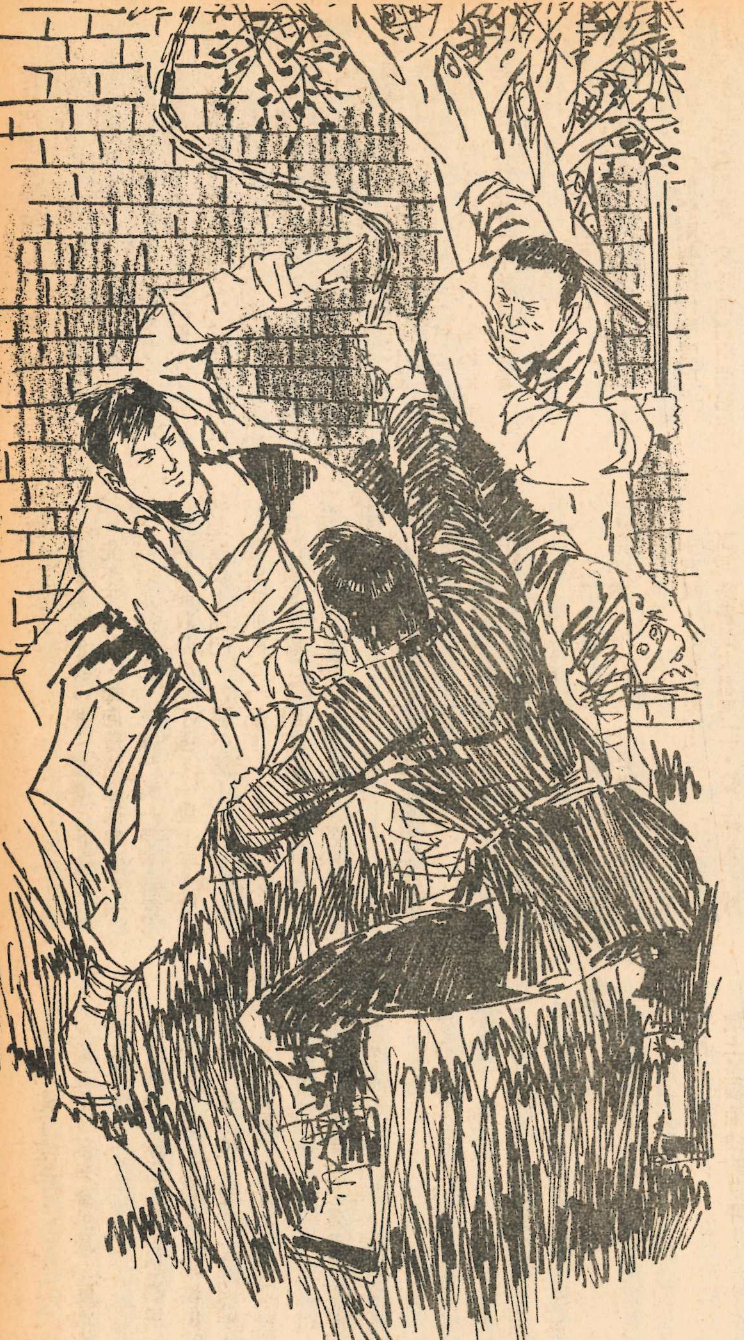
這時他心憤乾德門挾技爭寵，決心要給對方一個厲害，却不會顧慮到手下輕重問題。

於是，就在他身子一撲進的當兒，手腕上的那條銀色鏈子，炫耀出一片銀色奇光。

只聽得「啦啦唰！」一陣鎖鏈大响之聲，兩尺長短的銀色鏈子已經抖了出來。

一出手就是狠招！由頭到臉，狠命的抽了下來！

乾德門冷笑一聲，身子不退反進！



乾德門徒手力鬥持着兵刃的馬二和周同。

他像是很有技巧的，把身子向前一撲，同時間出右腕用手腕的肘節部位直向乾德門左肋下面撞去！

「克！」的一聲！

馬二又着了一下重的，被撞擊得眼前金星亂冒，踉蹌着倒追直出。

這時候周同也展出殺手，交义在腰帶上的一對短棒槌早已拔在手裏，往前一撲，狠命的打下來，同時間，馬二也施出地堂功夫！

隨着馬二在地面盤轉的身子，掌中的一條鋼鏈子唰啦啦直向乾德門雙腳上纏過來！

「嘩啦！」一聲纏了個正着。

馬二大喜過望，身子向上一掀，高聲嚷着：「滾！」

右手向外一翻，鋼鏈子又嘩啦的一响，乾德門偌大的身子，竟被凌空給倒翻了出去。

空中人影一閃！

挾着一陣子衣袂聲，乾德門已被高高的摔在天空！

馬，周二人同時帶出了笑容！

兩個人似乎高興得太早了一點！

眼看着乾德門翻起在半天的身子，像是空中飛人似的倒折了一個觔斗，依然是頭上腳下，噗！的一聲站在了地上！

由他帶出的輕鬆笑臉上看來，證明他絲毫沒受到傷害！

馬二大吼一聲，猛欺過來！

鋼鏈子閃爍着叭！叭！叭！叭！一連好幾下子，同時間，周同也由另一面撲過來。

三個人一時間展開了身手！

就在這片綠草地上，三個人打成了一片！

驀地，周同大叫一聲，被乾德門一拳擊中前胸，這一拳力道可是不小，把周同打得像水菱角似的在地上一溜子滾翻，足足摔出七八尺以外！

周同掙扎着由地面上坐起來，才坐起了一半，卽噴了一口血，昏倒在地！

奇怪的是身爲居亭主人的謝五爺，却依然保持鎭定，他爲了一瞻乾德門的眞實身手，不惜以手下人性命相試，這個人的沉着心計確是駭人之極！

馬二的身手似乎比周同更高出許多！

就在周同中拳倒下的一刹間——也許是乾德門得意之下一時疏忽，竟然被馬二欺了近來。

隨着馬二彈身躍起的身軀向下一落，他手中的鏈子，已套在了乾德門的頦頸之上！

馬二恨不得一下子把他勒死，是以手下絲毫不留情面，鋼鏈力絞之下，乾德門發出了一陣嗆咳。

看到這裏，謝魁正要出聲呼止，乾德門却已施展出想不到的身手。

只見他一手力扣着頸項的鋼鏈，另一雙手却在他轉過身子的同時遞了出去！

「碰！」一聲，一拳擂中在馬二胸脯上。

這一拳可不比打周同那一拳輕，似乎力道更猛！

馬二痛呼了一聲，整個身子弓着斜飛出去，「碰！」又是一着，正好撞在了一棵大樹的樹幹，腹背重擊之下，馬二也同周同一般的噴出了一口鮮血，登時昏了過去：

乾德門忿恨的吼叫一聲，把纏繞在頦頸上的鋼鏈一把抓下來。

只見他雙手力絞之下，鋼鏈的鐶結節

節脫落墜落得一地都是：

他似乎兀自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大叫一聲，直向倒地的馬二身上撲去！

謝五爺看到這裏，不能再保持泰然之狀了。

他大叫道：「住手——」霍地奔上前來：

乾德門就像怒獅般的已經撲到了馬二跟前，對於謝魁喝止聲充耳不聞。

左掌一探，當胸一把已把馬二抓了起來，同時間，右手攢拳，猛的拉開了架子，眼看着這一拳要是打下去，馬二必死無疑：

猛可裏，一旁的謝魁冷笑一聲，道：

「够了！」

右手向外一探，「噗！」的一把，已經抓住了乾德門的手腕子。

乾德門的一手神力，前文已經概叙，此時怒火中，似乎更加了幾層，這一拳之下是有幾百斤的力道，奇怪的是却被謝魁一把抓住，竟然未曾推出！

乾德門厲吼一聲，拳下加倍着力，可是那隻被謝魁緊緊抓住的手，就像是山般的沉重，休想移動分毫。

那位謝五爺臉上帶着輕微的笑容，一雙足脚騎馬單襠的站在地上，那隻探出的手，担當着乾德門全身力道，雖然頗為吃力，可是絕不狼狽。

乾德門做夢都沒有想到，平素裏一呼百喏，養尊處優的謝五爺，竟然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道大行家：這一驚頓時使得他大驚失色。

謝魁哈哈一笑，道：「高！」

他似是有意顯上一手似的，抓着乾德門的那隻手，忽然一鬆，接着，掌勢向下一沉。

帶着一臉的嘻笑神情，謝五爺似眞又假的却向乾德門臉上抓去！

乾德門左手向外一封，搪住了謝魁的手——

他露齒一笑，道：「會長——」

話還沒有說完！謝魁一聲叱道：「小心！」

手出腰擰，一隻粗胖的手掌，却向着乾德門肩頭上拍下去——

國術中有這麼一招，叫做「搭手」！

乾德門既是個中高手，當然知道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包羅萬象的厲害！他知道一旦為對方搭在了肩頭之上，可就算是把身子交給了人家，也就是說犯了武者的大忌。

是以謝五爺的手勢方一探，乾德門已識得先機，他身子陡地向後一收，就地一個盤滾，滾出了一丈五六！

謝魁哈哈一笑道：「慢了，慢了！」

進步欺身施展的是「浪打礁岩」的身法，通！通！通！一連跳過去兩步！

乾德門那麼快的勢子，依然沒有逃開他的手去！

就在他旋身躍起的一剎那，謝五爺那隻粗胖的右手金豹探爪似的遞了出來！

「拍！」的一聲，不偏不倚的落在了乾德門的肩頭之上——好漂亮的一式「搭手」！

乾德門頓時肩上一沉，肩上感覺到一堵山般的沉重，同時覺出背脊間一陣發軟，踉蹌了一下差一點坐倒下來。

謝魁哈哈一笑，倒也不炫耀居功。

足尖一點，已退出丈許以外！

「不錯，不錯！完全及格！」

謝五爺邊說邊猛點着頭，他眼睛裏閃爍着無比的喜悅道：「別氣餒，已經很難得了！」

帶着滿臉的驚愕羞怯，乾德門一腔傲氣，頓時減了七分，他抱了一下拳，道：「想不到會長深藏不露，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邊說邊自瞪圓了雙眼，難以相信眼前的事實。

謝魁哈哈笑了幾聲，說道：「乾德門，你可知道我剛才的那一招，是個什麼手法？」

乾德門愧疚的道：「會長施展的是北派的搭手可是？」

「那你就錯了！」謝魁哈哈的道：「搭手就是搭手，可不分南北，嚴格說起來，『搭手』這一招是來自浙江普陀，只不過普陀一門入法以後而分散！」

嘿嘿一笑，他繼續在給乾德門上課，道：「——這一門中有一個弟子，名叫謝天南，誠然是一個高手，武功堪稱門中之最！他却是北方人！」

他繼續又道：「謝天南挾了普陀的絕技返故鄉徐州，那已是清末咸豐年間的事了，他在徐州手創了一家武館，這家武館，你不應該沒有個耳聞！」

「是極北館？」

「不錯！」謝五爺點點頭，道：「你果然有些閱歷，這極北館也就是今天人稱的北館，說白了就是北派，那謝天南也就成了今日北派的武宗！」

乾德門尷尬的笑道：「會長不說，我還一直懞在鼓裏呢！」

謝魁一笑道：「這就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了，我再給你賣個冠子，你知道那位北派武功的鼻祖謝天南是那個？」

「這——」乾德門搖搖頭，說道：「不知道！」

「他就是我的祖父！」

乾德門「啊！」一聲，可就當場楞住了。

謝五爺哈哈一笑，左右看了一眼，道：「這是一個秘密，大概知道我身世的人，你是第一個！」

乾德門先是驚愕，此刻却由衷的潛昇出無比的敬仰，他身子一翻，拜倒在地，「會長……你老今後得多指點我，我太失敬了……」

謝五爺點一點頭，說道：「起來，起來！」

一面說一面把乾德門拉起來，道：「剛才我那式搭手，今天的武林，恐怕當受得住的還不多，足有千斤之力，你能夠挺得住沒有倒下去，實在說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想，由你去對付何元方應該是沒有問題！」

乾德門此刻對於謝魁早已是五體投地，對方怎麼說，他就怎麼聽，當時唯唯稱是。

接下去的一句說可就使乾德門很受用中聽！

謝五爺沉着聲音說：「姓何的一死，他那個運輸主任的缺，可就非你莫屬，我一定保擧你，到那個時候我一定說話算話，把你的心上人雙手送上，身份，美人，名望，金錢，你可就全有了！」

乾德門聽他說到這裏，眼前夢幻般的炫耀出他所說出的一切，一時間全身三萬六千個汗毛孔兒全都張了開來，彷彿內在的靈魂也飄飄然脫竅而出，人也就變得暈暈惚惚，幾乎把持不住！

謝魁重重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

「好好幹，我提拔你！」

「謝謝會長！」

名利權位這種玩藝兒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在這些力量的誘使之下，很少人能够把持住自己脚跟，一向自認為挺有個性的乾德門也自甘供驅馳差遣，聽効犬馬之勞。

「來！我們回去喝酒去！」謝五爺率先轉回，途經周，馬二人面前，定了一下脚，皺了一下眉。

乾德門窘笑笑道：「是我一時下手太重！」

「這不關你的事！」謝五爺冷笑着，道：「這兩個傢伙仗着會一點拳脚，驕得不得了，今天正好借你的手殺一下他們的威風，讓他們就在這裏躺一會，回頭他們自己會醒過來的！」

乾德門由陌生的一個牟苦力階級，轉眼間變為謝五爺跟前的一個新寵，其間的得意興奮自是不在話下！

謝五爺坐下來，指了一下座位道：「你坐下，我還有話關照你！」

「是——」乾德門幾乎成了應聲虫！

「剛才談的一切，你不能對任何人透露一點，知道嗎？」

「知道！」

「很好！」謝魁說道：「剛才說的一切，多少還帶着一點公事，現在我要跟你談的，可就是全屬於我自己的一點私事，也就是說要你帮個忙！」

乾德門受寵若驚的道：「會長的事只管關照，怎敢担『帮忙』二字？」

「唉——」謝五爺未言之前，先來一聲長嘆，表示出他內在的惆悵！

「是這麼回事！唉……」謝會長寞寞的道：「我看上個唱戲的女人，好說歹說，偏偏不襯心！」

乾德門一笑，道：「會長說的是春雪紅？」

「你知道？」

「不知道的人大概很少！」乾德門道：「不是我誇讚會長的眼力高，那個妞兒實在是長的俊，太美了！」

「是一朶帶刺的玫瑰花！」

謝會長苦笑着，摸着他那個光葫蘆的腦袋瓜子，很不高興的接着道：「你越想她，她越不到手，你知道我今天這個身份，可不比當年你這個樣子，處處還要顧慮着人家說閒話！」

乾德門一怔，道：「怎麼，憑會長的身份……？」

「我們今天不談身份！」謝魁氣得臉發白的道：「錢都談不上，她要是眞要錢也好辦，媽的，氣就氣在這一點上！這裏面另外還有麻煩！」

謝會長可是眞的發愁的樣子，頓了一下，才又接下去道：「所以我不得不麻煩你一下！」

「會長只管交待就是了！」

「是這麼回事，她已經定過親了。」

乾德門怔了一下，笑道：「這也不難解決，給他兩個錢不就打發了麼？」

「哼！」謝魁哈哈的道：「事情要是這麼簡單就好了，這件事我想交給你順便辦一下！」

乾德門道：「會長吩咐吧！這個人是誰？」

謝魁道：「這個人正是春家班唱老生的那個鐵海棠，過去唱過武生，所以把子不錯！」

「唱戲的那些子花拳繡腿，能有什麼用場？會長放心吧，這種事三天之內我一定辦成！」

「你也許還不明白我的意思！」謝魁道：「萬一要是他不答應，或者不願離開湖北地面，你就給他個痛快，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月夜殺人，風高放火在乾德門來說，簡直不當回事兒，他那有不懂的道理？

聽了謝魁的話，他只是笑着，笑得那麼自信，那麼從容！

「還有一點！」謝魁說：「萬一要是事情敗露，驚動了地面，你可得自己頂着，我是絕不認賬！」

乾德門怔了一下，一笑道：「會長你放一百個心吧，憑我姓乾的，還能出這個岔？」

於是，經他們一番秘密商議之後，一項陰謀正式成立了。

× × ×

從前台謝完場子，春雪紅老大不高興的來到了後台。

後台上每一個人，臉上都好像罩下了一層霧似的。

「不唱了！」雪紅一面嚷着，把一件大紅色繡花的小襖脫下來一扔，可不嗎！剛唱完「紅娘」下來！

春雲奎班主苦着臉道：「沒法子的事件，給人家簽了約呀！」

「姓謝的這一手還眞狠！」她說。

粉色的小衫子一半被汗濕透了，領子口敞着，顯出那麼白酥酥的一抹酥胸，上面還懸着黃澄澄的一塊「百家鎖」，春老闆這份子俊，眞比前台的賣相更要迷人十分！往椅子上一坐，素喜給端上來一個小壺，壺裏泡的可不是什麼茶葉，而是托人人從貴州帶來，要大洋十塊錢一兩的「金釵」——據說這玩藝兒功能清金化痰，是梨園裏視為珍品的一種飲料，一般名戲子很少能吃得起的，只有倒了嗆（註：壞嗓子，伶人最怕的一個必然過程）的名伶才捨得飲用。

「我不喝！」雪紅把小壺往外一推。

一旁的舅爺桑二絃嚇得打了個哆嗦，趕忙把那小壺「金釵」給接了過來！

「我的大小姐——別施勁兒呀！要砸了多可惜呀！」

舅爺翻着他那一雙死魚似的眼睛，道：「謝五爺許是事情忙，沒來捧場，可是人家錢可沒少給一個蹦子兒呀！生這麼大氣犯得着嗎！」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于婆婆與唐彩雲爲利火併，兩敗俱傷，唐彩雲一怒之下，用玄陰煞手擊傷龍玲玲，李中元正欲翻臉動手，多寶夫人突現身將龍玲玲救去，唐彩雲因肩骨被于婆婆擊碎，無法追及，李中元則從後追踪。多寶夫人抱着龍玲玲進入一山洞，李中元隨後跟入，看出多寶夫人對龍玲玲出自眞心愛護，遂命龍玲玲拜多寶夫人爲義母，多寶夫人大喜之下，要帶龍玲玲往安全地方療治毒傷，同時取出她仗以成名的天漏針送予李中元，這天漏針看似毫不起眼的小晶體，李中元懷疑地問這點點東西怎的如此厲害——

一場生死拚　兩軍主帥傷

多寶夫人笑道：「這個老身現在不能告訴你，你將來向玲玲請敎吧。」

李中元一笑道：「它的用法呢？」

多寶夫人道：「用法簡單得很，也無需特別手法，把它藏在指甲之中，彈指而發就可以了，不過出手的部位，要稍稍的注意一下，這樣對方中了你的『天漏針』才會毫無所覺。」

接着，她又說出了十七個部位，那幾處地方，都是人身知覺最遲鈍的部位，李中元這才恍然而悟，何以自己中了暗算，毫無所覺。

李中元笑着收好「天漏針」，多寶夫人一揮手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也該去看看少林和尚與武當道士他們，萬一事出意外，你就前功盡棄了。」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李中元「啊！」了一聲，道：「你老人家說的是。小婿幾乎忘了大事，玲妹，你要好好珍重啊！」匆匆一揖，別了多寶夫人與龍玲玲二人，放開身形，向「困龍愁」奔去。

下了山峯，正奔行之間，忽聞一聲沉喝道：「站住。」寒光閃動，二個手橫長劍的道人，由路側急躍而出，攔住了李中元去路。

要知，少林武當兩派，乃是當今武林之中最負盛譽的兩大門派，一路俗裝打扮而來，意在避人耳目，到得全家莊後，因行踪已被人發現，於是兩派來人，率性各自恢復了本來面目。

李中元一見阻路的是兩位武當弟子，微微一笑，道：「在下李中元……。」一話未了，那武當弟子已然認了出李中元，各自一收長劍稽首行禮道：「原來是李施主來了，那可太好了。」

李中元心頭一震，道：「事情進行得如何？」

那武當弟子道：「不大順利，他們就在前面不遠……。」

李中元心中一急，不待那武當弟子把話說完，人已放步向前衝了出去。

轉出山角，便見樹影之中人影幢幢。往來不絕，李中元惟恐自己突然現身，引起誤會，帶來驚擾，於是人越空中之際，口中同時揚聲道：「在下李中元來也！」

李中元身形一落，旁邊只見晞雲禪師已飛掠而到，道：「李檀樾，請這邊來。」轉身領着李中元走向一株大樹之下。

只見少林照雲禪師與武當玄靈道長兩人盤膝坐在地上，臉上微現焦急痛苦之色。

李中元不遑客氣，劈頭便問道：「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晞雲禪師接口道：「他們兩位都已受了傷，正在調息之中。」

李中元一震道：「他們都受了傷？」

晞雲禪師道：「不過都不十分嚴重，大約調息到天亮，也就大致可以復原。」

李中元急口問道：「他們是怎樣受傷的？」

晞雲禪師道：「被人偷襲得手，同時受傷的，也不僅只他們兩位，四人之中，差不多就有一人同樣被人所偷襲暗算。」

李中元大驚道：「這樣一來，豈不整個的計劃都失敗了。」

晞雲禪師道：「這倒沒有，幸檀樾見機得早，我們提前發動，他們的訓練部門，我們已完全得手，那些年青煞手，都被我們帶來了，事情的變化，是發生在那些老魔窩所之內，有的我們也得了手，但有的却完全失敗了。」

李中元道：「現在你們準備怎樣辦呢？」

晞雲禪師道：「目前變方成了對峙之局，彼此都不敢採取强烈的行動，只有等待天亮之後，再作計較。」

李中元頓足一嘆，歉然的自怨自艾地道：「唉，都是晚輩！……」

晞雲禪師忙接口安慰道：「李檀樾，這與你毫無關係，龍檀樾也沒有失誤。看來是他們之中，來了意想不到的高人。」

李中元心中一動道：「莫非他們的會主正巧來了？」

睎雲禪師道：「我們大家也是這樣想……唉！要是加上于婆婆他們橫身出來，就更不好對付了。」

李中元道：「于婆婆方面不必再顧慮，她已斷臂受傷，想必不會橫插一手了，至於對方虛實，究竟如何？有人去探查沒有？」

睎雲禪師道：「大家不敢大意，已由玄通道長與敝派嵩雲師弟暗中探查去。」

李中元微一沉思道：「等着也是等着，晚輩去看一看。」

不待睎雲禪師表示意見，身形一起，飛掠而去。

李中元一路小心翼翼，飛行之間，默運神功，兼察四週動靜，正要轉入那片老廳們集居之地時，忽然發現一旁草叢之中，隱伏得有人，當下心中起念忖道：「何不找他們一個人問問，豈不省事得多。」

念動立決，李中元身形一折，猛然向草叢中撲去，同時，身形未到，指力先發，嗖！的一聲，一道指力已先行射向草叢之中。

他聽聲辨位，發指奇準，但聽悶哼一聲，草叢之中那人已是應指制倒。

李中元身形隨後落地，提起那人一看，不由暗中一笑，道：「原來是你。」忙又出掌拍開了那人穴道。

你道那人是誰？敢情，她便是那追趕李中元與多寶夫人他們不上的李璟璐。

這丫頭人小鬼大，仗着地形熟習，追不上李中元他們，也不去找睎雲禪師他們，因為她暗中知道了少林武當方面遭到了頓挫，竟然自不量力的準備替少林武當去一查究竟，却不料誤打誤撞又遇上了李中元。

李璟璐一翻眼，輕笑一聲，道：「大哥，我曉得你遲早會趕來，只沒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與你見面。」

李中元被她說得不好意思地輕喝一聲道：「你的胆子够大了，那就帶路吧！」

李璟璐眨了一眨眼睛，問道：「玲姊姊呢？」

李中元道：「她沒事了，你放心。」

李璟璐吁了一口氣，道：「這就好，小妹替你領路了。」身子一伏，領着李中元向內滲去。

李中元有李璟璐領路，一路尋虛踏隙，來到一座寓所之前，悄悄的道：「他們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商議，通常就在這座房子之內，……。」

正在這時候，只聽一陣人聲嘈雜，路上轉出了七八個人，直向這座房屋奔來。

李中元與李璟璐迅快的向暗中一伏，只見那七八個人之中，其中二人，一人掮着一個道士，一個掮着一個和尚，再仔細一看，那道士正是玄通道長，而那和尚可不就是嵩雲禪師。

那七八個人一湧而到，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李中元一提李璟璐，趁着四週警衛注意力被那些來人吸引得心神一分之際，乘虛而入，翻牆進入院中，藏身暗影之中。

這種房子，都是單棟獨立，外面有一道院牆，院牆四週警戒得非常嚴密，但進入院牆之內後，却又非常鬆弛。

大廳之上，燈火通明，上首坐着一位老者，可不正是李中元見過面的那位人稱老人家的會主。

那會主兩旁一邊另外還坐着兩位老者，那四人能與那位會主同起同坐，看來絕非等閒人物，此外，廳中還有十幾個人，那十幾個人，雖然老少都有，可就沒有座位，只有站立的份了。

帶着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進來的七八個人之中，有兩位六旬以上的老者，他們一進入廳中，那會主却也笑臉相迎，擧手命坐，顯見那二位老者很有身份地位。

那二位老者坐定之下，那身掮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二人的人，才邁步走入廳中，將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放落地上，然後欠身退向一旁，肅然侍立。

大廳之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二人身上，座上會主打量了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片刻，轉頭笑向那剛來的兩位老者道：「藍兄呂兄，可知道這一僧一道，是什麼人？」

那二位老者，一位是陰陽手藍化棠，一位是生死判呂大昌，都是江湖上有名煞星。

至於，原先坐在兩旁的那四位，便是江湖上號稱四大獸的郭永勝，蔣耀東，葉奎，鍾榮四位心黑手辣的黑道巨魔。

陰陽手搖頭一笑道：「他們兩個人，都非常厲害，想必不是等閒之輩。」

黑龍會主一笑道：「他們兩人當然都不是等閒之輩，一位是少林十八羅漢之一的嵩雲禪師，一位便是武當七劍之一的玄通道長，兩位今天能把他們擒來，扭轉大局有望，論功行賞，兩位可是立了一件奇功。」

陰陽手藍化棠與生死判呂大昌相覷之下，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原來咱們算是中了彩。」

黑龍會主起身下座，親身出手替玄通道長把穴道解開，扶他坐在一張座椅之上，然後，又回身再把嵩雲禪師的穴道解了，親自扶他坐在玄通道長身旁。

看他一個一個慢慢的處理着，李璟璐暗中不由笑了起來。悄悄的向李中元道：「人家都說他老人家厲害得了不得，想不到原來是這樣一個婆婆媽媽般的人，你看他做事的那勁兒……。」

李中元傳聲輕喝道：「不要做聲，你看下去，就知道他的厲害了，……。」

一語未了，只見那黑龍會主忽然回過頭來，朝着李中元他們隱身之處射目而到，接着一笑，道：「是那位朋友駕到，請恕老夫有失迎迓之罪。」

李中元用傳音神功談話，黑龍會主不可能聽到，他之能發現李中元他們，自然問題是出在李璟璐身上了。

李璟璐嚇得臉色一變，拉着李中元道：「大哥，我們快走吧！」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一拉李璟璐，飄身而出，接着發出一陣朗朗大笑，道：「失禮！失禮！有請會主海涵。」

這時，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都已清醒過來，閃目之下，見來的是李中元，心中自然而然的寬了一口氣。

他們對李中元深心之中都有着無比的

敬服，李中元既然已經趕來，料來要脫身不會有多大的困難了。

李中元與李璟璐現身出來，黑龍會主一看李中元不過二十多歲，再看李璟璐竟然還是自己的部屬之一，臉上那副笑容不免倏的一收，「哼！」的一聲，道：「你們是那個部門的？」

李璟璐心中一凜，躬身回應道：「屬下……。」

李中元一笑截口道：「在下長安李中元，不知貴會主有所耳聞否？」

李中元的大名，在座的人，可沒有一個不知道，聞言之下，大家都是一怔，想相信而不敢相信的望着李中元呆住了。

黑龍會主雙眼一翻，暗暗一震，忖道：「上次少林發現過李中元行踪，這次少林武當聯手前來偷襲，說不定就有那一份，看來他可能就是李中元不錯了。」

他心念一動，面上神色馬上又是一變，變得和顏悅色的一笑，道：「原來是李大俠俠駕光臨，失敬！失敬！」而且雙手抱拳一禮，肅客就座，同時也不追問李璟璐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說來在下與會主原來本是舊識，想來會主已是不記得在下了。」

黑龍會主一面緩步回座，一面驚訝地望着李中元道：「請恕老夫健忘，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不知老前輩還記得桃花秀士潘惜花否？」

黑龍會主不禁一怔，口中吶吶道：「大俠你……。」

李中元點頭道：「那正是在下與會主初次相交的身份。」

黑龍會主心神失調的愕然失聲，道：「原來老夫上了你的大當！那這次的事情，也都是你搗的鬼了？」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會主眞是天縱聰明，一猜就猜着了。」

黑龍會主原本準備用笑臉戰略與玄通道長嵩雲禪師兩人週旋，想不到眞正的禍首竟然是李中元，而且，自己一直就在他愚弄之中，心中已是怒不可抑，再加李中元這一冷嘲熱笑，便再也忍奈不住，臉色一變，獰笑一聲，道：「你的胆子倒不小，竟然還敢前來與老夫見面。」

李中元掠目一望衆人，輕視的一笑道：「會主以為眞有自投羅網的人麼？」

這句話說得很狠，但同時也勾引起黑龍會主心中無盡的隱憂。

事情擺在眼前非常明顯，少林武當兩派的高手，有如從天而降，至今還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進來的，這是第一，第二，自供養在谷內的高手，差不多有十之八九，中了人家的暗算，昏迷不醒，失去了抵抗力，只剩下一般執事人員沒有被暗算，自已要不是恰巧來到谷中，同時又帶來了幾位新請到的高手，而又見機得快，這「困龍愁」可不就完了。

這兩件事情，都不是簡單容易辦到的，而李中元都辦到了，由此可見李中元對這方面是有着非常綿密的計劃，和買通了無數的幫手，才能裏應外合，造成目前的形勢。

因此，李中元之現身而來，也一定有恃無恐，否則誰又會笨得自己前來送死。

這黑龍會主本來就是一個多疑成性的人，再加當前實況引證對照之下，不免對李中元的話大起戒心，不敢驀然馬上向李中元下手了。

他暗中一揮手，便有一個手下，悄悄的退出大廳而去。

接着語氣一緩道：「你來做什麼？」

李中元道：「在下想和你談一談。」

黑龍會主冷笑一聲，道：「你們想罷戰求和？」

李中元道：「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希望會主能攷慮投降求生。」

黑龍會主縱聲大笑道：「你來要老夫投降？」

李中元正色道：「這是貴會主目前唯一生路，少林武當來人，都是佛道兩門心存仁慈之士，只要你放棄抵抗，從此改過自新，便絕不會為難你，你還是聽我良言相勸，投降是福。」

黑龍會主嘿嘿一笑道：「你現在倒是說得好聽，老夫問你，你眞能作得少林武當的主麼？」

李中元一笑道：「在下能不能作主，有少林武當兩位老前輩在此，你何妨問問他們。」

黑龍會主日光轉動，轉向玄通道長望去，玄通道長不待他開口，便先自說話道：「李大俠一言九鼎，有他一句話，敝派絕無異議。」

黑龍會主的日光轉到嵩雲禪師臉上，嵩雲禪師接口道：「我少林也無異議。」

黑龍會主陰沉沉的一笑道：「這樣看來，你李大俠，確有和老夫談一談的資格了……。」

話聲微微一頓，日光忽然轉向廳前望去，隨着他的日光，只見廳外走進來一位身穿黑色長衫的漢子，不聲不响的站在廳門一側。

黑龍會主日光一收，接着聲音一揚，道：「剛才是你李大俠一片好心，給老夫一條生路，現在老夫投桃報李，也給你李大俠一個便宜，請你李大俠屈就敝會副會主之職，不知你李大俠可願賞臉？」

李中元微微一笑，方待說話，黑龍會主一擺手，阻住李中元說話，隨後道：「李大俠，請聽老夫把話說完……只要你答應屈就敝會副會主之職，老夫對你們這次冒犯『困龍愁』之罪，概不追究了。」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看來貴會主已是準備就緒，自認已經穩操勝算了。」

黑龍會主呵呵笑道：「李大俠，你這人未免太愛冒險了，不過說句老實話，起初老夫幾乎被你唬住了，敢情你只是單槍四馬而來，這可就便宜老夫了。」

李中元微笑中，日光橫掃廳中所有的人，道：「你們是準備就在這大廳之內動手呢？還是到外面去放手一搏？」

黑龍會主笑着道：「老夫對你很是欣賞，不希望你稍有損傷，最好大家不要動手，老夫借用你剛才說的那句話『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但願你能識時務，歸入老夫會中。」

李中元一笑道：「你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在下却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可以攷慮你的條件，不過我要看看你們到底有

多少份量，能不能阻止我突圍而去。」

黑龍會主點頭一笑，說道：「很好，老夫很贊成你這種不屈不撓奮鬥到底的精神，老夫不妨把我們的佈置，向你提示一二，……。」

話聲微微一頓，望向李中元，李中元根本沒準備答話，他只好自己接下去，道：「老夫先從院外說起吧！院牆之外，老夫已佈置好了九九八十一張連環淬毒硬弓强弩，對準了四週牆頭；在牆內圍着這棟房屋四週，是六六三十六把化骨噴筒，封住了你所能闖出去的一切門窗；最後，就是老夫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了，你是不是想試一試？」

李中元「啊！」聲長吁，道：「這樣說來，貴會主的佈置無異天羅地網了。」

黑龍會主笑道：「過獎！過獎！」

李中元劍眉一軒，道：「在下還是想試一試！」

黑龍會主哈哈大笑，道：「歡迎！歡迎！只不知是你們四個人是一擧而上呢？還是依次出手？」

李中元道：「在下只是心有未甘，想試一試而已，由在下一人，領教各位吧！如果貴會主有興親身指教，那就更好不過了。」

黑龍會主哈哈大笑道：「你想和老大動手，未免自視太高了吧！」

李中元道：「在下自願把這個機會奉送貴會主，難道貴會主不願檢這現成？」

黑龍會主疑心重重的把李中元從頭到脚，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看個不停，一面暗自思量忖道：「老夫據各方資料報告，李中元確有幾分眞實功夫，但最多不過是一流身手而已，如要和老夫一甲子以上的修爲功力來比，只怕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而他竟敢如此胆大狂妄，出言向老夫挑戰，難道別有詭計不成？」

黑龍會主疑心一起，他那會上李中元的當，當下呵呵笑道：「你要和老夫動手，可以！不過你先打敗了在座的雙星四獸，老夫自當陪你走幾招。」

李中元有多寶夫人送的「天漏針」，現身之際，就怕黑龍會主吩咐手下一湧而上，使他沒有機會運用「天漏針」的奇效，詎料，黑龍會主原來是這樣一個生性多疑的人，以致坐失良機。

只要一上來沒有引起混戰，李中元等於已是吃了一顆定心丸，只等機會一擧制服黑龍會主，那麼這次的收獲，就太理想了。

黑龍會主坐失良機，雖然料中李中元必有詭計，却做夢也想不到李中元身上會有多寶夫人奇絕天下的「天漏針」，他要雙星四獸打頭陣，也處置得非常有頭腦，只是他沒想到李中元比他更機警，早看穿了他的用心，根本不給他看出絲毫可疑的機會。

李中元打定主意，上來决不使用「天漏針」，準備以眞實功夫與雙星四獸一搏，他轉向雙星藍化棠與呂大昌點頭一笑，道：「在下是客隨主便，就請兩位先行指教吧！」

藍化棠與呂大昌暗中偸襲得手，擒得少林嵩雲禪師與玄通道長兩人回來，正在高興頭上，聞言雙雙一站而起，相視哈哈一笑，藍化棠笑向呂大昌道：「呂兄，看來你我好運氣眞是來了，你看，好買賣接二連三的上門來。」

呂大昌却是轉向座上的四獸一抱拳，說道：「四位老哥，請原諒我們兄弟有僭了！」

兩人笑聲洋洋中，身形一動，擧步走向大廳中央，各自探腰一抖，藍化棠取出的是一條藍光閃閃的骷髏軟鞭，呂大昌則是一條烏黑的蛇骨軟鞭。

看起來，兩個人用的都算是鞭，當他們抖腕振鞭之下，却顯示了兩種軟鞭的用途完全不一樣，手法更是互異。

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知道這兩軟鞭的厲害，不是雙拳空手容易對付的，但偏偏身上就未曾帶得有兵刄。

日光一掃全廳，方擬開口向黑龍會主索借兵刄時，李環璐已從腰中解下一把軟刀，交給李中元道：「大哥看看小妹這把軟刀能不能用。」

李中元接過李環璐交來軟刀，振腕一抖，覺得那軟刀確是輕了一點，不過品質奇佳，是一把吹毛可斷，千中選一的寶刄，微微一笑，道：「很好！」緩步走向藍化棠呂大昌對面，橫刀一站。

藍化棠與呂大昌這時，不再客氣，甚至招呼都不再打一聲，兩人同時一矮身，手中軟鞭，上打肩、喉、鼻；下打膝、腰、背，風掣電閃般，捲向李中元。

李中元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廻風擺柳」之後，接着使了一招「平步青雲」，沒有回手，就讓過了他們「左右交征」的一招。

李中元讓過一招，手中一緊，「銀龍出海」湧起一片刀光寒芒，光燄之中帶起一股嘯空之聲。

藍化棠倚老賣老的叫了聲：「好！你再接一接我們第二招！」驀地一個旋身，曲臂沉肘，一招「倒叩金鐘」猛翻而出。

呂大昌配合着藍化棠那一招「倒叩金鐘」，移形換步，脚下連換了三個方位，條的振腕出鞭奔向李中元「志堂」大穴。

他們自有一套非常綿密的聯手合擊之術，表面上看去，他們似在李中元攻勢之下，分頭迎敵，各自爲政。

其實走避攻守之間，暗合玄機，配合得天衣無縫。

三人這一搭上手，不大工夫，已力拚了二三十招。

藍化棠與呂大昌二三十招，未能佔得絲毫上風，兩人不禁暗中大是吃驚，不敢再對李中元稍存輕視之心。

李中元二三十招未能立獲戰果，心中亦暗暗着急，忖道：「想不到這兩人竟然這樣難鬥，接着還有四個人的一場，已經够我對付了，最後才能與黑龍會主動手，像這樣下去，我所支付的精力，實在太多了，現在我必須儘快傷他們一個，結束這場打鬥才是。」

李中元仔細觀察了他們兩人，覺得他兩人聯手合擊之術，首從之間，處處以藍化棠爲主，經過一番熟思之後，决心全力對付藍化棠。

此念一决，手中刀法忽然一變，廻腕疾攻，倏忽之間，連攻了呂大昌三招。

這三招看去勢若雷霆，迅如電火，迫

得呂大昌一連後退了七八步。

藍化棠睹狀之下，大叫一聲，振腕揮鞭，從身後猛攻而上。

李中元逼後呂大昌之後，藍化棠的鞭勢，正以「雪花蓋頂」向李中元頭頂盤旋而下。

李中元思定而動，見當前動手情形，盡在自己預料之中進行，心中暗自一喜，突然大喝一聲道：「姓藍的，你小心了！」突然一振手腕，將手中軟刀，脫手向藍化棠打出。

藍化棠收鞭一捲，迎向疾射而來的刀光捲去，同時，心中更暗笑一聲，忖道：「你妄自自棄兵刄，那你是自找霉倒，活得不耐煩了……」

他手中鞭梢已然甩回，正捲向李中元軟刀之際，李中元忽然又是改變了主意，身形一射而起，又伸手向剛才打出的軟刀抓來。

藍化棠哈哈大笑道：「李中元……」笑聲出口，李中元原是抓向軟刀的那一抓，忽然在一個奇特非凡的變式之下，掌影竟然奔向了自己胸口。

猛然一驚之下，藍化棠已知上了當，可是自己出手招術已經用老，回手無及，口中「李中元」三字一頓，冒口吐了一個「不」字。

李中元一聲：「去吧！」掌力一落，實實在在印在藍化棠心口上，打得藍化棠身子向後一倒，口中鮮血一噴，「不」字之後，便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

李中元右掌下落之際，左手一探，正好又抓上了飛擲過來的軟刀。

他一掌震斃了藍化棠，又收回了軟刀，變化之間，不但快逾閃電，令人目不暇給，也把全廳之人，震得雙目一楞，倒抽了一口冷氣。

藍化棠一死，呂大昌可就再沒有胆量，向李中元撲過來了。

李中元一伏腰，把藍化棠那根骷髏軟鞭先行取到手中，然後，把借自李環璐的軟刀，抛還給李環璐，搖起手中骷髏軟鞭向四獸一笑道：「輪到四位了，請吧！」

李中元力挫雙星，最後一着，雖然是用智取勝，但他的眞正實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李中元有此眞實功夫，黑龍會主見了，固然心驚不已，可是反而使他疑慮之心一澄，覺得李中元年紀不大，能具有如此深厚的內涵，其驕傲狂妄，完全是年輕人的正常表現，不見得一定是含着什麼詭計深心了。

黑龍會主暗自定下心來，四獸等四人也在李中元話聲之中，起座走落廳中，各站一方，把李中元圈在中央。

那四個人，一直就沒有開過口，走落廳中，圈住李中元之後，仍然不發一言。

李中元微微一皺眉頭道：「四位，請亮兵刄！」

其中郭永勝冷冷的道：「你出手就是，到了該動用兵器的時候，老夫們自會使用兵刄。」

李中元一笑道：「那麼在下就不客氣了……。」

話聲頓了一頓，見那四人再無答話意向，接口又道：「四位自恃身份，看來也該由在下先行出手了，看招！」手中骷髏軟鞭一點而出，指向郭永勝。

郭永勝遊身而走，蔣耀東大喝一聲，欺身直上，陡然一掌朝李中元襲到。

蔣耀東出手一掌，便見功夫，勁力如濤，凌厲已極。

李中元微微一笑，雙肩倏地一幌，閃過蔣耀東來掌，回鞭轉向棠奎。

這時遊身出去的郭永勝已然轉過身來，大聲一喝，與鍾榮雙雙揮四掌，齊向李中元攻到。

晉日之間，只見郭永勝與鍾榮兩人，一個手掌猩紅，一個手掌烏黑，單是顏色已足令人心驚，分明都是一身奇門毒功。

李中元不敢粗心大意，只有回鞭疾掃郭永勝與鍾榮兩人。

五人一來一往，於是展開了一場比剛才更是驚險萬倍的慘烈搏鬥。

交戰之人，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只見掌影縱橫，鞭光隱現，攻拒之間，險象環生，敵我雙方，危機迭起，生死之間，間不容髮。

少林嵩雲禪師雖然知道李中元功夫了得，却沒有機會見他與人動手，這時見他力戰四個黑道巨擘，竟是有攻有守，心驚之餘，不免由衷的敬佩不已。

武當玄通道長已在李中元與多寶夫人一戰之中，見過李中元的眞實功夫，四獸合戰之力，顯然比多寶夫人又强得多，因此不免替李中元暗暗担心不已。

李中元與四獸之戰完全是使的眞實功夫，一口氣力戰了一百多招，李中元自己已是有數，要憑眞實功夫對付他們，顯然力有未逮，當下暗暗一咬鋼牙，就要冒險一用「天漏針」之際……。

黑龍會主忽然震喝一聲，道：「雙方住手。」

四獸聞聲收手，立時各退出一丈開外，李中元一怔道：「我們勝負未分，貴會主何以出聲喝止。」

黑龍會主向四獸揮手示意，命他們各自回座，然後自己緩緩從座中站身起立，皮笑肉不笑的道：「够了，李大俠你有了和老夫動手相搏的資格，再打下去，你精力消耗過甚，老夫縱然最後勝了你，只怕你心中難以服氣，老夫要勝得你光明磊落，便不能檢你的便宜了，你且調息一會，恢復功力之後，我們再作君子之爭吧！」

說得倒是冠冕堂皇，事實上他是有勝無敗，如果打得過李中元，自是叫他心服口服，當着少林武當兩派面前，要他歸入自己黑龍會門下，不但光彩，而且想反悔都不成，萬一李中元連自己都制不住他，自己也可以隨時改變計劃，以多爲勝，照樣把他收拾下來。

黑龍會主自認爲李中元乃是恃仗血氣之勇而來，心中已是篤定，因此勝算在握之中，更想錦上添花了。

人心各別，各有各的打算，到頭來，到底誰計算了誰，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李中元回身走到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之間，他二人同時站身起來，讓座給李中元，李中元不再客氣，坐在一張椅子上，雙目一閉，運功調息起來。

玄通道長與嵩雲禪師被雙星所暗算，被擒來之後，原本是任憑宰割的階下之囚

，由於黑龍會主準備在他們面前，施展假仁假義伎倆，所以解了他們穴道，未再加禁制，這時，正好一左一右站在李中元兩側，為李中元調息護法。

李環璐也舉步走了過來，她在這裏份量太輕，沒有人把她放在心上。

這時，天色已是大亮，廳內燈光，已被外面射過來的天光所掩罩，已不覺它的作用了。

李中元與黑龍會主這一會，無形之中緩衝了雙方廣泛的混戰，雙方相持之下，渡過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階段。

武當少林的受傷弟子，在靈丹調養之下，也在這個暴風雨的空檔裏，一個一個恢復了戰力。

只是，李中元與玄通道長嵩雲禪師三人一去之後，更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使少林武當中人，憂心忡忡，有着手足無措之感。

至於黑龍會這一方面，除了那些正在訓練中的少年殺手之外，凡是被黑龍會主網羅而來一般武林煞星，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都已中了龍玲玲的暗算。

黑龍會雖然在少林武當來人動手向那些武林煞星封閉穴道時，適時發現了少林武當方面的企圖，而有效的阻止了少林武當的進襲，保住了一半的人數，未被少林武當得手，可是他們所中龍玲玲的暗算，却是無法解除，依然昏睡如死，派不上用場。

因此，黑龍會方面也是顧慮重重，不敢向少林武當來人，展開猛烈的攻擊。

所以雙方都在各有不得已的苦衷之下，相持對峙，獲得了片刻的寧靜。

現在，天色已然大亮，雙方已是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了。

李中元在嵩雲禪師與玄通道長護法之下，調息了約近一盞熱茶時光，李中元自覺精力盡復，張開雙目，起座走向場中，說道：「天色已然大亮，我們也該動手了吧！」

黑龍會主哈哈一笑，道：「你先出手吧！」空着雙手，飄然走向場中。

李中元見他空着雙手而來，現在是一對一，不願使用兵刃，佔他便宜，也將得自藍化棠那條骷髏軟鞭向腰中一扣，一拍雙掌道：「在下不客氣了。」欺身上步，陡然一掌擊去。

他這一擊，雖然未盡全力，但那掌力沉重如山，捲起一片狂飇，至為懾人。

黑龍會主見多識廣，一看掌勢，即如他力有未盡，真正的殺手，必然跟蹤襲到，起念之下，身形疾轉，讓過來勢，揮臂還了一掌。

兩人一搭上手，便是一陣悶打，你來我往，倏然之間，便一連交手了二十多招，功力悉敵，難分上下。

黑龍會主在未與李中元動手之前，雖看出他相當厲害，但自恃一甲子以上的修為，料來還是勝算居多。

這一交手之下，不免心頭大震，料不到他的內力也是深厚無比，看來自恃一甲子以上的功力，不一定保居上風了。

黑龍會主心念電轉，忖道：「看來此戰若不孤注一擲，全力以赴，勢難有獲勝之望。」

心意一決，驀地輕嘯一聲，身形立變，使出一種奇怪的身法，向李中元攻來。

他這種身法，東轉一個圈，西轉一個圈，全身有如一個急速旋轉之中的陀螺，四週帶起一陣急旋的勁力，發出呼！呼！呼！的勁嘯，硬往李中元身上捲來。

李中元抬手拍出一掌，只覺掌力擊在他旋轉的身形上，被帶得一滑而過，飄了出去，而黑龍會主陡的旋到了近身……。

李中元掌力一滑而過，不但傷不到黑龍會主，也阻止不住黑龍會主來勢。

傷，傷他不到，阻，阻他不住，簡直出乎李中元想像之外，弄得李中元立不住陣腳，向後退了一步。

黑龍會主隨身又到，李中元不免心頭火起，大喝一聲，運起全身功力，揚手點出一指。

指力出手，但聽「嗤」的一聲，指勁尖厲刺耳，銳猛驚人。

可是，李中元的指力與黑龍會主身形一接，又是被旋得向斜裏滑了出去。

李中元以全身功力所聚，無堅不摧的指力竟也奈何不得黑龍會主，李中元再是鎮定，也止不住心驚胆戰，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的對策，被迫得步步敗退。

頃刻之間，李中元已被迫得在大廳之中飛來躍去，來回十幾趟之多。

黑龍會主旋轉的身形，越來越是快疾，因旋轉而帶動的勁力，也越來越是強勁，驀地，只聽一聲轟然巨響，旋轉的勁力冲天而起，把大廳屋頂，冲開了一個大洞，只見横樑屋瓦，竟被那股奇強無比的勁力，飛上了半空之中。

這時，李中元不但掌指之力，完全失去效用，而且還得運起全身功力，抗拒黑龍會主身上所發的那股奇强無比的旋轉勁力。

這場拚鬥，李中元的心理已是完全處於被動之下，完全被一種出奇的奇功所震懾，簡直沒有回手之力，因此，心力失去了平衡，接着眞氣內力像流水般的消耗下去，前後不到半頓飯時光，李中元頭上已是冒出黃豆般一顆一顆的汗珠，顯見已是支持不下去了。

少林嵩雲禪師與武當玄通道長覩狀之下，心裏急得不得了，可是他們都是名門正派長老，格於武林規矩，心中雖是焦急不已，却是無法出手助陣，只有乾瞪眼，乾着急而已。

另外一位李環璐，她是黑龍會出身，現在是黑龍會的叛徒，如果李中元失敗了，她的遭遇，將比甚麼人都慘，李中元與黑龍會主這一戰，對她來說，等於是自己的生死一搏，李中元敗了，她是萬無生理，當下她心中一狠，暗咬銀牙，忖道：「我就是死，也不能白白死在你們手中，多少得找回一點代價，我要給李大哥製造一個機會！」

念動立決，她也眞狠得了心，悶聲不響的運起全身功力，一揮手中吹毛可斷的緬鐵軟刀，猛地朝黑龍會主攔腰掃去。

她突然發難，端的出人意料之外，刀光一起，便劈向黑龍會主腰部。

少林嵩雲禪師與武當玄通道長自己雖不願違規出手相助李中元，但內心之中，眞希望有人能出手相助李中元一臂之力，

李環璐此舉，正是他們所想而想不到的天助之力。

他們並不寄望於李環璐此舉，能重創黑龍會主於刀下，只希望能因此給李中元製造出一個反擊的機會，是以當李環璐出手之時，兩人心中都是一喜。

詎料，李環璐那一刀掃去，看似正中黑龍會主腰部，其實一點也沒有傷到黑龍會主，李環璐反而被黑龍會主那旋扭之力，連人帶刀震了出去。

當時只見李環璐人刀兩分，李環璐悶哼了一聲，人飛出去時，口中同時噴出了一片血雨。

黑龍會主這一反震之力，竟震得她內腑受了重傷。

反觀黑龍會主，他竟然絲毫不受影响，威猛之勢，似是又增加了一分。

倒是李中元，反因李環璐的受傷，使他心神一分，楞了一下。

黑龍會主抓住這個機會，驀地出手一指，猛向李中元「章門穴」襲到。

高手相搏，絲毫之差，生死立判，黑龍會主雖然迫得李中元節節敗退，他因全力施展他的奇功身法，心力專注，其他的武功手法，便不能施展，只要李中元守得緊，不給黑龍會主機會，最後鹿死誰手，倒還不一定呢！

不錯，李中元目前已是精疲力盡，應付維艱，敗象已現，其實，黑龍會主本人也不見得比李中元好多少，因為他這種旋身奇功，本身亦是最耗眞力，換一句話說，這也就是一場石破天驚的內力拚鬥，誰能支持到最後，最後的勝利就是誰的。

不幸的是，大家為黑龍會主威勢所懾，不明白其中道理，李環璐的出手，反而替黑龍會主製造了機會。

黑龍會主這一指又是孤注一擲的打法，指力發出，凌厲懾人，彷彿一支疾勁的利矢。李中元這時的身手功力，那還當得住黑龍會主如此凌厲一擊，當下便被點得大叫一聲，身子猛的向外射了出去，「噗」的一聲，倒在地上。

少林嵩雲禪師脫口「啊！」的一停，就要飄身向李中元走去。

四獸四老已是一聲冷笑，橫身過來，擋在他們面前。

同時，黑龍會主一指得手，身形立時一頓，刹住了旋轉之勢，但見他身形一停，黃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直冒了出來，臉色馬上變得一片蒼白，脚步輕浮浮的踉蹌了幾步，才立住身形，向那剛才進來的黑衣漢子揮了一揮手，便閉起雙目，立在當地調息起來。由此可見，黑龍會主也差不多快要精被力盡了。

那黑衣人口中應了一聲：「遵命！」舉步向李中元走去，但走不出二三步，身形陡然一轉，猛的射向黑龍會主，雙掌一吐，打得黑龍會主一條身子橫飛了出去。

黑衣漢子一招得手，回身抓起李中元，震喝一聲，道：「大家聽我的！」

事情的變化，大出意料之外了，大家覩狀聞聲之下，不由都是一楞。

那黑衣漢子嘿嘿一陣乾笑道：「外面的人，都是在下所佈置，誰要胆敢輕舉妄動，便誰也別想活着走出此地！……。」

驀地，外面傳來一陣呼喝嘈雜之聲，打斷了那黑衣漢子的話，那黑衣漢子臉色陡然一變，帶起李中元躍身出了大廳。

黑衣漢子一走，大廳之中，接着便是一陣大亂，四獸四老紛紛轉身向廳外闖去，也沒有人要理會地上的黑龍會主和敵對的嵩雲禪師和玄通道長了。

就在此時，廳外接着掀起了打鬥之聲，人影亂竄之中，又聽得一陣大喝之聲，湧進來四五條人影，來人現出身形，可不就是少林武當的高手。

玄通道長大喝一聲道：「李大俠被一個黑衣漢子挾持去了，傳命下去，全力追截！」身形一起，射出廳外而去。

同時，嵩雲禪師伸手一指身受重傷的李環璐道：「好好照顧這位女檀樾！」大袖一起，緊隨着玄通道長向廳外追去。

× × ×

李中元在迷糊的意識之中，但覺身如騰雲駕霧，一起一落間，心頭發出陣陣虛脫窒息，好不難過。可是，他這時除了有這麼一點迷糊的意識外，全身似乎已經不是自己似的，沒有絲毫指揮感覺之力。

在這種迷糊的意識之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光，他感覺到身子靜止了下來，被人放在舒適清涼的實地之上。

接着，便聽有人在他耳邊，輕輕的呼喚道：「老五，老五，醒來！醒來！」

隨着呼聲，已有一股熱流，從脈門之上，度入自己體內。

李中元陡然 神一振，睜開了雙目，目光相接之下，眼前現出一個黑衣漢子。

李中元搜索着記憶力，想起了那黑衣漢子不就是黑龍會主的手下之一，淡然一笑道：「朋友，算是你們勝了……。」

那黑衣漢子哈哈一笑道：「老五，你難道聽不出我就是你的四師兄麼？」

說着，伸手從臉上扯下一副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

可不正是他的四師兄白義生？

李中元驚叫了一聲：「四師兄？」就要挺身坐了起來。

白義生伸手按住了李中元，一嘆道：「老五，你的傷勢不輕，妄動不得。」

李中元發現這白衣漢子就是四師兄後心裏一陣激動，白義生按住了他身子不讓他坐起來，却止不住他想說話的衝動，張開口來，正想一吐為快之際，白義生一笑，又搖手止住他道：「有話你也等一會再說……先把這幾顆丸藥吃下去，療好傷勢，慢慢再談。」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個小盒子，打開盒蓋，裏面併排放着五隻姆指大小的小瓷瓶，瓷瓶顏色各別，有紅的，有黃的，有紫的，有白的和黑的。

他從瓷瓶之內各倒出一粒丸藥，每一粒丸藥的顏色，也正是盛它的瓷瓶的顏色，他把五粒丸藥放在掌中微微一動，只見彩色交熾，香氣撲鼻，悅目沁心已極。

李中元與這位四師兄相處時日最久，兩人一向非常接近，見了那五粒丸藥非常奇特，不由笑問道：「四師兄，你這叫什麼靈丹呀？」

白義生微微一笑道：「你覺得這丸藥很奇怪是不是？你服了下去之後，將會更奇怪這藥力的宏偉哩！——它們叫『五雷丹』。」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楊天佑夫人左映紅遭幽冥教暗算，被擄作人質，限令楊天佑自廢武功及交出朱家鳳保存的武功秘笈，以作交換左映紅的安全，于君璧、朱家鳳、陳繼志受命潛往幽冥教拯救左映紅，三人在巨宅中獲得臥底的伍少朋之助，擒獲二公主覃玫，由朱家鳳化裝爲覃玫，混入宅中，其父覃逸也沒察覺這個女兒是朱家鳳所僞冒，竟命她去地室陪伴看守左映紅的卞青蓮，朱家鳳進入地室，卞青蓮恰有事欲外出，囑朱家鳳暫代看守之責，只說毋須顧慮安全問題，却不說出其中秘密，朱家鳳僞作撒嬌追問——

地窟救巾幗　密室困梟雄

卞青蓮嬌笑道：「好，我告訴妳，其實，說來很簡單，一個毒字，就包括一切了。」

朱家鳳一顆心不由往下一沉，道：「夫人是說，古映紅房間前，佈有劇毒？」

「對了。」卞青蓮接道：「這是當代武林中，只有一個人才能解得了的奇毒，但那一個人已經死了，所以咱們佈下這個毒陣，就等於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朱家鳳笑問道：「夫人說的那已經死了的人，是指『地獄神醫』張勁秋？」

卞青蓮點點頭道：「正是。」

朱家鳳苦笑道：「既然防護得這麼安全，那又何必勞動夫人，親自在這兒坐鎮呢？」

卞青蓮神秘地一笑道：「我在這兒坐鎮，不是防備敵人，而是防備自己人。」

「自己人？」朱家鳳訝問道：「此話怎講？」

卞青蓮抿唇媚笑道：「目前這位人質，是武林中有名的大美人，而咱們主上，却是色中餓鬼……」朱家鳳截口一「哦」，說道：「我明白了。」

卞青蓮接道：「現在，妳可以放心睡大覺了吧？」

朱家鳳又釘上一句：「萬一主上跑來怎麼辦？」

卞青蓮笑道：「有我在這兒，主上不會來，可是，我要警告妳，千萬不可因好奇而去隔壁房間看左映紅，否則，中了毒，我可沒法解救。」

「夫人身上沒有解藥？」

「解藥只有『毒郎中』身上才有，我現在就是要去陪他去。」

說着，並向朱家鳳投過一個曖昧的媚笑道：「『毒郎中』百里居，也如同咱們主上一樣，是每晚少不了女人的。」

接着，走近兩步，特別壓低語聲蕩笑道：「妙不可言，任何女人領畧過了，都會畢生難忘的，妳……要不要我給妳引見一下？」

朱家鳳心中暗罵着「無恥淫婦」，同時，也躍躍欲試地，想乘機將其制倒。

因爲，目前她們兩人相距不到半尺，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之下，可說是有十成把握，可以一擊奏功。

但問題卽在左映紅被困在佈有劇毒的房間中，而卞青蓮身上沒有解藥的話，應該是不會假，那麼，制住卞青蓮，不但沒有益，反而會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此，她心念一轉，不得不强忍下來，而嬌笑一聲道：「夫人別開玩笑，你還是快去快回吧！」

卞青蓮媚笑道：「我可是一片誠意的啊！」

朱家鳳含笑接道：「您這一份誠意，我心領啦！」



卞青蓮一面向外面走，一面扭頭媚笑道：「好，且等我跟他說好了之後，再說吧！」

卞青蓮離去之後，朱家鳳畧一沉思，立卽起身走出密室，在甬道口嬌身喝道：「來人！」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走了過來，躬身問道：「二公主有何吩咐？」

朱家鳳沉聲道：「去請伍香主來。」

「是！」勁裝漢子躬身離去之後，約莫半盞茶工夫，伍少明匆匆進入朱家鳳的密室，向着朱家鳳躬身施禮，說道：「二公主有何差遣？」

由於密室門外不遠，就有勁裝漢子守護着，朱家鳳自然不便明言，只好將匆匆寫就的一張便條交與伍少明，一面却使着眼色，嬌聲說道：「今宵，我代表卞夫人在這兒守夜，你去替我買一點宵夜的點心來，記着，一定要到前兩天替我買的那一家去買……」

這一段話裏面，已經含有玄機，那就是說：「今宵，由我代表卞青蓮守護，這是一個救人的最好機會。」

伍少明身居虎穴之中，其機智自然是沒得話說，而能觸類旁通。

何況，當朱家鳳說話之間，他已飛快地將那張便條掃視了一遍，因而眉峯微蹙地，點點頭道：「屬下知道，只是，那家點心店，離這兒很遠，來回可要很長一段時間哩！」

朱家鳳嬌笑道：「不論有多遠的路程，天亮之前，總可以買回來了吧？」

當然，他們口中說的是買點心，但骨

子裏指的却是有關救人的事。

伍少明苦笑道：「二公主說笑了，買一趟點心，當然無須等到天亮啦！」

「那就行了。」朱家鳳一面揮手示意，一面含笑說道：「快去快回，別讓人家等得心焦。」

這句話，指的自然是還呆在菓園中靜候消息的于君璧，陳繼志等人。

伍少明連聲恭應道：「是是……屬下一定儘快的趕回來。」

說完，躬身一禮，匆匆地奔了出去，並順手將那便條搓成一團，納入口中！

這是靠近閶門鬧區的一幢巨宅，但由于它庭院深沉，前後足有四進，因而雖處鬧市，却有郊區的寧靜氣氛。

時約初更，這巨宅中第四進，臨天井的一間靜室中，楊天佑獨坐窗前，凝注案頭搖曳着的燭火，默然沉思着。

他的雙眉，時而舒展，時而蹙起，臉色也陰晴不定地，在變化着。

這情形，不難想見，他是在籌思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可能是準備對敵人採取某種重大的行動。

少頃，一陣輕微而快速衣袂破空之聲，由遠而近。

他的眉峯微微聳動了一下，緊接着，天井傳來一絲有如落葉墜地的輕微之聲音，並傳來朱伯倫的低喚道：「大哥……」

楊天佑應聲接問道：「三弟，同來的是二弟麼？」

李致中的語聲搶先說道：「是的，致中也來了……」

楊天佑起身打開房門，含笑接道：「請進來，我正等着二位賢弟來，商量一件很重大的事。」

李致中、朱伯倫二人逕自在楊天佑對面坐下，李致中並笑問道：「難道大哥有甚發現了？」

「是的。」楊天佑點首接道：「我已查出了你們大嫂被軟禁的地方，所以才請二位賢弟前來，共商營救之策。」

李致中、朱伯倫二人，幾乎是同聲驚「哦」道：「是在哪兒？」

一個老婆子，端着兩杯香茗進來，恭敬地放在李、朱二人面前，又默然退了出去，並順手帶攏了房門。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就在與高唐院隔着一個果園的古老巨宅中。」

李致中不禁苦笑道：「大哥，看來我這個『通天秀士』的綽號，應該自動取消才對了。」

楊天佑笑問道：「此話怎講？」

李致中訕然一笑道：「因爲，對於大嫂的消息，我所佈下的眼綫，和派出的人手，竟然一點消息都未獲得，反而是大哥您自己……」

楊天佑截口笑道：「二弟，我也沒這個本事，那是于君璧于老弟的功勞。」

李致中「哦」了一聲道：「于老弟是怎麼查出來的？」

「這個。」楊天佑笑了笑道：「我還沒問過他，但你大嫂被囚在古老巨宅中，是不會錯的了。」

李致中注目問道：「那麼，我們是否馬上採取行動呢？」

楊天佑正容說道：「這是我將二位賢弟請來的主要原因。因爲，茲事體大，我們必須從長計議，要事先作萬全的準備才行。」

李致中連連點首道：「對，對，這等大事，可魯莽不得，以免救人不成，而打草驚蛇。」

楊天佑笑了笑道：「現在，我們可以談點輕鬆的，因爲，有關救人的計劃，還是得等于老弟來了後，才能開始商量。」

朱伯倫打了一個酒呃道：「對！咱們兄弟們，難得有機會在一起，最近這一段日子，又是整天在緊張焦慮之中，理當忙裏偸閑，輕鬆輕鬆才對。」

緊接着，却向楊天佑笑問道：「大哥，這兒有酒麼？」

「有，有，」楊天佑含笑點首，並向外面揚聲說道：「王媽，請將酒菜都送過來。」

外面傳來那老婆子的恭應道：「好的，馬上就來。」

李致中向朱伯倫笑道：「你黃湯還沒有灌足？」

朱伯倫笑道：「二哥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毛病，待會救大嫂時，免不了一場大廝殺，不多喝點怎行。」

李致中笑了笑道：「也好，咱們兄弟們難得在一起，能共謀一醉也是人生一大快。」

楊天佑點首笑道：「對對，愚兄也有同感。」

「只是，」李致中笑問道：「不知于老弟幾時才來？」

楊天佑含笑接道：「二更之前，一定會趕來的。」

老婆子將酒菜送上來了，也許是年紀大了，動作慢吞吞的，使人不耐。

李致中不由蹙眉笑問道：「大哥，您這兒就只有這麼一個老媽子？」

楊天佑點首笑道：「這才好，不致于會洩漏機密。」

一舉酒杯，含笑接道：「二位賢弟，乾！」

三人對飲了一杯之後，朱伯倫却蹙眉說道：「這小杯子可實在蹩扭……王媽，換大碗來。」

「來啦！」王媽在外面答應着。

楊天佑笑道：「三弟的狂勁，又發作了。」

朱伯倫一面給兩位盟兄斟酒，一面笑道：「要喝酒，就得痛痛快快的喝嘛！」

王媽匆匆地送過來一隻海碗，朱伯倫含笑點首道：「唔！這才馬馬虎虎。」

李致中拈鬚微笑道：「三弟是酒喝得越多，功力越高，但却也越迷糊……」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要不然，人家怎麼會叫我『迷糊酒俠』。」

楊天佑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俗語說得好，人生難得是糊塗，偶然迷糊一下，倒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朱伯倫連連點頭道：「大哥說得是，值得浮三大白。」

說完，他似乎連大碗喝酒都感到不愜意，而捧起酒罈，「咕嚕咕嚕」地，牛飲起來。

楊天佑又輕輕一嘆道：「一個人，太精明了，並不一定是好事，古往今來，很

多精明人，只因精明得太過份了，有時也會作出一些遺憾終身的蠢事來。」

朱伯倫抬手一抹嘴邊的酒漬，搖頭晃腦地，含笑說道：「這叫作聰明反被聰明誤呀！」

李致中淺淺地喝了一口酒，淡淡地一笑道：「大哥，三弟，別替古人感嘆了，咱們還是談點正經事吧！」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這時候，哪有比喝酒更正經的事。」

李致中苦笑着搖了搖頭，楊天佑却向他注目問道：「二弟想談點甚麼呢？」

李致中神色一整道：「自然是談眼前最急須的事，比方說，大嫂已有了消息，那麼，陳夫人方面，咱們該怎樣進行營救呢？」

楊天佑注目反問道：「二弟說的是陳紅蕚？」

李致中笑道：「咱們這邊，難道還有另一位陳夫人被刼走了？」

「這個麼！」楊天佑神秘地一笑道：「暫時還不用忙。」

李致中一怔道：「大哥此話怎講？」

楊天佑拈鬚微笑道：「看情形，三弟並不迷糊，倒是二弟你迷糊起來了哩！」

李致中蹙眉苦笑道：「我的確是迷糊起來了，大哥，你就別賣關子了嘛！」

楊天佑舉杯淺飲了一口，才正容接道：「二位賢弟且想想看，好好的一個陳府我不住，爲什麼我偏要住到這兒來，而且，事先連二位賢弟都要瞞着？」

李致中含笑接道：「是啊！方才我正想發問，却被別的話給岔開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大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楊天佑笑了笑道：「我想給二位賢弟一個意外的驚喜。」

李致中，朱伯倫二人同聲驚「啊」道：「大哥，有什麼大喜事？」

楊天佑含笑接道：「並不是我個人的大喜事，但却是值得二位賢弟興奮的一件大事。」

李致中，朱伯倫二人都沒接腔，只是目光炯炯地凝注着楊天佑，等候下文。

楊天佑這才正容說道：「好教二位賢弟放心，『地獄神醫』張勁秋並未遇害，陳紅蕚也並未失踪。」

李致中，朱伯倫二人，都是雙目大睜，不勝驚喜地同聲問道：「眞的？」

楊天佑笑道：「愚兄幾時跟二位賢弟開過玩笑了。」

李致中笑問道：「那麼，人呢？」

楊天佑接道：「就在這兒的地下密室中。」

李致中含笑一「哦」道：「這是說，張神醫正在替紅蕚治病？」

「是的。」楊天佑點首接道：「而且，紅蕚的病，已治好了八成以上，這早晚間，就可以全部清醒了。」

李致中呵呵一笑道：「這可的確是值得咱們兄弟們高興的一件大喜事。」

朱伯倫也含笑接道：「也值得我再浮三大白。」

楊天佑笑道：「三弟，這罈酒大概差不多了吧？」

「不不！」朱伯倫含含糊糊地接道：「罈中至少還有六碗哩……」

李致中笑道：「這麼說來，這幾天的焦孟二將，是一直在這兒替他們護法？」

「是的。」楊天佑點首接道：「他們四兄弟，都在這兒。」

李致中呵呵一笑道：「大哥作事，眞有神出鬼沒之妙，這下子，可够岑浩然那老狐狸張羅的啦！」

楊天佑正容接道：「老狐狸也的確有他的厲害之處，咱們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呀。」

「大哥說得是，」李致中點首附和着，隨卽又注目問道：「大哥，那天，替張神醫作替死鬼的，究竟是誰呢？」

朱伯倫搶先笑道：「二哥，這會你比我還要迷糊啦！」

李致中苦笑道：「我又哪一點兒迷糊了？」

朱伯倫又喝了半碗酒，才含笑接道：「小弟我都已猜想到那替死鬼是誰了，你這位『通天秀士』竟然會想不起來。」

李致中沉思着苦笑道：「三弟說的，就是那個冒充陳福的傢伙？」

朱伯倫點首笑道：「我正是這麼想法，大哥你說是麼？」

楊天佑正容接道：「不錯。」

李致中苦笑道：「看來，我眞是越老越迷糊啦！」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地獄神醫畢竟是地獄神醫，這一來，岑浩然那邊的那個『毒郎中』，可又够他張羅的啦！」

楊天佑笑了笑，沒接腔，朱伯倫却笑問道：「大哥，我們可以下去看看陳夫人麼？」

楊天佑搖首接道：「最好是不要去打擾她，因爲，現在正是她病情轉好的緊要關頭。」

這時，門外傳來于君璧的語聲道：「楊大俠，小弟可以進來麼？」

楊天佑連忙接口應道：「于老弟歡迎，歡迎……」

房門「呀」然而啓，仍然是一身船家裝束的于君璧緩步而入，並含笑說道：「打擾三位的酒興了……」

室內三人一齊起身笑道：「于老弟辛苦了……」

「請坐，請坐……」

于君璧神秘地一笑道：「外面，還有一位不速之客哩！」

說着，並向跟在背後穿着朱家鳳換下的一身男裝的二公主覃玫指了指。

李致中首先訝問道：「這位……姑娘是誰啊？」

楊天佑却搶先答道：「好像是幽冥教的二公主覃玫。」

于君璧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朱伯倫「哦」了一聲道：「歡迎，歡迎，二位請坐啊！」

不等這二位就座，又立卽揚聲說道：「王媽，添杯筷來。」

「來啦……」

門外的語聲未落，于君璧却連忙接道：「小弟還不想吃東西，咱們必須立卽採取行動救人才行。」

楊天佑笑道：「對了，老弟台還是先

說此行經過吧！」

于君璧悄聲問道：「諸位，這兒說話方便麼？」

楊天佑接道：「不要緊，這幢房子中，沒有外人。」

「那我就放心了……」

於是，于君璧立即娓娓地，將偕同朱家鳳，陳繼志二人，探查那幢古老巨宅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說了一遍。

李致中首先笑道：「于老弟等人，此行雖然够辛苦，但這收穫却是很大的。」

于君璧苦笑道：「可是，由於他們在楊大嫂被軟禁處的週圍都佈了毒……」

楊天佑截口笑道：「那不要緊，我有辦法破解。」

李致中含笑接道：「于老弟也許還不知道，咱們的『地獄神醫』，還活得好好的哩！」

于君璧不勝驚喜地「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楊大俠如此鎮定。」

李致中向楊天佑正容說道：「大哥，救人如救火，而鳳丫頭一個人在虎穴中，也令人不放心，爲免夜長夢多，咱們這救人的行動，是越快越好。」

楊天佑點一點頭，說道：「二弟，你說得是……」

說着，已站了起來，並歉笑道：「諸位賢弟請寬坐一下，我去準備一下，咱們立即出發。」

說完，立即匆匆離去。

于君璧這才目光向朱，李二人一掃，蹙眉問道：「二位，『地獄神醫』張勁秋，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朱伯倫搶先答道：「這事情，我們也是剛剛由楊大哥口中聽來……」

當朱伯倫向于君璧解說張勁秋還活着的原因時，李致中却向覃玫微笑問道：「二公主被請到這兒來，可能有點不太習慣吧？」

覃玫嬌哼一聲道：「廢話！」

李致中訕然一笑道：「小姐畢竟小姐，脾氣可大得出奇。」

接着，親自將新添上的杯子斟滿酒，含笑舉杯道：「別發小姐脾氣，我先敬妳一杯，算是接風，也算是壓驚。」

「多謝！」

覃玫顯得很豪爽地，舉杯一飲而盡，然後注目冷聲問道：「你們打算如何處置我？」

李致中笑道：「二公主暫時算是咱們三劍客的特別貴賓，行動方面，可能暫時有點不自由，但我可保證，不會有人虐待妳。」

覃玫披唇一哂道：「哼！三劍客，眞是見面不似聞名。」

李致中笑問道：「咱們三兄弟，有哪一點使二公主看不順眼的？」

覃玫又哼了一聲道：「你們自己多檢討一下吧！」

李致中笑道：「我就是檢討不出來，才問妳啊！」

門外，傳來焦逸的語聲道：「于大俠，楊大哥有請。」

「好的。」

于君璧連忙起身走了出去，焦逸又含笑說道：「二公主請跟我來。」

覃玫起身冷然一哼，問道：「要我去哪兒？」

焦逸含笑接道：「二公主，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可不是妳發公主脾氣的時候。」

覃玫一挑秀眉，但立即又自行忍了下來。

焦逸笑了笑道：「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正容接道：「二公主請千萬放心，咱們這兒，决不會虧待妳，在下就是奉咱們楊大哥之命，送妳去陳夫人那邊，與陳夫人作個伴兒，現在，二公主該放心了吧？」

覃玫「唔」了一聲道：「走吧！」

目送覃玫離去的背影，李致中輕輕一嘆道：「咱們大哥作事，可眞有鬼神莫測之機。」

朱伯倫點首接道：「這句話，倒的確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楊天佑冷笑而入，分別遞給李，朱二人一粒黑色藥丸，道：「二位賢弟，請將這個帶在身邊，咱們立即出發。」

李致中笑問道：「于老弟呢？」

楊天佑正容接道：「我怕繼志等得心焦，所以叫于老弟先走了！」

李致中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我還必須立即趕回去一下，大哥，三弟請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楊天佑含笑點首說道：「二弟只管請便。」

「多謝大哥！」李致中分別抱拳一禮之後，立即穿窗而出，越過天井，疾射而去。

楊天佑向朱伯倫笑了笑道：「三弟請先走一步，我也隨後就來。」

「好的。」

朱伯倫抱拳一禮，也是穿窗而出，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楊天佑的臉色，忽然之間，黯了下來，獨自凝注那案頭搖曳不定的燭火，半晌之後，才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低聲自語道：「也好，該來的，遲早都會來……」

舉手一揮，燭火熄滅，楊天佑的身形，也是穿窗疾射而出……

約莫盞茶工夫過後，一道幽靈似地人影，悄然飄落天井中，並沉聲問道：「有人麼？」

由語聲中判斷，顯然是李致中，去而復返。

暗影中傳出焦逸的語聲道：「是二爺？二爺怎麼又回來了？」

李致中接道：「我要找大哥。」

焦逸已由暗影中走出，並歉笑道：「回二爺，大爺和三爺都早已走了。」

李致中促聲接道：「那你帶我去見張神醫吧！」

李致中的神情，語氣，都好像有甚麼緊急事故，必須要見張神醫似的。

但急驚風偏偏遇着慢郎中，焦逸却是慢條斯理地，訝問道：「二爺何事要見張神醫？」

李致中又是一聲苦笑道：「方才，大哥交給我的那粒避毒藥丸，匆促中被我弄丟了。……」

焦逸連忙接道：「那不要緊，我立即



李致中接取藥丸的右手忽然駢指如戟戳向張勁秋，左手一記劈空掌向斜倚床上的陳紅蕚劈去。

替二爺向張神醫去再要一粒來。」

說完，也不等對方的反應，返身就走，李致中也跟了上去，並含笑接道：「還是由我跟着去取，以爭取時間。」

「也好……」焦逸恭應着，一面穿房越檻地，匆匆奔行着，整幢巨宅，不見一絲燈火，也不聞一絲人聲，這情形，不由使李致中蹙眉訝問道：「老弟，這兒就只有你一個人在警戒？」

「是啊！」焦逸接道：「其餘的人，都被大爺派去救援夫人去了。」

李致中蹙眉接道：「救援大嫂的事，固然要緊，但這兒的警戒，也鬆懈不得的啊！」

焦逸笑笑道：「大爺說過，這兒還不曾被敵人發現，所以，用不着那麼嚴密警戒，……」

就這說話間，兩人已到達一間密室中，密室內也是一片漆黑。

焦逸話鋒一轉，說道：「二爺請等一等。」

說完，舉手在牆壁上輕叩了三下。

少頃之後，「呀」然一聲，牆壁上出現一道門兒，一綫燈光也透門而出。

由暗窺明，李致中看得很清楚，卓立門口的是焦孟二將中的孟銘。

這地下室，並無甬道，只要通過這道門，步下三級台堦就是。

其實，這地下室，只能算是半個地下室，因爲整個房間，有一半是露在地面上的。

李致中目光一掃之間，孟銘已首先訝問道：「二爺，您……」

焦逸截口代答道：「二爺的避毒藥丸弄丟了，特地來找張神醫再要一粒。」

「哦！」

孟銘漫應着，閃身退過一旁，焦逸，李致中二人緩步而入。目光所及，這房間倒是相當寬敞，當中一幅布幔，隔成兩個小間，陳紅蕚正斜倚床欄，閉目養神，那位二公主覃玫，則在陳紅蕚旁邊一張臨時加上的小床上，側身而臥，至于是否睡着？則不得而知。

「地獄神醫」張勁秋在隔壁的小間中，忙着調理藥物，看到李致中進來時，含笑說道：「李二俠，藥丸弄丟了不要緊，這兒還多的是。」

李致中邊走邊苦笑道：「可是，我正急于要去參加援救大嫂的工作，偏偏忙中有錯，枝節橫生……」

這時，張勁秋已取過一粒藥丸，遞了過去，笑道：「這就是……救兵如救火，李二俠就快點去吧……」

話聲未落，李致中那接取藥丸的右手，忽然駢指如戟，逕行戳向張勁秋的胸膛，而左手却同時一記劈空掌，向斜倚床上的陳紅蕚「呼」地一聲，擊了過去。

李致中是何等身手，在此等近距離，又是出其不意，猝然發難的情況之下，不論對方的功力有多高，也勢將難逃他的毒手。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李致中的奇襲才發動，張勁秋却已迅疾無倫地閃過三尺之外，不特適時避過了李致中的要命一擊，同時，右掌一揚，橫裏擊向李致中所擊向陳紅蕚的劈空掌力。

但聽一聲裂帛似的爆响過處，密室內捲起一陣急勁罡風，而陳紅蕚却在這一陣急勁罡風發生之前的瞬眼間，身形一閃，已俏立五尺之外，向着李致中連聲冷笑不已。

這剎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了。

李致中的行動，固然是意外得令人震驚，而張勁秋，陳紅蕚二人，那種似乎是早有準備的反應行動，更是意外得使李致中也爲之怔住，忘記繼續採取行動。

張勁秋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傷感，半晌之後，才長嘆一聲道：「二弟，你這是所爲何來？」

李致中這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哦！原來是大哥你，那就怪不得啦！」

原來目前這位張勁秋，竟然是楊天佑所喬裝，而眞正的張勁秋，却已出現門口，與陳紅蕚二人將出路堵住。

焦孟二將，却仗劍守在二公主覃玫的床前，向李致中怒目凝注着。

只有二公主覃玫，深感困惑地，一雙美目，儘在室內羣豪們的臉上，來回掃覗着。

楊天佑徐徐揭去臉上的人皮面具，並「嗆」地一聲，亮出了腰間長劍。

李致中顯得非常鎭靜地，笑道：「大哥，準備要跟小弟拚命？」

「不錯。」楊天佑正容接道：「今宵，你我之間，只能有一個人，活着離開這兒……」

李致中截口笑道：「大哥，沒這麼嚴重吧？」

楊天佑臉上肌肉，一陣抽搐，撩起長衫的前襟，揮劍斬去一幅，然後正容沉聲說道：「你我結盟之誼，從此斷絕，從現在起，不許再叫我大哥！」

「可以。」李致中含笑點首道：「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楊天佑冷然接口道：「後悔的應該是你。」

李致中笑道：「不會的，我一輩子沒作過後悔的事。」

楊天佑臉色一沉道：「別打哈哈了，念在你我過去曾經結義一場，我給你一個便宜，自己飲刄自戕吧！」

李致中呵呵一笑，說道：「多謝楊大俠寬大爲懷，但你這番德意，在下只能心領了。」

楊天佑冷笑一聲道：「你是認爲目前我們這幾個人，還不足以收拾你？」

李致中精目環掃，凝注冷若寒冰的陳紅蕚，淡然一笑道：「對了，陳夫人，我還沒恭喜妳已經完全康復了。」

陳紅蕚冷然接道：「很使你失望，是麼？」

李致中點首笑道：「是的，也很感到遺憾。」

一頓話鋒，才將目光移注楊天佑，接過原先的話題，說道：「你楊大俠，加上陳夫人，張神醫，和焦孟二將，這是一個無敵陣容，當代武林中，我還想不起來，能有誰可以突破你們五位的聯手合擊的陣勢。」

楊天佑哼了一聲道：「你，自命一代梟雄，何妨試試看！」

李致中接道：「我用不着試，但我自信，待會可以安全離開這兒。」

陳紅蕚冷笑一聲道：「恐怕沒人救得了你！」

李致中微微一笑道：「陳夫人，在下毋須有人前來救我，山人自有安全脫困的妙計。」

楊天佑雙眉一揚之間，李致中又連忙接道：「楊大俠，這些，我想，待會自有事實證明，暫時不用抬槓，我想，先向楊大俠請教幾個問題，可以麼？」

楊天佑冷然接道：「我不怕你拖延時間，問吧！」

「多謝楊大俠！」李致中含笑接問道：「楊大俠你怎麼發現我的破綻的？」

楊天佑長嘆一聲道：「這事情，說來就話長了。」

李致中笑了笑道：「話長，就緊揀要的說。」

楊天佑沉思着接道：「第一，以往，很多只有我們三兄弟間知道的事，却是莫名其妙地，洩漏了出去……」

李致中截口笑道：「那你爲何不懷疑朱老三，而獨獨懷疑我呢？」

楊天佑道：「最初，我不敢懷疑自己的盟弟，但久而久之，秘密的事例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應邀前來的神醫，無一倖免之後，我才覺察出事態的嚴重，但當時，我並不是單獨懷疑你。」

「你這是說，就連朱老三也一齊疑上了？」

「不錯。」

李致中笑問道：「那麼，你是從何時開始，才單獨從我身上下起功夫來的？」

楊天佑却含笑反問道：「你還記得你那位得力助手，『官』拜『監軍』之職的牛銘麼？」

李致中點點頭，說道：「我當然會記得。」

楊天佑注目問道：「那你當時爲何要親自殺死牛銘？」

李致中訕然一笑道：「哦！我有點明白了。」

楊天佑冷冷地一笑道：「當時的牛銘，在拙荊的搶攻之下，已成爲甕中之鼈，眼看就可生擒，由於牛銘是你的高級頭目，生擒之後，自然可以問出不少的機密事項來……」

李致中截口苦笑一聲，道：「你說得不錯，當時，我別無選擇，只有忍痛殺之滅口。」

楊天佑接道：「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對你特別在暗中注意上了。」

李致中笑問道：「還有甚麼發現？」

楊天佑笑了笑道：「你的僞裝功夫很好，雖經我暗中特別注意，但並未繼續有甚麼發現，但經過我這些年來，將你在『蘇州』城的工作成績加以檢討之後，才確定問題是出在你身上。」

李致中點首苦笑道：「是的，這是我最大的疏忽，因爲，相形之下，我的工作成績，還比不上于君璧。」

楊天佑冷笑一聲道：「可惜你自覺太遲了！」

李致中笑問道：「那麼，今宵，楊大俠又爲何放着自己的夫人不去營救，而株守在這兒的呢？」

楊天佑笑道：「首先，我要告訴你：營救拙荊，有三弟和于老弟二人，足堪大任，用不着我親自出馬，倒是你這隻老狐狸，必須我自己對付才行。」

李致中冷笑一聲，道：「楊大俠，請恕我說句掃與的話，你親自對付我，也莫

奈何我。」

楊天佑「唔」了一聲道：「這個，且等待會的事實來證明吧！」

「楊大俠說得不錯，」李致中淡然一笑之後，才注目問道：「閣下怎能斷定我，一定要到這兒來的？」

楊天佑接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在你的心目中，陳夫人的份量，遠比拙荊爲重，……」

李致中點首笑道：「這眞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四海游龍』楊大俠也！」

楊天佑長嘆一聲道：「這句話，我是非常汗顏，因爲，我如果够得上稱爲知人，當年就不會跟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結盟。」

李致中淡淡地一笑道：「對一個人的評定，最好是不要下得太早，俗語所謂蓋棺論定，是有道理的。」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所以，方才，當我藉故離開這兒時，你就在暗中躡上了？」

「不！」楊天佑含笑接道：「暗中躡上你的，是另外一位，當我獲得消息，證明你並未遠去時，我就繞道回到這兒，等你前來上鈎了。」

李致中輕輕一「哦」，才含笑接道：「我暫時不想再問甚麼了，咱們好來好散，今宵就此拉倒如何？」

楊天佑答得很爽快：「可以，你自己了當吧！」

陳紅蕚連忙接道：「不行！現在，想自裁也不可以。」

李致中苦笑道：「連自裁都不可以，陳夫人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陳紅蕚冷然一哼，接道：「我有話要問你，……」

李致中截口笑道：「在下恭聆。」

陳紅蕚美目深注地，接問道：「你知道我當年氣得發瘋的原因麼？」

李致中陰陰地一笑道：「這個麼，你該問問這位名馳八表，威震江湖的『四海游龍』楊天佑楊大俠才對呀！」

陳紅蕚漠然地接道：「我會問的，我的腦子才恢復清醒，對過去的一切，我得慢慢去回憶才行，現在，既然你已現了原形，我應該就我記憶所及，先問問你。」

李致中點點頭道：「好，李某洗耳恭聆！」

陳紅蕚以命令式的語氣接道：「打開衣襟！」

李致中一怔，反問道：「爲甚麼？」

陳紅蕚冷笑一聲，說道：「不許問理由！」

「好！在下遵命。」李致中苦笑着，將衣襟解了開來，然後笑問道：「這行了麼？」

陳紅蕚接道：「不行！全部打開！」

「這個……」李致中猶豫着接道：「在陳夫人面前，有點不太合適吧？」

陳紅蕚冷笑一聲道：「少廢話！我都不在乎，你一個大男人，難道還害臊！」

李致中尷尬地一笑道：「陳夫人說得是……」

話聲中，他已將內衣的前胸，也敞了開來，現出一個毛茸茸的胸脯。

陳紅蕚注視了少頃之後，才揮了揮手道：「好，你可以走了……」

一直在一旁冷眼旁觀的楊天佑，連忙截口接道：「不行！不能放他走！」

陳紅蕚冷然接道：「楊大俠，請暫時給我一個面子吧！」

楊天佑苦笑道：「紅蕚，咱們好不容易將他的假面具揭開，困在這兒，這一放他回去，再要想制住他，可又得大費周章了。」

陳紅蕚哼了一聲，說道：「我不管那些！」

楊天佑眉峯一蹙之間，李致中却含笑接道：「楊大俠，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縱然陳夫人不放我走，我也有脫身良策，你相信麼？」

楊天佑冷笑道：「我就是不信邪！」

李致中淡然一笑，說道：「楊大俠，這個邪，你是非信不可！所以，依在下拙見，你還是給陳夫人一個面子，比較漂亮一點。」

陳紅蕚目注楊天佑，一副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神情，令人莫測高深。

楊天佑精目在李致中，陳紅蕚二人臉上一掃，才毅然點首，說道：「好，我同意陳夫人的話，不過，却附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李致中笑了笑道：「條件不論大小，不能接受的，照樣不能接受，因爲，在下有自信，並非你們的俎上之肉。」

楊天佑正容接口道：「我這個附帶的小小條件，也就是要你說明如此自信的原因。」

李致中沉思少頃之後，才點點頭道：「這個，我可以告訴你……」

一頓話鋒，才注目笑問道：「方才，當你割袍斷義時，我曾說過你會後悔的話，還記得麼？」

楊天佑微蹙雙眉，點點頭道：「當然記得。」

「還有。」李致中含笑接道：「方才，我也說過，對一個人的評定，最好不要下得太早，所謂蓋棺才能定論，你承認這話有道理麼？」

楊天佑似已預感到對方兩段問話中，隱含着不少的玄機，因而注目反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先回答我，有沒有道理？」

「我承認你的話有道理。」

李致中微微一笑，說道：「那麼，我坦白告訴你，你的盟弟李致中，並沒有背叛你，……」

楊天佑禁不住身軀一震地，截口問道：「此話怎講？」

李致中含笑接道：「在下並不是李致中，眞的李致中，還好好地活在另一個地方，這，也就是在下雖居虎口，却自信安如泰山的原因。」

楊天佑禁不住蹙眉問道：「這是說，你已將我二弟幽禁在某一個秘密地方？」

「不錯。」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李致中悠悠地接道：「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楊天佑目光深注地問道：「這些，你是在故作驚人之語，以希望能够安全脫困吧？」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之輝所押鏢銀爲金劍俠刼去後，折返鎭江，繆文和石磷因不好意思離去，也隨同胡之輝返回鎭江，那日巧遇毛臯次徒玉骨使者龐士湛，胡之輝將失鏢及九駿士被殺之事告之，龐士湛聞知大怒，誇稱要鬥鬥金劍俠，不料翌日一早，龐士湛被店小二發現死於房中，石磷、胡之輝等往查看，發現殘骨令已失，房中遺下一柄小金劍，胡之輝立動身往謁毛臯，那日抵杭州，繆文提議往遊湖，石磷與胡之輝不忍拂其意，聯袂同往湖畔，値毛臯之女毛文琪獨自乘舫遊湖，便邀請他們一道——

金劍頻出現　使者迭遭殃

毛文琪語出如黃鶯，笑如百合，在這勝絕天下的湖光山色裏，顯得更美如天人，繆文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竟像癡了。

畫舫蕩了過來，毛文琪走到船頭上，衣裙隨風飄舞，湖水中但見一個冉冉而舞的仙女影子，却是她的倒影，胡之輝跳到船上，斂聲笑道：「毛毛，妳倒眞是越來越漂亮了。」

「這兩位是誰呀？」毛文琪嬌笑着指着石磷和繆文問道，胡之輝爲他們引見了，毛文琪「哦」了一聲，明如西湖之水的眼睛，緊盯在石磷身上，道：「你就是石磷大叔呀！」她一笑又道：「我常聽爹爹說起你，說你是阿姨的好朋友。」

石磷目光遠遠望在船艙外，遠處山峯如畫，毛文琪臉上露出凄婉的神色，幽幽說道：「阿姨在我出生的那年就離了家。爹爹到處找她，也找不着，我就不懂，她會跑到那裏去了呢？」

石磷長嘆一聲，目光從艙外收回來，經過繆文臉上時，却見他臉上的肌肉在奇怪地扭曲着，手掌緊握着茶杯，好像生怕杯子會掉下去似的，石磷禁不住又望了他兩眼，心中思潮如潮湧起。

大家彷彿都陷入悲哀的回憶裏，八面玲瓏一拍桌子，笑道：「往事休提也罷，今日盡歡爲佳，石兄，你本是堂堂大丈夫，今日却怎的效起小兒女之態來了，哈哈哈哈！該罰，該罰。」他却不知道，自古以來，多情最是大丈夫呢。

畫舫緩緩蕩開，兩側蓮花如錦，清香襲人，繆文走到窗前，深吸了一口，回過頭來時，臉上又回復了安靜了。

「妳父親呢？」胡之輝問道，毛文琪微顰黛眉道：「爹爹整天愁眉不展的。聽說『神鞭騎士』一下死了九個，他老人家大怒，說是再有這種事發生，他老人家就要親自出馬了。」

八面玲瓏又嘆了一聲，本想說出玉面使者已死之事，看了毛文琪一眼，却止住了，耳畔突聞絲竹之聲，還隱隱有雛妓的歌聲，他方展顏一笑，却驀地「砰」然一聲大震，他手裏茶杯震在地上，人也幾乎從椅子上翻了出去。

毛文琪趕緊一伸手，扶着桌子，船身雖然被搖得猛一傾斜，桌子上的東西却一樣也沒有掉下來，她柳眉一豎，眉間立刻現出寒意，探首窗外，另一艘畫舫還橫在旁邊。

「喂！你們沒有長着眼睛嗎？」她嬌喝着，對面畫舫裏倏地伸出兩個頭來，臉已經因爲喝了太多的酒，而變得像剛起鍋的螃蟹那麼紅了，甩着醉眼望着毛文琪，猥瑣地笑着道：「妳的船若撞壞了，就過來陪大爺坐，大爺管保賠妳一條新的。」另一個人更討厭地說，毛文琪粉臉變得玉般煞白。

胡之輝奔到窗前，罵道：「瞎了眼的狗子你知道這是誰——」下面的話，却被毛文琪攔住了，不讓他說下去，因爲她想打架，而一說出自己的身份，這架就打不起來了。

她忽然走出艙去，過了一會，她剛跑進來，他們所坐的這艘畫舫便突然轉了個頭，對準那艘打橫的畫舫撞了過去。

自然也是「砰」的一聲大震，伸在窗子外面仍在瞇着色眼的那兩顆像死螃蟹似的頭，一震之下，頭頂「砰」，「砰」兩聲，撞在窗戶上面，生像是方才那聲大震的餘音似的。

毛文琪笑了起來，死螃蟹似的頭縮了回去，繆文笑嘻嘻地望着她，像是對她極有興趣，石磷心中却在想着一事：「方才這船一震，胡胖子手裏的茶杯都掉在地上，可是繆文手裏的杯子却拿得穩穩地，連一滴水都沒有漏出來，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身懷絕技，却深藏不露嗎？但是，看他的外表，却一點兒也不像呀。」

須知要是練家子，必定有一些和普通人兩樣的特徵，練外門功夫的，大多筋骨强壯，手脚粗糙，腰步沉穩，使內家功夫的，大多兩眼神光滿足，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至於練有金鐘罩，鐵布衫，油錘貫頂，十三太保橫練這一類功夫的，那特徵自然更爲明顯，斷無別人看不出來道理。

石磷正在思索，船身又搖晃了幾下，像是有人跳上船來的樣子，毛文琪冷冷一笑，從壁間拿起那柄以貓皮爲鞘的長劍，側顧胡之輝道：「三叔，你聽爹爹說起過這把劍嗎？」

胡之輝微笑搖頭，毛文琪嬌聲道：「那我現在讓三叔看看。」一掀簾子，走了出去，繆文像是急於要看她的武功似的，很快地跟了出去，八面玲瓏側顧石磷道：「石兄我們也出去看熱鬧吧，將門無犬子，這丫頭的武功，絕對錯不了。」

石磷也一笑，道：「別的不說，我看她掌中那柄劍，就絕非凡品。只不過她拿着這劍去對付這批無賴少年，未勉有些大材小用了吧。」

兩人一笑走出艙，根本沒有將這場將要發生的打鬥放在眼裏，那知一出艙，才知道事情大出意料之外，這場架要打起來，恐怕不大簡單呢。

在畫舫前面那一塊約兩丈方圓的船面上，此刻傲然卓立着五個急裝勁服的漢子，手中長劍森森然，胡之輝並不十分注意，爲因那兩頭「死螃蟹」也在其中，胡之輝的眼光，却落在站在船頭的兩個瘦長漢子身上，他彷彿覺得這兩個人很熟，雖然不認識，但至少總在甚麼地方見過。

他猛地一擊掌，驀然想起了這兩人是誰，急忙搶了過去，喊道：「大家先請別動手，大家都是自已人，有話——」

那話還沒有說完，那身軀瘦長的兩人一齊暴喝道：「少廢話。」其中一人掠了過來，身形絕快，左掌嗖地一掌，直劈胡之輝的面門，掌風如刀，掌未到時，已激得胡之輝，臉上火辣辣地痛。

胡之輝急忙偏頭，擰身，避開此招，百忙中看到此人右臂空空，心中更肯定了此人是誰，越發不敢回手，但此人出招如奔雷迅電，刷，刷，又是兩掌，專搶偏鋒，雖然失去右臂，掌法却更凌厲。

胡之輝被迫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又不敢回手，情形極危，毛文琪一聲嬌叱，掠了過來，另一瘦長漢子暴喝一聲，雙掌齊出，將毛文琪迫到另一側，這船頭空地本不大，四人一搭上手，便再無空隙，繆文遠遠站在艙門側，眼睛隨着動手的四人打轉，石磷不便插手，望着這兩個瘦長漢子快到極點的身法，暗忖道：「這兩人究是是誰呢？」

胡之輝三招過後，已是手腳忙亂，他武功遠不如他的名聲亮，這兩年養尊處優，身形更臃腫，肚子也大了，手腳自然更不靈便，那瘦長漢子面帶冷笑，單掌撒起一片掌影，將滿頭大汗的八面玲瓏罩在掌風裏，竟不容人家有說話的餘地。

毛文琪左手拿着那貓皮爲鞘的長劍，身形曼妙如飛仙，右掌輕送，飄飄數掌，如繽紛之落英，漫天而舞，那瘦長漢子的如山掌風，竟被她這種輕描淡寫地幾掌，從容化解了去。

石磷系出名門，對武功一道，自是識貨，看了那兩個瘦長漢子的掌法，已覺功力頗深，再看到毛文琪的掌法，更是驚異，以他的閱歷，竟仍看不出她的掌法究竟是何門何派的？

那兩個瘦長漢子，使的是北派劈掛掌一路的掌法，招式雖不奇妙，但出招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掌風虎虎，功力尤深，胡之輝迫不得已，方待還招，但心中仍有些虛，那獨臂漢子左掌一穿，「靈龍出雲」，從胡之輝兩臂空隙中擊向他脅下。

胡之輝大驚扭身，獨臂漢子冷笑一聲，腕肘猛一伸縮，胡之輝一聲悶哼，已被擊中「期門」重穴，軟軟倒了下去。

獨臂漢子一招得手，那邊毛文琪却已穩佔上風，嬌喝道：「想你這樣的身手，還出來現甚麼世？」那瘦長漢子大怒，長嘯一聲，身形暴退，向獨臂漢子招手道：「老大，撤青子招呼他。」

繆文看到毛文琪的武功，亦有異容，石磷微微感嘆：「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人總是換舊人，這小小女子竟有如此武功」」爭強之心，更是一點兒也沒有了，索性袖手旁觀起來，這昔日被武林公認前途無量的年輕劍手，此刻意氣消沉，與世無爭，還不是爲情所累。

那兩個瘦長漢子身形一矮，刷地，後退了出去，腳尖踹着船沿，腳跟却已懸立在水面上，毛文琪面帶微笑，漫不經心地，似乎滿不在乎。

胡之輝穴道被點，眼睛却仍看得到，心裏更着急：「毛毛眞莽撞，怎地和『河朔雙劍』動起手來。」原來這個瘦長漢子竟是名聞天下的「七劍三鞭」中的「河朔雙劍」汪氏昆仲，那獨臂的一個就是昔年被仇獨以重手法折骨，傷處腐爛，不得不切去斷臂汪一鵬，另一個自是汪一鳴了。

河朔雙劍身形一退，兩人並肩而立，倏地又飛掠上前，劍光並起，宛如兩條經天長虹，交尾而下，汪一鵬的劍光自左而右，汪一鳴自右而左，刷，刷，兩劍，劍尾帶着顫動寒芒，直取毛文琪，名家身手，果自不凡，石磷暗讚：「好劍法。」

毛文琪動也不動，這兩劍果然是虛招，劍到中途，倏然變了個方向，在空中劃了個半圈，刷地，直取毛文琪的咽喉，下腹。

這兩劍同時變招，同時出招，不差毫厘，配合得天衣無縫，汪一鵬右手已斷，左手運用起劍來，却更見狠辣，原來這兒弟兩人，這些年來竟苦練成「兩儀劍法」，兩人聯手攻敵，威力何止增了一倍。

毛文琪輕笑一聲，腳步微錯間，人已溜開三尺，手一動，衆人只見眼前紅光一閃，眼睛却不禁眨了一下，毛文琪已拔出劍來。

劍光不是尋常的青藍色，而是一種近於珊瑚般的紅色，發出驚人的光，劍身上竟似還帶着些火花，竟不知是甚麼打就。

此劍一出，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石磷久走江湖，可也看不出這劍的來路，繆文更是眼睛瞬也不瞬地盯在這柄劍上。

汪氏昆仲是使劍的名家，平日看過的劍，何止千數，此刻亦是是面容一變，劍光暴長，兩劍各劃了個極大的半圈，倏地中心刺出，劍尾被他們的眞力所震，嗡嗡作響，突又化成十數個極小的劍圈一點，襲向毛文琪，正是「兩儀劍」法裏的絕招「日月爭輝」。也正是「河朔雙劍」功力之所聚。

胡之輝躺在地上，眼睛雖睜開，却看不見他們的動手，原來他的頭倒下去時是側向另一面，此刻因身不能動彈，頭更無法轉過去，此時急得跟屠夫刀下的肥猪似的，却沒有辦法。

毛文琪笑容未變，掌中劍虹暴長，向河朔雙劍的劍光迎了上去，河朔雙劍只覺掌中劍突然遇着一股極强的吸力，自己竟把持不住，硬要向人家劍上貼去，毛文琪笑喝道：「拿來。」滿天光雨中，人影窄分，河朔雙劍刷地同時後退，手中空空，兩眼發直，吃驚地望着對方。

毛文琪笑容更媚，手臂平伸了出來，汪氏昆仲的兩柄靑鋼長劍，此刻竟被吸在

那柄異紅色的長劍上。

她將劍一揮，汪氏昆仲的雙劍，倏地飛了出去，遠遠落入湖水裏，衆人不禁駭然，這種功力簡直非夷所思，神乎其玄。

河朔雙劍享名武林垂三十年，除了昔曾在「仇先生」手下受挫外，數十年來可說未曾遇過敵手，此刻三招之內，就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黃毛丫頭奪去手中之劍，心情可想而知。

練家子被人奪去手中兵刃，乃是奇恥大辱，何況是「河朔雙劍」這種身份，汪氏昆仲此刻心中宛如刀割，發怔地望着毛文琪，這少女武功，確是把他們大大地驚駭住了。

他的五個弟子，平日都把師父敬如天神，此時心中也不禁難受，臉上顏色大變，那兩個「死螃蟹」，現在臉也不紅了，反而有些鐵青，掌中雖然都拿着劍，誰也不敢上去和人家動手。

河朔雙劍身形這一退，胡之輝可看到了。

他看到他們的神色，和空着的手，知道他們已經吃了虧，心裏却驚喜交集，驚的是毛文琪竟將河朔雙劍的招牌拆了，河朔雙劍却是她父親的朋友，這筆賬不知怎麼個算法？

喜的却是朋友之女，有這種身手，在此時這多事之秋，無疑多了個極好的幫手，能將「河朔雙劍」一舉而擊敗的，武林中恐怕眞還沒有幾個呢。

「兩位的劍法高明得很。」毛文琪微笑着，將那柄劍，放回貓皮劍鞘裏，說道：「不過兩位若憑着這點兒劍法就想在杭州西湖上撒野，隨便用船撞人，那還差着一大節子呢。」

河朔雙劍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氣得渾身發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毛文琪又譏諷地笑道：「我知道兩位必定不服氣對嗎？那也沒有關係，兩位以後如果要找我，以後到杭州來找姓毛的好了。」

她嬌聲一笑，又道：「你們必已在江湖上混了不少年，我可不是抬我父親的招牌出來嚇唬你。」

河朔雙劍面容驀地大變，齊聲問道：「靈蛇毛臬。」毛文琪笑道：「對了。」河朔雙劍一聲不發，一跺腳，同時長身而起，在空中一擰身，嗖地，竄到他們自己的那艘畫舫上去了。

毛文琪朝那五個勁裝持劍的少年一笑，輕輕說道：「你們還不滾？」聲音溫柔得很，那五個少年聽了，那種滋味還不好受，五人不約而同的一轉身，朝那一艘畫舫上縱去，急切之下，却未想到自己功力尚不够，噗通，噗通，幾個都掉下河裏去了。

毛文琪笑得如花枝亂顫，看到胡之輝仍躺在地上，走過去看了看，隨手一拍，胡之輝的穴道就解開了，站起咳嗽一聲，吐出一口濃痰，長長噓了口氣。

「三叔，可辛苦你了。」毛文琪笑道，胡之輝苦着臉，喘着氣說道：「苦了我到沒有甚麼關係，可是姑娘你却闖了大禍了。」

毛文琪詫然道：「我闖了甚麼禍？」

胡之輝道：「我的大姑娘，你把人家奚落得滿舒服，打也打了半天，你可知道人家是誰嗎？」

毛文琪點點頭，胡之輝道：「你當然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也不會打了。」

毛文琪有些着急，問道：「他們到底是誰？三叔講話老是這樣拖泥帶水。」

「他們就是和你父親齊名的『河朔雙劍』呀！」胡之輝說道。

毛文琪聽了，也不覺得呆了一呆，石磷過來，驚道：「他們就是『河朔雙劍』嗎？」

繆文站在陰影裏，臉上似笑非笑不知心裏在轉甚麼念頭，毛文琪却朝他走了過去，嬌笑着說道：「你看甚麼呀？我在打架，你也不來幫忙。」

繆文搖頭作苦笑狀道：「非不爲也，乃不能也，小生非不願打架也，實乃力有所不逮，不敢自取其辱耳。」毛文琪笑得格格地響，道：「你瞧你，說得還像人話嗎？」她和繆文本不熟，可是却一點兒也不害羞。

石磷有些奇怪，却不知道毛文琪有生以來，還不知道害羞是怎麼回事呢。

繆文看着她天眞的神態，嘴角泛起笑容，道：「姑娘的劍，委實好玩得緊，小生可以看看嗎？」

「可以是可以，不過——」毛文琪笑着拖長了聲音。

繆文笑道：「不過甚麼？」

「不過你以後說起話來，可不准小生小生的，聽起來彆扭死了。」她笑着道。

石磷不禁微笑暗忖：「這女孩子倒是天眞未泯。」

她將掌中的劍拔了出來，繆文往後退了兩步，似乎嚇了一跳，石磷一驚：「這劍光怎地這種顏色？」

毛文琪笑道：「你摸摸看。」

繆文站得遠遠的，直搖頭，胡之輝笑着走過去，道：「摸摸有甚麼關係？」果然走過去摸了一下，手指剛一觸及劍身，全身突地一震，跳起一尺高，連忙退了開去，臉上煞白，驚叫道：「這柄劍有甚麼古怪？」

毛文琪笑得越發厲害，道：「三叔，你上了當吧。」

明眸一飄繆文，又道：「還是你聰明。」石磷雖失笑，但也驚異，他走遍天下，却也沒有見過人一摸就會跳起來的劍，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呢。

驀地湖中箭也似地駛來一艘小船，搖船的人不但水性精熟，手勁也特別大，晃眼間便駛到近前，雙槳一翻，小船便停下來，搖船的人將槳放下了，嗖！便跳到這艘畫舫上來，身手之矯健，在武林中可算一流人物。

他長身玉立，上了船就向毛文琪道：「你闖了禍了吧？」目光四顧，向大家一笑。

繆文一見那人，長身玉立，穿着金色長衫，面貌頗爲英俊，兩隻眼睛微微上翻，帶着一種逼人的傲氣，不是那在客棧中慘被「金劍俠」擊斃的「玉面使者」龐良湛是誰？

繆文不禁面色大變，全身起了一陣慄慄的感覺，他親眼所見已經慘死之人，此刻竟又重現，自然難怪他吃驚，變色。

石磷亦大驚，那知毛文琪和胡之輝仍微微含笑，彷彿這事絲毫不值得驚異似的，毛文琪緩緩將劍放回劍鞘，微微笑道：「咦！你怎麼知道我闖了禍了？」胡之輝却道：「是否那河朔雙劍汪氏昆仲已到毛大哥那裏，他們的脚程倒眞快！」

那英俊少年日光又一轉，也不期然停留在繆文臉上，笑道：「他們還沒有到師父那裏，只是被小侄恰恰在湖畔遇着，他兄弟二人大發了一陣雷霆，而且說要立卽回河朔，這裏的事不再管。」他微微一笑，日光朝毛文琪一轉，接着說道：「這兩個老怪自己要招惹琪妹的『琥珀神劍』，那不是他們要自取其辱，可怪得了誰？」語氣之中，顯然地繎出了對「河朔雙劍」的輕視，更露出了對毛文琪的討好。

毛文琪果然甜甜一笑，那長身少年却對繆文走了兩步，面上兀是帶着笑容，繆文袍袖一拂，雖然強自鎭靜，但面色仍然慘白。胡之輝勉強地笑了幾聲，走過來道：「繆老兄不認識吧，讓我引見一位高人。」他日光朝繆文微一示意，指着那長身少年道：「這位就是靈蛇毛大哥的十大弟子，玉骨使者中的第三位，『凌風使者』龐良湛龐二俠，你們二位少年英發，以後多親近親近。」龐良湛微笑道：「看這位繆兄的神色，想必是認識家兄，江湖中人將我兄弟誤爲一人的，不知有多少。」他轉臉向胡之輝一瞪，道：「胡三叔不必向繆兄做眼色，家兄的死訊，我早知道了，是以這位見着我，以爲死人復活，才會露出驚異之色來的。」

繆文怳然，却不禁更留意地打量着這「凌風使者」。口中自然極爲客氣的應付了幾句，心中却不禁暗自思量着：「這『凌風使者』心思之冷酷，機智，看來竟還在他兄長之上，他知道了哥哥的死訊，臉上竟毫無悲慼之容，那胡之輝只微微做了個眼色，他却已知道了人家的用意，而且毫不留情的說了出來，唉！這種人心智越高，將來恐怕爲害也越厲害！」

胡之輝只得尷尬地一笑，轉開話題，又爲他引見了石磷，石磷詞色冷漠，想必也是對他的這種「冷酷」，頗爲不滿。

龐良湛却卽轉向繆文，道：「家兄死時，繆兄也在場吧？」繆文微一點頭，神色已恢復先前的那種無動於衷，胡之輝走前一步，長嘆着道：「令兄死得實在令人扼腕，但龐賢姪也不必太爲悲傷——」他緩緩止住了話，石磷微哂一下，忖道：「他根本全無悲傷之意，這『八面玲瓏』的廢話，倒眞不少！」

龐良湛似乎也對他這位「胡三叔」頗不欣賞，而且他也毫不客氣地將這種「不欣賞」放在臉上，根本不理胡之輝的話，却向毛文琪道：「師父一直惦記着妳，怕妳又出了事，其實他老人家也太過慮，就憑着妳這柄劍走到那裏去還會吃虧嗎？」

毛文琪嬌嗔着道：「哦！我就全憑着這柄劍是不是？你別以爲你武功蠻不錯的，我空着手照樣可以把你打倒。」

繆文微微一笑，龐良湛果然也有些色變，但却立刻忍耐着，反而微笑道：「當然，當然，屠龍仙子的愛徒，別說我，就把我們兄弟十個一齊湊上也不行呀！」毛文琪一跺脚，眞的生氣着道：「好！你敢說出我師父她老人家的名字，你敢情活得不耐煩了嗎？」美日電射，大有隨時可以反臉動手的樣子。

胡之輝趕忙跑過來，臉上露着他慣有的那種味道，笑說：「你們還跟十年前一樣，一見面就吵架，也不怕人家見了笑話。」石磷暗中尋思忖道：「看來這龐良湛也對毛姑娘很有情思。」繆文兩眼望天，彷彿因爲某一個名字，而在沉思着。

龐良湛說出「屠龍仙子」四字，像是根本沒有引起別人注意，也像是這「屠龍仙子」四字，根本不值得引起別人注意，這並不怪他們孤陋寡聞，只是他們遲生了許多年，是以對昔年中原武林唯一能和「海天孤燕」對手百招的女劍手的名字，頗爲生疏，這當然也是因爲「屠龍仙子」生性本就孤僻，雖具屠龍絕技，却很少在江湖中露面的緣故。

胡之輝說過了話，船艙裏就陷入了沉寂，有的人無話可說，有的人不願說話，胡之輝張着手，凸着肚子，他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此刻看起來不但可笑，而且已有些可憐了。

龐良湛怔了一下，臉上忽陰忽晴，當着這麼多的人吃了這麼大的蹩，他當然不好受，但另一種情感，却又使他不得不忍住心中的「不好受」，緩緩踱到船頭，忽然又回身說道：「各位先請遊湖，我先回去稟告師父，就說胡三叔和武當劍客石大俠已經到了。」石磷微一動念，知道江湖中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名字。

龐良湛又一抱拳，此刻他所乘的小船已飄到兩丈開外，胡之輝和繆文，石磷也跟了出來，龐良湛却扭頭望了艙裏的毛文琪一眼，大聲道：「小可先走一步。」腰微弓起，身形沖天而起，雙臂一投，向前面掠了過去，身法之中，顯然他有了幾分賣弄的意味。他輕功頗高，此刻着意施爲，果然極爲輕靈曼妙，雙日注定那艘小船，準備輕飄飄地落在船上，當然是希望毛文琪能看到。

那知就在他眞氣微散，雙足已將落在船上那一刹那，那小船却像是有人突然在旁邊一拉，倏然在湖面上滑開數尺。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立在船頭的胡之輝等人，都不禁驚喚一聲，石磷也覺此事大出意外，眼角動處，繆文正在以手整髮，面上仍然毫無所動，石磷心中，又不禁動了一下。

龐良湛求榮反辱，竟落入水中，幸好他生長於江南，自幼卽識水性，下沉後又立刻冒了上來，自然又游回畫舫邊，雙手一扳船舷，翻上了船，落水之鷄，形容自是狼狽，和他第一次上船時的那種輕靈，飄逸的英姿，已大不相同了。

他恨聲道：「這是誰在搗鬼？我……」氣得說不出話來，毛文琪婀娜地自艙中走出來，見了他，「噗哧」一笑，大有幸災樂禍之意。

但是這種事誰也無法知道眞象，但却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有人潛於水下，等到他落下時，猛力將船拉開，或者是船上之人，其中有一人以絕頂的內家劈空掌一類的功夫，隔着兩三丈遠，將船劈開。

只是這兩種可能，却又像是都不可能，尤其是後者，當世武林中，有這種功力

的人可說少之又少，而這畫舫上的幾人，雖然都可說是武林名人，但是也絕不可能有這種功力呀？

是以儘管龐良湛暴怒，却絕無出氣的對象，毛文琪對他訕笑，他也只有隱忍，其實就是不忍，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衆人乘興遊湖，却敗興而歸，只有在繆文和毛文琪臉上，仍可看到笑容，龐良湛雖然不完全算「面如死灰」。但至少已是「垂頭喪氣」了。

船一靠岸，靈蛇毛臯在杭州的勢力，立刻就可以看出來了，湖畔的人，無論三教九流，看到狼狽不堪的龐良湛，都仍恭敬地招呼着，臉上絕不敢露出一些異容來，武林中人能在地面上佔着這麼大勢力的，靈蛇毛臯也許可算是第一人哩。

靈蛇毛臯的居處，更是驚人，恐怕連杭州府的府尹的府邸，都不及他。

朱紅色的大門，完全是開着的，門口兩座石獅，巨大而猙獰，俯視往來人們，像是靈蛇毛臯俯視着芸芸武林羣豪一樣。

跟着毛臯的愛女和愛徒，自然用不着通報，求見一類的事，他們直接地進入了靈蛇毛臯那佈置得極其華麗的客廳。

繆文走在胡之輝身側，突然悄悄一拉他的袖子。低聲說道：「胡兄，你我多日相處，可稱知己，胡兄的心事，小弟也看出來了，胡兄對小弟幫助甚多，不知可否讓小弟對胡兄也一効微勞。」

胡之輝大喜，想不到他多日未能提出來的事，此刻却被人家先提出來了。但口中却仍故意裝着不好意思地說道：「這是那裏話，這是那裏話——」

繆文微笑道：「胡兄失鏢，小弟隨行在側，只是小弟手無縛鷄之力，也不能助胡兄一臂，說來慚愧，小弟承受先人餘蔭……」他故意語聲一頓，胡之輝再也忍不住，巴結地笑道：「小弟也知道繆兄家財萬貫，小弟所失的鏢銀，別人看來一定爲數甚鉅，但却絕對不會放在繆兄心上，只是小弟無功，怎敢受祿，不瞞繆兄說，小弟雖早有此意，却一直不敢啓口呢！」

繆文暗笑道：「胡兄這麼說，就是見外了，鏢銀的事，全放小弟身上好了。」

胡之輝再也想不到這富家公子竟如此慷慨，自然千恩萬謝，却聽繆文又道：「等會見了毛大俠，胡兄就說和小弟是多年相交好了，那麼就算小弟對鏢銀一力担當，別人也就不會有什麼閒言了。」

胡之輝自然立刻連聲稱是，心中更感激繆文爲他設想週到，此刻繆文若叫他認自己做爸爸，他也會毫不考慮地答應。

繆文嘴角微抿，嘴角中顯示着一個人在達成某一種日的時，所感受到的那份得意和愉快。

他們正在低聲談話時，門裏突然有人咳嗽一聲，說道：「是胡老三帶着石老弟一齊來了嗎？」中氣雖具。但天生的那種尖銳刺耳的聲調，仍使人聽起來，極爲不舒服。大家不約而同地轉過頭，門裏大踏步走出一人，身軀瘦長，顴骨高聳，鼻如鷹隼，兩眼深陷，但日光也像鷹隼一樣的銳利，雖然面上滿佈的皺紋已告訴別人他的年齡，但步履之間，矯健如昔，仍然沒有顯出一絲老態。

胡之輝連忙走上幾步，深深地打着扦，諂媚地笑着說道：「毛大哥你好，小弟好久沒有來向大哥問安了。」

毛臯哈哈大笑，顧盼之間，頗多裝作，一把拉着胡之輝道：「你我自己兄弟，客氣作甚？」日光四掃，在每個人臉上掃過，大笑着走到石磷面前道：「多年不見，想不到老弟還是年輕得很，不像哥哥我，已經老了，老了——」他以一個近於感嘆的聲音，結束了他的話，但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他嘴上雖說老了，但心中却絕未服老哩。大家的日光，都落在這位武林魁首的身上，對繆文以他面上露出的異容，也就沒有注意到了。

但是像繆文這種人，他在任何地方，都絕不會永遠被冷落的，毛臯日光一轉，也落在他身上，闊嘴一咧，笑道：「這位老弟面生得很，想來是江湖中的後起高手。」他朗聲一笑，又道：「老夫這些年來足跡未出杭州，對江湖中的後起之秀，都生疏得很。」話氣之間，睥睨作態，傲氣畢露。胡之輝巴結地道：「毛大哥這次走了眼了，這位繆老弟，是昔年小弟走鏢粵東所結識的，雖然俊逸不凡，但却不折不扣的是個書生。」他乾笑兩聲，又道：「不過是個家財百萬的書生罷了，小弟這次所失的鏢，若非繆老弟，恐怕咱們平安鏢局的招牌就倒了哩。」

毛臯「哦」了一聲，胡之輝似乎覺得意猶未盡，又道：「這年頭像繆老弟這種仗義疏財的朋友，還眞少見，毛大哥，你說是不是？」毛臯連連點頭，口中不斷重覆着：「難得，難得！」

於是繆文很輕易地，在第一次見到毛臯時，就使這武林魁首對他生了極大的好感，世上有許多方法可以使人對自己出生好感，但毫無疑問的，金錢總是容易生出效力的一種。這其間，只有石磷心中疑竇叢生，因爲只有他知道，繆文和胡之輝僅是初識而已，而且繆文爲甚麼要以各種方法，來求得胡之輝和毛臯的好感，也使石磷覺得非常難以解釋。他知道這其間必定隱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他雖然已看出一些端倪，但他絕對不願說破，甚至希望他的猜測，能夠接近事實哩。

等到毛臯知道這些日子來所發生的一連串不如意的事的最後兩件的時候，他的臉上那種志得意滿笑容，就漸漸黯淡了。

但是在這些人面前，他仍做作着，接着胡之輝告訴他有關「金劍俠」的話道：「胡老三，你我自己兄弟，可不准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叫金劍俠的傢伙縱然三頭六臂，可再也別想逃出我手去。」

繆文的日光，直到此刻才從毛臯身上收回來，打量着這大廳，驀地——

他的日光被這大廳裏的一件東西吸引住了，原來在這大廳的正中，有着一個掛着黑緞的神龕，這和大廳中的其他擺設極不相同。

他的日光又開始流轉着那種令人難測的光芒，裝作無意地走過去，在那神龕前留連着，胡之輝果然悄悄走過去，低語道：「這裏面放着的就是我毛大哥君命天下武林的『殘骨令』，老弟，你可知道，這裏面可有着一段驚天動地的故事哩！」

繆文日光下垂着，漫應了一聲，手縮在衫袖裏，隱藏着他緊握着的雙拳。

× ×

在主人殷勤留客，客人也無意堅辭的情況下，繆文和石磷晚上便留宿在這武林魁首的巨宅中。

暮色深垂，春夜仍然帶着些寒意的風，吹得毛宅的後園裏的新生的樹枝微微搖曳，和着草中虫鳴，調協地互相應和着。

無月有星。

朦朧的星光中，毛宅後園裏突地掠起一條人影，是誰敢在這名滿天下的靈蛇毛皋的住宅裏，施展開夜行人的身手？

這人影似乎自恃自家的輕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發出一些聲息來，輕輕一掠，竟在柔軟如綿的樹枝上駐足，似乎在打量着地形。

然後他身形一折，輕如飛鴻般掠出三丈，在屋面上微一盤旋，接連兩個起落，又掠去數丈開外，微一停頓，敏捷地一翻，藏身在一個巨大的屋椽之下，朗目內望，裏面正是毛宅的大廳。

這人影輕身功夫已入化境，仗着這種輕功，使他將任何夜行人都必有的一些措施都省畧，身形再一翻，飄然落在地上。

這些年來毛皋從未担心過有夜行人會到他的家裏來做手脚，是以這位武林魁首的宅第，此刻是完全靜寂，四無人影。

他在大廳外微一張望，便輕巧地推開門，足尖一點，筆直地往那黑緞神龕前掠了過去，輕伸右手，便要將這黑緞幔布掀開——

驀地，一聲輕叱响起後，他大驚轉身，却見一人冷冷當門而立。

他似乎不願和這人朝相，身軀一折，斜斜掠出，輕叱一聲的却是毛文琪，柳腰一轉，如影附形地跟了上去。

那知那夜行人輕功迥異俗流，就在毛文琪掠向他的去路的一剎那裏，他雙臂猛一轉折，身形像是水中游魚似的，驀地轉彎了個方向，快如電光一閃地掠出了門。

毛文琪一步受愚，氣得粉臉凝霜，一跺脚，又追了出去，她好勝心特强，竟不願驚動別的人，只憑着自家之力，就想把人家留下來。

這正是那夜行人所深切盼望的，一出廳門，他就向牆外掠去。

他輕功雖高，毛文琪却也不弱，這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快如流星飛掠着，霎眼之間，已離開毛皋的宅第有數十丈了。

毛文琪這時才嬌喝道：「朋友既然有種到這裏來，又何必像隻見不得人的耗子似的逃走？」她的語聲方歇，那夜行人哈哈一笑，竟也倏然頓足，身軀一轉，迎向毛文琪，身軀收發自如，確已妙到毫巔。

毛文琪想不到他突然回身頓足，身形掠處，竟快撞到那夜行人的身上。

須知他兩人身形之快，如非眼見實在難以形容，那幾乎有和聲音同樣的速度，是以毛文琪語聲方落人已到了人家身前。

她勢發難收，在這種情況下，她一下眞氣猛散，竟輕飄飄落了下來，但此刻她和那夜行人之間的距離，已不過一尺了。甚至她身上所散發的那種淡淡的處子幽香，人家都能嗅到。

那夜行人又輕輕笑了出來，毛文琪臉一紅，帶着怒意道：「朋友，你睜開眼睛看……」她話未說完，就被人家的笑聲打斷：「一個姑娘家，說話怎麼像江湖强盜似的。」那夜行人粗着聲音道，竟也是十分純正的北方口音，只是聲音頗爲沙啞。

毛文琪的臉，不禁紅了一下，她生長在這種家庭，言詞之間，自然難免給染到一些江湖氣習，她以往不自覺，此刻却豁然，女孩子家，都願意自己文文靜靜的，誰也不願意被人譏笑成江湖强盜。

於是這本來是「抓强盜」的人，此刻被人指做「强盜」之後，反而怔住了。

那夜行人蒙在灰巾之後的兩隻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她，似乎也有些好笑的意思，目光一轉，轉到她肩頭露出的劍鞘，又帶着譏誚之意地說道：「起先我只當杭州毛家是甚麼了不起的所在，那知……哼！」無比的輕蔑，無比的藐視都在這「哼」聲裏表露出來。

毛文琪可再也受不了，從她記憶開始，還未曾有人敢對毛家說過任何不敬之話，這一聲「哼」，使得她美目怒張，只是她本來能言善辯，可是在這夜行人面前，却像是有些說不出話來。

於是她根本就不說話了，嬌叱一聲，左手一引，右掌斜削，一招「翠鳥梳羽」，帶着風聲直取那夜行人的左頸。

這一招不但快如飄風，而且突如其來，毛文琪滿以爲這一掌縱使不能克敵奏功，至少也得讓對方一驚自己搶得先機。

那知人家左掌伸曲間，連消帶打，右掌「嗖」地劃了個圈圈，突地中間搗出，却化掌爲拳，食，中兩指凸出，直點毛文琪的「肩井」穴。

毛文琪心中一凛，這夜行人不但出手快，最厲害的是他左，右兩手所用的拳路，竟完全不同。他右掌後發先至，拳風剛猛，指節擊穴，雖然已是絕招，但是他的左手那微一曲伸間所走的拳路，竟是自己前所未見的，竟有說不出的奧妙。

她心中在算計着，手底並未閒下，雙掌連連的揮出，轉瞬之間，已和對方拆了三掌，掌風虎虎走的居然也是剛猛一路。

原來「屠龍仙子」生具異禀，神力驚人，雖是女流，但自創的「屠龍八一式」溶合內外之功，走的却是陽剛之路，她以此成名，武林中尚未聞有能在她這掌法下討得便宜。

可是此刻毛文琪使出來，却有些遜色了，女孩子使用這至陽至剛的掌法，總不熟路，何況對方所使的招式，更是詭異莫測哩。

十招過去，毛文琪已感不支，她極爲驚恐何來這種武林高手，心念一動，突地嬌喝道：「住手！」

那夜行人果然一怔，手下一慢，毛文琪已橫掠五尺，却倏然反手抽出劍來，立刻紅光暴長，宛如電閃。

她冷冷一笑，喝道：「你再試試這個。」左手微揑劍訣，右手長劍一抖，剎那間劍影滿天，嗡然一聲，那珊瑚色的長劍化做無數個極小的劍團，像是無數團赤紅的火焰，投向那夜行人的身上。

那夜行人這才知道毛文琪的那一聲「住手」，只是緩兵之計罷了，方自暗笑自己，毛文琪這怪異之極長劍已削了過來。

劍身未到，他已隱隱覺出一股熱力，這珊瑚色的長劍竟和世上所有的劍都不相

同，劍身上發出的不是寒意而是熱氣，他不敢冒然接此一招，脚步微錯，身形滑開，避開了此招。

毛文琪嬌叱一聲，劍勢又一圈，由無數小團的火焰，斜斜一劃，又變成一條赤紅的火龍，捲向那夜行人。

那夜行人，仍然不敢還招，又退開數尺。

毛文琪再一轉劍勢，步步進迫，那夜行人長嘯一聲，身形陡然拔起兩丈餘，雙臂一張，嗖地，又拔起七尺，竟是輕功中登峯造極的「上天梯」。

他這一起之勢，已過三丈，毛文琪可望而不可及，暗忖：「只要你身子落下來，我就再給你一劍。」

那知那夜行人在空中一個大轉身，頭下脚上，竟箭一樣地斜竄了出去，在旁邊的林木上微一點足，刷地，又冲天而起，遠遠逸去。

這一下，毛文琪才知道人家的輕功之高，還遠在自己之上，方才人家也許是有心誘敵，才和自己若卽若離地保持着一段距離。

她自初出江湖，滿懷壯志，乍一出手，便挫了「河朔雙劍」，滿以爲自己已是高手了，那知此刻遇着這不知名的夜行人，人家無論輕功，掌力，都比自己高明得多，自己雖仗着武林中絕無人知的寶劍將之擊退，但却也算不得榮耀呀？

她心裏細問，不知道這夜行人究竟是何來路？快快地走了回去，遠處的更鼓，隨同傳來，鑼聲四响，已經是四更了。

第二天，石磷起來的時候，發現和他同屋而眠的繆文仍在蒙頭大睡，便也沒有去驚動他，悄然走到院子裏去。

朝露已乾，春日早升。

石磷暗嘆一聲，這些年來，他已起得較以前晚了，他懷疑自己是否老了，迎着清晨的冷風，深吸一口清新而潮濕的空氣，意興頓生，在園中輕軟的泥地上，微微活了活步眼，雙臂下垂，雙膝微曲，竟緩緩地將武當心法十段錦一招一式地走了起來。

他出招雖緩，但每一招都是神完氣足，勁式，功力，無一不是恰到好處，這種內家的招式，驟然望去，雖然並沒有什麼妙處，但學武的人想練到這種功力，却也非是一朝一夕之功哩！

他一套拳方走完，忽然聽得有人喝采，轉頭一望，却見繆文拖着鞋，敞着衣襟，斜倚在門旁，向自己含笑說道：「石兄好俊的身手。」石磷微微一笑，頗爲得意地望了他一眼，道：「以繆兄的根骨，學起武來，怕不比小弟强勝百倍。」

繆文和他對視一眼，也一笑，大家都似乎有「心照不宣」之意，却見園中林木掩映處，嬝嬝行來一個翠裝少女，遠遠就笑道：「你們倒起來得早。」繆文一笑，也道：「姑娘也早。」

原來正是毛文琪，她嘴一噘，嬌嗔着道：「我不是起得早，我根本一夜沒睡呢！」頓了頓，又道：「你們說奇怪不奇怪，昨天晚上這裏居然鬧賊，有人想來偷東西，虧的——虧的被我發現，才把他給打跑了。」

繆文一笑，道：「以姑娘的身手，對付一個小賊自然沒有問題。」毛文琪臉一紅，垂首玩弄着衣角，忽然抬起頭，朝石磷望着，笑道：「石叔叔，你說我倒霉不倒霉，這幾天杭州正熱鬧，聽說左手神劍，鴛鴦雙劍雖然暫時去了，但不出兩天，他們還要回來，可是我呀，却偏偏再過兩天就要離開這兒了。」

她明雖在對石磷說話，眼角却有意無意間飄向繆文，石磷含笑道：「姑娘那裏去？」

「回到師傅那裏去呀！我杭州，河北來回的跑，每年總要跑上一次。」她嬌聲說着，繆文突然接過話題，朗聲道：「小可也正想到河北去，不知……」他話未說完，毛文琪已高興地說道：「你假如能和我一起走，那好極了，我也多個件。」她天眞未泯，對繆文已頗有好感，竟一些也不虛飾地將心中之話說了出來。

於是繆文嘴角，又泛起了那種難測的笑意，石磷冷眼旁觀，心中突地一凛，竟懷着帶有恐懼的眼光，望了繆文一眼。

他暗暗嘆息着，轉身走了開去，自己覺得自己好像已知道了一些自己不該知道的東西。迎首一望，却又見三個金衫少年疾步而來。

他故意低着頭，不去望他們，那三個金衫少年也僅望了他一眼，便自走過，隔着好遠，三人口中就不約而同地叫着：「琪妹，我們回來了。」大踏步走到毛文琪身側，看到斜倚在門側的繆文，各自怔了一下。

毛文琪却冷冷說道：「你們回來了就回來了嘛。這麼大驚小怪地幹什麼？」

這三人又都一怔，繆文見這三個金衫少年俱都面目英挺，長身玉立，眉目之間，也俱都是傲氣凌人，心中忖道：「想來這些也都是『玉骨使者』了，看起來倒還都是角色。」

他在打量着人家，那三個金衫少年又何嘗不在打量着他，繆文微微一笑，轉身走了進去，但心目中却又將這三個金衫少年的面目記了下來。

他也知道毛文琪還在望着他，心中禁不住生出一絲甜意，但是他立刻將這份情感强自按捺下去，一面警告着自己。

「你要是爲任何人而沉陷於情感的話，那對你自己就是太大的損失了，情感！情感！你難道已不記得你到這世上來，是不該存着情感的嗎？」

兩天之後，當左手神劍和百步飛花兩人到達毛宅時，繆文已經交給胡之輝十萬兩銀票，辭別了也將他去的石磷，帶着胡之輝的千恩萬謝，和毛皋的愛女一齊出城北去了。

從杭州到河北的路，毛文琪孤身往來，不知有多少次了，可說是熟之又熟，繆文安靜地坐在馬上，跟着她走，可是兩隻眼睛却極爲不安靜，上上下下地望着她，使得她芳心中好像有千百隻小鹿在撞着。

這種感覺，毛文琪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感到，只覺得受用得很，彷彿有種說不上來的味道。

剛出杭州城，後面就奔來幾騎馬，繆文一皺眉，向毛文琪道：「大概又是妳的師兄們趕來了。」

毛文琪笑問：「你怎麼知道？」語聲

方落，後面的騎士果然已經高聲叫着：「琪妹妹！」繆文向毛文琪一聳肩，毛文琪格格笑了起來。

後面追上來的四騎，果然都是「玉骨使者」。那陰沉機狡的「凌風使者」龐良湛，也在其中，見了繆文，倒是客氣得很，另三個金衫少年却看也不看繆文一眼，擁到毛文琪四側，其中一個皮膚白皙，但却生就一副單薄的少年道：「師父命我到冀，豫，鄂，贛四省，我們準備分頭行事，師妹，妳看那一個到冀省最爲適當呢？」說時，他帶着一副阿諛的笑容。

毛文琪却滿肚子不高興地道：「我管你們誰去？」龐良湛馬韁一轉，左手提着韁繩，右手却握着幾枚制錢，道：「誰猜出我手中制錢的數目，誰就陪琪妹到冀北去，要是你們都猜不到，那——那我……」繆文暗暗好笑，忖道：「看來他們師兄弟幾人，都對琪妹懷着同樣的心思。」

他面帶微笑，看着這師兄弟四人猜枚，但若這師兄弟四人看出他笑容後的含意，恐怕誰也不願意討取這份「美差」了。

最後，那面貌白皙的少年是「幸運者」，其餘三人都快快走了，繆文含笑走過答訕道：「兄台高姓？」那面貌白皙的少年雙目一翻，傲然答道：「小弟孔希，不過江湖中人都稱我爲『玉璧使者』……」話未說完，就回過頭去向毛文琪說話，立時又換了另一種臉色。

繆文却絲毫不以爲忤，仍然笑嘻嘻的，毛文琪呶着嘴，恨不得叫這位「玉璧使者」快些滾開才對心思，只是眉梢眼角瞟向繆文時，却仍帶着一份笑意。孔希不是傻子，一路上從毛文琪那裏受來的怨氣，就全都發洩在手無縛鷄之力的繆文身上。

繆文却仍不聞不問，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毛文琪以前那種狂態，此時竟收斂得無影無蹤，竟像個含羞答答的深閨女子，是什麼東西使得這從來不知羞澀的少女有了這麼大的改變呢？

到了吳興，店房人多，繆文只得和「玉璧使者」一起歇了。

深夜，玉璧使者孔希突地聽到窗外有夜行人彈指的聲音，他久走江湖，反應極快，嗖地，跳下了床，登上薄底靴，却見繆文蒙着頭，正在大睡，他冷笑一聲，暗駡：「蠢物！」身形一弓，倏然穿窗而出，想看看窗外究竟有什麼事。

前面，果然有人影一幌，但身手却是極爲遲鈍，孔希又冷笑一聲猛一長身，一個起落，便掠向那鬼祟的人影。

毛文琪也驚醒得很，也發覺了窗外似有異聲，匆匆結束了一下衣衫，然後也穿窗而出但窗外却似靜悄悄地，沒有人影。

她微一遲疑，也掠了出去，身形極快地四下一轉，眼角瞬處，驀地發現前面白楊樹上，有人影一閃，脚尖一點，竟毫不遲疑地掠了過去。

夜色深濃，隣房裏有犬吠之聲，不知是牠也發覺了夜行人，抑或是不耐春夜的寂寞，像春日的野貓一樣地叫了起來。

毛文琪不敢太大意，也沒有出聲，身形一拳，在白楊樹前倏然頓住，閃目一望，那人影似乎挑戰似的，動也不動地站在白楊樹上，她雙眸怒張，口中低叱一聲，三點寒星電射而出。

那知那人影仍然不動，毛文琪的三枚「屠龍針」，竟都打到他身上，毛文琪暗器奏功，却見人影仍直挺挺地站着，非但動也不動，就連哼聲都沒有發出，像是這「屠龍仙子」的絕技，武林中揚名的「屠龍針」對他毫無作用一樣。

毛文琪一驚，倏然抽出長劍，火燄般的紅光一閃，毛文琪却不禁驚呼出來。

原來紅光閃處，她發現樹上的人影，竟是那玉璧使者孔希，她劍勢一頓，身隨劍走，微一縱身，也竄到白楊樹上藉着劍光和星光一看，粉面再也鎮靜不了，立時變得慘白。

原來這玉璧使者孔希，竟在一段極短的時間中，已被人點中腦後死穴——玉枕，用細鐵絲吊在樹上，而毛文琪的三枚「屠龍針」，也整整齊齊地揷在他前胸的「乳泉」，「期門」兩處大穴上，只剩針下的尾端，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夜色，使得他白皙的臉，鐵靑而猙獰，眼珠無助地突出眶外，像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死，也像別人一樣地茫無所知。

有風吹過，毛文琪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回過頭，不敢再看這幅景象，直到現在，她才發現自己是個女子，有許多事，的確不是她獨自能够應付的，尤其是有關死亡這一種的事。

突地，她想起繆文，心中不禁又起了一陣寒意，倏然回身，向客店那邊掠去，「他會不會也……」她心喪魂落了。

暗中這鬼魅般的人物，像是地獄中的惡魔似的，隨時伸出他的魔掌，攫去世上的一些人，而這些人，又都是和靈蛇毛臯有着關係的。

毛文琪心中混沌，恍惚，心智在這一刹那中，似乎都完全失去了。

「這會是誰呢？」她暗忖着：「金劍俠？那蒙着黑布的夜行人？」星光將一棵樹的影子，變得奇形而扭曲，就像鬼魅似的，擋在毛文琪前面，毛文琪又不禁起了一陣悚慄，冷汗都流下來了。

「難道是墳墓中的人，突然復活，而來復仇了嗎？」她不敢再往下想，也不敢向自己解釋自己這種恐懼的由來，腦海中波濤雲湧，她雖然不知該怎麼想，然而繆文的影子，却像山石似的，在她腦海中的波濤裏屹立着。

於是她飛快地幾個縱身，掠向那也沉於陰影中的客店房屋。

何消幾個起落，她已躍入客店中，微一審度，發現繆文所住房的窗子，仍然是敞開着的。

她毫不考慮地一躍而入，繆文根本毫無所覺，仍在蒙頭大睡，她急忙走過去，伸手拍了拍被，那時觸手之處，却不似人體。

她又一驚，拉開被，裏面只堆着一捲棉被而已，那裏有繆文的影子？

她怔在床前了，疑念叢生，却聽到床櫃後有人輕輕問道：「是毛文琪姑娘嗎？」毛文琪脚跟一轉，掠到櫃後，却見繆文畏縮地站在那裏，看見毛文琪，滿懷驚懼的，才鬆弛了下來。

他彷彿再也支持不住了，虛軟地倒在衣櫃旁，顫聲道：「妳再不來，我可要嚇死了。」他戰兢着往牆上一指，毛文琪隨着望去，却見白粉牆上，此刻多了一方黑緞，藉着微弱的光綫，那上面仍可看到四個字，赫然竟是「以血還血」。

毛文琪心頭又一震，十七年前的故事，她也曾聽到過，這「以血還血」四字，也使她入日驚心，背脊又生出一絲涼意。

繆文又顫抖着說道：「剛剛我睡得正熟，忽然窗口躍進個人來，將這塊黑緞子，掛在牆上，又把我叫醒了，問淸了我是什麼人，才又從窗口走了。」

毛文琪長嘆一聲，問道：「那人是什麼樣子？是不是全身穿着黑衣，連頭上都蒙着黑布的？」

繆文點頭道：「就是這樣的人。」語聲一頓，又道：「原來姑娘認得他的。」

毛文琪搖了搖頭，望着牆上的那四個字出神。

繆文扶着衣櫃走過來，望着她的背影，臉上却無他所說的半點驚懼之色。

但毛文琪一回頭，他臉上的肌肉又像是因着驚懼而扭曲了起來，毛文琪憐惜地望着這文質彬彬的美少年，悄悄走過去，道：「你別怕，我在這裏陪着你好了。」話一出口，臉上不禁就紅了起來。繆文却連聲喜道：「有姑娘在這裏陪着我，那好極了，不然——」不然怎麼樣，他雖未說下去，但毛文琪却已替自己找到了留在這房裏的理由了。

點亮了油燈，他們端坐在桌子的兩側，毛文琪只覺得繆文的雙眸，像是火一樣地燃燒着自己的心，自己的心也開始燃燒了。

於是，她記起這是春夜——

雖然春夜的星光，春夜的氣息，以及屋頂貓兒的嘶叫，都沒有帶給她「春」的感覺，然而繆文的眼睛却告訴她，這是春天。

也許是因爲春寒料峭吧！他們的手，不知在什麼時候緊握住了。

於是從深夜到天明，他們就這樣坐着，毛文琪忘記了一切，甚至忘記那外面的白楊樹，仍掛着她師兄慘不忍睹的屍身。

然而繆文呢？他也忘去了一切嗎？這從他嘴角的笑容上，你可以得到明確的答覆，只是此刻的毛文琪已不再注意到了。

第二天早上，吳興府的捕快忙碌了，三班班頭鐵尺王維傑，被這具無名男屍所困惑，而這具屍身上的金色衣衫，又使他驚恐。

但是這一切都是個謎，非到謎底揭曉的那一天，沒有人能知道眞象。

過太湖三萬六千頃，繆文和毛文琪指點着浩翰烟波，別人誰不羨慕這一對才子佳人，但世上之事，其內容有許多是任何人也無法從表面上看出來的，繆文和毛文琪這一對，也許正是如此。

但無論如何，這一對無論從什麼地方看去都極其配合的少年男女，這一路上耳鬢厮磨，當然難免暗生情愫，尤其是毛文琪，她不但變得溫柔，含羞，而且將女子照料男子的本能，都用在繆文身上，使得他第一次享受到異性的溫馨。

自此之後，毛文琪那潔白如紙的心靈，便讓繆文給寫了巨大而深透的一個「情」字。而任何人都知道，少女的第一次動情，永遠是最純眞和美麗的，當然，也是永難忘懷的。

孔希的慘死，雖然讓毛文琪感到悲哀——因爲他終究是曾和她自幼相處的同伴，那牆上觸目驚心的四個字，也讓她感到恐懼——因爲她自幼，就不斷聽到有關這四個字的故事。

但是，這份悲哀和恐懼，已無法再在她心中佔得一些位置，因爲她整個的處子芳心，已全被那「情」字佔的滿滿的了。

繆文當然也能發覺這「情」字在她心中所造成的力量——那從毛文琪日益溫柔的擧止和言詞上，就可以發覺。

但是他仍像往常一樣，永遠帶着那一份謎一樣的笑容，讓人永遠無法從那俊美而挺逸的外表中，猜透他的心事。

他，是個謎一樣的人物。

只是毛文琪却絲毫感覺不到，一路上，她像守護神一樣地保護着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像慈母一樣地照料着他的飲食起居，又像妻子一樣地，和他娓娓談說着情話——亘古以來，相愛着的人們，都是在同樣地談說着情話。這是不變的，也是永恆的。

由杭州北上，可沿運河而行，一路上都是人烟稠密之處，尤其江，浙境內，人物風華，自古以來，允稱中原之最。

是以一路上，本來也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兇殺之事發生，只是「金劍俠」一出，這本素稱安寧的江，浙道上，武林人物便呈現了一種興奮狀態，這原因却是因爲武林中久已無事，此刻那些和「靈蛇」毛臯素無來往，和一些和「靈蛇」有着夙怨的人，便抱着「看熱鬧」的幸災樂禍心理，看着這雄據武林多年的「毛大太爺」在受到那麼多打擊之後，能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手段，對這如神龍般的「金劍俠」作一反擊。

而那些「靈蛇」毛臯的黨羽，不用說，更是緊張得很，因爲他們不知這位「金劍俠」什麼時候會照顧到自己頭上來。

毛文琪來往此路已有許多次了，這路上和毛臯有着關連的江湖人物，當然全認識這位武林魁首的女公子，幾乎每到一個地方，只要毛文琪在鬧市上一露面，立刻就有當地的武林人物前來拜候。

毛文琪像是有些討厭，但繆文，却像是對這些應酬極感興趣，甚至和每一個來拜候的武林人物都談得來，滔滔不絕地和那些江湖莽漢談着話，詳細地問他們的姓名，住址。

毛文琪有些奇怪這文質彬彬的富家公子爲什麼會對這些草莽豪士如此發生興趣，但只要繆文高興的，她也就高興了。

到了宿遷，投了店，天已經黑了，初夏的晚上，永遠是美的，毛文琪輕輕打開窗子，望着窗外的滿天繁星，悄語道：「我們別出去吧，隨便叫幾樣小菜，就在這裏吃了算了。」

繆文一笑，走過去，輕撫着她的肩，還未曾說話，毛文琪已笑道：「一定要出去是不是？」她嬌軀一扭：「我眞奇怪，爲什麼你總是喜歡和那些臭男人打交道，我們倆靜靜地吃一頓飯多好。」繆文仍然不說話，但結果兩人仍然走了出去，宿遷夜市，雖不鼎盛，但這地當漕運要衝的城市，夜市仍然是輝煌的。

（未完）



英雄賈志歿 玉女柔腸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綠林盟主胡栢齡爲挽救武林刧運，壯烈犧牲，使得少林、武當兩派精銳，不致全軍盡墨，同時也破壞了鄷秋荼毒武林的陰謀詭計，這時，鄷秋等已悄然退走，迷踪谷羣雄鍾一豪，余亦樂等也護送谷寒香到來，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和武當掌門在此刻方悟出胡栢齡的一片苦心，喝令門下弟子不得攔阻谷寒香等，任由他們通過，谷寒香抱着胡栢齡屍體凄悲咽泣，隨行的苗素蘭、萬映霞也淚流披面，余亦樂原擬上前相勸，但爲悲慘哭聲感染，也已泣不成聲，驀地谷寒香哭聲中斷，余亦樂失聲驚呼——

原來谷寒香傷心過度，暈了過去。

他這一叫，苗素蘭和萬映霞也同時清醒了過來，同時驚叫了一聲：夫人，雙雙蹲下身子，扶起了谷寒香。

谷寒香人雖暈了過去，但她手中仍然緊緊的抱着胡柏齡屍體不放。

這時，一陣雜亂急促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鍾一豪，霍元伽帶着「迷踪谷」中羣豪，蜂湧而至。

鍾一豪面上蒙的黑紗，一陣波動，顯示他心中已爲這驚人的變化感到了無比的悲傷，只是無法瞧出他的神情。

霍元伽重重的嘆息一聲，道：「盟主還有救麼?」

苗素蘭緩緩抬起頭來，幽幽說道：「兩處重創，都在制命所在，屍骨已寒多時了。」

霍元伽抬頭望天上浮動的白雲，沉聲問道：「盟主傷在何人手中?」

苗素蘭搖搖頭道：「這個賤妾沒有看到，不敢亂說。」

鍾一豪道：「不是少林僧侶手中，就是武當門下……」

余亦樂道：「盟主身上之傷，似都是劍傷，少林僧侶們從不用劍。」

一陣急勁的山風吹來，飄起了羣豪的衣袂，也驚醒了暈迷過去的谷寒香，只見她緩緩睜開星目，滿臉茫然神色，望了羣豪一陣，突然尖叫一聲，抱起胡柏齡的屍體，狂奔而去。

余亦樂歎息一聲，回頭對苗素蘭萬映霞道：「她悲痛過深，神智已有些迷亂，兩位快追去，別讓她尋了短見。」

萬映霞目蘊淚光，點點頭，放腿疾追而去。

苗素蘭却低聲對余亦樂道：「盟主已死，夫人一個女流，如何能主盟大局，何況『迷踪谷』只不過根基初奠，爾爾事務正多，千頭萬緒，均非夫人之力，所能勝任，幾位大俠，不妨會商一下，早些有個決定……。」

鍾一豪一揮手道：「苗姑娘不用再說下去，除了盟主的大胆大識，可以領導天下綠林之外，今世之中，不作第二人想，快去照顧夫人，此事用不着你來担心!」

苗素蘭也不反駁，縱身一躍而起，疾奔而去。

霍元伽道：「眼下少林，武當中人，尚在谷外，强敵當前，不宜研論誰接盟主大事，咱們還是先回『迷踪谷』去，再說不遲。」

余亦樂道：「少林、武當兩派中掌門之人，似都受了重傷，兩派和咱們敵意，看去亦不甚重，在下之意，如果能不和兩派中人動手，還是不動手的好。」

霍元伽道：「兩派中人，久戰身疲，恐已無餘力再和咱們動手，余兄如若誤認他們對咱們消了敵意，未免有些自作聰明了。」

余亦樂皺皺眉頭，未再接口，大步直向谷外走去。

鍾一豪突然冷冷說道：「兄弟之意，也是暫不和兩派中人衝突爲宜。」也不待羅浮一叟回答，縱身疾躍而起，他輕身功夫造詣特深，兩三個起落，已到了谷口所在。

只見十個少林僧侶一排橫立，一個個手橫兵刃，擋住了去路，谷寒香、苗素蘭、萬映霞、余亦樂等，都被攔在谷口。

谷寒香似已支持不住，在苗素蘭、萬映霞扶持之下，閉目而立，美麗臉頰上，仍然不停的滾下淚水。

鍾一豪突然覺着一股怒火，衝了上來，一鬆腰中扣把，抖出細鐵軟刀，大步直向羣僧走去。

余亦樂低聲說道：「鍾兄不可造次。」縱身一躍，追了上去。

那列隊而立的少林僧侶，突然開始移動位置，兵刃交錯，片刻之間，佈成了一座陣式。

鍾一豪雖未見過少林寺的羅漢陣，但此陣名傳天下，數百年來，從未有人闖出羅漢陣的圍困，已看少林寺僧排成陣圖，不禁心中一震，暗道：看來今日之局，只怕難以善休了……。

回頭望去，霍元伽已帶着「迷踪谷」中羣豪趕到。

余亦樂搶前兩步，橫身攔在鍾一豪前面，拱手對羣僧說道：「諸位大師父擋守住谷口要道，不知是何用心?」

羣僧一個個臉色莊嚴，默然不答。

鍾一豪冷冷說道：「看來今日難免一戰，余兄大可不必多費無謂口舌了。」

忽聽一聲低沉的聲音，遙遙傳了過來，道：「閃開路讓他們過去。」

這聲音低沉的只隱隱可以聽到，但羣僧却迅快的退到兩邊，讓開一條大道，手中橫舉的兵刃也同時垂了下去。

這意外變化，反而使余亦樂和鍾一豪有些茫然無措之感，呆了一呆，鍾一豪才低聲說道：「余兄請走前面開路，兄弟隨後保護夫人。」轉過身去，抱拳說道：「恭請夫人上路。」

苗素蘭黯然答道：「她傷痛過深，人又暈了過去。」

鍾一豪大步走了過去，低聲說道：「時機難再，不宜拖延，姑娘不妨運功暗擊命門要穴，試試看能否使她清醒片刻。」

苗素蘭點點頭，暗中運集功力，舉手一掌按在谷寒香背後「命門穴」上，輕輕向前一送。

但見谷寒香身子向前一傾，緩緩的睜開了雙目，環掃了衆僧一眼，突然大步向前走去。

鍾一豪縱身一躍，搶在谷寒香前面，低聲說道：「夫人身體不適，把盟主屍體交給在下代爲抱着，如何?」

谷寒香似是害怕鍾一豪搶去懷中的屍體一般，忽的一個轉身，搖搖頭，道：「我自己抱着也是一樣。」當先由羣僧之間，走了過去。

鍾一豪、余亦樂、苗素蘭、萬映霞，分在她兩側相護，羅浮一叟帶着迷踪谷一干高手，走在後面。

忽聽一個清脆的童音，傳了過來，說道：「胡師兄斷了氣。」麥小明右手檢起地上寶劍，起身走了過來。

他和鍾一豪動手受傷之後，就原地坐了下來運氣調息，少林僧侶們雖然記着他殺死同門之仇，但見他一個孩子，又滿身鮮血，閉目坐在地上調息，少林派乃江湖上正大門戶，門下弟子，個個心胸磊落，不願對一個滿身重創的孩子出手，只好任他盤坐運氣調息，此刻見他站了起來，立時有一個和尚橫身擋住去路，沉聲喝道：「站住，你也想走麼?」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我爲什麼不能走?」舉手一劍刺了過去。

但見寒芒閃動幻起朶朶劍花，迫的那和尚，疾向一側閃去。

羣僧知他劍招辛辣，不可輕敵，見他一出手，立時凝神戒備，左面一個和尚，呼的一杖「橫掃千軍」，攔腿擊了過來。

麥小明不退反進，突向前一躍，靈快無比的欺了過來，長劍左掃右刺，倏然之間，連攻三劍，迫退了幾個攔路的僧人，衝出重圍，奔到谷寒香面前，探頭望了胡柏齡的屍體，搖搖頭道：「沒有救啦!」

鍾一豪怕他突然出手，傷了谷寒香，語音未發的拍出一掌，掌勢出手，才大聲喝道：「快閃開去。」

麥小明右手提劍，頭也不回，揮動左手，硬接鍾一豪擊來一掌。

鍾一豪只覺心頭一震，脚下馬步浮動，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麥小明却被鍾一豪一掌震的連連向後退了五步。

就這一瞬工夫，四個少林僧侶已疾奔而出，形成了合圍之勢，把麥小明圍在中間。

谷寒香柳眉一揚，大聲喝道：「你們住手。」

她生的嬌美如花，姿容絕世，發起狠來，亦別有一番風情，羣僧回頭瞧了她一眼都不自主的停下手來。

麥小明微微一笑，走到谷寒香身側，說道：「我和胡盟主師兄師弟相稱，那要叫妳嫂嫂了。」

谷寒香瞧了他一眼，也不理他，放步向前走去。

天儀大師目睹門下弟子，竟然被一個少女喝叱之威所懾，心中甚是忿怒，但又不便立時斥責羣僧，一揮手中禪杖，親自迎了上來，攔住了谷寒香的去路。

谷寒香圓睜星目，怒道：「你要幹什麼?快閃開去。」

她盛怒之下，美麗中別有一種威嚴的風韻，天儀大師打量了兩眼，不自覺的向後退了兩步。

要知谷寒香天生絕色，一代尤物，一顰一笑，盛怒薄愁，都具有不同的醉人嬌態。天儀大師只覺她叱喝之中，有一種使人無法抗拒的力量，不自禁的向後退去，但他究是有道高僧，定力甚强，退了兩步，忽然覺出不對，又趕忙上前兩步，說道：「老衲不顧和女人動手，夫人不妨就貴谷所屬之中，選出一位高手，只要能勝得老衲手中禪杖，老衲立時讓開去路……」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說道：「或是由夫人下令所屬衝出谷去，兩者任憑夫人選

擇。」

谷寒香怔了一怔，不知如何回答於他，鍾一豪已抱拳說道：「夫人快請退回，屬下願與此人決一死戰。」

麥小明一揚手中寶劍道：「我生平最愛打架，還是讓我和這老和尚打吧！」一揚手中長劍，衝了上去。

忽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師弟讓開，不許再攔阻他們。」

天儀一聽之下，立時辨出是天禪大師的聲音，急忙倒退，揮手說道：「夫人請過，但這娃兒傷了我們寺中弟子，却得留下。」

谷寒香望了麥小明一眼，道：「我偏要帶他過去，你們傷了我的丈夫，就不算人命麼？」

天儀大師臉色一變，道：「夫人這等强詞奪理，就叫老衲爲難了。」

遙遙又傳來天禪大師一聲深長的歎息，道：「放他們一起走吧！」

天儀大師不知胡柏齡捨命相救少林、武當兩派之事，也不知掌門師兄一直爲金剛指點傷胡柏齡一事，抱疚甚深，但少林門規素嚴，他雖和天禪大師師兄師弟相稱，但也不敢有違天禪令諭，心中雖是不願，却不敢多言，默然退到一側。

武當門下弟子，眼見少林僧侶不肯攔阻敵人，立時佈成一座五行劍陣，擋住了去路。

余亦樂抬頭打量了那五行劍陣一眼，低聲對鍾一豪道：「武當派和咱們『迷踪谷』素有嫌怨，通過此關，只怕不易。」

鍾一豪道：「武當派的五行劍陣，雖然馳名江湖，但兄弟倒不信眞能把咱們去路攔住，可慮的是眼下盟主夫人已有些失常，先要想個法子，使她安靜下來，咱們才能沒有顧慮的放心動手。」

余亦樂微微一怔，暗自忖道：夫人美艷絕倫，只怕此人，已動了惜愛之心，盟主活在世上，也還罷了，如今不幸死去，要她這樣的絕世美人，來統領這一羣兇野成性，無法無天的綠林人物，只怕不是容易之事，說不定美色賈禍，鬧成自相殘殺之局……

鍾一豪看他甚久不發一言，趕忙接道：「兄弟之意，是勸夫人最好在後隊，只是她現在傷痛盟主慘死，神色已有些不清，不聽咱們勸告。」

余亦樂道：「在下已聽出鍾兄言中之意……」轉臉望去，只見谷寒香卓然玉立，美麗的粉頰上，泛現着一種奇異的神情，明亮的大眼睛中，閃動着忿怒和殺機，眉宇間却又流露出重重的悲苦，由這複雜的神情中，顯示她內心正有無比的激動。

偏西的太陽光，由兩座山峯的空隙中照射過來，照在她美麗的臉上，那混雜着各種不同神情的臉上，艷如流照的晚霞，耀眼生花，不論多深的悲苦、憂傷，和忿怒，都無法掩遮住她那動人美麗……。

余亦樂第一次留心打量了這位盟主的夫人，却瞧的呆了一呆，暗暗讚道：世界上當眞有這樣艷麗的人麼？她眼下正有深沉的痛苦，如果她笑起來，那定然更好看了，無怪以鍾一豪那等倨傲的人，會被她美色征服……他忽覺自己也有些把持不定起來，趕忙長長的吸一口氣，別過頭去。

目光觸處，只見武當派中門下弟子，一個個目光癡呆，靜站不動，敢情這些跳出三界外的三清弟子，亦爲谷寒香耀眼奪目的容色所吸引。

只見谷寒香抱着胡柏齡屍體大步向前走去，闖入了五行劍陣之中。

她沒有呼喝要人閃開去路，只因那雙美麗的眼睛，望着那些道人，羣道却不自覺的向後退去，讓開了一條去路。

這時，只要有一個道人，突然帶劍刺去，不用憑藉五行劍陣奇奧的變化，立時可把谷寒香傷在劍下。

鍾一豪、余亦樂，都看的提心吊胆，但却不敢出言勸阻，或相隨保護，因爲谷寒香已進入劍陣正中，任何迅快的身手，都無法及時攔那道人刺出的劍勢。

但見谷寒香蓮步姍姍，坦然而過，羣道竟然紛紛後退，讓開了一條去路。片刻之間，她已穿過劍陣，緩步向前走去，美麗的背影中流露出無限的凄凉，她走的異常緩慢，似是根本不知道，這片刻時光之中，已經歷生死大刼。

苗素蘭含滿着淚水的星目，一直盯在谷寒香的背影上，一瞬不瞬，直待谷寒香身子轉過了山角不見，才長長歎一口氣，說道：「夫人變了。」

鍾一豪余亦樂看她脫險而去，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目光又轉投在武當派的五行劍陣之上，極仔細的查看那劍陣形勢。

萬映霞回過臉來，低聲問道：「蘭姊姊，夫人怎麼變啦！」

苗素蘭凄凉一笑，道：「她變的堅强了，唉！這次慘變，對她打擊太大啦！」

萬映霞道：「爲什麼那些道人不出手攔擋她呢？他們排成劍陣，不就是要阻攔我們的去路麼？」

苗素蘭低聲說道：「她長的太好看了，叫人不忍對她下手。」

萬映霞點點頭，默然不語。

只聽鍾一豪朗聲大笑，道：「余兄，武當派的五行劍陣，譽滿天下，和少林寺羅漢陣齊名武林，咱們兄弟先入陣試試？看看傳言是否眞實。」

余亦樂還未來及答話，麥小明已接口說道：「我也算一份，好麼？」

他年紀雖然幼小，但武功劍術，却極高强，鍾一豪曾和他動手相搏過幾招，知他劍招的詭異，不在自己刀法之下，當下說道：「好吧！算你一份。」

余亦樂爲人較爲持重，緩緩說道：「咱們三人硬闖武當劍陣，能否闖得過去，且不說它，但總先對霍兄招呼一聲。」

鍾一豪回頭望去，只見霍元伽正低聲對「迷踪谷」中羣豪說話，只是聲音甚低，聽不出他說的什麼，搖頭答道：「此人心地陰沉，久已存心染指盟主之心，但他對盟主却心存顧忌，目下盟主旣死，兄弟已成他眼中之釘，和他商量，無疑與虎謀皮，單看他帶來助拳之人，盡都是江南綠林道中人物，用心就可知了，不用理他，咱們自己幹吧！」當先振袂而起，直向五行劍陣之中衝去。

麥小明笑道：「等我一下，咱們聯手闖陣，也好有個照應。」

余亦樂想阻攔已自不及，兩人已極快的衝入了劍陣中，不禁暗裏一歎，回頭對

苗素蘭、萬映霞道：「兩個姑娘在陣外等候吧。」

苗素蘭道：「賤妾雖然技不如人，但也可畧助三位一臂之力，請……」

萬映霞悲聲道：「我也要去，我爹爹被武當派中人逼死，此等大仇大恨，早已在我，……」

余亦樂看兩人神色，已知無法勸阻，低聲接道：「好吧！不過兩位入陣後，最好能和在下守在一起，也好有個救應。」

苗素蘭道：「我們唯命是從就是。」

萬映霞道：「嬸嬸神態失常，一人走去，實在難以叫人放心，咱們得快些追上去啦！」

余亦樂聽她一提，亦覺着此事嚴重，非同小可，右手一翻，拔出背上鐵筆，左手取過脇間銅鑼，噹噹一敲，道：「兩位請隨在下身後進陣。」大步直向前走去。

這時，鍾一豪麥小明已聯袂衝入了陣中，這五行劍陣，早已馳名天下，江湖上黑白兩道，無人不知此陣乃武當派中合力拒敵的絕學，兩人入陣之後，鍾一豪右手橫刀，左手握拳，運集了全身功力戒備。

麥小明也一反平常輕俏頑皮的神態，凝注全神，長劍斜向上指，劍尖微微的晃動，幻化點點青芒，但却不肯出手。

兩人奔入劍陣的速度，異常迅快，但入陣之後却走的十分緩慢，一步一步的移動着身軀，四目亂轉，注視着那劍陣的變化。

因爲兩人行動的緩慢，使五行劍陣也無法迅快的變化，但見五柄長劍，齊齊指着兩人，脚下的方位，也慢慢開始移動。

突見正中一個道人長劍左右一擺，寒光閃動，分向兩人各刺一劍。

麥小明一劍「丹鳳撩雲」迅快絕倫的向那道人劍上擊去，此人年紀雖小，但却聰明過人，而且出身良師門下，雖未見識過武當派的「五行劍陣」，但却常聽師父談此陣奧妙變化，只要能一舉制服住那帶動劍陣之人，此陣威力即難發揮，是以入陣之後，立即全神運劍，俟機出手。

他的打算雖是不錯，但那佈陣道人，都是武當門下久練此陣的高手，劍勢一點即收，待麥小明揮劍擋出之時，他的劍勢，已轉向鍾一豪刺去。

麥小明一劍刺空，「五行劍陣」已經發動，但見寒光流動，一劍迎面刺來，麥小明一伏身，讓開迎面一劍，反手一招「劃分陰陽」，噹的一聲擋開了背後襲來的一劍。

攻向麥小明的兩個道人，身形一錯而過，變劍左右並進，攻向鍾一豪。

鍾一豪大喝一聲，打出一股拳風，一擋迎面攻來的道人，緬鐵軟刀，一招「風起雲湧」，掄出一片刀影，封開了兩面急襲而來的劍勢，正待揮刀搶攻，背後又是一劍忽的刺到。

兩人原想入陣，以急速的快攻，制住對方劍陣變化，那知一動上手，全不是那麼回事，只覺對方劍如輪轉，盡失先機。

鍾一豪一面揮刀接架那連鎖攻來的劍勢，一面留情查看劍勢來路，想從幾人啣接不絕的攻勢中，看出一點路數，再設法奪回主動，制敵機先。

但是滿天劍影，分由四面八方湧了上來，別說瞧不出對方變化了，單是招架，已感到應付不易。

初時，鍾一豪，麥小明還能相互呼應，彼此相援，過了十幾個照面之後，「五行劍陣」，威力逐漸發揮，兩人只覺被困在重重劍影之下，一個失神，即將被那四週湧上的劍勢所傷，別說彼此相互救援了，就是想互相看上一眼機會，也是沒有。

這當兒，余亦樂和苗素蘭，萬映霞，已到「五行劍陣」之外，但見劍氣漫天，光影如山，竟不知從何下手，並肩站在那劍影翻滾的劍陣之外。

霍元伽也帶着「迷踪谷」中羣豪趕到，各人手中都橫着兵刃，準備出手，但因那劍陣變化推動太快，陣外看去，只見一片白光，羣豪都有着無從下手之感。

鍾一豪，麥小明又勉强支持了十七八回，已被那連鎖變化衝擊的劍勢，鬧的有些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兩人的危急情勢，劍陣外的余亦樂和霍元伽，都無法看到，是以，鍾一豪，麥小明已被逼的汗落如雨，險象環生，余亦樂，霍元伽兩人仍在貫注全神，查看那劍陣的變化。

正當兩人情勢危殆，難再支撐下去的當兒，突聞一聲輕喝，白光忽歛，攻勢頓住。

鍾一豪拭拭臉上汗水，抬頭望去，只見五個中年道人，手中橫着長劍，各人站定一個方位讓開了一條去路說道：「諸位請過去吧！」

這幾個道人經過了一陣激烈的相搏，仍然氣定神閒，面不改色。

鍾一豪對那道人放行之言，似是不敢深信，怔了一怔道：「什麼？」

正東方位上一個道人，輕輕一揮手中長劍，道：「諸位請過！」

麥小明舉起左手，用衣袖擦拭一下頭上的汗水，微微一笑，道：「我們就快要敗啦，你們爲什麼不動手了，十合之內我們兩人不死也要重傷。」

那適才答話的道人，沉吟了一陣，道：「此乃家師之命，諸位快點請吧！」當先把手中長劍一沉，向後退去，其餘四個道人，緊隨退下。

鍾一豪轉臉望去，只見紫陽道長在四個道人保護之下，倚在山壁之上，雙目微啓，神情萎靡，似是身受重傷一般。

鍾一豪和「迷踪谷」中羣豪，都不知天禪大師和紫陽道長受傷之事，心中甚感奇怪，難道紫陽道長抱病而來不成……。

麥小明忽然格格大笑道：「我師父那三絕神針，乃調合數十種毒藥，淬煉之物，不論內功何等精深的人，只要中上一支，必死無疑……」

他這句話，都是武當門人個個欲知之情，欲聞之言，是以個個凝神靜聽。

那知頑皮的麥小明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言，好整以暇的掏出一塊絹帕，擦過了頭上汗水，又擦拭傷口處的血漬，只急的羣道個個心如火焚，却又不好追問。

麥小明擦拭好傷口的血漬，順手把絹帕投擲地上，一揮手中寶劍說道：「你們這羣牛鼻子老道，如果想救紫陽道長，都把手中兵刃丟在地上。」他自己身着道裝，罵別人牛鼻子老道，聽得萬映霞和「迷

踪谷」中羣豪，一個個暗中偷笑。

羣道臉色齊變，數十道忿怒的目光，一齊投注在麥小明的身上。

麥小明揚了揚手中寶劍，喝道：「怎麼？你們如果不服氣，咱們就一對一拚上一陣試試。」他已嘗試了「五行劍陣」的威勢，心知萬萬難敵，故意出言相激，要一對一的動手。

忽聽噹的一聲，不知何人，當先投去了手中寶劍。

一人如斯，羣起相應，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武當門下的弟子們，都依言丟了手中兵刃。

麥小明微微一笑，搖動着手中長劍，回頭對余亦樂等說道：「諸位請啊！」

鍾一豪低聲對余亦樂道：「這娃兒胆氣過人，悍不畏死，而且人小鬼大，他必然已有了脫身之策，咱們就先走吧！」當先舉步向前走去。

余亦樂，苗素蘭，萬映霞，霍元伽等「迷踪谷」中羣豪，魚貫的由武當門下弟子之間，穿行而過，片刻工夫，走的一個不剩，只餘下了麥小明一人仍站在原地未動。

麥小明目注「迷踪谷」中人轉過了山彎，探手從懷中摸出一粒丹丸道：「這粒丹丸，可療三絕神針劇毒。」

十幾隻手一齊伸了過來，要接麥小明手中的丹丸。

麥小明微微一笑，蹲下身子，把手中一粒丸藥，放在一塊山石上面，然後突然一提丹田眞氣，振袂而過，凌空飛騰，從羣道頭頂上，橫越而過。

武當派中弟子讓他躍空橫渡，並不去追趕，却齊齊把目光投注到山石上那粒丹藥之上。

那是一粒白色的丹丸，只不過有黃豆大小。

幾十道目光，雖然一起投注那粒丹丸之上，但却無人伸手去取，因爲誰拿起這粒丹丸藥，誰就要負起把這粒丹丸送給紫陽道長服用下的責任，麥小明刁鑽古怪，武功陰辣，已在羣道心目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誰也不敢决定他這粒丹藥，是解藥還是毒藥，萬一此藥，不是解藥，誰送給紫陽道長服用，誰就要担負起弑師的罪名，這罪名在武林之中，列爲首惡不赦，將永爲天下武林同道所卑棄。

只聽一聲輕微的嘆息，正東方位上，忽然伸出一隻手來，檢起了地上的丹丸。

他左手檢起藥丸的同時，右手同時抓起了丟在地上的一柄長劍，臉色莊嚴，眉宇間泛起一股堅毅的神色，大步直向紫陽道長走去。

羣道紛紛的爲他讓開了路。

那道人年約四旬上下，尺許的黑髯，長垂胸前，穿一件灰色的寬大道袍，右手提着寶劍，左手平胸正放，掌心托着那粒丹丸。

他舉步落足，似拖着千斤重物一般，顯示他心中沉重無比，一段數十步行程，他足足走了將近一盞熱茶工夫。

數十道驚懼和希望混合的目光，一起盯在他手中那粒白色的丸藥上面，每一人的臉色，都是一片莊嚴，隨在他的身後，緩緩走近了紫陽道長。

夕陽從山峯的隙縫間，透過一抹陽光，照在他的臉上，幾顆汗珠，由莊嚴的臉上滾了下來。

只見他張開嘴吧，長長呼一口氣，似是單用鼻子，已無法吐出胸中的憂悶之氣，舉起手中的丹丸叫道：「師父，請服下這粒解毒的丹丸。」

目下在場的人，誰也無法確定這粒丹丸是解藥，還是毒藥，但聽他叫出解毒丹之後，都覺着心中一鬆，似是他那一句話，是可使毒藥也變解毒的藥物。

紫陽道長緩緩睜開了眼睛，瞧了他一眼，很快重又閉上，微弱的說道：「他們都走了麼？」

那道人答道：「師父之命，弟子等怎敢不遵，放他們過去了。」

紫陽道長臉上毫無表情，似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答的什麼。

羣道同時覺得心頭一震，齊齊的叫了一聲：「師父。」

這一聲師父叫的甚是低沉，但字字有如鐵弦彈出一般，聽來沉重無比。

紫陽道長微一啓動雙目，望了羣道一眼，又緩緩閉上。

那手捧丹丸道長，臉色更見嚴肅，投了右手寶劍，抓住紫陽道長肩頭，低沉的說道：「弟子清一，檢得敵方留下的丹丸，此丸究是毒藥，解藥，弟子也無法認的清楚，但我師父傷情沉重，弟子願以檢得丹丸，奉師服用，如若此藥並非解毒藥物，弟子願担待弑師之罪。」

這番話說的莊嚴沉痛，只聽得羣道一個個目蘊淚光。

清一道長目光環視了四週一眼，道：「諸位師兄師弟，那個反對師父服用此藥，快請說話。」

羣道目光一齊投注在清一道長身上，但却無一人接口說話。

清一道長輕輕嘆息一聲，道：「師父傷勢沉重，已難再拖延時間，諸位師兄師弟，既不反對，我就擅作主意了。」突然提高了聲音，連喊了兩聲師父。

紫陽道長對那大聲呼喝之言，恍如未聞，眼皮也未睜動一下。

清一道長微微一皺眉頭，右手向上一抬，抓住紫陽道長下顎，大指，食指同時加力，紫陽道長牙關立時張了開來，清一道長左掌一舉，把手中的一粒丸藥，投入了紫陽道長的口中。

但聞四週响起了一陣嘆息聲，羣道齊齊垂下了頭去。

清一道長在投送丸藥之時，雖然滿臉堅毅之色，但當紫陽道長吞下了那粒丹丸後，立時變的緊張萬分，圓睜着一雙環目，望着紫陽道長的反應。

要知那弑師的罪名，太過重大，清一道長雖然是存了相救師父之心，但如這一粒丸藥無法挽回紫陽道長的性命，清一也無法逃得罪名。

這本來就是一場可怕的冒險，因爲紫陽道長的傷勢，已到奄奄一息之境，不服此藥，也難以支持多久了。

時間過去了一盞熱茶工夫，紫陽道長仍然是毫無反應，閉着雙目靠在山壁上。

這暫短的一刻時光，在清一道長來說，感覺到比他四十多年的生命還長，他頭



谷寒香抱着胡柏齡屍體攀登懸崖，偶一不愼失足滑落，苗素蘭急飛身搶救。

上開始泛現出顆顆的汗珠，泉水般滾了下來。

太陽沉下了西山，山隙間透過來的一抹陽光，也隨着向下沉落的陽光隱去，山風吹飄羣道的衣袂，但他們的臉色，神情，却是愈來愈見緊張，幾十道目光，閃動着期望的光輝，盯住在紫陽道長的臉上，只見他氣息越來越微弱，生命有如那漸暗的天色，已是將近黃昏時分。

清一道長的臉色，逐漸的變的鐵青，探臂檢起地上的長劍，沉痛的說道：「諸位師兄師弟，別忘了替恩師復仇，他老人家傷在鄷秋的三絕神針之下，送命在那小娃兒手中……」突然舉起手中寶劍，疾向頸上抹去。

人羣中响起了兩聲大叱，兩隻疾如電奔的手臂伸了過來，一隻抓向清一道長握劍的手腕，一隻猛向那寶劍之上拂去。

清一似已存心必死，出手動作奇快，但見一閃，鮮血噴洒，待那疾來兩手，觸及清一道長的衣袖時，清一道長的人頭已被那急湧噴出的鮮血，衝起了三尺多高。

羣道齊聲驚叫一聲，熱淚奪眶而出。

就這紛亂當兒，紫陽道長突然睜開了雙目。

不知什麼人先看到紫陽道長清醒過來，低低的喚了一聲師父。

羣道一齊把目光投注在紫陽道長的身上，驚嘆與呼喚師父的聲音，彼起此落。

時間只相差這樣暫短的一瞬，但却生死殊途，人鬼相隔。

紫陽道長目光一掠清一道長，神態十分奇異，對他的死，似是若有所知，又似茫然不解，凝目相望，沉吟不語。

初由暈迷中醒了過來，神智似是尚未全復，沒有人願意把這沉痛的消息告訴他，一個個默然不語。

遙遙的傳出來一聲佛號，天儀大師帶着少林羣僧，魚貫而來。

天禪大師已可自己行動，在四個少林弟子環護之下，走在最後。

范玉崑倒提着長劍，滿臉沉痛的走在天禪大師身後，他不時用衣袖拂拭着滾下來的淚水，兩個勁裝大漢，抬着范銅山的屍體，隨後而行。

紫陽道長忽然舉步而行，低聲說道：「收了他們的屍體，走吧！」

暮色蒼茫，山風呼嘯，一道長長的行列，穿行在山谷中，聽不到一人說話，聽不到一點哭聲，莊嚴的氣氛中蘊藏了無比的沉痛。

在這山谷的數里之外，也有着一道長長的行列，當先一人，懷抱着一具屍體，淚水像不停的雨滴，由玉頰邊滾落向她懷中的屍體，是誰造成了這樣黯然傷神的局面。她身後緊隨着白衣白裙的苗素蘭，和頭梳雙辮，鬢揷素花的萬映霞，余亦樂，鍾一豪，霍元伽，和「迷踪谷」中羣豪，沙沙步履聲，劃破了崎嶇山道的幽寂了。

這一行人中，雖然個個步履沉着，但心中所想之事，却是大不相同，霍元伽想着胡柏齡這一死，遺下天下綠林盟主之位，如何才能順利取得，目下濟濟羣豪之中，只有鍾一豪和自己實力在伯仲之間，只要設法把他除去，或是設法安撫下來，便極易取得綠林盟主之位，如若鍾一豪要從中作梗，阻撓，勢必還得一場慘烈絕倫的拚搏。

「迷踪谷」中羣豪，雖然有很多人武功和兩人相差有限，但多是各自爲政，屬下衆多，實力均衡的只有一個鍾一豪，他反反覆覆思索此事，難以決定一個妥善之策。抬頭望去，只見鍾一豪低頭而行，似是也有着極沉重的心事，不覺暗暗警惕道：我這裏挖空心思籌思對付他的手段，只怕他也在想着對付我的方法，看來這盟主之爭，還得有一場火併。

其實鍾一豪心念千迴，想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天色逐漸的暗了下來，羣豪也到了迷踪谷外，谷寒香突然停下身子，回頭望了

隨在她身後的羣豪一眼，說道：「你們回去吧。」轉身向另一條道上走去。

苗素蘭低聲說道：「夫人，我跟妳一起走吧！」

苗素蘭低聲說道：「夫人，我跟妳一起走吧！」

谷寒香回頭望了苗素蘭一眼，微一點頭，又轉身向前走去。

萬映霞道：「嬸嬸，我跟着妳去。」

谷寒香回過頭來，幽幽的說着：「我要去葬你叔叔，妳去幹甚麼？」

萬映霞道：「我要去叔叔墳前貧拜一番。」

谷寒香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

鍾一豪大步走了上來，接道：「夫人，埋葬盟主的棺木尚未準備，不如先回『迷踪谷』去，準備好棺木之後，……」

谷寒香搖搖頭道：「如若裝入棺木之中，我以後如何還能見他？用不着了！」轉身而去。鍾一豪怔了一怔，低聲對余亦樂道：「夫人神志未復，讓她一人行去，萬一遇上甚麼凶險，如何是好，咱們暗中隨去保護她吧！」

余亦樂道：「好吧！」當下遠遠隨在她身後走去。

霍元伽目睹鍾一豪，余亦樂暗中跟隨谷寒香而去，心中忽然一動暗道：盟主既死，我何不先回去「迷踪谷」去，先行佈置一番。率領羣豪，直向「迷踪谷」去。

且說谷寒香抱胡柏齡的屍體，沿着一條小徑，直向一座高聳的山峯之上走去。

萬映霞看山道愈來愈是崎嶇，谷寒香懷中抱着屍體，向上攀登，行動之間，艱險百出，萬映霞幾次要趕上前去相助，均被苗素蘭出手阻止。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山風却愈是强勁，盈耳松濤，如一曲悲壯樂章，使這夜暗的荒山中，更顯得悲滄凄涼。

山道越來越崎嶇，山勢也愈來愈險惡，加上夜暗如漆，難辨路徑，更令人有一種舉步維艱之感。

苗素蘭和谷寒香相處時日雖是不長，但她爲人精明，洞察細微，對谷寒香的武功，知道的却甚清楚，在這等夜暗之中，險惡的山勢之下，要她抱着一具高大的屍體攀登險途，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却不知她從那裏來的力量，竟然能一口不停攀登百丈多高，而且看樣仍然無休息之意。

萬映霞一直瞪着一對圓圓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瞧着谷寒香的背影，準備她萬一失足跌下時，好出手搶救。

在兩人身後的鍾一豪，和余亦樂，更是早已有了搶救的準備，兩人瞄着谷寒香的身影，分在兩側，緊隨而上。

在鍾一豪和余亦樂兩人身後二丈左右之處，悄無聲息的跟隨着一條人影。

這人，正是武功詭異絕倫的麥小明。

正行走間，忽見谷寒香的身子向下一滑。

苗素蘭吃了一驚，縱身一躍，就懸崖絕壁之上，冒險飛了過去。

那知谷寒香的身子，滑落了兩三尺後，突然停了下來，似是抓住了一條山藤，身子蕩了兩蕩，重又向上爬去。

待苗素蘭落她身側之時，她已經脫了險境。

凝目望去，只見谷寒香面色鎮靜，毫無恐懼之情，似是對剛才那幕驚險之事，根本不是她遇上的一般。

苗素蘭暗自鬆了口氣，問道：「夫人，傷着沒有？」

谷寒香搖搖頭，道：「沒有。」

苗素蘭暗暗忖道：「她似乎已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了，雖是遇上了粉身碎骨的驚險，也全然不動聲色。」

只見谷寒香把懷中屍體翻了兩次，說道：「還好，沒有碰着大哥！」

這兩句說的自自然然，好像她懷中之人，仍然活着一般。

苗素蘭低聲說道：「夫人跑了這許多路程，只怕早已累了，讓賤妾代夫人抱他一程如何？」

谷寒香搖搖頭道：「以後再沒有機會抱他了，今晚上我要抱他一夜不放。」

苗素蘭知她口中之言，也就是心中所想之事，勸也沒用，她生性和藹温柔，不擅心機，但此刻却似陡然換了一個人般，每言每字之間，都流現出無比的堅毅，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餘地。

抬頭望去，距峯頂已不過二十餘丈，谷寒香餘勇大振，行速突然加快，不過片刻之間，已經奔上峯頂。

苗素蘭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等峭立的山壁，縱然是我，抱一具屍體，也難以攀登的這樣迅速，難爲她那裏來的氣力。一提眞氣，疾奔而上。

這是一座突出羣山的高峯，峯頂之上，不過三四丈方圓，而且突岩嵯峨，無三尺平坦之地，不知谷寒香，爲甚麼要爬到這座山峯之下。

谷寒香爬到峯頂，人已似累的難再支持，抱着胡柏齡的屍體，倚在一塊突岩之上睡去。

强勁的山風，吹的人站不穩脚，苗素蘭左顧右盼，找不出一點引人注意之處，只覺這山頂之上，一無可取，實無法找出谷寒香攀登此峯的原因何在，輕輕歎息一聲，忖道：這麼看將起來，她當眞是有些神智迷亂了。

忽聽身後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萬映霞，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等，魚貫登上了峯頂。

萬映霞目光一掃，不見了谷寒香芳踪何處，不禁心頭大慌，急急問道：「我嬸嬸那裏去了？」

苗素蘭道：「她累了，在那邊一塊突岩下面休息。」

萬映霞急急奔了過去，只見谷寒香抱着胡柏齡的屍體，斜靠在山石上面，鼻息微聞，似已睡熟。

山風吹的她衣袂飄飄，萬映霞皺眉頭，暗暗忖道：此地山風如此强勁，她熟睡在這裏，豈不要被風吹病，伸手向谷寒香左臂之上抓住，想把她叫醒……。

忽聽身後响起了一個低沉聲音，道：「不要動她。」

萬映霞縮回手來，轉臉望去，只見鍾一豪蒙面黑紗拂動，站在她身後尺許之處，心中甚感不服的說道：「此地山風强勁，讓她熟睡過去，如何可以？」

鍾一豪一向冷傲，但此刻却忽然變的

十分温和，輕輕歎息一聲，道：「她如不疲倦至極，如何能在這等山風勁吹的峯上睡着。」當時脫下身上長衫，蓋在谷寒香身上。

苗素蘭，萬映霞都看的呆了一呆，萬映霞看不過眼，待要開口說話，却被苗素蘭輕輕一扯衣角，忍了下去。

要知那時代，男女之間的防界，十分森嚴，所謂授受不親，鍾一豪這等舉動，自是太過胆大，余亦樂似是也覺着此舉大不應該，但又不好出言責問，趕忙別過頭去，裝作沒有看到。

鍾一豪却若無其事一般，說道：「她在極度的疲倦之下，這一睡，只怕不是片刻時間能够醒來，咱們不妨趁機在這山頂上休息一下，養養精神，一面也好等候於她。」

余亦樂道：「這座山峯之上，除了一片嶙峋山石之外，連一株野草也未生長，夫人如非神智迷亂，兄弟實在想不出她跑到這山峯上的原因何在？……」

鍾一豪接道：「如以余兄之見呢？」

余亦樂道：「在夫人神智迷亂之中，咱們決不能依她之意，兄弟之見，不妨先點了她的穴道，把她送回『迷踪谷』去，先讓她養息幾天再說。」

鍾一豪還未來及接口，苗素蘭已搶先說道：「余先生高論雖有見地，但賤妾却不敢苟同。」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承蒙謬獎高論，却又不敢苟同，這話怎麼說？」

苗素蘭道：「余先生之見，適於常情，適於常理，自是當得高論。」

余亦樂搖搖頭，道：「苗姑娘最好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你這樣繞彎兜圈子，在下越聽越糊塗了。」

苗素蘭道：「夫人天姿國色，世所罕見，天性善良，待人和藹可親……」

鍾一豪道：「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用不到苗姑娘再多褒揚。」

苗素蘭淡淡一笑，接道：「賤妾得蒙胡盟主相救，追隨夫人左右，據我短短一段時日中觀察所得，胡盟主能以立志向善，大勇不屈，全是受夫人感化，她的善良性格，使盟主自愧形穢，一念悔悟，昔日的血腥往事，養成了心頭的懺悔，自盟主和夫人結識之後，盟主就復未再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妄殺過一個好人，是以盟主在夫人心目之中，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人，胡盟主一念贖罪，想仗憑一身所學造福蒼生，兼善天下，如說他立志博大，還不如說他受夫人善良的感召，要以數十年有爲之身，移轉綠林中殺刼之風，以酬紅顏知己。可憐天妬英才，竟使他壯念未酬，這打擊對良善無邪的夫人太大了……」

她滔滔不絕的一席話，說的鍾一豪，余亦樂，不住暗暗點頭，萬映霞更是雙目圓睜，凝神靜聽。

她長長的吁一口氣，歎道：「她温柔美麗，胸無城府，看去畧帶幾分嬌弱，但事實上她却是位聰明絕倫的人，只是她一切盡都依附盟主身上，無法發揮她的天賦才華，如若她一旦傷心忿世，性情大變，勢必要把江湖鬧一個天翻地覆，秋波奪魄，素手造刧，武林中血雨腥風，從此將無寧日，……」

余亦樂皺眉頭道：「她那等善良嬌怯之人，對一虫一蟻都甚憐惜，豈會……」

苗素蘭道：「正因爲她平常太過善良，博愛世人，如若一旦生性大變，天下武林人物，都將成爲她洩忿對象……」

余亦樂道：「苗姑娘論事之見，未免太過武斷，在下之見，她不過一時激忿而已，養息上十日半月，即可復元，問題是對她未來的去處，歸宿，甚難想出善策，胡盟主豪氣干雲，胆識過人，就咱們『迷踪谷』人才而論，能繼盟主大任之人，實難找得出來……」

鍾一豪突然接口說道：「不知霍元伽能否身担大任？」

余亦樂道：「霍元伽和鍾兄，都屬霸才，但却缺少胡盟主那等做人氣度，胆識豪風，恕兄弟放肆直言，兩位之才，雄居一方則可，欲想統率天下綠林，只怕還有不足之處。」

鍾一豪縱聲大笑道：「兄弟自知武功，智計，氣度，胆識，均和胡盟主相差甚遠，但如和霍元伽比較起來，兄弟自覺毫不遜色，這盟主之位，如若讓他，兄弟實難甘心。」

余亦樂道：「就目下大局而論，鍾兄和霍元伽的實力分庭抗禮，新繼盟主，自非兩位莫屬，但如兩位爭執不下，鬧成了火併之局，勢非玉石俱焚不可，鍾兄不提，兄弟也要和鍾兄推心置腹，論決大局，眼下兩全之策，只有暫時由夫人出面，暫代盟主之位，或可免除一場風波。」

鍾一豪笑道：「不必加上暫代二字，就由夫人出主大局就是了。」

余亦樂道：「鍾兄雖然慨允擁護夫人，但霍元伽是否肯苟同兄弟之見，還難預料。……」

站在旁側，一直旁聽的麥小明，此刻却突然插嘴說道：「霍元伽如要搗蛋，那就把他殺了算啦！」

余亦樂已見過他的武功，心知此人看去雖然猶是孩童，但武功極高，人小鬼大，而且悍不畏死，倒是開罪不得，微微一笑，道：「江南，嶺南綠林人物，大都聽命於霍元伽，殺霍元伽雖然不難，難在如何消滅他屬下黨羽。」

麥小明忽然眨眨大眼睛，問道：「不錯，那霍元伽屬下一共有多少人？」

余亦樂道：「大約總要佔去咱們『迷踪谷』中一半人數。」

麥小明道：「那還不簡單，殺一半還餘下一半咱們自己人，那何不把霍元伽和他的黨羽一齊誅絕，免得留作後患了。」

此人年紀雖是幼小，但起說話來，却是大有無毒不丈夫的氣概。

余亦樂一皺眉頭道：「小兄弟認爲那霍元伽是位很好對付的人麼？」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好吧！等我嫂嫂醒來時，問她要不要殺，如她叫殺，我就殺給你們瞧瞧。」

余亦樂心中對他這等狂妄之態，雖是不滿，但知他性情暴燥，三言兩句的爭論，可能拔刀相向，鬧個以命相拚，當下不再理他，轉過臉去，低聲對鍾一豪道：「霍元伽雖是狂傲，但他對盟主，已然生出敬服之心，咱們如能曉以大義，他或能擁護夫人也未可知？」

（未完）

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往訪馬鵬・並贈以半個何首烏・他的誠意和慨贈・使這個貪婪無厭的毒郎中馬鵬也大爲感動・覺悟前非・衷心表示從此跟隨岳秀効勞・詎知岳秀剛離去・丐幫金陵分舵主駱天峯忽的到來・强邀馬鵬隨他往見幫主于化龍・抵埸後・于化龍强留馬鵬住下・聲稱要他代製解化迷藥的藥丸・馬鵬不願留下・衝門而出・被兩少婦用暗器擊傷腿部・把他押回一小房中・命一白衣少女侍候・馬鵬自忖不能用强・轉而詭言要白衣少女薦枕・白衣女不肯・馬鵬以告知于幫主爲要脅——

安然脫險去　披肝瀝胆談

白衣少女道：「我想知道，你是準備和我作爲夫妻呢？還是準備只是玩玩我算了？」

馬鵬道：「這個，在下一時還沒有想到。」

白衣少女道：「那你可以認眞的想想了，一頓飯工夫之後，我再來聽你的答覆吧。」

轉身向外行去。

馬鵬道：「姑娘，告訴我作爲夫妻如何？玩玩分開又如何？」

白衣少女道：「我只要你的答案，至於應該如何？那是我的事了！」

望着那白衣少女消失於門外的背影，馬鵬不自禁暗暗吁一口氣。

他已明白這座宅院，表面上看去，並無什麽防守，但骨子裏，却是防守的十分森嚴。

閉上雙目，暗中調息。

睜開雙眼時，那白衣少女，已然站在了木榻前面。

馬鵬吁一口氣，道：「姑娘，一定要答案麼？」

白衣少女道：「我已經很耐心的等了很久。」

馬鵬道：「在下這副德行，想來，也不會討得你的歡心，所以，咱們還是玩玩算了。」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好！你的傷勢如何？」

馬鵬道：「我傷的不太重，但也不太輕。」

白衣少女咬咬牙道：「現在，我已經答應你了，希望你乖乖的守在這裏，別再妄動逃走的主意。」

馬鵬笑一笑，道：「有妳姑娘這樣如花似玉的人陪我，叫我走！我還得考慮一下。」

但內心之中，却是大爲焦急。

白衣少女冷冷說道：「我隨時候教，你現在，可以好好的睡一覺了。」

轉身行了出去。

馬鵬乃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看情勢，丐幫似是決心把他留下來了，已非言語所能解決。

打開包裹，取出了一些毒藥，準備選擇個適當的時機破圍。

他來丐幫之前，早已把毒藥收起，覺着到天下第一大幫的所在，自然是用不着施毒了。

他也瞧出那白衣少女心中的激忿，也感覺到了那丐幫幫主下達令諭的嚴厲，似乎是不惜任何代價，硬要他留下來。

完成了施毒的準備，重新把藥物包好，和衣而臥。

一碗老參湯，使馬鵬的精神很好，但蛇頭箭的傷口，却仍然是十分嚴重，行動不便。

他暗中估算傷勢情形，用最好療傷藥物，也要休息兩天，才能够施展輕功。

他和衣躺在牀上，閉着雙目，心裏却在盤算着如何逃離這座宅院。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竟然迷迷糊糊中睡去。

一陣語聲，把馬鵬熟睡中吵醒。

挺身坐起，看窗外陽光金黃，已然將近黃昏的時分。

只聽一陣清亮的口音說道：「閣下這樣轉來轉去，形同搜查人犯一般，不知用心何在？」

但聞楊晉的聲音說道：「丐幫都是窮叫化子，怎會有這樣人住豪華所在？」

那清亮的聲音道：「楊總捕頭對丐幫的瞭解太少了。」

楊晉重重咳了一聲，道：「表面上衣不蔽體的丐幫，竟然如此富有，這眞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看來，我們得好好的查查了！」

那清亮的聲音接道：「楊總捕頭，丐幫可是江湖上正大門戶，我們不偷不搶，銀錢來路，清清白白，如若你查出了丐幫是非法所得，你盡管查辦。」

楊晉道：「說的是啊！只要貴幫銀子來的清白，閣下就不用怕了。」

那清亮的聲音說道：「本幫本來就不怕。」

楊晉笑一笑，道：「這個小室，看來十分雅緻，不知住的什麼人？」

清亮的聲音，道：「這裏住的本幫中一位女弟子。」

馬鵬挺身躍下木榻，舉步向前行去。

但見人影一閃，那白衣少女人已然攔在了馬鵬的身前，低聲道：「回去。」

馬鵬笑一笑，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楊總捕頭，兄弟馬鵬在此。」

白衣少女想阻止，已然不及。

但聞蓬然一聲，木門被人推開。

楊晉當先衝入室中。

白衣少女一轉身，攔在了楊晉的身前，道：「你是什麼人？」

楊晉道：「應天府總捕頭楊晉。」

白衣少女道：「恕小婢不識大駕。」

楊晉道：「不敢當……」目光轉注在馬鵬的身上，接道：「馬兄，怎會在此？」

馬鵬微微一笑，道：「楊兄，怎會到此？」

一面說話，一面向楊晉行了過來。

楊晉望望馬鵬身上的傷勢，緩緩說道：「馬兄，受了傷？」

馬鵬道：「一點皮肉之傷，算不得什麼，咱們走吧！」

白衣少女冷聲道：「走！你要到那裏去？」

馬鵬道：「姑娘，在下這點傷，已不礙事，多承姑娘照顧，在下告辭了。」

白衣少女道：「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如何能够交代？」

馬鵬已行到了楊晉的身側，低聲道：「楊兄，能够走麼？兄弟傷勢未癒，只怕不能動手。」

楊晉道：「馬兄放心，兄弟是受命而來，已然準備，大胆的走吧！」

馬鵬一挺胸膛，向外行去。

楊晉一橫身，擋在了馬鵬的身後，隔住了那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心中大急道：「你不能就這樣走了！」

楊晉右手一揮，道：「姑娘，這位是王府中人，你怎能隨便留下……」

白衣少女接道：「他只是一個江湖郞中，怎會和王府拉上關係。」

馬鵬笑一笑，說道：「姑娘，浪子也有回頭日，馬某人，為什麼不可以投入王府。」

楊晉一揮手，不遠處四個捕快，奔了過來，帶着馬鵬離去，楊晉却回頭對身側一個四旬左右灰衣人揮揮手，道：「多謝閣下帶路。」

那人穿着一身灰衣，四旬左右的年紀，目睹楊晉帶人離去，突然一瞪雙目，大聲喝道：「站住。」

護擁馬鵬的四個捕快，和楊晉一齊停了下來。

灰衣人冷冷說道：「楊總捕頭，丐幫一向謹守王法，從不逾越，但閣下帶了捕快，在此地抓人，也未免太傷丐幫的面子了。」

馬鵬冷冷說道：「閣下，在下和丐幫中人，素無來往，閣下等為什麼要把我留在這裏呢？」

灰衣人道：「那是敝幫幫主之命，未得幫主諭言前，閣下不能離開。」

馬鵬道：「我為什麼不能離開，貴幫主在貴幫中一言如山，但在下不是丐幫中人，似乎是用不着，聽從貴幫幫主之命的了。」

楊晉微微一笑道：「朋友，這個馬兄說的不錯，貴幫主的權位，在貴幫故然令出如山，但咱們局外人之人，似乎是用不着聽他之命了。」

灰衣人冷冷一哼，說道：「楊總捕頭，馬鵬明明是江洋大盜，怎會變成了王府中人。」

楊晉道：「就算他是江洋大盜吧，也似乎在楊某人管轄的範圍之內，用不着丐幫隨便擄人，視王法如無物，看在貴幫一向良好的聲譽，楊某人可以不予追究，如是貴幫得寸進尺，那就別怪楊某人翻臉無情了。」

灰衣人一張臉變成了鐵青顏色，全身也在微微顫抖，但他却強自忍耐着沒有發作。

楊晉揮手，四個捕快，帶着馬鵬離開了宅院。

出了大門，馬鵬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楊大人，怎知兄弟在此。」

楊晉笑一笑，道：「馬兄被擄之事，一直在我們眼綫之下。」

馬鵬道：「好險啊！好險！」

楊晉微微一笑，道：「什麼事？」

馬鵬道：「楊兄帶的人手太少，如果丐幫眞的翻了臉，楊兄和四個捕快，只怕是很難生離此地了。」

楊晉微微一笑，說道：「這個，馬兄不用担心，馬兄行動不便，前面有車輛等候。」

轉過了個街口，果見一輛大馬車，等候道旁，馬鵬跨上車廂，四個捕快中，有兩個跟了上來。

馬鵬微微一怔，還未來及喝問，那擠上來的兩個捕快，已然伸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來了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露出本來的面目。

赫然，是岳秀和譚雲。

馬鵬有些意外，也有着無比的感動，搖搖頭，道：「岳少俠，譚公子，馬鵬怎值得兩位如此接應。」

岳秀笑一笑，道：「咱們來晚了一步，致使馬兄吃了不少苦頭。」

馬鵬道：「岳少俠怎知在下被丐幫擄來此地。」

岳秀笑道：「不瞞馬兄說，在你住的客棧中，咱們早已派有監視人。丐幫擄去馬兄一事，咱們早已經得到消息了。」

馬鵬道：「想不到這天下第一大幫，名滿江湖，受盡武林道上的敬重，竟然是一個仗勢欺人，全不講理的組合。」

譚雲說道：「他們擄去馬兄的用心何在？」

馬鵬道：「要我替他們配一種解除迷毒的藥物。」

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看來，丐幫也已對龍鳳會提高了警覺，想不到的是丐幫竟然是這麼一個富有的門戶，而且，他們還有那樣多的女弟子。」

譚雲道：「丐幫一向耳目靈敏，看來，不只是因為他們遍佈天下的弟子，能够無孔不入，而是他們還有着隱在暗中的耳目。」

岳秀道：「如是丐幫決心和龍鳳會為

敵，對咱們倒是有着很大的幫助。」

譚雲笑一笑，道：「聽說那于化龍是一位很高傲自負的人，咱們這樣把人救走，不知會不會激起他的怒火。」

岳秀笑一笑，道：「咱們利用官府力量把人帶走，是替丐幫留了面子，比咱們硬把馬兄奪回來，好多了。」

他一直未說出和丐幫約會的事。

篷車直行入王府之中，馬鵬才下了篷車。

岳秀早已替馬鵬安排了一座小巧的獨立院落，而且，替他準備了一個女婢，兩個藥童。

馬鵬立即開了一個藥方子，要他們準備藥物，但岳秀却笑一笑，道：「馬兄，你傷勢未癒，先養息一下傷勢再說。」

馬鵬道：「不要緊，在下這一點皮肉之傷，不礙事，提煉藥物，又不是耗費氣力的事。」

譚雲一拱手，道：「馬兄，你還是先休息一天再說，急也不在一時。」

岳秀和譚雲，辭出跨院，譚雲低聲對岳秀說道：「岳兄，咱們不能不準備一下了。」

岳秀道：「怕丐幫攻襲。」

譚雲道：「不錯，就算于化龍能忍下這口氣，但丐幫中弟子，却未必能忍，咱們把馬鵬帶入王府，更引起他們懷疑，說不定會來個夜刼王府。」

岳秀道：「你說丐幫眞的會這樣放手施為麼？」

譚雲道：「這幾年的丐幫，一帆風順，養成了一股驕狂之氣，他們也許會自作主意的胡作非為。」

岳秀道：「譚兄說的也是，咱們不能不準備一下，這一點，要請譚兄多多費心了！」

譚雲道：「好說！兄弟這就去準備一下，人手調配完全之後，再請岳兄來決定吧。」

岳秀道：「那就不用了，譚兄閱歷，勝過兄弟十倍，這就有勞譚兄作主了！」

譚雲笑一笑，說道：「岳兄，兄弟也不推辭了，咱們坦誠相見，兄弟這就去佈置。」

岳秀回到了臥室之中，閉門睡了一覺，晚飯之後，又坐息了一陣，直到天近二更，才帶着朱奇，離開了王府，直奔去鼓樓。

朱奇留在了二樓門外，岳秀却步入廳中。

只聽暗影中响起了于化龍的聲音，道：「是岳少俠。」

岳秀道：「不敢，在下岳秀。」

于化龍道：「本座感覺之中，一直似是有人在暗中監視在下，故而，沒有燃起燭火。」

岳秀道：「不用燭火，也是一樣。」

于化龍道：「本座先謝過岳少俠救命之恩。」

岳秀道：「不敢，不敢，在下只不過畧効微勞罷了。」

于化龍道：「丐幫的組織太龐大，難免參差不齊，多承岳少俠的指點，使本座發覺了幫中的危機。」

岳秀道：「幫主明察，好叫岳某人佩服。」

于化龍歎口氣，道：「這些年來，江湖上的朋友，都說我于某人夜郞自大，高傲自負，其實，丐幫中事務亦多，在下，很少有暇和江湖朋友作來往，這一點，招惹了不少的誤會。」

岳秀道：「樹大招風，在所難免，不過，龍鳳會確是一個可怕的組合，他們把力量建築在別人的身上，借屍還魂，貴幫是天下第一大幫，繫天下武林安危。」

于化龍點點頭，道：「多承誇奬，所以，在下也憂心如焚，岳少俠人間祥麟，在下特地相約，請教大計。」

岳秀道：「請教不敢當，在下當是知無不言。」

于化龍道：「岳少兄對龍鳳會中事，知曉好多。」

岳秀盤膝坐下，道：「龍鳳會中事，一言難盡，咱們坐下詳談吧。」

于化龍也盤膝坐了下去，道：「在下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却從未聽過這麼一個組合。」

岳秀笑一笑，道：「大約，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奇怪組合，它們無所不在，却又沒有法子堂堂正正的見到他們……。」

于化龍長長歎了口氣，接道：「我不明白，有這麼強大的實力，他們為什麼在武林中，闖不出一個門戶，這些人，背棄了江湖人求名求利的鐵則，甘心潛化無形，寄生於別的組合之中，不知道是什麼的用心？」

岳秀道：「目前，對龍鳳會的來歷，在下也是一片茫然，不過，天下沒有無因之果，只是咱們不知道罷了，但龍鳳會太神秘，所以，我們無法下手，唯一的辦法，就是直接找他們追查。」

于化龍點點頭，道：「多謝岳少俠，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江湖對我于化龍的批評很多，但我只承認一件事，有時間，我難免有些剛愎自用，這些年來，我已在極力改正自己，但一個人的生性，與生俱來，一時間，如若想改正過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秀點點頭，道：「于幫主說的是，像你這等統率天下第一大幫的身份，有時間，難免要矜持些，一個人只要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別人的談論，那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于化龍微微一笑，道：「多謝岳少俠，對付龍鳳會的事，我會愼重的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岳秀道：「有一件事，在下要奉告幫主，並希望能够約束你的屬下……」

于化龍怔了一怔，接口問道：「是什麼事？」

岳秀道：「貴幫留下的那位馬鵬，已被楊普楊總捕頭帶回了七王爺府。」

于化龍一皺眉頭，道：「這位楊總捕頭，似乎是專門對付我們丐幫作對的。」

岳秀道：「那倒不會。救回馬鵬的事，兄弟也知道。」

于化龍道：「岳少兄，知道那馬鵬的出身麼？」

岳秀道：「知道。」

于化龍道：「以這樣的出身，怎會和楊晉扯上關係。」

岳秀道：「馬鵬的出身雖然不好，但他的醫道很精。」

于化龍道：「這個不錯，本幫把他留下，也就是爲了借重他的醫術。」

岳秀道：「于幫主請看在下的面子，不用再追究這件事，就在下所知，楊晉請馬鵬進入王府，也是奉命行事。」

于化龍道：「奉命，奉何人之命？」

岳秀道：「七王爺。」

于化龍道：「七王爺也知道馬鵬這個人麼？」

岳秀道：「他需要一個這樣醫道的人，自然，不一定需要馬鵬。」

于化龍道：「如論馬鵬這人在江湖上的聲譽，那實是見不得人，但他的醫道，却十分高明。」

岳秀道：「不錯，只用他的醫道，那就無法計較他的出身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聽說貴幫需要他配成一種解藥。」

于化龍道：「不錯，我們需要配製一種解毒的藥物，那不但對我們丐幫十分重要，而且，整個江湖上的情勢，也十分重要。」

岳秀道：「禦外必先安內，于幫主對貴幫中的事是否有了一番清查。」

于化龍沉吟了一陣，道：「丐幫內事務，一向不對外面洩漏，但岳少俠不但受在下的敬重，而且，敝幫中人，對你少俠，都很看重，所以，本座就算洩漏一點隱密，也不爲過了。」

岳秀急於知曉丐幫中事，但他不便多問，只好笑一笑，道：「這要于幫主自作決定了，如若覺着可以說的，在下洗耳恭聽，如若不能說的，那就不用說了。」

于化龍道：「岳少俠，本幫太過龐大，遍佈大江南北，弟子逾萬，管起來，十分困難，難免有些良莠不齊。」

岳秀道：「有一句俗話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上萬的弟子，實在也很難對付了。」

于化龍接道：「這只是有形的人數，如若岳少俠見到過馬鵬，他定然會告訴你，我們還有很多別的力量，人數也很龐大，而且，男女混雜，管起來，比有形的弟子，更難百倍，所以，丐幫幫主之忙，實非外人所能想像了。」

岳秀道：「哦！」

于化龍道：「這是我們丐幫中一大隱密，除了一些長老身份，和幫中重要的人物之外，很少人知道這些內情。」

岳秀道：「于幫主，這麼看起在下，岳某人甚感榮寵。」

于化龍歎口氣，道：「高小雲逃走之後，使我生出了很大的警覺，因爲，我注意本幫中一位女舵主……」

岳秀接道：「女舵主，什麼地方的舵主。」

于化龍道：「金陵。」

岳秀道：「金陵分舵主，不是駱天峯麼？」

于化龍道：「那是明舵，還有暗舵，也就是本幫留住馬鵬的地方，金陵暗舵，實際上，就是江南道上的總分舵，掌理了八處分舵，這位江南總舵主，是敝幫中一位很傑出的女弟子，算起來，她還算是我的師妹。」

岳秀道：「于幫主的意思，可是說，那位女舵主十分可疑麼？」

于化龍道：「本座留心觀察之下，確有此感。」

岳秀道：「幫主那位師妹，可是同出一門麼？」

于化龍道：「不錯，同出一門，不過，我們的年齡相差很遠，她是家師最後一位關門的弟子，所以，她進入師門之時，我已經入選了候補幫主，兩年後，我接掌了幫主之位，接任五年，她離開了師門，雖然，他是我同門的師妹，但她的年紀太小，而且，全無江湖閱歷，但她的武功，却有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說，盡得家師眞傳，……」

岳秀哦了一聲，接道：「于幫主，請恕在下冒昧的多問一句，幫主的武功，比起令師妹來，情況如何？」

于化龍道：「這個，很難說，我接任了幫主之後，一直忙於事務，沒有時間分心練武，這些年來，也許在武功上不進反退了。」

他說的很機巧，但語氣很明顯。那是說他的武功，要在師妹之下。

岳秀是何智慧人物，豈會聽不懂弦外之音，淡淡一笑，道：「所以，你就派他出任了江南總分舵主。」

于化龍道：「沒有，我派她出任副總舵主，一年後，表現了她過人的智慧，光芒四射，使得原任總舵主，自歎弗如，再三請辭，我只好准了他，就以師妹，升了總分舵主。」

岳秀道：「于幫主，把貴幫中事，傾心和我岳秀交談，岳秀眞是感激不盡，足見幫主，未把在下當作別人。」

于化龍道：「不瞞你岳少兄說，我連幫主長老，都還未提過此事。」

岳秀道：「承蒙如此看重，在下自當盡我心力，不過兄弟還想請問幾件事。」

于化龍道：「岳少兄請說。」

岳秀道：「令師和丐幫有關連麼？」

于化龍道：「有！他老人家不是出身丐幫，但却數度解去了丐幫之危，丐幫上下人等，都對他老人家敬仰萬分，幾次，擁他爲幫主，他均堅辭不就。」

岳秀道：「他一直和丐幫都沒有名份麼？」

于化龍答道：「有！他對丐幫的幫助太大了，經過長老會議決定，封贈他爲太上幫主，他老人家雖然有了這個封號，但他還是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也未問過丐幫中事務，但却答應替丐幫培養兩個人，一個是在下，另一位就是我那位師妹了。」

岳秀道：「于幫主是……」

于化龍道：「我是丐幫出身。」

岳秀道：「你那位師妹呢？」

于化龍道：「我那位師妹不是出身丐幫，但她確確實實的是我師妹，因她入門時，我見過她，此後，每一次，我去探望師父時，都見她一面。」

岳秀道：「這麼說來，令師妹的身份，無可懷疑了。」

（未完）

小啓：「曉山風雲」作者因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編者·



名作家
馮嘉
精心傑作
經已出版
爆炸狂人
戴歷
火鳥明珠
馮嘉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情節緊湊 曲折
內容超凡脫俗
黑社會要操縱大賽車的賽果……飛車英雄與惡勢力鬥爭，重振昔日的威風……一個美麗的少女為了復仇，不惜獻出處女之寶……情節的推展快過高速賽車，使你沒空喘氣
萬勿錯過
部部珍品
本本精華
飛輪太保
馮嘉著
血嶺亡魂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逃亡女神
馮嘉著
新潮奇俠故事
風雨逃狼
戴歷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